



麦田人公社史



www.oxiuy.com

新锐图书网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199,000 開本 850×1168 輯 $\frac{1}{32}$ 印張 9 紙質 5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數 00,001—10,000 冊

序　　言

讀了“麥田人民公社史”厚厚的一疊原稿，非常興奮。不只因为它描写了我們懷來縣一個地區的鬥爭史，而且它使我回憶到過去，又進入到和這一地區的人民一起打游击、清算復仇，搞土地改革、合作化的历史情境了。民族解放鬥爭、階級鬥爭的風暴，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又在我的心裏迴旋起來。雖然這本公社史所描寫到的許多鬥爭，我都參加過，但是讀這本書的原稿的時候，仍然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動。這本書對我來說，仍然是一本學習革命歷史傳統的參考書，從它裏面能夠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

麥田人民公社現在是方圓一百多公里的不小的地區，有一萬一千多戶，三萬六千多人口，可耕種的土地有十八萬畝。在這裡，社會主義建設正在飛速地發展着，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正在日新月異地變化着。

“麥田人民公社史”反映了自从十多年前黨和革命軍隊进入到這一地區之後，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全國解放，一直到一九五八年間，領導勞動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

黨的影響，在這個地區是早就有了。而黨的工作在這個地區大規模地開展，革命的種子開始發芽生根，應該追溯到一九三八年。那時候晉察冀一分區楊成武同志指揮的三團來到這個地區，在涿鹿城北灣子廟打毀了日本鬼子的汽車，點燃了羣眾抗日

的怒火。接着，党派人在保岱村組織怀来县(当时保岱屬怀来五区)抗日救国会。虽然这个革命組織因为环境变化后来暂时停止了活动，但是許多有觉悟的爱国青年参加了楊成武部的三团，这个地区的人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革命军队里去，也就和党、革命军队开始發生了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

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間，虽然日本鬼子的碉堡林立，当地的土匪和汉奸部队合流，伪察南自治政府建立。但是抗日的革命政权——宣涿怀办事处也就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党的抗战建国施政綱領也頒佈了。百团大战的上下河战斗，全歼日寇一个中队的大胜利，威震宣涿怀川上和川下地区。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八路軍在摩天嶺南北又大战日伪軍。人民地方武装西山大队和怀涿支队也出击在涿鹿、怀来川下。这个地区的人民虽然处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但是斗争的火焰不但沒有熄灭，而且越燒越旺了。

这公社史曾写到农民張彪遇到党的干部柳仁同志的故事，通过这故事介紹了这地区党组织开始建立的情况。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夏末秋初，党已經在西山扎了根，地下党组织相繼在張家河、屈庄、护路湾等村建立；行政区划也有了从石窪以上直到大堡的九区；党所領導的西山大队也由小到大，發展成六个連队，有八百多人，这一支人民武装在护路湾一战，曾打死打伤日伪軍二十余人，消灭了日本指挥官一名；南北水溝一战，打死打伤日伪軍五十多人，并曾繳获机枪一挺。

党组织建立了，地方的武装部队也打开了局面，就开始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和民主力量，在一九四五年冬进行減租減息和清算斗争。基本群众掌握了政权，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不受鬼子汉奸气了，而且在經濟上也初步翻了身。

一九四五年秋天，八路軍解放了这个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人民羣众喜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便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清算复仇、反汉奸惡霸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不但摧毁了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当权的反动势力，而且提高了羣众觉悟，开始清除了变天思想。各村都建立了党组织、民兵武装、改选了村政权。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根据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在这里开始了土地改革，算清地主欠下的血汗帳，土地还了老家，从政治上、經濟上摧毁了封建势力。可是到九月，剛剛分完土地，农民們才吃过翻身的油炸糕，国民党反动派就企图从人民手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全面內战火燃燒到涿鹿地区，蔣匪軍侵入到桑干河兩岸，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个地区也开始了。

但是这次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初期完全不同，羣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有了坚强的党组织和巩固的革命政权，手里还有了枪桿。所以在南口战斗爆發以后，人民羣众热烈地用人力物力支援了革命战争。这一年十月十三日，蔣匪軍侵入了涿鹿城，在从高堡到保岱、甘庄、岔道、石門这一帶，又像日本鬼子統治时期一样，都按上了据点。黑云遮盖了这一地区。但是地方武装紛紛組織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保衛自己的家乡。像这本书里所記述的，八区的区小队不断地出击茶房、上下洪寺一帶，使地主、还乡团不敢肆無忌憚地活动，敌人的据点也不断被我們逼退。到一九四七年春，直通蔚县的大道上，就只留下高堡和倒拉咀兩個据点，在如今麦田公社的境内，那时几乎沒有敌人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察哈尔全境解放，这一地区的羣众繼續用大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重新进行土地改革。在一九四九年

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接着就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工作。

解放十一年来，这个地区的面貌是日新月異的。

土改后，从經濟上、政治上徹底把地主階級推下了历史舞台，基本羣众真正直起腰来。不过羣众的翻身，土改仅仅是第一步，党随后便組織人民發展生产。党号召农民組織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山上的許多村子就普遍地建立了农業生产互助組，不过那时叫擴工組。到一九五三年，董家房村的楊成林組織了一个小合作社，护路湾村閻万貴、閻久富也組織了一个小合作社，到一九五四年即各村都有了初級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冬合作化高潮中，又都建立起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那时这个地区多數是联乡、联村社，其中最大的社是星火农業社。

一九五六年，人們在高級合作化后，在党的领导下干勁冲天，办起許多集体事業，尤其是星火农業社，就如“一面合作化的旗帜”中所写的，充分地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它有自己的鐵工厂、木工厂、皮房、运输队、果树队、水利工程队等等各种副業專業組織。

最突出的是水利工程。岔道河每年在山洪暴發时，从南到北虽有几百个洪峯，但是这一帶的人民已經馴服了洪水。現在全河系統的渠道已筑成，能灌溉七万五千亩地，洪水淤后耐旱耐涝，放一水可保一季，并且能多打一石糧。

山上各村土地瘠薄，在战争时期林木又受到破坏，于是解放后党领导人民进行水土保持，封山育林，梯田打壠，有一道壠就多打一、二斗糧，水土保持住，使土地漸漸肥沃。封山育林成績也很显著，張家河至菜园一帶，山上長起了五万多亩的幼林，几

年后将成为公社的大片木材林。

畜牧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猪、羊、大牲畜一天天的多起来，星火社一九五八年发展到一万两千多口猪，高庄村一百户人家光牛就有一百二十头，平均每户有一个大牲口。

文化教育事业在解放后也大大发展，入学儿童达到百分之九十六，公社现有完全小学十二所，民办中学六所；写诗的风气也很兴盛，大字报、黑板报一般是用诗歌形式写出的，“麦田快报”的副刊“麦田诗海”的投稿，源源不绝，副刊成为社员最喜爱的读物之一。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胜利了。粮食、钢铁获得了双丰收，现在公社的全体社员正在投入一九五九年新的生产高潮。

在麦田人民公社的前面，有着十分美好的前途。随着麦田水库的建成，一九六〇年，公社就可把现在种玉米、高粱的土地改种小麦了。这里将出现一片青川麦田。同时还可以多种木蓿、菜树，大力发展畜牧业、副业。人们不但丰衣足食，水库的电站建成之后，还可以逐步实现电气化。这个原先每亩地只打十几斤粮的穷山沟啊，将要升起无数颗夜明珠！这里的人们，将要过着他们祖先所从未梦想过美好生活！

从黑暗到光明，从贫困到富裕，中间经过了多么复杂、曲折的道路！在这一段历史中，有许多重大的事件和应该记载下来的史实，现在已经形象地丰富地被写在“麦田人民公社史”里面了。

在这部史书出版以后，对于麦田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特别是青年一代，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在这本书里面，能具体而清晰地看到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条道路是艰苦的，但也是在党领导下从一个胜利到又一个胜利的

道路；這一段歷史，特別是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是殘酷的，有多少先烈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獻出了他們的生命，但也是英雄輩出的年代，他們的精神品質和他們的鬥爭事迹照耀着下一代，成為鼓舞人們建設自己祖國的無窮盡的精神力量。

給人民公社寫歷史，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成熟的經驗可遵循，這部公社史也許仍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畢竟是真實地、並且努力用人民創造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成的，它將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種精神武器。

最後，應該感謝中國作家協會的齊蘭貞、蘇中、張慕華以及參加“麥田人民公社史”編寫工作的所有同志們。他們在一九五八年來到麥田人民公社進行勞動鍛煉，因為他們和公社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要盡一切力量為公社多做些事情，就響應了懷來縣委號召，排除一切困難，決定編寫“麥田人民公社史”。在勞動鍛煉的末期，正是大煉鋼鐵的緊張時刻，他們一面參加煉鐵，一面辦紅專學校，同時又為公社史搜集材料，進行寫作。不到三個月的短促時間里，他們完成了這本長達二十萬言的著作。在寫作“麥田人民公社史”的過程中，不但看出了他們緊張而辛勤的勞動態度，而且也體現了他們一年的勞動鍛煉成果和熱愛麥田人民公社、熱愛勞動人民的精神。

這本書在編寫過程中也得到中國作家協會和“文藝報”編輯部侯金鏡等同志幫助，我在此也一併表示由衷的謝意。

王 純

1959年5月

目 次

序言.....	王 純 (1)
麦田人民公社巡礼.....	苏 中 (1)
打了四年官司.....	齐蘭貞 (11)
一九三九年的一个夜晚.....	苏 中 (18)
西山扎根記.....	苏 中 張葆莘 (21)
在高压线下翻过身来.....	張葆莘 (42)
清算陈玉亮.....	万 青 (49)
护路湾红旗不倒.....	苏 中 張葆莘 (58)
一支神兵.....	齐蘭貞 張葆莘 (86)
反倒算斗争.....	許显卿 (112)
辛庄第一社.....	許显卿 (128)
一面合作化的旗帜.....	齐蘭貞 (139)
算一笔大賬.....	王 純 (150)
冬去春来.....	顧友漁 (161)
翻了几番.....	齐蘭貞 (167)
公社誕生那天.....	唐盛海 (176)
拖拉机来了.....	齐蘭貞 (180)
话说麦田水库.....	苏 中 張葆莘 (188)
摩天嶺南北.....	張葆莘 (209)
銀砂洞今昔.....	苏 中 (227)

- 董長武 齊蘭貞 (236)
山村一醫院 張葆華 (248)
公社的一天 齊蘭貞 張葆華 (255)

后記 “麥田人民公社史”編撰小組 (268)

麦田人民公社巡礼

苏中

讀者們在讀這本公社史以前，得先請你們到河北省懷來縣
麥田人民公社（即董家房人民公社），作一次旅行。

坐上京包線火車，穿過居庸關，雖然已進入了前人所說的塞外之地，但一直到懷來縣的沙城，我們才剛剛走出現在的北京市境。從沙城繼續往西北方向走，再過三站就到了下花園。在這兒換汽車往南去，渡過洋河大橋，爬過埋藏着大量煤炭的山崗，就是桑、洋兩河之間的涿鹿川。

在汽車上往西看，黃陽山自東南向西北，猶如聳天石屏。它那高大的身軀，被太陽一照，藍中透紫，顯得極其威武。主峰有一千七百公尺高，每逢雲罩山頂，即老鄉們所說的“黃陽戴帽”時，必然下雨。号称涿鹿八景之一的“乾蒼云笠”，就是指這說的。

往東看是鶴鳴山。由於它四周沒有兄弟山嶺相連，只它自己孤零零立在那裡，所以也顯得很高。

從下花園到涿鹿城，只有三十多里，汽車走五十多分鐘就到了。

涿鹿原來是一個縣，不久前和懷來縣合併，取消了涿鹿縣的建制。這是一個古老的地方。傳說中的黃帝大戰蚩尤于涿鹿之野的涿鹿，就是本縣境內南六十里的阪泉。秦以前，涿鹿一帶是燕趙疆場。秦統一天下後，涿鹿置上谷郡，以後經過几千年的歷史變遷，地名多變，自秦至今，此地設過郡，立過府，定過州，安過

县，前前后后变了有几十次之多。清代，涿鹿为保安州，辛亥革命后，又用古名，改为涿鹿县。现在的人还记得老保安，常把涿鹿人称为保安人。

有史以来，涿鹿一带几乎就没停止过战争。一来是处在边防地带，常受異族侵襲；二来境内形势险要，是兵家必爭之区。古人在議論涿鹿一带人民風俗習性的时候，常说“尚武勇”，“剛武驕悍”，“多豪杰志士”，“常聚族講武”等等，恐怕就和这地区常年征战大有关系。

涿鹿的自然形势也很有特点。东西窄；南北長，四面环山，除了桑干河两岸之外，到处都是羣峰壁立，山巒起伏，很少有大面积的平地。桑干河自西向东，把涿鹿一劈兩半。洋河环绕涿鹿背后，成了天然的拱衛。黃陽山在西北屏蔽，怪山支脉环罩正南、西南、东南各方。西接重鎮宣化，东鄰要塞怀来，南下可通涞水、宛平；城南的蔚涿古道，又把蔚县和涿鹿紧紧連在一起。真是一个可攻可守、能进能退、有山有水、有根有草的地方。因此，有人把涿鹿的形势和天津相比，說天津是龙头，涿鹿是鳳尾。

渡过横在涿鹿城南的桑干河，顺着蔚涿大道往南去，再走几里路，就到了麦田人民公社的地界。

麦田公社的領導機構在董家房村，为了照顧地理上的習慣，所以現在又把公社的名字改为董家房公社了。这个公社是由原来的七个半乡，七十四个行政村，三十六个高級农業社合并組成的，在整个怀来县內是較大的公社之一。

麦田公社的最北部紧靠桑干河沿，最南部以一个直角形的地帶和大堡、矾山两个公社为鄰，东边接着果林公社（五堡公社），西边以一脉西山为分水嶺，和张家口市（原宣化县）的傅家堡相連。东西寬六十里，南北縱深一百里，耕地面积十七万八

千多亩，人口三万六千多。整个公社共分八个生产大队（管理区）：董家房、张顺屯、孙家溝、屈庄、上葫蘆、輝耀、岔道、馬家廟。

整个麦田公社，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地带，只有一小部分是平川。大小河流很多，但常年流水的甚少，多数都是山洪河道。这种河，春冬两季没水，夏季山洪暴發以后，却是巨浪腾空，急湍而下。最大的两条沙河是岔道河和孙家溝河。麦田公社的水澆地，有多一半是靠这两条河灌溉的。尽管境内地形十分复杂，但村庄的分布却还很匀称，只是平川地区的人口，比山区稠密得多。

从前，所謂“万里桑干富一涿鹿”之說，其实只富了兩岸的一条綫，主要又是河北地区。麦田公社这一片，除了董家房、辛庄、保岱、茶房和上下葫蘆一帶，确实較富庶外，其他的村过去和富庶二字，可以說是毫不相干的。那时候的穷，当然是有好多原因形成的。首先是土地瘠薄，气候寒冷，因而产量非常低。年岁稍大的人都还记得，过去每亩地要打上百十多斤粮，那就是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收成。而在山区，由于每年只有一百一十天的無霜期，只能种些莜麦和山药蛋，产量就更低得可憐了。另外，土地（特别是好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租大息高，更是使得劳动群众受穷的最主要原因。再加上反动官府的勒索，土匪的殘害，連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等等，就把群众逼得活路越来越窄。在山区里，一年四季能喝得上稀糊糊的人家，就算很不錯的了，挨饿受餓倒成了最平常的光景。

但这多山的自然形势和劳动人民的穷困，也給当时的革命斗争，带来有利条件，大概是由于“穷則思變”的緣故吧，他們很向往革命。当党的工作一进入这地区，他們立刻就将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結合起来，并且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往前走。

早在一九四一年，西山里的个别村子，就有了我們革命军队

的干部的活动踪迹；一九四二年，好些村子里有了党的秘密組織，成立了地下抗日政权；到一九四三年，西山一带地区，就豎起了红旗，成为我們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一投降，整个涿鹿地区，就全部解放了。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暂时占领了涿鹿县以后，麦田公社这一片又成了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游击根据地了。

兩次战争期間，斗争都十分激烈和残酷。特別是在很多游击区里，受敌人的摧残就更为厉害。日本鬼子有三光政策，国民党有洗村的办法，再加上見东西就搶的土匪扰乱，羣众生活簡直是苦不堪言。但是环境的残酷，并沒有使已經覺悟了的羣众低头，他們始終是堅持斗争。而在斗争中，却又把干部和羣众锻炼得象鐵一样坚硬。鬢髮已白的老大娘，曾在敌人的鞭笞火烙酷刑威逼下，面不改色；十几岁的小孩子，也敢和民兵一块去埋地雷。在斗争中，他們生長出一种恨敌人入骨，坚毅豪爽又耐艰苦的性格。在斗争中，也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赤胆忠心的革命干部。

在麦田公社的区域里，隨便你走到哪个村庄，都能見到在兩次战争中有过出色貢獻的人物；在哪个村庄也都能听到許多有声有色、动人肺腑的斗争故事。一个在你眼里極平凡的老太太，說不定有过出生入死的經歷；有些老实得見人說不出一句話來的老农民，却也很可能是打游击时候的“神兵”。

那成年累月轉山头打仗，在山洞里睡觉也抱着枪的日月，虽然已經过去了很久，可是他們总忘不了，就連那时候的一言一語，風天雪地之类的細微末节，常常也記得一清二楚。他們也很想念当年的老同志，現在如果有誰收到一封老同志的來信，不但他本人如获至宝，这消息能傳到几十里以外去。直到現在，有不

少人还保持着这么一个习惯：只要有外边干部到村里来，他总得见见你，和你说一陣話才舒心。如果你晚上能住在他家，在热炕上一边喝茶一边談話，他会从这种情景中联想起很多往事。他很可能从小油灯講到做軍鞋、开小組会，也很可能从半夜三更吃莜面講到夜襲敌人。不管他白天曾多么劳累，只要谈起这些事，你从他的眉宇間絕找不到一絲疲倦的神色。有人說，这些半老区的羣众，在斗争中和党結下了不解之緣，同敌人結下了难分的仇恨，这话实在是有道理。

“宣化府志”的“風俗”篇里，記載了不少前人評論塞外人民性格的文字，其中有一条說：“人以气岸相高，不尚含容，喜則傾心，怒則視劍。”意思是說，这里的人特別直爽，沒有表面的客套。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一帶人确实很直爽，沒客套，待人热忱。但在今天，这几句话却不能准确表現涿鹿人民的性格了。恐怕應該把那条改为：“尚气节，尚勤劳，对革命傾心，对敌人張劍。”

勤劳，干起活来甚至非常頑强，的确也是这一帶劳动羣众所共有的特性。这种共有的特性，在对敌斗争中能看得很明显，在对自然作斗争的时候，也表現得很鮮明。这恐怕也和穷、自然条件有关系。

“山高地陡，打粮数斗”是形容这里的山区太穷了。但我們如果到山区去看看当地羣众所开垦出来的耕地，我們就会立刻从土地上看到，他們是以怎样的頑强精神，来和自然作战的。

在山区，除了沙河灘兩旁，沒有一塊平地。他們只好在山上开梯田，先是在下边开，然后又一層層地往上挪，一直到高入云端的山頂上，凡是能長庄稼的地方，慢慢都被开出来了。离村近的山被开出来了，离村十數里地的山也都被开出来了。倘如你

到西山的常家梁、李家梁，南山的楊木林、高庄，摩天嶺南北的鳳凰庄和穆家溝等村庄去看看，你就会感到他們那种頑強的勤勞精神，实在是令人欽佩。

那些在山頂上耕種的人，如果从山根底下看，連人帶牛也沒有巴掌大，慢騰騰地往前移動的样子，活象神話中的人在半空中踏着云彩緩緩飛行。看不清他們是在耕地，還是在耕天。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干活，且不說山高風勁，就是走到目的地，也得先爬兩小時的山路。這樣的所在，并不是一處兩處，遍山区几乎都這樣。這些爬一次都十分吃力的高山，却被農民治理得整整齐齊，層層分明。在他們手下，山，簡直變成一種可以拿在手里隨便擺弄的玩藝了。不用說，沒有持久不斷的改造自然條件的頑強精神，那是萬萬做不出這種事來的。

為了能改變窮苦的命運，他們不但征服了無數座高山，也曾向流窜在各村之間的山洪河作過鬥爭。凶暴的山洪河，曾經作過害，但他們在河的兩岸开出很多小渠道，把洪水引到田里，連澆地帶淤泥，能使土地的產量增加一倍。他們也向風沙作過戰，在山上和村旁，有的栽起了成片的白楊林，有的培植了花果林；打扮了荒山，而且發展了副業。

按說，人們這麼勤勞，這麼頑強地和大自然作戰，在鬥爭中也獲得了不少的成果，那窮困總也該讓一讓位了吧！不，在旧時代，不管他們多勤奮，多能干，窮困總還象影子似地緊緊纏着他們，一步不肯离去。他們开出的地，好的慢慢都被地主們弄去，留給他們的盡是些山頂上的地；他們开出的渠，被地主霸占了，自己的地反而澆不到水；他們果樹上結下的果子，又要被那些沾一點官氣的人們隨便糟蹋。一年四季，不管怎麼奔波，到頭來還是混不上飯吃。因此，當他們看到革命才是唯一能改變窮苦命

运的道路时，马上就选择了这条道，而且永不离开。这穷，能使他們很快地和革命結合在一起。革命，又使他們很快地摆脱了穷困的命运。

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人們那些可貴的特性，才真正放出光彩。辛勤劳动的結果，才真正对改造穷困命运，起到了作用。在这短短的九年工夫，麦田公社这一帶地区的面貌大变，那种少吃無燒、挨冻受餓的日子算一去不复返了。大躍进和公社化，又給他們的改造生活的勁头添上了翅膀，朝着黃金般的共产主义世界飞去。他們更勤奋了，也更能干了。如今：

地，还是那样的地。但产量比解放前的“打糧数斗”年代，增加了好几倍。一九五八年比前一年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多。董家房大队平均亩产达到了五百三十二斤，一年之内連破長城、黄河兩道大关，摘下了低产帽子。連綿几十里的坡地，被他們分段分片垫鋪得平平整整，土地四周布滿渠道網，每一条山洪河的水，都流到了田里，把薄地弄成了肥地。

山，还是那些山。从前是荒山，現在都变成宝山了。寇家溝山、張家河山、刁窑溝山都有鐵矿，它們不仅供应着附近四个公社煉鐵，而且每天都有成批的大卡車，在公路上来回奔跑，把矿石送到張家堡、下花园、宣化、天津等地去。

相广、史家溝、穆家溝、小北溝、楊木林、小斜陽近百里長的山上都出鐵，笔架山下有煤。公社的鐵厂和翻砂厂，就是用这个小矿的煤来煉鐵和翻砂。

这些宝物千百年来一直藏在这些山里，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它們才問世。

除了开采的和沒开采的許多矿藏以外，在南山一帶还有大片的森林，即使全公社把所有的房子都改建一番，这里也能供給

足够的木料。許多山上还有数十种野生药材，老人和小孩都可以扛着鎗，撈着籃子入山去采；每座山上都有可以編筐、編簍的荆条；甚至連遍生羣山的黃草，也是能运銷到口外去的好东西。

这些东西并不是今天才生長的，却是在今天的时代里，它們才开始为国家建設服务，对改变羣众的經濟生活起了作用。

作为“旅行者”，你一定非常关心羣众的生活狀況。关于这，我們可以很容易了解到。即使我們不做今昔对比的社会調查，單从人們日常生活的表面現象上觀察，也会看得出羣众生活的新面目。

在街头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里头，你再也看不到穿得破旧不堪、衣不遮体的人了。在冬季男人們都有一套黑布棉衣，外披白羔老羊皮襖；三十岁以下的妇女，人人都穿新花棉襖，姑娘們差不多都披塊彩色鮮艳的头巾；小孩子們則都穿得鼓鼓囊囊的在街头上跑着玩。

隨便走进一所院子，你会看見家家戶戶的窗子都有四塊玻璃，所有的窗戶上都貼着四張蔚县彩色剪紙，房間里还貼着几张年画，配上整潔的庭院和房間，显得很优美、舒适。你隨便到哪家人家去，都有茶水招待；大多数吸烟的人，都能买得起紙烟（這兩項是供銷社最暢銷的商品，一天也不能缺貨）。

在食堂里吃饭，更能看得出生活的变化了。頓頓飯有稀有干，还有一大碗酸菜熬山药，主食天天变花样，一个月有三頓吃当地人最爱吃的油煎粘糕和莜面，逢年过节保証杀猪宰羊。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至少也可以說赶上了过去的一般中农，虽然这还只是改善生活的开始。

如果你願意看看公社的新建設，可以到岔道去看正在施工的麦田水庫。这个水庫就全國範圍來說，也是中型的，工程甚

大，过去應該由县承修，而現在却只是由兩個公社协作自办。水庫竣工后，不但能解决八万亩土地的灌溉，發电站还能为公社电气化打下基础。这个水庫在一九五九年夏汛前完工，紧接着还要动手修另外的八个水庫。

如果你願意參觀公社的工業建設，請你到保岱去。在早已坍塌了的明代修的古城堡下，有煉鐵厂、翻砂厂、木工厂、机械厂和鍛工厂。煉鐵厂早已能生产質量最好的灰口鐵；翻砂厂已經倒出第一批型、鑄；机械厂虽然只有兩台自己造的土机床，但馬上就要承做和修配新式农具了。这个工業基地上，还有全公社独一无二的电灯，这也是工人們自己动手解决的。水泥厂离鐵厂只有二里地，虽然它誕生还不到半年，高标号水泥却早就問世了。

如果你願意看看公社的文教事業，公社自己的新华書店、电影队、医院、紅專学校都会向你說明它們是羣众的好伙伴，而小学的發展，已經达到了所有的学齡兒童都进了小学。

如果你願意游覽風景，最好是在桃花正开的春天来。上葫蘆、下葫蘆、溪源一帶村庄，背靠涿鹿八景的兩景：笔架山和龙门三叠翠。桑干河沿村而过；滿山遍野都是桃林，花苞一放，近看是花山花海，远看好象花霧罩山。春雨后，路上鋪滿花瓣，小溪里撒滿花瓣，人簡直是生在花丛的世界里。

如果你喜欢看看名胜古迹，相广村有一千年前的古刹殘迹，宋代的石刻和九龙黄沙碑、八角碑还都在瓦礫堆中躺着。在窑道村南有名为鹿峪的古迹，一塊高达三十丈的石头立在路旁，遍体刀斧痕，岩頂有一个用石片堆成的塔，相傳是黃帝誅蚩尤时削石而成的。輝耀村，據說是古潘县旧址。蕎麦川崖上有兩行詩，傳說是仙人手迹。在溪源能看到气宇昂然的魁星閣，在保岱街

头，随手可以拾到明代煉銀时遺留下的矿碴。随便你走到哪个地方，实物和傳說都会告訴你很多有趣的軼事。

一个气魄更大的躍进，在麦田公社已經开始了。在“八字宪法”的指导下，它正朝着水利化、机耕化、园田化、多种經濟化、高产化的道路走去。他們計劃着在几年內，拖拉机要增加到十六台，收割机兩台，煤汽机四十台，鍋駝机二十五台，电动机十台，馬拉脫谷机二百台；小水庫要修十二个；糧食亩产要达到千斤以上；魚要增加五倍；高山地將改为畜牧区和园林区，大田 將逐漸改为麦田。对这些，你用不着怀疑能否實現，从他們已有的發展来看，这些有理想而又脚踏实地的人，会讓規劃变为活生生的現實的。

打了四年官司

齐蘭東

在孙家溝一帶，至今还流傳着楊維和地主打了四年官司的故事。

民国初年，軍閥連年混戰，你來我走跟過蝗虫一樣，走到哪里把哪里搶劫一空。後來軍閥宋哲元統治着這塊地區，以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加緊勒索農民，真是“苛政猛于虎”，人民不堪其苦。頭年借了債，好不容易把捐餉交上，拉下了窟窿，第二年只好賣地。貧苦農民手里的地一年年減少，地主手里的土地一年年增多。北黃崖頭村的土地，在一兩年內就賣出去將近三百亩。

北黃崖頭村是孫家溝里的一个小村，村內六十三戶人家，種着一千一百亩地，大都是下中農和貧農戶。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天災人禍並起，家家日子难过，告貸無門，紛紛賣地。這近三百多亩地都跑到護路灣、全家崖等村的財主人家手里。可是秋後縣里收捐時，還要按股子收一千一百亩地的捐餉。而且，賣出的近三百多亩地都是好地，一亩好地的捐餉抵得上兩三亩賴地。地少了，負擔却加重了，這如何是好？村里人都嚷嚷着要請村長王從美想办法，要么下股子，要么找買主要捐餉。

甚么叫“下股子”呢？原來當時盤據在察哈爾省的軍閥們的收稅辦法是將每個縣分成幾個段，段下又分股，每個村按土地的多、少、好、賴劃股。涿鹿縣桑干河南西區五十二個村划為一段，分成五十二股七厘五，段長每年按股收捐。北黃崖頭賣出土

地以后，應該把股子划小，护路湾村的股子應該划大，可是这又牽涉到上面一系列的稅收問題，打乱原来的股子，比較困难。簡便的办法是應該到护路湾等村买地戶去要捐，給北黃崖头村湊成股子一併交上去。

护路湾村买地最多的是地主閻瑞。他一戶就买了北黃崖头村八、九十亩好地。王从美先找閻瑞去討捐，这个惡霸把眼一瞪，長短就是不給。閻瑞抗捐不交的消息立刻就傳出去，附近几个村的买地戶都随着抵賴不交。这一下把黃崖头村的农民們急坏了。不交吧，上面催捐催得緊；交吧，哪里垫得出那么多款項啊！大伙愁眉苦臉的天天議論紛紛；个个咬牙切齒的咒罵閻瑞這“老賊”！

人急上房，狗急跳牆，交捐的日期一天天逼緊，拿不出个办法来。最后有人提議說：“咱們上县里去告他！”

“对、对，叫楊維二伯去，他胆子最大！”年輕火旺的都主張立刻到城里去告閻瑞一狀。

也有些老年人胆小怕事，憂慮重重的說：“人家財大气粗，省里有亲戚，咱們可惹不起呀！”

“你惹不起他，他却能把你坑死呐！”楊維反对說。

楊維那年三十七岁，平时就爱仗义执言，胆子又大，專爱打抱不平。誰有了点委屈困难，都爱找楊維二伯去訴訴苦，能办的事，楊維都肯挺身去办。这次，大伙不由得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二伯，你敢去嗎？”

“敢，只要大伙齐心，我哪里也敢去。”

“二伯，你去吧，你的地，我們給你种上；你家里要啥，我們給你鬧啥；挑水、打柴都是我們的事。”

黃崖头村为了和惡霸閻瑞进行斗争，無形中組織起来推选

出楊維代表他們去打官司，他們代替楊維耕種着家里的几亩地。

楊維和村長王从美兩人攜着鋪蓋卷下城里去打官司，住在一家相熟的洗衣房里，請“代書”寫了狀紙，遞進衙門里去。

那年头穷人打官司，实际上就是耗錢，你狀紙遞进去，名义上說是“三天批，五天票”（就是三天內县官批下來，五天內將被告用票傳來），可是要碰到有錢有勢的被告，可不一定哪天才能把人傳到。被告傳到了，糊糊弄弄的問過一堂，不知道甚么時候才能過第二堂。明明有理的官司，原告往往因為把錢耗盡了，無法堅持下去，只好作罷。

且說楊維和王从美將狀紙遞进去以後，一等等了一個月，毫無消息。幸好他們思想早作了準備，住在洗衣房就是為了不花店錢，吃飯也揀最便宜的，不是窩头就是莜面，省吃儉用，准备着長期耗下去。

为什么县官拖延不傳閻瑞呢？原来閻瑞一听说北黃崖頭村一伙貧农要告他，不由从鼻孔里冷笑一声，“嗤！一伙穷小子還敢鬧大事，真是雞蛋往石上撞。”然后，他就开始活动“走門子”，寫信給他的亲戚呂復。呂復是省長的亲信的秘書，接信后，立刻就寫信給縣長張俊傑，暗示他要“斟情辦理”，張俊傑迟迟不肯傳閻瑞就是这道理。直到楊維一再催問，才把閻瑞傳來過了一堂，問了大半天，只批了一句“查明處理”。就这样，楊維和王从美在城里耗了几个月，一無所获。

六個月后，張俊傑調任了。新來的縣長叫做謝宗良，這位縣長處理公案倒很“迅速”，就是有些“糊塗”！楊維把狀紙遞上去以后，竟然五天就把閻瑞傳來了，過了幾堂，問清了事由，他明知閻瑞無理，却想出新的花招庇護閻瑞。他振振有詞地說：“人有住處，地有坐落，地在哪村哪村上捐，你們都把紅契拿出來。”偏

偏事有凑巧，这两張紅契上都沒有寫村名，只寫着地段的名字，甚么“大崖上”，“大塊地”，謝宗良滿以為可以找到理由批駁原告了，結果又落了个空，只好又批“查明處理”退了堂。這一查，查了半年，仍然是一筆糊塗賬。

在楊維等一再催促下，謝宗良又過了一堂，這一堂更是充分的暴露了謝宗良可笑的小丑面目，他問：“你們到底要怎樣呢？”楊維再申述理由，要閻瑞拿出捐餉來，謝宗良渾不講理的說：“走地不走彩，你們走了彩還行嗎？”

楊維說：“老爷，窮人怕的是沒飯吃，不管甚么走彩不走彩，地是窮人的命，有辦法決不賣地。那麼，我們要求老爷給我們下股子吧！”

“胡說，這股子是省里劃的，哪能為你們一個村子打亂股子，你簡直搗亂！”

“老爷，搗亂的不是我們，閻瑞拿出捐來，這場官司不早就了結了嗎？”

謝宗良這任糊塗縣長上任將近一年，一件案子也沒有办好，就調任了，據說，不知道他得罪了哪位上司，革掉了他的“烏紗帽”。

一九三一年四月，新縣長馬究富來涿鹿上任。楊維和北黃崖頭的貧苦農民們雖然並不敢對這一位新來的縣長抱任何希望，但他們倔強的把鬥爭堅持下去，縱然鬧得頭破血流也要把官司打下去，這樣總比受地主的窩囊氣要好些。他們鼓着勇氣，第三次遞上狀紙。馬究富過堂時，仍按舊案道敘，過了五、六堂，仍無頭緒。這時，閻瑞的亲戚呂復已經不在省里做官，閻瑞又聽到消息說馬究富是個有名的“清官”，已有九分畏怯。就指示他的狗腿子、護路灣村長劉啓明和他的侄兒閻玉海出面調停，答應給

一半捐餉。这时，王从美也早有些洩气，眼看着打了三年官司，受了不少的惊险，还没有一点盼望，很想就坡下台阶，接受了調停，了結了这场官司。可是北黃崖头村的农民們，越打越气壯，他們要吐这口冤气，要把官司打到底，王从美不肯下城去打官司，他們就团团的圍住楊維出主意，这个叫二伯，那个叫二爹，楊維挺起胸膛朝大伙說：“你們大伙都不洩气，我就不会洩气，咱们穷哥兒們要擰成一根繩就有了力量，王从美不去我一个人去！”

这时，桑干河以南各村的农民都在紛紛議論这场官司，有的說：“这场官司，要出个清官才能断案，贓官一輩子也断不了这案子。”也有人說：“財主家簡直是在搶人家的地啦，是不是要把我們穷人都逼上梁山去呀？”那几年，的确有些农民被生活逼得走投無路，跑到山上当了土匪。

县长馬宪富見勢不对，又見楊維勇气不小，要把官司打到底，他只好把段長找来商量。段長知道底細，也認為閻瑞抗稅不交是輸理，前兩任县长是想庇护閻瑞，所以才糾纏了三年，断不了此案。再說北黃崖头村都是貧农戶，这二百多亩好地的捐餉都加在北黃崖头村，事实上拿不出来，末了会年年拖欠捐餉交不清。馬宪富一听有理，把閻瑞傳來过堂。

这次过堂，閻瑞这边已有些紧张，狗腿子刘啓明、閻玉海和閻瑞的兒子閻來順都怕閻瑞吃亏，前呼后拥的陪着他来过堂。馬宪富当场就判案，限閻瑞定期把几年来拖欠的稅款一齐交清。以后每年按照規定把捐餉交给北黃崖头村。刘啓明一看势头不对，速忙叫閻瑞答应交款，各自回家。

楊維回到北黃崖头村，向大伙說官司打赢了，全村都喜出望外，这家給楊維二伯送炸糕，那家又送熬肉，村子里像过大喜事一样，人人喜笑顛开，心里暢快。可是一等等了兩个月，还不見

閻瑞送款來，楊維怕有变故，又进城去遞狀紙。縣長馬宪富恨閻瑞太不顧大局，一气之下把他傳來扣押起来，何时答应交款何时釋放。就这样鬧得“三押三放”，閻瑞一塊錢還沒有拿出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楊維最后一次遞上狀紙，馬宪富連夜把閻瑞、閻來順、劉啓明、閻玉海四人傳來，半夜在乔家巷过堂，衙役持杖兩排站，鉄索扔在地上叮噹响，吓得劉啓明、閻玉海、閻來順都打戰顫，只有閻瑞“老賊”还硬着骨头答話。縣長問：“为什么判你們交清北黃崖头村捐餉直抗不給？”閻瑞說：“我已經交了护路灣村，一个老虎身上不能扒下兩張皮來！”縣長把惊堂木一拍說：“叫你給黃崖头村，你給护路灣做甚麼？你故意抗稅不交，還敢撒賴，該當何罪？”閻瑞見已無法抵賴，只好軟下來，当场写了保狀，并找人回去取款，將所欠北黃崖头一百九十塊銀元稅款一齊在大堂上交給楊維。整整打了四年的一場官司，到这时才算正式了案。

閻瑞这个惡霸，打輸了官司以后，越想越氣。第二年得了氣厥病，一病就不能起床了。北黃崖头和护路灣一帶的貧農，個个舒眉暢氣，編了一段順口溜，歌頌楊維的勇敢：

楊維楊維好大胆，
打了官司整四年，
膩官摘掉烏紗帽，
閻瑞一命嗚呼上了天！

這場劇烈的斗争，是北黃崖头村貧農的自發斗争，是這個偏僻的山区农村的农民还未得到党的领导以前，与地主惡霸进行的合法的斗争。这条斗争的道路虽然很难走通，但它也正反映了这一帶农民的倔强勇敢的性格和深刻的阶级仇恨。而且这一場斗争，把孙家溝一帶的阶级矛盾更推向尖銳化。閻來順和他的亲友們財物不忘找机会向这伙“穷小子”們報仇，而貧苦农民則更

懂得了斗争的意义。一九四一年，西山来了共产党，楊維老汉的兒子楊生旺和外甥閻万貴、閻万榮等都参加了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匪軍統治这一地区时，楊生旺同志所参加的护地队，就在山里和敌人进行迂迴的游击战，常年露宿在山洞土窟里。楊維老汉因为爱护革命、爱护兒子，整跟兒子在外面露宿了三四年。楊生旺同志現在是麦田人民公社党委書記。

閻瑞的兒子閻來順呢？在日本人来了以后，当上了狗腿子甲長，騎在人民头上横征暴歛，終于被游击队打死在山溝里。閻來順的兒子閻富寬还不忘报仇，在一九四六年投靠国民党，当上了还乡团，耀武揚威，無惡不作，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鎮压了。

楊維老汉今年已經六十四岁，身体还很健壯，革命的热情和干勁都不減当年，他住在麦田公社保岱村，人們每天都能看到他从制酒厂跑到水磨，又从水磨跑到火药厂。因为，楊維老汉不仅是种地的能手，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多面手”。他会造酒，还能制造上好的火药和燐火，会搓弄羊毛活兒，当公社大力办工業的当兒，楊維老汉就更加忙碌起来。年輕人都很尊重他，經常关心他的身体，跟他說：“大爷，您別累着，年岁大了，要多休息休息！”

“不，大爷越干精神越好，我虽然老了，还要看看共产主义呢，还能不給公社多出一把力量？唉，这么好的光景，大爷过去做夢也想不到哇！”

亲自經歷了三十年前的那一場痛苦而又曲折的斗争，眼看着今天幸福生活的景象，也許楊維老汉比这一代青年人更能体会胜利果实的香甜！

一九三九年的—个夜晚

苏中

打从日本鬼子佔了涿鹿县不久，不知道从哪兒就傳来了紅軍的消息。老乡們說：紅軍個个穿紅衣、戴紅帽，專打鬼子和土豪；汉奸們造謠說，紅軍是紅臉紅髮一身毛，杀人放火不用刀。大家伙虽然常常道敘紅軍，可誰也沒見過紅軍到底 是啥模樣。汉奸們的鬼話沒有几个人听信，穷人倒是盼望着紅軍早一天來，好把这地方的鬼子和土豪收拾一下。

一九三九年初，陰历正月廿五老墳倉那天，不知道从哪兒來了那么一股队伍，从涿鹿、宣化交界的西山开过来，奔向馬牙水一帶。

这天馬牙水村正有人办喜事。娶亲人就是本村的王喜录。这后生虽然也是貧寒人家，但按老規矩，办这么大一場喜事，总也得請請三亲六故、东鄰西舍的乡亲們喝几盅。酒席剛停，亲友們還沒散，有人慌里慌張跑來 告訴大伙說：“不好了，过来队伍啦！黑压压一大片，不知道是啥軍头。”那年月人們就怕兵，一听见这信，就赶忙躲的躲，跑的跑，霎時間一大羣客人就散了。王喜录正在不知如何是好，队伍已开进村来。

說起来也怪。往常来的队伍个个都象凶神，一进村就罵罵吵吵，要糧要草，要猪要羊，見啥抓啥。可这支队伍一露面就与众不同。一个个身穿灰布軍衣，打着裹腿，揹枪，挎着手榴彈，挺威武又挺和气，一点凶气也沒有。

这时天色已晚，队伍就在馬牙水扎营过夜。他們可真規矩，住到誰家也不乱抓乱动。老乡們一看这伙队伍一不打，二不罵，不搶不奪，見老的叫大爷大娘，見年輕的称哥叫弟，和人說話面帶笑容，就把平时怕兵的那股勁兒，一下子打消了。

活多大岁数的人也沒見過这么好的兵，有人就納悶，不知这是什么队伍。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大伙常常說起的紅軍。

“紅軍来了！”

“哈哈，說紅軍紅軍就到！”

一个傳兩，兩個傳三，这消息一傳开，老乡們誰也不藏藏躲躲的了，都想見識見識這紅軍。为什么不穿紅衣，戴紅帽？有人把汉奸造的謠也告訴給紅軍，大家听了就哄堂大笑一陣。

王喜录家一霎时又热闹起来，这回不是吃酒賀喜，而是紅軍的大伙房安到他家了。办喜事新搭的灶，头号大鍋足有五、六口，做大伙房正好合适。王喜录也就跟着大伙一块張罗，弄柴弄水，給牲口張罗草料，忙个不停。

馬牙水村打从开天辟地以来，可从来没这么热闹过，差不多家家都住着紅軍，当兵的原先都是工人、农民，大伙一道叙起来，真是越說越投緣。这天晚上，到处都有人对老乡們講紅軍的来历；講共产党領導穷人翻身，实行耕者有其田；講抗日打鬼子；講解放全中国，老百姓当家管天下……嘿，老乡們聽說穷人还有这样的好日子，可真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受苦人誰不盼望这样的好日子啊！

这一夜可真不比尋常。

农民們头一遭見到了自己的队伍，头一遭听说世界上有个共产党，專門替穷人办事，领导老百姓鬧革命；头一遭听说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貧苦庄戶人都能分到地，不受剝削不受压迫；头

一遭看見这么一支正在南征北战打鬼子的大部队。哈哈，这世道可真要变啦，受苦人看到了出头的日子啦！这一夜，村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高兴得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睡得特别安稳。

第二天，红军因为有任务，一清早就和马牙水的老乡们道别了。红军走了不到半天，从昨天过红军的道上又开来一支队伍，起初有人寻思又来了红军呢！站在高处一看，可把大伙吓坏了，原来是汉奸李守信的队伍追红军来了。这队伍的人性，老乡早就领教了。一看见影，大伙就赶忙连跑带藏，吓得谁也不敢出屋。

这伙汉奸队，进村就朝老乡要红军。到处乱闹乱翻，找不着红军，就抢了些老乡的东西，硬说是红军的。

他们也在马牙水住了一夜，把村里的羊给杀个精光，羊骨头羊蹄子扔得满地都是，大吃大喝一宿，第二天带着抢的东西“胜利”而归了。

这是咱们这地方第一次过红军。正月廿五这天在穷人心里扎下了根。从此以后，受苦人一遇到苦难事，就想起红军，就盼望红军赶快回来，别看红军才住了一夜，这一夜算是把革命的种子播下了，人们有了盼头，心里都亮堂堂的。

后来红军到底是回来了。一九四一年夏天，共产党干部领着一伙人到西山一带开辟根据地，队伍改名叫八路军，远近村里的贫苦后生都往西山跑，参军闹革命。前面说的那位王喜录，在马牙水村第一批当村干部，一直跟着党走，现在是咱们麦田公社孙家溝大队的大队长。你要问起他红军的事，他可以讲上几天几夜，保险还要说，正月廿五他办喜事那天的事。

西山扎根記

蘇中 裴豫等

西 山

二十年前，西山特別出名。不光是在現在的麥田公社這一片，就連在當時的涿鹿、宣化、蔚縣等等一帶地方，也很少有人不知道西山的。

它出名，不是因為山高景好，也不是因為那時候發現有什么寶貴的特產和出色的名勝古迹，而是因為土匪特多，鬧得遠近不安。那時，假如有人問：“西山出產什麼？”得到的回答准是：“出土匪。”因此有人說：西山的名氣雖大，只不過是個臭名罷了。

過了三、五年，西山又出了一次大名，這回的影響更大，真是威名遠震四方，誰聽說都要伸大拇指。這回不是因為鬧土匪，而是因為從山里來了共產黨干部，起初寸鐵未帶，只拿了根小藤棍，就把西山的兩千多個土匪收拾得服服貼貼，有的土匪羣不但不再為害，反而跟着八路軍打起鬼子來。所以人們才又說：西山的臭名變成香名了。

西山，并不是一座山的名稱。這是指涿鹿西部和宣化交界的一帶山嶺來說的。這一帶，方圓百十里左右，到處都是高低起伏，連綿不絕的山嶺和黃土高崖。山，是光禿禿的山。陰坡面上還有些灌木叢，陽坡上則連一棵樹木都少見。地是薄地，全是一些缺水少肥、從山腳到山頂一層比一層高的梯田。散布在這一帶山嶺、溝谷之間，有五、六十個村子。全國解放後，一部分划歸

宣化(現在已并于张家口市),一部分划归涿鹿(現在已并于怀来县)。現在,属于麦田公社的,有二十多个村子。假如我們把屈庄村算做一个中心点,那么,往西走:过泉子溝、苏家弯,越千兒嶺或者是武家貝、平方寺,就到了宣化境內的傅家堡、胡庄、天桥湾等地;往南走:过木厂、果园、李家梁、常家梁可进入老七区(現在是大堡公社)的上、下刁蟬,上、下沙河,大堡,倒喇嘴。从这儿,能通往蔚县的桃花堡,也能过老六区(現在是赵家蓬公社)而进入涿水、宛平兩县境內,到山西的广灵去。往东走:是黄崖头、孙家溝、張家河、护路湾这些地方。往北走:过了全家崖、站庄、白家湾,就到了横穿宣化、涿鹿的桑干河沿了。

這一帶山高地陡,溝谷交錯,偏僻荒涼,地形复杂,正好成了窩藏土匪的絕好所在。到底是從哪朝哪代才有的土匪,沒聽說誰考察過,反正是在各路軍閥混戰以後,土匪一天比一天多,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等到日本鬼子侵占了察哈爾、建立了伪蒙疆政府,搞了一个什么伪宣化省統治着察南一帶的時候,这土匪羣,突然又增加了好几倍,分別占据着西山各地。

在傅家堡,有金家和焦家兩股匪羣,分別占据着傅家堡的东堡和西堡,为首的头目,焦姓的是焦平,金姓的是金万福;在郭家村,有以郭滿宣为首領的郭氏家族的匪帮;在千兒嶺,有号称西山王的孙全智,还有号称老大王的孙殿举一門賊兵;在楊家溝,有王功的一支人馬;在孙家山有段風來的一批匪徒;在上刁蟬有李廷宣;在常家梁有孙善繼;在傅家堡附近还有李成庫。至于那些叫不上名來的小股人馬,更是多得數不清。除了这一羣一帮的以外,还有一个統領着西山一帶匪首的大头子,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張全吉,号称西張團的總團長。在这片地区里,把有名的和沒名的土匪都算在一起,大概足有兩千之多。

土匪突然增多，这是有来由的。原来这些土匪的来头有兩派。一派是：早就占山为王，以打家劫舍、綁票搶夺为生的所謂“扛枪好汉”；另一派却是：由地方上的地主、乡紳等头面人物所組織的联庄自衛团变成的。所謂“联庄”，原是抗日战争爆發初期，各地方头面人物打着抗日招牌，讓老百姓出錢买枪买馬，凑一帮人成立的自衛团、自衛队，說是打日本、挡土匪、保护地面。扛枪杆的都是一些游手好閑的賭鬼、濶皮、地痞，只有少数出于抗日之心而參加进来的庄戶人。当时，这种武装在全涿鹿各地都有。桑干河北有大名鼎鼎的張錦，号称东張团；河南有人称河南王的刘化南和九堡的曹老七；矾山有，赵家蓬一帶也有。在西山，就是張全吉、孙全智、孙殿举这几帮了。

他們剛鬧起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以为他們真是要打日本、挡土匪、保护地面呢！所以要糧草給糧草，要錢給錢，宁可自家喝菜糊糊，也得讓自衛团喝燒酒，吃上猪肉、細米和白面。不料，这伙地主、濶皮根本無心抗日。鬼子一來，有的打了一个回合就投降当了汉奸；有的連个照面都沒打，干脆拉着人馬占山为王，干起打家劫舍的營生来；还有的降了鬼子弄上个什么隊長、警尉的官銜，成了占山搶人的官土匪。象焦平的兒子焦品三和季福和，就當了偽軍團長。所以这里土匪就越来越多，把西山一帶完全給鋪排滿了。

三　　害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間，西山的土匪活動特別猖狂。按他們的發展史來說，也該稱得上是“全盛時代”了。可这一段时期，却正是老百姓最痛苦的年代。

那时候，老百姓里里外外要受三面气。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气你得受，地主的剥削你也得受，土匪的残害你还得受。三面齐攻，弄得老百姓死有路，生无门，败兴到顶了。前面说了半天土匪，现在还是先从土匪说起吧！

虽然每帮土匪都占据着一块地盤，可这塊地盤里的老百姓并不是光遭这一撥土匪的殘害，各路“好汉”都要来搶你的粮，牽你的牲口，赶你的羊，吃你的猪。别的不說，一年四季，單是侍候南来北往过路的“好汉”們的人吃馬喂，也叫人养不起。只要“好汉”們的人馬一进村，男人們赶快給铡草拌料，蹣馬，飲馬；女人們赶快刷鍋做飯，炒菜燙酒，点大烟灯。侍候好了，朝全村要上点粮草叫你送上山去。要侍候不好，把人暴打一通之后，还得把全村搶个淨光。老百姓真是成天价战战兢兢，連个雞、羊都不敢养活了，怕为了这些东西把人命赔进去。

除了綁票、搶刦这一套老把戏以外，西山“好汉”們的花招，可又多又特別。

郭滿宣家里有一个葡萄园，每年收下葡萄以后，他就派人往每村送一筐去卖。他的卖法特別，一不問你是否愿买，二不和你議价，把葡萄往下一放，說一声“卖葡萄来啦”，轉身就走。过兩天，郭滿宣騎着馬、挎着枪押着大車来收葡萄錢。村里人就得赶快凑一車粮叫他拉走。他这葡萄可真是价值连城，一粒就值一斗粮。这还不足奇。奇的是他們还养了个娃娃戏班，一年四季由郭滿元領着四处去唱戏。他这戏班也是一不問你想看不想看，二不管你来看不来看，进村就唱。只要开鑼唱一台戏，这戏价不是几十石糧，就是三、四百塊錢。

这种光赚不赔的买卖不光郭家哥們会做，哪股“好汉”也都有一手。有的到各村卖茶叶。这茶叶是他們自己特別泡制的，

原料是野地里的甜曲菜(曲麻菜)掺上喝过了的乏茶，价钱是每斤十几石粮。有的到处卖大烟泡，弄二百半真半假的大烟泡，往村里一送就要几百块錢，过不了半天，准又来一帮土匪朝你要大烟，你要說沒有，他說他早就知道你买了誰誰的多少貨。大烟从这搶走，又卖到別处，再被另一伙搶走，又卖到第三处。轉上一年半載，大烟泡都干巴了，說不定又要輪回到第一个买大烟的村子，然后再照样被搶走。直到現在，大烟、葡萄虽然沒了，当年买下的特制茶叶，有的村子还存着一兩缸呢！

經濟上的殘害已經够受的了，可他們还常常干搶男霸女的勾当。老大王孙殿举是五十多岁的老賊了，竟然領着人馬到蔚县黃梅寺，搶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要她做压寨夫人。搶回来，老子爭，兒子要，老大王和他三兒三大王耍了一陣手枪，大鬧一場，三大王一賭氣找日本人当警官去了。

被土匪霸占了的、蹂躪了的，当然不只这一位妇女，有的新娘子正在拜花堂时被搶走，有的有夫之妇被强要去，有的被玷污了，也有的被逼死了。

不管土匪鬧得多凶，那陣子的官家既不想管，也不敢管。土匪和伪警察队是你躲我，我躲你，各不相扰。有时候，土匪們大白日就在据点旁边大搖大擺过去，警察們裝着沒看見。等土匪走了，警察队該出来罵老百姓“不报告匪情”了。有一回土匪又在据点路过，有一个警察放一枪想做做样子，催土匪快走，不料这枪把“好汉”惹惱了，騎在馬上指着警察大罵說：“別給你臉不要臉，要动手，咱們就干。”結果把警察吓得一声不敢吭就鑽进炮楼里去了。日本人也來“剿”过匪，他們是未曾出兵，先給土匪送訊兒——叫老百姓修公路，准备慰劳品，鬧騰了老多天，开上十几輛大汽車来，到了西山，一个土匪影也沒看見，就帶着大批

慰劳品班师回县城。

鬼子和汉奸都打不了土匪，但他們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比土匪还厉害得多。三天要捐，五天派款这算小事了，动不动給你扣上个反抗天皇的罪名送进牢獄，要不然就抓你当劳工，做苦力。至于挨打受罵，簡直成了家常便飯。那陣子鬼子們神氣得很，隔三岔五就發捷报，不是說皇軍攻陷了这，就說又占了那兒，前線上的国民党軍队节节敗退，有如喪家之犬一般，后方的敌人就成天价耀武揚威。

正在老百姓眼看国破家亡、痛心悲憤的时候，一九四〇年秋天，忽然从老七区的大堡傳來一項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八路軍在大堡上河、下河村把日本鬼子的一个中队全部消灭了。前兩年，这地方过过紅軍，老百姓也听说过紅軍改名叫八路，扎在南山里头，可总沒見过，如今听说打了大胜仗，怎不高兴。

這場战斗，原来就是举世聞名的百团大战。大堡一帶，就是百团大战平西地区的一个戰場。平西九團的兩營人，在黃光明團長率領之下，把一支精銳的日軍中队，堵在上河、下河，打了一整天，把它全部消灭干净，活着跑回硯山的，只剩下一个中隊長。后来听说，鬼子的联隊長大发雷霆，把这个跑回去的中隊長的腦袋也砍了。

百团大战給群众帶來很大希望，但隨之而来的'是 斗爭更尖銳，环境更殘酷了。日本鬼子一看，真正的抵抗力量不是蒋介石部队，而是深入在后方活动的共产党八路軍。后方还有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吓得鬼子赶紧从前線往后方調动人馬，把进攻的矛头，轉向了共产党八路軍和敌后根据地。就在一九四〇年秋后，敌人的“大扫蕩”便开始了。这“扫蕩”残酷得很，到处杀人放火，洗村捕獵。部队暫時轉移之后，老七区剛建立起来的地方組

穢就被摧毁了，所以也只好撤到深山地区里。紧接着，鬼子就在从涿鹿通往蔚县的大道上，密布兵力，撒下罗网，把高庄、樊庄、保岱、岔道、石门、大堡、上虎盈、大荆寺、倒喇咀这一条线，都安上据点，隔不到二十里就有一哨人马。西山一片本来是偏僻地区，孙家溝、馬牙水、上葫蘆等也安上据点。然后鬼子们又设乡，立甲，清查户口，发良民证，收买土豪、地主、坏蛋当汉奸，训练伪治安队，并加强学校奴化教育等等一套反动办法接踵而来。

有些地主、土豪一看日本人势力又巩固了，而且对他们也没什么招惹，就干脆当了汉奸，给鬼子干事。西山的孙全智、郭满宣、焦平都弄上个队长、团长什么的，又是官，又是匪，又能派款，又能搶刦，双料土豪，更加神气。有些地主虽然不愿当汉奸，但也不愿招惹日本人，便甘心当顺民。这汉奸是新兴起的地方实力派，狐假虎威，又刁又狠，奴才脑袋，狗肺狼心，无恶不作，谁也不敢惹。哪怕当上个小警士，也是挎着铁片洋刀，神气十足。别看他们对土豪不敢碰一碰，土豪那套送茶叶的手段他们可学会了，动不动也憑这手向老百姓敲钱。鬼子把这阵子叫治安明朗化，群众說这是暴陰天。有人給汉奸編了一首歌：

持洋刀，吃洋屁，
没有一个好东西。

土豪鬼子这两害，已經把群众折磨得难以活下去，但还有一座封建主义大山，牢牢压在穷苦人头上。西山一带的土地又薄又陡，二、三百米的山顶上都种上了庄稼，每亩地却連一口袋粮食都打不出。地租租大税又重，种地的贫农一年累个死，只能混上够一冬天喝稀糊糊的粮食。等到开春种地时又得借粮吃，春借一斗，秋还斗半。不借要挨饿，借了，到秋天粮食又都成了人家的了，第二年还得照旧如此。至于那些当长工的、放羊的赤

貧漢，一年到頭不管怎樣勞累，也養活不起兩口人。

就這樣，老百姓象是被五馬分尸一樣，受着一層又一層的壓榨和剝削。表面上，他們忍氣吞聲，但人心里又都壓着一股怒火。人們並沒絕望，他們亲眼看見過紅軍，聽說南邊山里有了共產黨，也早就聽說了他們是打鬼子、救窮人的，所以就盼望他們早一天來解救苦难。

果然，共產黨來了。

柳 仁

從孫家溝往上，除了侯家寺對面的山上有幾棵松樹之外，幾乎全是禿山。就是這幾棵稀疏的松樹，也總是那麼大，好象老也不長，永遠年輕似的。別看是禿山，可埋藏着無數的赤鐵礦，連這重重的山峰都是紅色的。在這翠松赤峰之下，有個只有四十九戶的小村子，叫張家河。現在是公社的紅色鐵礦區；從前，這裏便是共產黨在麥田公社最早開辟的紅色地區之一。

現在張家河村屬於孫家溝大隊，村支書是張彪同志。這張彪同志可是老支書了，是張家河的第一批黨員之一，也是張家河的第一個看見共產黨的人。

一九四一年陰曆六月的一天，張彪正在地里耩谷子。炎熱的天氣晒得他有些煩躁，思前想後，就覺得沒勁氣。往下看，孫家溝是日本鬼子漢奸的偽大鄉；往山里看，是土匪窩。就是聽說西南有紅軍。可是這紅軍究竟又怎樣呢？日本人說紅軍是“共產共妻”的“共匪”。可是從南山來的人又說紅軍對穷人好。這鬼子漢奸的造孽，他是亲眼看到了；那土匪的滋味，就更不用說了；可這紅軍，為什麼不見動靜？正想間，猛抬头，見路上過來一個三十

多岁的汉子。在这張家河可輕易見不到生人。这人头罩羊肚白毛巾，身着藍布襖襖，这襖長过双膝，手里拿着一根小藤棍。兩人相距，約有三十步远。这人蹲在那里抽烟。他和張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了一会兒，烟也抽完了，那人拾起身子，扭头就走。張彪觉得有些出奇，在后边荷鋤便追，追上几步，就冒叫一声：

“哥兒們，你是哪的？”

“南邊的。”

“到哪去？”

“去底下。”

那人看了看張彪，又反問道：

“这是什么村子？”

“張家河。”

“你种几亩地？”

“十一亩。”

“够吃么？”

“要赶上好年月，够吃半年的。”

“剩下那半年，或者年成不好，怎办？”

“借。”

“怎样借法？”

“頂小是三分半利，还有五分利的。”

“你們村裡，誰是甲長？”

“孙亮。”

“大乡离你們村有多远？”

“十来里。”

“他們常来不？”

“常来要錢。”

兩人一边走着，一边說着。張彪覺得這人很亲切，很关心人，也很好接近，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人，看样子可能是个八路軍，又不敢肯定。离村不远时，那人忽然問道：

“你認得我不？”

“不認得。”

“你聽人講過八路沒有？”

“听过。聽人說，八路在南邊。”

那大漢又看了看張彪，然后說：

“你看我象不象？”

一听這話，張彪的心就跳了起来，心想：八路可来了。赶紧把他領到家里。他身上帶着很多方方的紙，一卷一卷的，說是傳單。他問張彪：

“甲長是什么戶？”

“好年月，還勉強够吃，平常也是不够。他也是个受苦的穷庄戶。”

“日本人怎么讓他當甲長了呢？”

“咳！”張彪看出了他有点怀疑，赶快解釋說：“我們這地方沒人愿意干，大伙輪班，这半年輪到他头上了。”

“若是这样，我就見見他。”

張彪还有个好朋友，叫張雁。他就把甲長孙亮和張雁都找來了。這兩人也都是穷哥們，一見八路真的来了，自然喜出望外。这天，这位穿藍襖拿藤棍的八路，就給他們講了許多抗日的道理。并且介紹了咱們部队的情况，还教給他們三人怎样对付敌人，說下次大乡來要款，不說不給也不說給，就給他往下拖，咱們部队最迟不过十月，就能到这里来。临走时，他說，就是西山的土匪，早晚也得收拾。經他这一說，三个人才算开了窍，第一

次見到了青天，干活也有勁氣了。因為他們心里有了數，知道窮人有撐腰的了，而且還有大部队，也知道怎樣對付日本鬼子汉奸，再也不怕那大乡来的人，還知道西山的土匪這回也長不了。這人是誰呢？西山、南山一帶的老黨員老干部和歲數稍大一些的老鄉都知道，這人化名叫柳仁，異名叫江濤。

過十來天，柳仁同志又來了。這次他是和羅正祥同志一道來的。西山的老鄉都把羅正祥同志叫做羅隊長。他也穿着藍褂子，個兒不高，和柳仁同志一樣，說話也不是本地口音。因為當時正是割地，土匪又凶起來，常家梁的孫善繼領着十幾個人到下塔去搶，所以，柳仁、羅正祥同志這次來主要談了些土匪的情況。臨走時，他倆對張彪說：“土匪再來要東西，如果有我們的條子，就給他們送；如果沒有條子，就不給他們。”說完，發現張彪有些不解的樣子，便問道：“你是不是奇怪，八路軍怎麼還給土匪開條要東西，是不？”然後就解釋說：“這叫政治工作。我們想要清除他們，首先得團結他們，分化他們。要團結，就得供他們吃，不能把他們餓死呀！”

從這以後，偽大鄉來人，就住在孫亮家；共產黨來人，就住在張彪家。其實，張彪、孫亮都是給共產黨辦事的。敵人要什麼東西，敵人在什麼地方，他們都給共產黨送情報。

一九四二年正月的一天，柳仁、羅正祥同志又來了。這次和他倆同來的，還有高宰、趙廣欣、張玉久等同志。就在这天早晨，張彪、張雁、孫亮三個人入了黨。吃过早飯，柳仁同志問他們三個人：“咱們開個全村的大會行不？”張彪說：“那怎不行！”會場就設在現在食堂那個院里，一霎時把全村的人都召集來了。村里的人，也早就知道常有八路來，可誰也沒見過。聽說八路今天要給開大會，都特別高興，就連平常不出街門的老漢也來了。張雁領

兩個后生站上崗，會就開始了。張彪第一個上去講，他說：“今天，有這幾位八路同志給咱們開個會，人們也常道敘，從去年就有八路不斷到咱村來，今天就和大家見面了。這回給咱們撐腰的來了，也該咱們窮人抬頭了！”接着，是趙廣欣同志講話，他講的是咱們的力量，有多少部隊，并且分析了敵人必定灭亡的道理。然後，羅正祥同志講講怎樣對付鬼子漢奸，敵人來了，怎樣轉移，怎樣堅壁。老乡們一聽，頓時就覺得眼睛亮了。有個六十多歲的老漢劉岳見人就說：“哎呀，這遭可闊好啦！這幾年我們成了被鋸的木頭啦，鬼子鋸，漢奸隊鋸，土匪鋸。這遭，救命的可來了。”

伏 險

一九四三年，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敵後根據地的指示，到敵後的敵後，把尖刀子插進敵人的心臟。軍區黨委決定抽調一批干部，組成一個工作團，正式深入到西山一帶開辟工作。這個工作團，由楊麻子率領，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從根據地出發，七月五日就到了西山一帶。當時分成兩個組。因為柳仁曾到張家河一帶活動過，有羣眾基礎，就由他和羅正祥同志負責一組，以上、下刁蟬為據點，向張家河、天橋灣等村深入；另一組以楊麻子、高幸等同志為首，以鮑家梁、李家梁為據點，向東西澗、劉家梁、傅家堡等村深入。

根據黨的指示，土匪是西山的實力派，咱們要想扎在這裡，就得先得把他們消灭掉；要打，當時不容易一網打盡，而且還勢必造成土匪匯合日偽，在西山和咱們唱對台戲，這對咱們扎根、組織羣眾抗日很不利；如果能把土匪爭取過來，或者只要他們不妨礙咱們，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對土匪進行政治工作，啟發他們

的爱国心，就是当时最合适斗争策略了。現在，老乡們提起当时的情况，都說：“軍閥时代，什么軍头都剿过匪，日本人也剿过匪，可是这西山的土匪，却是越剿越多。共产党，就是几个干部，一枪沒响，手里只拿根藤子棍，就把土匪給收拾光了。”這話不錯，西山的土匪，确是被我們通过政治工作和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后都給消灭了。工作团到西山之后，首先利用一个和我們有关系的土匪，这人姓郑，通过他做引綫，打入了匪巢。隨后就和張氏弟兄（張全吉、張全書）等人交了“朋友”，把他們團結住，然后就一次又一次对头目們講当前的民族大敌是鬼子，講有义氣有胆量的好汉都應該打鬼子。当然，八路軍大部队一定要过来的事，也告訴他們了。而且也把他們的生活和出路指得明明白白。之后，就开始抓他們的下層，因为下層有不少是基本羣众，被迫扛的枪。對他們进行教育，提高他們的覺悟，分化他們，象当时王尙明等人，就是被我們爭取过来的。有的單獨參加了我們的部队或工作，有的干脆帶領一小部分武裝起义过来。到一九四四年，几股土匪基本上都被我們收編，不愿干的回家种地，調皮搗蛋的后来被咱們消灭光了。事实是事实，可惜，当时的干部現在不知在哪工作。那些土匪又都完蛋啦，这当事的双方都找不到，所以当时收拾土匪的具体經過情况，也就無从查考了。現在只能就我們知道的几个片断来推測当时情景。但就从这几件小事中，讀者也是不難想象出当时那些生动的故事的。

先講个“看門人”的故事。

土匪鬧得最凶时，各村都雇有“看門”的。这看門的，有的本来就是扛枪的土匪，他們自己利用“看門”來敲詐几个錢，村里用他們来对付另一伙土匪；也有的是和土匪有些关系，或者身居有些武装实力的。屈庄村雇的看門的，是个叫做金环的老汉。金

环老汉是傅家堡人。傅家堡金、焦兩大家，几乎都是扛枪的。傅家堡家家有枪，还能造枪。西山的土匪都抗不住傅家堡，过傅家堡时不吃不喝。有的人如果和土匪结下仇或害怕，也常常跑到傅家堡去躲。所以，金环老汉在屈庄看门，一般土匪是不敢惹到屈庄来的，顶多路过时吃一顿。他和郭家隔过一次。有天，郭满元叫屈庄给扫台，他那个土匪剧团要求唱戏。戏价是大洋三百六十元。金环老汉没有扫，晚上，郭满元带剧团来时，金环一气，把脚一跺，挎着枪就走了。郭满元想不演，又怕丢人，只好照样演，那天晚上演的是“文王访贤”。但他又怕金环回傅家堡找人去了，散戏后，也没顾得要钱，半夜领着戏班就溜了。

金环就是这样一个敢和土匪干的人。他儿子金万福是土匪，他也敢和儿子干，见到儿子就罵。我們对土匪进行工作，他，也是我們的对象之一。那时，他一个人住在屈庄的庙里。庙和戏台是一个院，在全村最高的梁上，現在是小学校。一天晚上，老汉正要掩门睡觉，突然闯进来一个大汉。这人自称是八路，說是路过，寻个宿。老汉先一怔，細細地把他打量一下。那人更为聪明，随着老汉的眼睛，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身躯，意思是說：沒帶武器。金环一句話沒說，扭头往回就走。那大汉就跟在他身后。到屋里，老汉抬头看了看，然后再看看他自己在墙上挂着的枪說：“你知道我是誰嗎？”那大汉哈哈大笑的說：“怎会不知道，你是金万福的爹，你扛过枪，現在給屈庄看门。你見着兒子就罵，郭满元来唱戏，也叫你給吓跑了……”老汉一听对方認識自己，自己的事，他都清楚，就高兴了，便問道：“你到底是不是前几年百团大战那个八路？”大汉說：“就是！”金环問：“你們大部队在什么地方？怎不來治治这些土匪？別看我扛过枪，我兒子也是扛枪的，我可恨土匪。”那大汉說：“我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都

是中国人，先不用动武。我們大部队是專門对付鬼子的。”

就这样，他們交了朋友。先是一个，以后每天都有几个人到这庙里来做客。这些干部就是柳伯、罗正祥、高幸、赵广欣等同志。他們从金环那里了解了很多土匪的情况，摸到底，然后根据不同土匪的不同特点，去进行工作。金环也很愿意做介紹人。

过了一阵子，在大土匪头子張全吉家中，忽然出現一个新客人。而且弟兄們都知道，團長的这位新“朋友”是八路。奇怪的是，这个八路有时也和團長一起抽兩口大烟。当然这个八路不是过瘾来了，而是通过这种交往先把張全吉抓得服服貼貼。

有一回，高幸同志忽然鑽进了敌人的老巢——涿鹿县城。他是怎样进的城呢？当时的土匪头子很多是“双面”的，既是土匪，又是伪軍的官。象孙善繼，就当什么副團長。也不知怎么一来二去，高幸同志又变成了他的好朋友。当时，桑干河南岸的工作基本上已經展开。但河北一帶的土匪武装是由日本人直接控制，比較难对付。百林寺的土匪头“狗屎台”这小子也非常不開眼。因此，党决定立即开展河北工作，并設法收拾这支土匪武装。接到組織上的决定以后，柳、罗、高、赵几位同志研究了一下如何过河，因为这时冰已解冻，开河了。要去百林寺，必須經過涿鹿县城和武家溝这两个据点。不去吧，又不能完成任务。大家研究，因为高幸同志从收过来的土匪那里学了点經驗 和土匪礼节、談話方式，就决定叫他去。怎样去呢？正在發愁，一天，他見了孙善繼。孙善繼忽然問道：“老高，明天我下城，你敢不敢跟我去？”高幸听了說：“巧了，我正要經县城去百林寺摸摸，想求你帮帮忙，把我帶去！”說罢，兩人哈哈大笑。第二天，孙善繼騎馬在前，还有个投誠过来的土匪，叫王尚明的，也跟着，高幸騎馬在后。三人騎着三四馬，进了涿鹿城。到南关，把門的伪警还举手

打个立正。那孙善繼是想試試高幸的胆識，高幸是想考驗一下孙善繼的“交情”。进了南关，高幸說：“你現在把我送給日本人，起碼能官升五級，得賞大洋五百元。”孙善繼說：“那我就永远回不了西山啦。”

还有一个“三板女”的故事。

大土匪头子李成庫是个大地主。他家的長工也得跟他扛枪，他手下扛枪的弟兄也得給他种地。有个綽号叫做“三板女”的小土匪，从十九岁就給李成庫当長工，一輩子受尽了他的剥削，还要跟他出去搶家刦舍，有时，做錯点什么事，还要挨打受罵。有一天，他正在地里干活，忽然从梁上走下一个人来，这人过来先向他借个火，烟点着之后并沒有走，坐在地头就和三板女聊起来。說來也怪，那人好象知道三板女的身世一般，問的說的，都是他身受李成庫的苦楚，說到伤心处，三板女偌大一个汉子，竟落起泪来。最后，三板女扯着大汉的衣角說：“哥們，你是誰？”那人說：“我是八路軍。”三板女說：“好，我今天就投降八路了。你叫我干啥，我干啥！我非干掉李成庫不可！”后来，李成庫，就是通过这个三板女被我們收拾了的。

从这些小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干部当时在西山是怎么打进土匪巢和他們交“朋友”的，又是怎样利用他們，分化他們的。最后，就都把他們消灭了。难怪老乡說我們沒动一兵，沒响一枪，就把他們消灭光了。

扎 根

那时候，咱們和土匪約法三章：一不許打家刦舍，二不許扰亂地方，三要跟着咱們打日本；咱們供养他們人吃馬喂，冬夏衣

衫；只要不再为非作歹，就保証他們的身家性命。一来二去，鷄犬不宁的西山，慢慢变成安靜地盤了。这可真是打开天辟地以来少有的新聞。共产党一来，刀枪未动，先除了一害，威信大震，老百姓人人拍手称快，都伸大拇指佩服共产党的智謀高，本領强。

人心向着共产党，什么事都好办了。緊接着，咱們就在西山一大片地方，拔除了最大的一害，消灭了鬼子和汉奸的勢力，建立了人民政权。

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期間，西山里头的馬牙水，和附近的孙家溝、上葫蘆，还都安着敌人的据点，孙家溝还是伪大乡所在地。可是就在这兩年里头，咱們就把据点以外的村子，全都解放了。当时，咱們开辟地区时，也是兩条腿走路的。一方面深入土匪分化他們，另一方面，积极發动和組織羣众，建立党的組織，宣傳党的政策，提高人民的覺悟。柳、罗、高、赵和后来的張玉久、路彪、孟兆华、王永全等同志，分头到处去扎根。从李家梁串到木厂、牛心山、果园，从常家梁串到張家河、黃崖头，然后又串到刘家湾、屈庄、千兒嶺。从这村找到那村的关系，从那村又發展到另一个村子去。不到兩年，各村都有了秘密的党组织和公开的抗日政权。成立起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組織起民兵、地雷組，連小孩也都成立了兒童团。就連馬牙水、孙家溝这些敌人占領着的村子，也漸漸地發展了地下黨員，建立了秘密的村政权。明着是敌人的世界，暗中是咱們的天下。西至千兒嶺，东至护路湾，南起常、李二梁，北至站庄，方圆几十里，都成了咱們的根据地。蔚、涿、宣县办事处設在傅家堡，西山一片算是十一区。

現在，我們公社的孙家溝、屈庄兩大队，很多村干部都是这一时期入党的。象現在屈庄大队的总支書記秦德时同志（那时他在苏家湾当皮匠），屈庄村的支部書記曲銀同志，屈庄大队耕

作区区長谷永計同志，刘家灣的侯尚祿同志，黃金崖头的全宪宝同志，都是这时参加党的老干部。

新开辟的地区，工作特別紧张，新参加工作的党员，都是些受苦最深的稼庄汉，革命热情虽然很高，但对革命道理、党的政策知道的不多，所以就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管形势多紧，工作多忙，党员們还都上党課。到晚上，这个党员碰碰那个党员的膀子，那个党员再和另一个党员摇摇头，这就是通知开会。等一般人都睡了，他們就拿一块猪油，一个酒盅，到外人不知道的山密里开会，学习。

刚建立起政权，羣众情緒特別高。开头几个月表面上还支应一下伪大乡，后来把伪甲長之类的狗腿子都刷去，根本不理敌人那套了。伪大乡和据点的汉奸队，只能在所在村子里轉悠，对我們的地区一碰不敢碰，就连在他們本村里，也不敢象从前那样耍威風了。

汉奸們搭拉腦袋，老百姓揚眉吐气。祖祖輩輩受穷挨欺負，被生活折磨得弯腰驼背的庄稼汉，一下子挺身站立起来，成为頂天立地的英雄，掌握天下的主人。在这一片山村里，出現了一种从来也沒有过的又紧张、又热烈的沸騰景象。

抗联会忙着組織一切抗日力量，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凡是不愿当汉奸，有爱国要求的人，連地主、乡紳們在內也都团结、爭取他們为抗日出点力量。筹粮、备草、送粮、送鞋、出担架、征新兵、訓練搞堡垒，开展反扫蕩斗争。

送粮、送草、送鞋的毛驴队，常常是一串又一串地沿着沙河，盤着山嶺，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把东西送出去。出战争勤务的人馬，又常常是那撥剛回，这撥又走，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民兵們是最活躍的一羣人了。白天下地忙生产，到黃昏时

分，就在場院里一二三四、稍息、立正、左右轉，別看武器不好（能背上一顆“湖北造”站崗放哨就算好裝備了），打敵人可挺準。各村的山頂上，都埋了一棵大树，每天有兩個民兵站在山頂了望，一發現敵情，就把大树拉倒，這信號就象電話似的，一霎時就能傳遍各地。埋地雷是民兵的事，他們把自己造的土地雷，專門弄到敵人常走的路上去，還唱着“地雷象個大西瓜，敵人來了它就炸”的歌。跑情報也是民兵們的事，不是從這村的坟頭上拿來，就是埋到另一個村的樹根下头。

婦女們也忙忙亂亂。三人一伙，兩人一羣，不是納底就是粘帮，專做那種底厚幫結實的軍鞋。連小孩子們也扛上紅纓槍，幫民兵們站崗放哨，盤查过往行人。

又忙生產，又忙備戰，那股激奮而又緊張的勁頭，可真是從來也沒有過的。雖然這一帶還是处在敵人夾縫里的地區，但羣衆一動起來，就產生了那麼一種勝利在望的喜悅氣氛。

恰巧在發動羣衆的同時，從山里又開出兩連隊伍來。留在西山一帶的是第二連，連長叫王耀華。剛來時二連才三十多人，慢慢就發展到一百多了，參軍的不但有西山人，就連山下面的青年，也有不少特意跑來找八路當兵的。每逢隊伍出擊，民兵總是要跟着配合，連當過土匪的那羣人馬，也常常跟着去打仗。不到兩年工夫，在西山一片，不是咱們挨“扫蕩”而是山下的敵人受咱們襲擊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正在收庄稼的時候，從南山又開過來一支隊伍，一夜之間，就分頭把孫家溝、馬牙水、上葫蘆的敵人據點全拔了。

孫家溝的偽大鄉在東村，占的是地主劉繼德的房子。姓劉的是桑干河南數一數二的地主，別看住在山溝，他那所大院，就

是摆到什么地方去，也得算是上等房屋。一个大院里套着三个四合院，一色是磨砖对缝大瓦房。西边挨山，东边脚下靠沙河大道。在东、南、北三面都修了小炮楼，有垛口，有枪眼，居高临下，控制着大道。守着这个点的汉奸队常說：要想进我們这个地方，頂少也得先交几十条命。哪想到咱們給他來个迅雷不及掩耳，摸进村去，伪队长孙登进正睡大覺，沒等他起身，就把这家伙抓住了。伪乡長王建元和一羣乡狗子也沒跑了，来了个一窩端。到天亮时，队伍在張家河打尖，支書張彪忽然發現罗正祥也从孙家溝來，就問道：“你什么时候去的？”罗队长笑嘻嘻地說：“三天前我就進去了。”說罢就哈哈大笑起來。

拔馬牙水的据点，用的不是拔孙家溝这种神不知鬼不覺的速攻。而是头兩天就放出風去，說“八路要來打園子”，伪队长季福和一听訊兒，就赶紧准备，弄得他兩天兩夜沒睡覺，也不見任何動靜。等到第三天天亮前，这家伙实在睏得不行了，就抓了几个老百姓到二里地以外放一道崗，把炮樓里外的几道門都关死，把机枪又換了个地方，他就进去睡覺了。他一睡，那些上眼皮直碰下眼皮的警察队也就睡上了。等太陽剛露头，咱們队伍一槍沒放就闖進去了。咱們找了一位和里邊熟的老乡叫開門，把槍一舉，守門的一伙人就投降了。里邊的季福和也象孙登进一样，正睡大覺，抓他時搖都搖不醒，等他醒了一看，可就傻眼了。

敌人的据点一拔掉，這一帶公开的敌人算全部肃清了。涿鹿城的日本兵忙着对付东南各綫的八路軍大部队的进攻，顧不得西山，这一片地区的政权更加稳定。緊接着，就展开了減租減息的斗争。

日伪和土匪這兩害一除，老百姓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不受敲詐和搶奪了，可压在头上的封建剥削还一点沒变。那时候，又

要團結地主抗日，又要反對他們的剝削，怎麼辦呢？上級黨就指
示搞減租減息運動。

這下子農會又忙起來了。區里的同志和農會幹部，先召集貧
雇農一次又一次的開會，講共產黨要幫助窮人在經濟上先來個
小翻身，講怎樣和地主說理，怎樣算帳，怎樣讓地主退租。然後又召集地主開會，向他們交代政策，講清減租減息的道理。這些人雖然心里藏着一百個不願意，但眼看天下被勞動人民掌管着，
後邊還有共產黨、八路軍給這些人撐腰，也就只好認帳退租了。
租是退三年的，哪家貧農也都得到几石糧，當然是高興，長工和
羊倌增加了五成工資，初一、十五還要放一天假，更是高興。成
年累月吃不飽穿不暖的窮人，在經濟上翻了一個小身，革命勁頭
和生產情緒就更高了。一直到鬼子投降以前，西山羣眾，始終是
一手拿槍，一手拿鋤，保衛着這紅色的土地。

在高压租下翻过身来

張葆華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鬼子投降了。

人們的欢乐情緒還沒有減退，冬天，又被另一种欢乐所激动了。

減租的消息，象个春雷，从茶房傳到辛庄，立刻震动了全村。在院里剝蘿的妇女們講着茶房減租的情况；后生們聚在一起，在描繪着領導減租的區委書記王純同志；老汉們一句話不說，蹲在影壁下边抽烟，反正胥大貴到董家房受訓去了，等他回来，再看看是咋回事。只有孩子們，成羣結伙，每天挤在戏台旁那所小院的門口，听着里边的鎖呐声、鑼鼓声，看不够的秧歌舞又要出动了。

人們都盼着胥大貴能从董家房回来。只要他一回来，事情就有个眉目了。就是謝、馬、顧、郭、張几家財主，也在期待着胥大貴回來。他們倒不是願意快些減租，而是想早点知道租到底怎么个減法，好准备对策。也有些老財还在做夢：万一胥大貴受訓回來又不減了呢！

胥大貴同志現在是涿鹿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那时是辛庄村的支部書記。

胥大貴是到区委办的減租訓練班去了。这訓練班一共有五十來个人，每个村子都来了兩三个人，小村也有来一个人的。这五十來个人都学会了“三七五，六二五，往里翻，不往外翻”的減租政策，还学会了和地主面对面的斗争。訓練班正愁練兵沒有对

象时，下洪寺的周兴隆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井溝汉奸赵奋的儿子。这小子在日本特务班子干过，曾经在洋桥上打过周兴宝。偏巧这周兴宝也在训练班学习。周兴隆见他还是骑着自行车，神气活现地奔董家房而来，便马上告诉了王纯，要求整他。区委商量了一下，就把这小子抓来，在董家房街上斗起汉奸来。董家房村不受训的老乡也凑来，加入战斗。人们痛痛快快地斗了他两个小时。斗完之后，还作了专题讨论。王纯在总结中说：“怎么样？把汉奸和地主从咱们头上搬下来，高兴吗？”大家齐声喊道：“痛快！高兴！”王纯说：“如果高兴，你们回去就把受苦人组织起来，把汉奸、地主从头上搬下来，好吗？”大家震天价喊道：“好！”这五十来人，就象火种一样，回到村里，和群众对减租的渴望碰到一起，马上就燃起了一场熊熊大火。

减租训练班结束后，区委仔细研究了减租复仇运动如何开展问题。全区分成三片，每片再选一村做试点。但是，捺不住的群众，等不及由点到面了。这几天，在区公所门前，每天都簇拥着很多人。王纯除非不出来，只要一出来，马上就会被一群人包围起来。在门外逗留的一群人，一会儿有一伙子进院子来看看，一会儿另一伙子又进来看看。忽然，王纯书记从屋里出来了。人们立刻将他围住，这个说：“这回该我们了！”那个说：“王政委①到我们周庄去吧！”另外一些人早把王纯抬了起来，说：“到保岱去吧！”

王纯书记被胥大贵同志请到了辛庄。

全村都震动了。只要王纯在街上一走，全村马上就会知道。人们还互相传诵着王纯打游击的故事。一个老汉讲起王纯夜入

① 当时的区委书记都兼区小队的政委。

九堡收伏汉奸的事，講得活龙活现。連他的穿着打扮，都成了人們談話的資料。他头戴無檐毡帽，身穿皮襖皮褲，腰扎麻繩，脚蹬大盤子鞋，使人見了非常亲切，覺得和受苦人一样。他到辛庄后，就住在唐啓文的家里。唐啓文現在是公社水泥厂的厂長，那时还未入党呢。他听说王純要来，特別高兴，和一伙子穷人偷偷准备下了許多好吃的：半个猪，一捆粉条，二斗大米，还有一袋白面。王純一看，說：“不行，我們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吃老乡的东西。”唐啓文和大家哪里管这許多，說：“這是我們穷哥們湊的錢，又不是財主的钱，你若不吃，除非回区公所吃去。”結果，只好跑二里路回去吃饭。

王純和胥大貴商量一下，晚上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唐啓文家里开了个小会。参加会的人都特別高兴，来得特別早，還沒等开会，就議論起來了。唐啓文成了紅人。因为王政委住在他家，好象他也就是八路軍的干部了，有什么問題都問他，他也就一五一十地什么都解答，真成了八路軍的干部。这次会的主要目的是啓發农民阶级觉悟。王純在会上講了許多道理：房子是誰蓋的？糧食是誰种的？世界是誰創造的？秋收后，粮食到哪去了？会場上靜悄悄的，連咳嗽声都沒有。接着，王純問：“咱村有多少佃戶？”大家說：“有三百來戶。”王純又問：“哪个地主的斗大，哪个地主最坏？”大家說：“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沒有一个好东西！”这一下，会場立刻活躍起来。有人还提出个問題：“地主是誰养活的？”經王純一講，其实大家早清楚了，就是提問題这人，自己也不是真不知道地主是誰养活的，他問了几句，沒人回答，还有些不高兴，最后又扯着嗓門問了一句：“你們說說，地主到底是誰养活的？”这才几个人齐声答了一句：“咱們穷人！”王純說：“咱們穷人斗地主，得怎办？”有人說：“我們穷人要打成一

團，連成一片，把心都擰成一條繩！”有人說：“打斷地主狗腿子的狗腿！”王純說：“對，要想斗倒地主，減好租，咱們弟兄們得團結起來。咱們現在就組織農會，專要咱們願意減租的人。誰願意參加，就報名！”

辛庄村的農會，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開始，只有十幾個人，兩三天後，就有三十幾個人。到第四天頭上，支部書記胥大貴到農會一看，農會主任石慶善坐在桌子前，正在把綁在一起的紙條一張張地抹平，一共有八十多張了。那時誰要參加農會，就在一張紙條上寫道：“我情願參加農會減租減息……”後邊還署上自己名字，蓋上章，然後送交農會。那些還沒參加的，就由已經參加的人們負責，分片去發展。過了幾天，全村佃戶基本上都參加了農會。

農會成立之後，又劃分了小組，把種一家地主的土地的佃戶，編成一個小組。王純又給大家開了一次會。大家討論這租怎樣減法，怎樣倒法。有人說從八路軍過來的時候算起，有說減一年的，有說減二年的，也有人說要倒官糧^①的，你一言，他一語，討論得熱火朝天。最後決定：減一年的租，倒二年的官糧。這時，又有人提出：“咱們怎麼到地主家去，去了怎麼張口啊？”靠炕里邊坐着的一位老漢說：“那還不容易，就說我們倒租來了。”他身後邊一個黑臉大漢說：“不行！得說上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咱們減個屁租！”大家說：“對！”一個后生說：“就說，共產黨來了，共產黨領導咱們受苦人到你家倒租來啦！”那個黑臉大漢說：“這樣說，還有點門兒。”有人又提出：“咱們怎麼去？”呆了一小會兒，一個人說：“再不，請他到咱們會上來。”這句話象捕了馬

^① 官糧就是偽政權裝的公糧。這公糧本來應該由地主負擔，但地主却用逃租來威嚇佃戶，卡着佃戶替他負擔。

蜂窩一样，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請他哩！”“自己的地主，自己去倒！”有人又提出：“怎样去呢？”有人說：“凡是种那个地主的地的人，大伙去，拿上帳本、算盤。”有人提出：“如果地主要把地也給咱們，要不要？”王純說：“咱們現在光是減租，不要地。”这天，大家还練了一下兵，就象真的一样，有人裝地主，有人去算帳。最后，摆了一下全村地主的情况。一般的地主只是算算帳就可以了；但是石全孝这家伙却非得斗他一頓不可。这石全孝原是溪源村霍家的二地主，將几百亩地分給几十家佃戶，自己种上几十亩好水地不繳租，等于白种，佃戶种的二百五十亩地要繳三百亩地的租。这还不算，他叫誰种，誰种，不給誰种，就收回。为人狡猾、毒辣，还包办訴訟，承攬打官司告狀。

小会开过之后，紧接着就开了大会。

这天，滿街都是人。全村开大会，这是第一遭。人們吃晚飯时，急急草草地吃了一碗就放下筷子，跑到街上。会場設在学校南房，太陽落山时，屋里院里就滿滿騰騰的。門口有人站崗，只是农会會員才可以进入会場。学校前边一条狹長的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在外边的人嚷着：“为什么不叫我进去？我又不是老財！”

王純同志上台了，开会了。人們好象都知道他要說什么似的，王純剛說：“咱們辛庄的減租就要开始啦！”底下就說：“早就該开始了！”有人說：“今天黑夜就动手吧！”王純講完之后，农会主任石庆善又上台了。還沒有等他講完，底下又喊了：“行啦！講的差不多啦！”也有人說：“口袋和繩子都准备好了！”“算盤、帳本也帶上啦！”果然，王純向台下一望，只見人羣中有提着口袋的，挾着帳本的，拿着算盤的，有的肩上还搭着条繩子……。

头一个算的是王生。

胥大貴打沖鋒，后邊跟的是張連舉、石慶善、馬登奎、唐義山。王生一看，連忙往里讓坐，還沒等我們人說明來意，他就搶着說：“知道知道。”然后就張羅沏茶，說：“喝水吧！”胥大貴擺擺手，說：“不喝，不喝！”這也是那天大家在預備會上研究好了的：誰也不許喝地主家的一口水。这时，院里、屋里拥滿了人。胥大貴說：“算帳的在屋，不算帳的在外邊。”石慶善按照早就准备好的一套說了，“在共產黨領導下，按政策辦事，咱們是來減租、倒官糧的。”王生說的“知道知道”，指的是減租；這倒官糧，却是地主們沒有料到的，所以他聽了不覺怔了一下。石慶善看在眼里，接着說：“這對你們來說，是減輕剝削；對我們來說，是翻身……”然后，就开始算帳！早有人拿出算盤來。屋里院里，立刻靜了下來，只听算盤滴噠响。一共算了三千三百多元邊幣，二十多石糧。胥大貴說，“種什么，繳什么；我們減租時就要什么。”

另一組由潘盛奎帶領，到地主顧一孝家，減回了五石糧。

第一炮勝利后，全村就轟動開了。

当晚，全村開了兩個會。一邊是窮人開會，一邊是咱們把地主富農也召集起來，給開個會，貫徹政策。有的地主提出繳地，王純說：“我們不要地，現在是減租。”這個會以後，緊接着，就斗争了石全孝。斗争他時，把他的主要財產——磨坊沒收了。

一連有三四天，好象廟會一般，街上熱熱鬧鬧的。三個一羣，兩個一伙。這羣人走進了這個富家；那一伙人，又走進了另一所高門大院。倒的糧食太多了，還套上了車。牛車、馬車，都趕了出來。也有那牽着小毛驴的，扛着糧食口袋的。從街東到街西，從南巷到北巷，不是過車，就是過人。車呀，人呀，都拉得滿滿的，背得沉甸甸的。車馬行人，忙着從地主家往外運糧本就够挤的了，偏偏秧歌隊還穿行其間，扭呀扭的，人們還得躲着他們。

人們欢乐得再也沉默不住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大家的話特別多。趕車的，背糧的，一边干活还一边大声嚷嚷，好象滿辛庄都是話了。这还不算，一伙子妇女們，在妇女識字班剛剛学会一个歌，也唱了起来。戏台对过的龙王庙，現在是村支部 办公室，那时也是干部集会的地方。农会就在这龙王庙杀了口猪，这不是給龙王杀的，是給穷人自己杀的。大家吃了一頓翻身糕。真是人人喜出望外，个个心情舒暢，比过年还热闹。

整个辛庄，連減帶倒，約有一千多石粮食，区委書記王純同志还写了篇稿，發表在当时的“晋察冀日报”上。那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在高压租下翻过身来”。

清算陈玉亮

万 青

“我陈德全，不走保岱一步路。”保岱的恶霸地主陈德全，曾经发过这样的豪语。他从他家的小楼上——保岱唯一的小楼——走下来，洋洋得意地踏上他家的吊桥，就一逕走向他家的果园。

春天，这片果园是青枝绿叶，百花争艳，远远看去，红一片，白一片，花团锦簇。秋天，树上果实累累，苹果、楂子、鸭梨、黄柿……，几里以外，就可闻到香味。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陈家大园。

说到陈家大园，人们就会想到保岱；说到保岱人们就会想到陈家大园。陈德全说他不走保岱的一步路，难道是真的吗？事实上这个罪恶累累的陈家，不仅仅践踏了这个有着约五百户人家的美丽村庄，践踏了附近所有的田园，也践踏了許多善良人民的心。

陈德全的父亲陈玉亮，是保岱村最恶毒残酷的一个地主，他原是石家庄人，后来搬到保岱来落户。陈家在保岱共有土地一百二十亩，在石家庄有土地五百亩，在斜阳房村有土地一百四十亩，此外，在涿鹿城鎮西关还有土地。他家总共有土地近十顷，其中果园二顷，另外还在保岱开设一片很大的粮食杂货店。这样大的家業是怎样發起来的呢？凡是坑、崩、拐、騙的卑鄙手段，陈家是无所不用的。

陈玉亮剥削农民的手段，毒辣到了極点。除了收租，他在

已經營的雜貨店“玉盛永”里烟、酒、油、鹽、糕點，無所不賣。店里的貨物，多半是自家加工，如糕點，可以說無本萬利从头剝削到底。他家里有一盤大碾，一盤小碾，兩盤面磨。收來的租，由長工推成面，制成糕點，再賒賬賣給農民，收三分利息。家里經常有二十來個長工，成年到頭給他干活，却怎麼也拿不到分文工資。因為他有个毒法兒，長工來時立一僱約，寫明工資期限，但不等期滿，他就借故用棍棒把你趕走。不但不給你錢，還要口出惡言罵個不休，好像你欠了他的一樣。有个叫史安的老漢，無依無靠，在他家扛了幾十年活，當初說清分文工資不要，只圖日後有个埋葬的地方。幾十年的時間，史安沒有花過他家一個工錢，穿的衣服都是陳家的一點破爛舊衣。史安後來年老了，身體多病，陳家不但不給他醫治，反而在大園里商量好，在冰封大地的腊月天，把史安拖到野外活活凍死。

還有一個十一二歲就到他家來當長工的魏凱，在他家里干了十九年，每年只給魏凱縫一兩件衣服，不給工錢。後來因為一件什麼事不順心，就把魏凱趕出來。陳家後來僱長工，專找噃吧，不僅是為的噃吧好欺侮，而且還不能把他家那些見不得人的事說出去。

陳家還有一套坑人的辦法。他家在保岱開的商店，進貨時不給人家錢，總是賒賬，說好等貨賣出去或是等果子下來有了錢就還。到時債主上門，陳家就大擺酒席，先請吃喝，有時還送些水果，弄得別人不好開口。要是有不知趣的開口要賬，陳玉亮就把手槍往桌上一拍，翻臉不認人地罵道：“你媽的，不識好歹，難道我的飯喂了狗？”吓的債主再不敢上門。

由於他父子有一顆比狼還狠的心，和一套精明刻骨的詐騙手段，陳家的家業，蒸蒸日上，真是錢財萬貫，自称：“牛馬羊，鷄

大豕，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無所沒有。”

日寇佔領期間，他更是猖狂。兒子陳德全當偽甲長，有錢有勢，剝削農民的門路就更多了。陳德全為敵人征集廢銅爛鐵、大蘿子，以及糧食等等，敵人發還一部份款，他全部吞沒，一文也不給農民。抗日民主政府通過他收的公糧，他也不交給政府，全部收進自己的倉庫。

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惡霸，農民們每天看在眼里，聽在耳里，受在心里，怎么能不恨之入骨呢？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後，共產黨解放了涿鹿地區，領導這一帶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清算復仇運動。陳德全見風聲不对，就逃往北平（北京）去了。一九四六年開春，保岱人民先清算偽副甲長、地主董獻瑞的貪污帳，倒出七十石小米，羣眾情緒高漲。緊接着展开了更大規模的鬥爭，清算大惡霸地主陳玉亮。

二月的一個上午，區委書記王純和代理區長郭偉民來到保岱。他倆在學校教師的備課室里，悄悄地向謝永令和李正林兩個青年干部下了一道命令：“到城里去，把陳玉亮抓回來！”

他倆聽到這個命令，興奮得臉都紅了，血在身上沸騰。他倆都是保岱人，雖則才都二十三、四歲，對陳玉亮的仇恨却和所有的農民一樣。從幼年時候起，他們就聽爹娘道說陳玉亮的罪惡，如今他們又都是革命干部、共產黨員，階級的仇恨，那就更不用說了。

當下謝永令和李正林接受了命令，中午十二點鐘就出發到涿鹿城去。

他倆进城後，先到公安局、派出所聯繫，然後去探着陳玉亮是否在家。陳玉亮住在鼓樓東，大門朝南，也是一所大宅院。他倆人進去一看，陳玉亮正坐在炕上，一見他們，心中早有几分猜測，

連忙裝出亲热的样子，叫人燒水泡茶，一边向泡茶的狗腿子使眼色，不知在作什么准备。謝永令也向李正林使了个眼色，讓他快去派出所，他自己在陈家看着。

不一会功夫，派出所所長白志祥和李正林一同来了，陈玉亮的狗腿、住在城里的保岱农民王仙勦跟着到来。白所長对陈玉亮說：“你现在回保岱，把家里財产清理清理，这就跟他倆走。”

陈玉亮被他倆押着出了大門，来到公安局門口。李正林进去办手續，謝永令押着他在台阶上坐。这时王仙勦赶来了，嘻皮笑臉地對謝永令說：“你們不用着急，等等兒走！”謝永令心知他想行賄逃跑，便更加警惕，板着臉沒有答腔。李正林一出来，他倆就押着陈玉亮走，半夜到了保岱。

陈玉亮押回保岱后，拘留在后庄的村公所里。第二天，村里有人知道了，悄悄傳遞消息。农民知道了这个消息，情緒更加高漲，在党和政府的領導下，紛紛开小組会，清算这个大惡霸地主的剝削貪污帳。

压迫愈重，仇恨愈深，帳越算越清楚，眼睛越看越明亮。經過算帳，全村四百多戶农民，都直接間接受过他的害。过去人們吃苦受罪，泥里鑽地里爬，到头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欠下了永远填不满的債窟窿，虽則痛恨地主，但也怨自己命运不好。解放后，經過党的教育，明白了：不是命賴，是地主剝削的結果。所以在小組会上，人們積極發言，提出了許多意見。一致要求开大会，把这个大惡霸拉出来和羣众見面。有一个叫閻吉的老汉，兒子閻万兴是陈玉亮逼死的，要求政府作主，叫陈玉亮偿命。

領導上根据陈玉亮的罪惡和当时的羣众情緒，进行了研究。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領導上估計，可能羣众会把这个惡霸当场打死。因而王總書記一再向干部交代政策，以說理斗争为主，斗

得深，斗得透，在政治上取得压倒优势，在经济上获得果实，但禁止动手，这是纪律，必须遵守。

干部们又根据党的政策，恳切地说服群众，群众虽然压不下这股怒火，但这既是党的政策，也就接受了。

斗争的日子到了。这是涿鹿地带有史以来翻天复地的一次大会。这天早晨，全村男女老少都早早地吃了饭，怀着激动的心情，到后庄戏台前参加大会。戏台前后和后庄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小学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走向会场，那锣鼓点子震天动地。会场上，只听见一片嗡嗡声，像烧开的一锅滚水。

王纯书记和五六个干部走上戏台，会场上一下子安静了。人们屏住气等待王纯书记说话。

王纯书记才二十多岁，高高个儿，由于长期的斗争生活，又是独当一面，掌握一个斗争相当复杂和尖锐的地区，人劳累得又黑又干又瘦。但是一双眼睛，在群众的印象里，却如同黑夜的星星闪着光芒，不需要说话，群众的心情，他仿佛都能洞察。他站在台上，先没有向大家说话，对身旁的李滋说：

“把陈玉亮带上来！”

会场上又骚动起来，人们随着李滋的背影朝西面望。不一会儿，人们轰的一声站起来了，只见李滋带着一个矮个老汉，向会场走来。这人脸色白里发青，头髮、鬍子、眉毛、眼睛都是黄的。群众喊：

“来啦！来啦！这老鬼崽子来啦！”

“瞧这熊样儿，怪不得他吃人不吐骨头，生来就是这付豺狼相！”

“陈玉亮呀！如今的世界可不是你的，是咱们的啦！”

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叫嚷起来，李滋急急分开人群，把陈玉

亮拉上了台。

陈玉亮在台上站着，王忠和刘稳，两个水沟村的青年人，早把准备好的白纸高帽往他头上一套，上面写着“恶霸”两个大黑字。并顺手在他脸上画了两笔，陈玉亮顿时像个白面无常，会场上发出了笑声。

司仪丁文正大声叫：“坐下，坐下，大会就要开始啦！”

群众稍许一静，王纯书记站到台前讲话。“同志們，乡亲們，父老們，姊妹們，今天开的这个会是斗争大会，是清算大恶霸大地主陈玉亮的大会！”

全場轟動，鼓掌，很久才停下来。

“乡亲們，”王纯接着說：“你們多少年来直接受陈玉亮的压迫，陈玉亮的罪惡，你們比我清楚，这里我不用多說，你們有一本血汗帳，一会儿你們自己說。我要說的是咱們貧苦农民要徹底翻身过好日子，就得徹底打垮封建势力，取消剥削，打倒地主富农，由我們自己当家作主。”

丁国安领着喊口号，会场上一千多个拳头举起来：

“打倒地主富农！”

“打倒大恶霸大地主陈玉亮！”

“向汉奸走狗陈德全作斗争！”

王纯接着說：“今天是斗争大恶霸陈玉亮，他的兒子汉奸陈德全跑了，这笔帳也一样要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支持你們，为你們撑腰，你們有什么意見提什么意見，有冤訴冤，有仇报仇！”

“有冤訴冤！”

“有仇报仇！”

群众站起来了，拳头举得更高。

“清算大恶霸陈玉亮！”

“吃穷人的东西吐出来！”

王純書記講完話，丁國安講話。他是保岱人，貧農，共產黨員。他控訴了陳玉亮和陳德全的罪惡，情緒十分激動，由於喊口号，嗓音有點發啞。丁國安話剛說完，羣眾就紛紛發言。

“陳玉亮，你的剝削帳，我算不完，你還記得……”

“陳玉亮，你這個老鬼崽子，我恨不得剮你千刀……”

這個沒有說完那個說，像炒豆兒似的誰說啥都聽不清楚。丁文正連忙大聲喊：“一個一個地說，先算貪污帳！”

一個中年農民走向前來，破開嗓子叫：“我來說說。陳德全當甲長，給鬼子征集鋼鐵，鬼子給的款，哪裏去了？”

羣眾一條聲地喊：“貪污啦！”

“還有那回給鬼子征收大蒜子，鬼子給的款，哪裏去了？”

羣眾又是一條聲地喊：“貪污啦！”

另一個農民接上問：“還有那回給咱八路軍收的公糧，哪裏去了？”

羣眾喊：“貪污啦！”

“叫他自己說，是貪污了不是？”

陳玉亮連忙點頭。

羣眾喊：“跪下！跪下！”

陳玉亮連忙跪下。

羣眾喊：“頭抬起來！”

陳玉亮連忙抬頭。但在羣眾正義的壓力下，他全身發抖，漸漸地頭又低了下去。

一個穿破爛襖的中年農民，一邊嚷叫，一邊分開人羣走到台前：“陳玉亮，你看看我，咱倆算是又見着啦！你，你，我恨不得一刀把你的心掏出來，看看是啥顏色。你，你還記得……”這人

气得满脸涨红，一时说不上话来，另一个汉子搶上前去，接着訴說道：

“陈玉亮，輪到我向你討債來啦，你說你欠的血汗債还不还？我那年給你当長工，累死累活，当牛当馬，你給咱的是啥？不是棍就是棒，打的我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給你干了一年多，你把我打出来，給了一个子兒沒有？你說，給了一个子兒沒有？”

羣众大声喊：“說，陈玉亮說！”

陈玉亮連忙搖头。

羣众喊：“陈玉亮，向人民作揖！”

陈玉亮連忙作揖。

羣众喊：“陈玉亮，向人民叩头！”

陈玉亮連忙叩头。

“陈玉亮呀，你好狠心呀！”七十多岁的閻吉老汉，披着破羊皮爛襖，跌跌撞撞地走到台前。他嘴唇气得發紫，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头指着陈玉亮說：“我兒是你逼死的，我要替我兒报仇呀！閻万兴那陣子給你扛活，你不給支工錢，还想吃他的利。吃不到利，你把他打回家，活活被你逼死啦！我这付老骨头，总算拖到今天，等上共产党来，吐出我这几十年的冤仇……”他一边說，一边捶胸大哭，淚水嘩嘩地往下直流。大声喊：“陈玉亮呀；你的心比烟鍋还黑，逼死人你偿命不偿命？要求共产党青天作主，要你这老不死的給我兒偿命！”

会場上鴉雀無声，接着是一陣陣咳嗽声，擤鼻涕的声音，受苦人的哭泣声……忽然猛的一陣，爆裂出震人心坎的怒吼：

“有冤訴冤！”

“有仇报仇！”

“打倒大惡霸陈玉亮！”

“欠債的還錢！”

會場上又是一陣騷動，羣眾要求把大惡霸拉下台給羣眾仔細看看。王純書記接受了這個要求，叫李滋把陳玉亮帶下台，繞場走一週。陳玉亮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圍成一堆，有人舉起拳頭，却沒有打下去，只是惡惡地吐吐沫，發洩心中的怒氣。

大會從上午開到下午，發言的人無法計算，羣眾總共提了一百多條意見。最後算帳結果，陳玉亮必須向羣眾倒出八百五十石小米。黃昏時分，大會勝利結束。

這是保岱土改鬥爭的前哨戰，也是羣衆性階級鬥爭的最初一次決戰。緊接着，在全區又展开了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和土改鬥爭。

护路湾红旗不倒

苏中發藻華

楔子

从保岱往北走三里路，就是窑子头。在窑子头村前，偃卧着一条大沙河。顺着沙河往西走，就进了山沟。这条沟里的村子，現在划归公社的孙家溝大队和屈庄大队。以前，这地方叫西山溝。那时，一提起西山，人們就会想到西山的匪匪。后来，咱们紅軍来了，收拾了匪匪，这个地区也就成了抗日根据地。赶到日本投降以后，这里更是我們活動的游击区。从窑子头往溝里走，扼住溝口咽喉的是“护路湾”。它是通向溝里的必經之地，从西山溝到上、下葫蘆，溪源等村，也得翻过这里。

这条山溝靠外一段的山，一色是黃膠泥土。护路湾村就在一座黃土山上。房子是黃的，山也是黃的，再加上就着山开鑿的窑洞，一眼望去，黃橙橙的，簡直是山連房子，房子連山，也分不清那是屋子，那是山。說来也怪，打这往西走五里，到孙家溝，那就不一样了。溝旁的山都是石头，树也多了些。虽然也是山村，离老远就看見房子是房子，山是山的。這也許是因为孙家溝过去地主多、瓦房多的缘故。走近护路湾，特別醒目的是村中的庙。因为它恰恰在村子的中間，又是瓦房，門前还有株松树。現在是小学校。其实，从前不光这所庙是瓦房，这个村也和咱们公社的其他村子一样，庙的前边还有一座瓦頂磚砌的戏台哩！現在所以在村外看不見戏台，是因为戏台已經沒了盖，只剩下四堵

殘垣了。戏台的盖哪里去了？原来是被国民党燒了。

提起护路湾的戏台，可就引起一段动人的故事来。

戏台的东边，地主、富农多；戏台的西边，貧僱农多。

护路湾有兩大姓，数姓閻的多。台东有姓閻的，台西也有姓閻的。別的閻家不表，單說台西的閻久富、閻万貴、閻長春，台东的閻來順、閻福庆。

別看都是护路湾的閻家，这閻家和閻家可大不相同。

一九四三年，村里閻玉江的姐夫 孫繼善曾經从西山領來一个叫做高幸的紅軍。老寡虽然到村里找閻久富談过一次，只住了一夜，可是人們都知道西山的紅軍。一九四四年，春节，村里的后生閻祥、閻万荣、閻長友，給地主受了一年苦，只是这时才能穷乐一陣，披着老羊皮，沒啥生活做，不是串进这个窑洞要要錢，就是走进另个院子，盤坐在炕上烤火盆。过了正月二十几，錢也要完了，又快上工了，这三个后生心中也就更煩悶了。他們湊在一塊，閻祥說：“給地主当長工，还不如到西山找老高去呢！”閻長友是閻祥的侄兒。第二天，叔侄双双进了西山。过几天，閻祥的好朋友閻万荣也跑到西山当了八路。过了二十来天，閻万荣回来了，还帶來一位客人。这人戴着眼鏡，操着外地口音。这是从山上来了一位干部，叫赵广欣。他来之后，就把台西的一伙子穷哥們召集起来，講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还教后生們唱歌。就这样，一来二去，村里常来一些干部，就在閻万荣家和閻玉江家建立了情报站。后来，护路湾村又建立了村支部和村政权。当然，村干部都是台西这一伙子。閻久富是支部書記，閻万荣的二哥万貴是組織委員，楊生林是宣傳委員，閻玉昌是农委会主任，閻久富的侄兒登云是武委会主任，楊生的公安員，加上閻玉江一共是七个人。

护路湾的这七位村干部，在敌人进犯解放区时，干了一番惊

天动地轟轟烈烈的事。

算 帳

敌伪时，这里是伪蒙疆政府的宣化省。台东的閻來順是敌人的甲長，也就是在“打了四年官司”中的那个被告閻瑞的兒子。这人見了鬼子就鞠躬，見了老乡就瞪眼。自从我們山里的干部常来这村，他和台东的地主閻福庆，看到台西的穷人整天价往閻万貴、閻玉江家跑，就对共产党和情报站怀恨在心。虽然恨，对八路軍可又怕，所以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也不敢向日本人報告，只是暗中破坏。

一天，閻万貴到井边去担水，見到閻來順。閻來順一看閻万貴，就冲另外一个人說：“哼！情报站，好人不去，男男女女的……”閻万貴一听，話头不对，把水桶放下，問道，“你罵誰？”閻來順連忙把話拉回，說：“我沒罵你，我沒罵你。”一边說一边溜走了。

那閻來順当伪甲長时，不是今天要捐，就是明天給皇軍要慰問品，这个“金”，那个“費”，名堂也真多。其中有真也有假，真里还有假。这話怎講？有时是上边叫他要的錢，有时是他自己假託上边的名义向老乡进行勒索，就是上边要的，到他这里也都加上一番，明明十塊，他却要二十，那十塊就进了他的腰包。一般老乡，在敌伪統治下，明知道他的鬼，哪个敢違抗？可惜閻來順美夢做得不久，他的靠山就塌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了。

消息傳到护路湾，已經是快天黑了。人們爭相走告。台西一伙子干部們在这以前就听说苏联出兵了，有人还准备配合去打呢！閻來順那伙子人，到晚上也集会一起，坐在炕上罵日本人，

罵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孬种，說垮就垮了。那天晚上，台西台东都忙，半夜时分，人們还未睡去，狗叫一夜未停。台西人們談話時談得最多的，还是閻來順。

日本鬼子投降后，察哈尔省全境解放了。区公所也就从孙家溝搬到了平川的保岱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首先發起了反汉奸惡霸的斗争，展开了清算复仇运动。咱們這一帶的第一場斗争，是从下洪寺羣众斗争汉奸地主、伪村長李敬明开始的。这次斗争获胜后，馬上轟动了全区，也轟动了护路灣。几个村干部立刻想到了閻來順，就跑到区里請求領導，当时，区委决定由組織委員唐士倫去領導斗争閻來順。

第二天，唐士倫来到了护路灣。村干部們將街西閻來順当汉奸貪污的情况，向老唐作了詳細的彙報。接着，老唐傳達了上級党委的決定。当时，像閻來順这样的伪甲長，給敌人办事，而又不得不应付一下我們的人，根据党的政策，对他在敌偽时期依仗敵人势力所刮的地皮，是要进行“算帳”的。村干部們听说，好不高兴，个个都說，还是党英明，这回可要解恨了，說着，坐在炕上的都蹲起来了。几个村干部像亲临大陣一样，說：“这回可得跟閻來順好好算算帳！”老唐在一旁不紧不慢地說道：“不要急！面对的阶级斗争，在护路灣还是第一次。通过这次斗争，不仅使老乡在經濟上得到利益，更主要的是提高老乡的阶级觉悟，在政治上鍛煉一下，所以咱們还得練練兵。”大家一听，不能馬上就斗，心中虽然焦急，也只好捺着。但想到“練兵”，倒也新鮮。

正式算帳的头一天，在老唐和村干部的領導下，开了个預備会。人們擺开陣勢，像当着閻來順的面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就斗起来了。这会开的挺好，提的都是有証有據的眞事，那閻來順就是再会說，他也賴不掉。閻久富、閻万貴几个村干部一看，

心中也着实欢喜。已是半夜时分，人們还是你提一条，我提一条，提个没完。閻久富說：“行！明天咱們穷哥們就給他翻翻老帳！”

第二天晚上，人們很早就來到閻哲的院子里。先走进屋的，不是坐在炕里边，就是蹲在門背后；那后进来的，也都揀着背人地方坐着。閻久富、閻万貴等一些村干部們，却不理会这些，吃过飯，老早就來了。哪亮堂，坐在哪。人們都靜悄悄地抽着烟，等着閻來順。村干部們早就派人到台东找閻來順去了。

不大一会，門开了，閻來順像只狗一样，先把鼻子探进来，然后用兩只三角眼把屋里的人打量一下，剛想往回縮，看看几个村干部都在，只好佯裝很鎮靜的样子走进来。他身后閃过来一个獐头鼠目的后生，歪戴帽子斜瞪眼。这不是別人，是給閻來順壯胆的閻富寬。閻富寬是閻來順的亲兒，不光是長相像，就连他那一肚子坏心眼，都跟他爷老子一模一样。閻來順进得屋子，冲每个人都点头，什么二哥二伯的，叫个不停。閻富寬那小子开头裝出滿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他进屋一看，咱們区干部老唐也在，马上就洩了气，悄声跟他爹說：“这还有西山八路哩！”閻來順馬上对老唐深深地鞠了一躬，說：“同志，吃啦吧！”唐士倫根本就沒理他，馬上轉过头，对閻久富、閻万貴等村干部說：“咱們开会吧！”老唐先說：“咱們今天开的是‘算帳’会，主要是算算甲長的帳，看看他的帳是不是清楚？大家說說吧！”

抽烟的人，噴得滿屋子都是烟。光听人們大口抽烟的“巴达巴达”声，就是沒有人發言。有的人是还有些怕閻來順父子，惹了人家，还得了；有人是不好意思，一个村的人，又是过去的事，吃亏就算自己敗兴好了；有人想等別人發言之后，自己再發；也有人是来看看……。那閻久富、閻万貴却越看越懵，今天这是咋

的啦！閻久富急得扭过头，看看老唐，唐士倫心中有數，知道這是羣眾第一次與地主面對面的鬥爭，开头有些人不發言，總是難免的。閻萬貴見老唐還不說什麼，就再也憋不住了，猛地抬起身，蹲了起來，對閻來順說：“咱們就算算甲長的帳吧！”閻來順這半天就一直在盤算，他剛進來時還有些害怕，後來一看大家都還不發言，心裡的疙瘩就小了些。他偷着看了看西山來的八路，唐士倫的臉上也沒露出什麼，膽子更大了起來，何況就閻萬貴一個人說話。他想自己一硬，就能把閻萬貴壓下去，把閻萬貴一壓下去，就好辦了。想罷，便抬起头來，問閻萬貴道：“算哪個甲長，是新的還是舊的？”新的，指的是咱們村干部。大家誰也不發言，閻萬貴就有点氣，如今看他还硬了起來，這氣就更大了，便喊道，“就是你的帳！”閻來順硬裝糊塗，反問：“什麼帳？”閻萬貴說：“你給鬼子辦事的帳！”唐士倫接過來說：“什麼帳都算！”這時，有那正抽煙的，把煙鍋也弄熄了；那坐在人背後的，也蹲起來了。你一言，我一語，會場開始活躍起來。唐士倫一見羣眾動了，便馬上提議派人去閻來順家把帳取來。上來幾個後生，連說幾聲“走！”羣眾又一哄哄，閻來順的威風馬上就砸了下來。就是那閻富寬也軟了，只好乖乖地跟着幾個後生回家去取帳。唐士倫又趁機給羣眾打打氣。等把閻氏父子押回來時，人們一見到那一本一本的厚帳，就想起了那些“捐”，那些“費”，還有什麼“慰問金”，會場立刻就不一樣了。閻萬貴頭一個喊道：“唸，唸一條，咱們查一條！”幾個讀字的後生抱着帳，逐條逐條地唸，唸到一條，人們就追一條，然後旁邊的人就把它記下來。每唸一條，查出一條，那閻來順就把頭低下一寸，最後，他的腦袋都快挨到地面了。別看他表面裝出這個熊樣，心中可在罵着共產黨，他最恨的就是台西這伙子窮人，尤其是閻久富、閻萬貴等人。

算了一夜，一共算出了六十来石粮。算完后，就把閻來順和閻富寬押了起来。这是护路湾村的第一次胜利。

第二天，人們正在議論着昨晚的初勝，忽然發現閻來順和閻富寬父子踰牆逃跑了。过几天，人們傳說，閻來順跑到鴉兒澗，閻富寬跑到北平（北京）去了。

收 總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开始了进攻。

护路湾的戏台这回可真把护路湾分成兩個村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老乡就說“台西是八路，台东是特务”，這話果然不差。这回，因为国民党的进攻，台西和台东的斗争又猛烈地展开了。咱还是先从台西說起。

这时，区委把閻久富、閻万貴、楊生林、楊生、閻玉昌、閻登云等人找来，对他们說：“护路湾是咱们的咽喉，一定要把它卡住。同时，要从窑子头村为扎脚前进的第一塊垫脚石。出山口，首先掌握保岱陈德全的情况，还要掌握整个桑干河南岸的情况。情报的来源有兩方面：一是和川里的村干部接上卡；一是通过亲友关系。在政策上，本村斗争閻來順的果实，不能失去一分，好把穷哥們團結住；对閻來順、閻富寬等敌人，要狠狠打击；同时，要把可能爭取的力量都爭取过来。还要大力宣傳各解放区戰場的胜利。”并且發給他們七支“老套皮”和“湖北造”鋼槍。他們接受任务之后，每天都在山前山后活动，有时也回到村里，还配合八区区小队出击过。

国民党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进的涿鹿城。过了桑干河，就把河南的主要据点扎在高堡了，往南走到保岱、窑子头，听

說护路湾有八路，就不敢再往山里走了。凡是駐有国民党的村子，几乎都修有崗樓。一进村子，乱嘈嘈的。尤其是夜晚，这里一堆火，那里一堆火，时时傳来一声枪响，接着就是一陣狗叫。路上很少有人，就连村里，除了几个穿黃軍衣的国民党兵之外，也輕易見不到几个老乡。沒有事，出来做什么呢！人人还有張“良民証”，上边貼着照片，走到哪里都得檢查。凡是当过村干部的“良民証”，还把鋼印打在他照片的眼眉上。人們虽然不出家門，心里的怒火却再也抑不住了。

閻來順認為报仇的时机来到，就投靠了国民党。閻富寬也从北平（北京）赶了回来，戴上国民党的軍帽，招兵买馬，和另一个特务全宪考混在一起，还設了伪大乡，成立了还乡团。閻來順父子以为这回可以“还乡”了，可以像日本人在时那样神气，整天吃炸糕，換着名目向老乡要捐討稅了。但是，他不敢回护路湾，却把家搬到密子头。有时也帶着国民党兵窜进溝里，到护路湾报复一下。

閻來順虽然到护路湾来蹊蹠了几次，想抓村干部，可一次沒遇到。还没等他們来，閻久富、閻万貴等同志早就轉到山上去 了。閻來順他們只能白天来，天一黑，就不敢在护路湾了。

一天，閻久富、閻万貴等同志回到村里，把台东的地主富农找来开会，要他們保証村干部家屬的安全。如果有什麼差錯，村干部回来就拿他們是間。那些地主、富农都怕咱，哪个敢不連声应承。一次，閻万貴等同志从护路湾村后坡下去，正赶上国民党在溪源村抓兵。他們“砰砰”放了兩枪，国民党以为山里的大队伍来了，吓得慌忙退走。解救下了溪源的一羣后生。从此，敌人以为护路湾一帶有共产党的大部队，更不敢輕易进溝了。

按下护路湾不提，單說离护路湾三里地有个叫做四頃梁的村子。閻久富的連襟王玉，就住在那里。

陽历四月十六这一天，王玉正在地里干活，忽見从桑干河对岸过来一伙人，越走越近，越近越清晰，把王玉吓得慌忙立起身来。来的原来是一羣蔣匪軍，約十几个人，还有武器呢！王玉剛想要走，不料那为首的蔣軍早已瞧見他，連声喊道：“老乡！”王玉再想逃跑，已經來不及了，只好迎上前去。后边那十几个人，也跟了上来。王玉細細打量了一下，他們一共是十四个人，一挺輕机枪，八支步枪，这为首的“官”像个排長。这排長問道：“老乡，你知道这里有八路軍么？”听他口气，倒是滿客气，究竟是什么意思，王玉还是猜不到。他只好答道：“八路？那可是說有就有，說沒就沒。”那軍官一听，便接着問道：“在哪？”老王指着周圍的山說：“这小五台山一帶都有。”軍官又追問：“有多少？”王玉答道：“有几千！”軍官听罢，蹲了下來，掏出一支紙烟遞給王玉，說道：“不瞞你說，我們是在宣化看洋橋的。弟兄們都想家，我們把队伍拉了出来，想找八路軍，开个路条，放我們回家。麻煩你，能不能領我們找到八路？”王玉思索了一下，不知他們是真是假，就說：“我怎知道八路軍在哪里？”軍官急着說：“你帮个忙吧！后边还有大队伍追我們呢！昨天在黃陽山打了一仗，我們有个弟兄还掛了花。”王玉抬头一看，那个机枪手的鼻子上果然有伤，便道：“你們寫張降表，我帶去試試！”那軍官當下將降書寫了，交給王玉。老王揣好，和軍官一前一后，那十三个兵荷着枪，尾隨着，直奔护路湾去。走到护路湾后梁下，王玉停下，說道：“你們要有誠意，最好把輕机枪交給我，給你們送去。”軍官沉吟了一下道：“不成！我們还想用它來請賞呢！聽說八路軍的俘虜政策中有一條，立功有賞。咱們弟兄回家沒路費，全指着这几支枪呢！”王玉見他

不肯，只好一个人带着降書，上了山梁，进了护路湾。

这时，区委王純同志剛离开护路湾村，他早就得到了情报，說是四傾梁那边来了一伙国民党军队，只是不知道是流窜过来的一股，还是大部队的先头，所以，把任务布置給护路湾的干部，要他們偵察之后，就轉到李家梁去了。閻久富等人正在研究区委給的任务，忽有人說王玉来了。王玉見了閻久富，將国民党军队寫來的降書交上，并把这伙子蔣軍要投降的事，一五一十說了。閻久富、閻万貴等同志當下商量一下，恐怕有詐，便叫楊生同志写了封回信，由王玉帶回。信上說，要是真投降，就要繳槍。一方面，閻久富亲自和区小队的許寬同志前去受降。恰好有个外号叫做“四濱杆”的“自由兵”在这里，也跟去了。另一方面，閻万貴帶領同志們在村中摆好陣勢，以防敌人假投降。为了显示出护路湾有千軍万馬的样子，閻久富和閻万貴还在各个山头上插了很多紅旗。

全村的老乡听说来了国民党军队，也弄不清是怎回事，跑的跑，躲的躲，也有那跑不及躲不开的，就赶紧藏东西。就连那街上的鷄，也东飞一下，西叫一声，鬧得滿村乱糟糟。

閻久富、許寬、“四濱桿”和王玉繞过后山，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几个穿黃軍裝的人，正在那里徘徊。閻久富看罢，隱在一边，喊道：“投降的，先派人把武器送上来！”不大一会儿，兩個国民党兵扛着八支步枪，一挺輕机枪，还有几箱子彈，走了上来。閻久富先叫同来的人把武器送回村，等后边十几个蔣軍上来，就押着他們走向护路湾来了。

村里的人，見扛回来了一堆步枪，还有机关枪，早忘了国民党军队的可怕。跑了的，也回來了，躲起来的，也出来了，正藏东西的，东西還沒放好，都挤到門前看熱鬧。閻万貴把輕机枪支在一

房上，虽然不会放，裝的可挺像。別的同志，一人揹着支敌人繳來的步槍，站在門口，好不威風。有人开玩笑，問閻萬貴說：“老二，你会使輕機槍么？”閻萬貴蹲在房上，擺擺手，很严肃地說：“躲开，小心流彈！”別人看那副認真的样子，还以为他真是个頂呱呱的机枪射手哩！

投誠的国民党兵走进院子，就把身上的刺刀、皮帶扔到地上，表示投降。这时，閻萬貴才从房上下来，門外的也走了进来，山坡上把着地道口的也趕下山来。大家热情地招呼他們。閻萬貴說：“弟兄們在国民党那边受苦啦！咱也沒啥招待的，先喝碗热水吧！”說着把他們讓到屋裡，上了暖炕，派人燒了兩大鍋开水。“四濱桿”还买來兩条鳳凰牌的烟卷。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軍的大队伍果然追上来了。

說來也巧，恰恰又赶上王玉在地里干活。王玉看看从河北長驅來了一百多人，从另一方面也來一百多人。見勢不妙，剛想脫身，不知从哪里跑上来几个兵，已經到了身边。兩個国民党兵手持步槍立在王玉身后，明晃晃的刺刀在老王眼前一邊一把。一个当官的問道：“昨天有一伙當兵的，你看到了么？”王玉說：“看到了，他們還在這裡抽了烟，喝了水。”那個当官的大感兴趣，兩道摺在一起的濃眉立刻松了开来，又問道：“到哪去啦？”老王說：“到八路那边去了。”另一个当官的問：“八路在哪？”王玉說：“這一帶都有。在哪，可不知道，說有就有，說沒就沒。”大黑眉毛問：“有多少？”老王答：“可多了！总有几千吧！”后邊那個当官的听说昨天那伙人在这里喝了水，抽了烟，便說道：“咱也累了，也找点水喝，抽口烟吧！”濃眉的官也問：“有水么？”老王一听暗中高兴，忙說：“有，有，我家有水有烟。”說着，老王把他們引到了自己家。又弄水又买烟，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們拖住，水喝足了，烟

也抽足了，他們听说这里的八路是“說有就有，說沒就沒”，而且有好几千，就只到护路湾轉了一圈，沒敢往里走。等他們到护路湾时，我們的干部早就把投誠的蔣軍送到季家梁去了。把他們和机枪交給了区委。区委給护路湾留下了兩支步枪和几箱子彈。

蔣匪軍到护路湾，連个屁也沒找到。回到四傾梁，可大大威風了一下，把四傾梁搶了个光。連小孩的尿布都搶走了。

从此，护路湾的名声更大了。人們越傳越神地說：“护路湾有七个穿白茬羊皮襖的八路，一人兩支‘盒子槍’，收了好几百中央軍！”也有人說：“护路湾的八路軍可多了，还有机关槍哩！”

活 捉

自从护路湾的干部收編了国民党军队之后，名声大了，国民党就調來正規部队，开进山里。閻久富、閻万貴等七位同志，根据区委的指示，改变了活动方式。他們在村里挖了一条地道，并在村子周圍的山上，找了几个窖洞。敌人来了，就上山；敌人走了就回村。有时在这，有时在那，給他来个神出鬼沒。

單說這一天，恰是农历除夕，大家坐在洞里聊天。正說得兴起，忽然来了几位客人。年三十晚，見到了亲人，格外欢喜。你道來的是誰？不是別人，原来是閻万貴的三弟閻万榮，他帶領三個偵察員，从山上来。那万榮自从到西山找老高当八路，先是在北山支队當情報員，日本投降后，又當上了六分区侦察排的三班長。这万榮勇敢机智，混身是胆，再加上土生土長，对这一帶的情况熟悉，所以經常出入敌区侦察。进了山洞，見了万貴哥哥，也是非常高兴。彼此談了些山上山下的情况。談來說去，不免又談到了閻來順。談到这老賊，个个咬牙切齒。閻久富道：

“有朝一日，我們捉到他……”閻万荣忙把話搶过来，說：“今晚，我就去把他抓來。”接着，又說：“今天是大年三十，閻來順老賊一定在家，咱們到窩子頭摸他去！”大家一聽，能把閻來順干掉，自然是好，又怕万荣一人勢孤。和万荣同來的王存章、王延存說：“要去，咱們四個一塊去。”

商議妥當，又談了一陣，單等半夜時分，閻万荣帶領偵察班的三個同志，離開山洞，直奔窩子頭去了。

閻万荣等人到了窩子頭，老乡門剛剛迎過財神，還沒有全睡。村里响起稀疏的几聲爆竹；從保岱還傳來幾聲槍響，不知是哪個該死的蔣匪軍在放槍玩呀，還是又有誰遭到了不幸呢！他們走到村中的官井那裡，正好遇到一個孩子。閻万荣看了看，估計可能是到他爺爺或奶奶家去拜年的。便走上前去，問道：“我是給我老姑爺拜年來的。你知道護路灣的閻來順住在哪嗎？”那孩子一听是找閻來順的，把万荣上下打量了一下，沒好氣地一指：“就在那裡！”然後一溜煙就走了。万荣等順着他所指的方向走去。他們走得雖輕，仍然驚動了幾只狗，汪汪地叫了起來。隨着狗叫，從保岱又傳來一陣機槍聲。接着，有几家的燈，本來還亮堂堂的，大概以為國民黨兵又來了，刷地都熄了。整個窩子頭，只剩下了一個院子，還是燈火通明。這就是閻來順家。他們就是國民黨，當然不會怕“中央軍”了。閻万荣看看四下無人，一手提着手槍，上前便叩門。閻來順剛剛喝過酒，吃了餃子，正和兒子談心。聽到有人叩門，因為閻富寬女人正在做月子，不能下地，老賊父子只好親自來開。

院里靜悄悄，沒有月亮，滿天星斗。閻來順在前，閻富寬在後，大搖大擺地從正房走出來。閻來順下身穿條軍棉褲，上身穿件衛生衣，散披着小皮襖，嘴里還叼着半截烟卷。走到門道，

問：“誰呀！”閻万榮應了聲“我”。閻來順喝得有些昏頭昏腦，誤以為是駐在保岱的王連長，連忙把門打開。一邊開門，還一邊對門外說：“這麼晚了，來干什么？”待他把門打開，閻万榮說：“給你拜年來了。”語聲未落，他一看是閻万榮，吓得慌忙又把門關上。

閻万榮在外邊，向門里“砰”地放了一槍，正好打在老賊的手腕上。鮮血流出，疼得老賊“哎呀”一聲，撒腿便跑，身上披的皮襖早就扔在地上，人跑進了賊窩。那閻富寬畢竟比老子聰明些，沒有回屋，跑進廁所，跳到大糞缸里。這時，他也顧不得臭味，蹲在那裡混身打顫。接着，閻万榮等人，嗖嗖嗖，跳入院中。那老賊早將燈熄掉，房門已緊，想找手槍，不知放到哪裡去了，想點燈尋找，又不敢。正在東忙西躲，閻万榮已到窗下，喊了聲“老賊”，又是一槍。閻來順躲在炕下，掀起地下的磚，向外便擲。閻万榮見里邊不應，又見從窗中飛出磚頭，料定老賊躲在炕下。槍既打不着，又恐中他的暗算，便縱身跳上房頂。三下五下，在房頂上扒了个大洞。那老賊還跪在地上的拼命起磚，一抬頭，忽見閻万榮從天上飛了下來。閻來順跪在地下，一來是怕，二來是流血過多，又掀了這半天磚，早就癱在那裡了。閻万榮走上前去，將他活活捉住。老賊苦苦哀求道：“老三，咱們好歹都姓一個閻，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你要什麼，就拿吧！”萬榮道：“要你的命！”說完，用繩將他捆起。四人趁天不亮，牽他走出了窩子頭。

過了護路灣，順着沙河，向西山走去。不到孫家溝，有道沙河，是通往千兒嶺、馬牙水、屈莊的山溝。閻來順先以為能把他押到孫家溝，誰知不到孫家溝，順着西山溝下去了。看看天色已亮，那老賊總是落在後邊。走到南黃崖頭村，老賊就軟在地，一步也不能走了。閻万榮用腳踢了他幾下，問道：“閻來順，你想不到有今天吧！”閻來順翻了翻白眼，想說什麼，可惜舌头硬了；

哪里还能說得出。閻万荣看他不能活了，便將他丢下，四人揚長而去。过了一阵子，閻来順甦醒过来，坐在那里，忽听走远的那四个人一边走还一边唱着山西梆子。老贼算了算，这南黃崖头和屈庄，都是共产党的地方，外边的孙家溝，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地方，但是村子大些，地主多，国民党也常去，还保險些。他强撐起来，一个人向前爬。等他爬到孙家溝村外的河边，就再也爬不动了。

万恶的閻来順，就在这小河边，見了閻王。

当天，閻来順被活捉，死在孙家溝的消息就傳到了护路湾。七个村干部自然高兴，就是那全村老少，也無不拍手欢喜。

堅 持

顺着把护路湾分成台东台西的那条溝往北走，能通向兩座山。一座是小五台，另一座就是笔架山。

笔架山是桑干河南一座有名的山，它的山峰从远处看就像大笔架一样。北面，山脚矗立在一瀉千里的桑干河里，隔河和黃陽山臉对臉，东面，和小五台肩靠肩；南面、西面也都連着一座又一座的大山。笔架山下桃行如麻，山溝也多得数不清。山脚下和山坡上有不少小村子，哪个村子也都有咱們共产党的干部。区委和区小队，也常常在这一帶轉。所以护路湾一有敌情，人們就可以往笔架山上跑。

自从收了“中央軍”的降兵，又把閻来順收拾了，护路湾的名声可就越来越大了。有人傳說护路湾一帶住着一兩千八路軍大部队，区委会也安在护路湾；有人傳說护路湾有七个穿白茬皮襖的八路，一人一把盒子枪，神出鬼沒，無所不能。活活把护路湾这个道口給卡死了。这时，除了原来那七个村干部之外，閻长春

也跟上了他們。

扎在保岱的蔣匪軍、還鄉團，簡直把這七個人看做眼中釘、喉中刺。閻富寬從茅坑逃出一條狗命，眼看親爹被殺，更是仇上加仇。

敵人摸不清護路灣到底有多少八路軍，就加強力量，想先把護路灣的村干部抓住，切斷咱們區委會在這一帶活動的基地。於是就發起了攻勢，還放出風去說，誰要抓住護路灣的一個村干部有重賞，要把七個一網打盡，就能當上大官。接着，“中央軍”、還鄉團、特務隊就一伙又一伙地輪流到護路灣去“剿共”。

“他們本來想去抓人，可他上哪兒抓去呵！只要他們一動身，護路灣就知道了。要是來得人少，閻久富等便上半道山頭上去截，能把敵人打跑就回村，要打不跑，馬上就轉移；要是聽說敵人來得多，干脆連照面也不打，就往筆架山里去了。就連那些靠近黨的羣眾，也跟着干部們跑山，等敵人一進村，台西就剩不下几戶人家了。”

閻富寬等一伙特務隊，明明知道人都在山里，可是一個也抓不着。有時候，半夜三更的聽說干部下山回家吃莜面來了，可等他帶人朴到台西去，却連一個人影也找不着。只有剩下的莜面湯倒還冒着熱氣。他也就只好罵兩句敗興回台東去了。人，抓不着，村子可就遭災了。見糧搶糧，見草拉草，實在找不到什麼，就把干部家的鍋碗瓢盆，水缸鹽罐給你砸個粉碎，還往咸菜缸里撒一泡尿。老百姓的鷄呀，羊呀，吃的穿的用的，沒一樣不遭搶。他們就好像要把護路灣從地皮上剷掉似的那麼兇，比西山的土匪還坏一百倍，什麼不是人干的事，他們都干得出來。

閻富寬一心為他那賊爹報仇，在每一次洗村的時候，總先收拾咱這幾個干部的家。

閻久富一家当然是重点了。要不是他跟上共产党，领着一伙穷小子鬧騰起来，台东閻家怎么也不会闹得家破人亡哪！閻万貴一家也不用說。老二当干部，老三当八路；亲手打死了閻來順，这不是大仇嗎？还有那个閻長春一家，叔叔哥哥当了八路还不算，他才十七岁就跟上村干部当上武工队长了……反正台西一带沒有閻富寬順眼的人，就连那十来岁的小娃娃，身上好像也有几分八路气。匪軍、还乡团不来便罢，来了就要把这几家洗个一干二净。閻長春家里的飯鍋、水缸被砸了二十来口，閻万貴家的房被燒了兩回。

从夏到秋，一連好几个月，护路湾就沒断了遭难。敌人越凶，老乡們对他们的仇恨也就越大；越恨他，就越觉着共产党好。村干部們一看敌人越来越瘋狂，为了不讓羣众受大害，就組織全村老老少少，把凡是能藏的东西都坚壁起来，一顆糧食也不給敌人留。大家还偷着挖了一条地道，从村里一直通到村边的場园，又能走人，又好藏东西。以后碰到敌人再来；上山之前運飯鍋、飯碗都帶走，給敌人剩下的就光有破炕席和風箱了。

躲是軟办法，有时还要动硬的，看准了就打它一場。区委書記王純在的时候，常給他們道敘打游击的經驗，真假虛实，来来去去，跑跑打打，什么办法都用，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得把敌人攬得不安生。这阵子敌人虽然很瘋狂，可也挡不住这七个白茬皮襖和他們耍鬼。

有一天治安队一伙人不知从哪兒搶来不少粮食，回去的时候剛走到护路湾的大沙河，忽然間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敌人当碰上八路軍大队伍了，吓得乱放了几枪撒腿就跑。这些家伙像喪家之犬一样，哪还顧得上旁的，把搶的东西扔得滿地。閻久富、閻万貴、閻長春几个人跑下山来，吃吃大笑，異口同声說：“这

回可把狗日的吓了个难看。”原来这是閻久富他們探听到消息之后，几个人分头藏在四面，等敌人一到，大伙这打一枪，那打一枪，打一枪換一个地方，活活把好几十个治安队給吓跑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們忽然接到下边 治安队 送上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武工隊長收”。閻長春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护路湾八路各位官長弟兄：

上次我們治安队征的粮，被你們弟兄截了。咱們都是扛槍吃地面的，有飯得大家吃，日后兄弟还要到护路湾一帶征粮草，請各位多帮忙。

孙全智謹啓

原来，孙全智就是从前那个土匪头。鬼子来了，他当汉奸，国民党来了，他又弄上个隊長，其实还不过是个官土匪。閻長春把他的来信一唸，大伙笑得前仰后合。閻久富說：“哈哈，隊長也看上咱們了。”閻万貴也說：“这小子真不要臉，得教訓教訓他。”閻長春想了想說：“咱們得答复一下呀，隊長來信了嘛！”几个人都說：“可不，这可得好好答复答复。”說着就你一言我一語的編起信的詞來了。閻長春找到一个鉛笔头，就按大伙的意思写了回信。

这信簡單的很，信上說：

我們这里粮草有的是，你們想要，就得帶家伙來搶，搶去是你的，搶不去是我們的。別無二話。

信捎走不多日子，就听说孙全智果然帶着人馬开到窑子头，几个人一合计，还得用計吓唬一下敌人。閻長春想了想，把腿一拍說，“我去就行。”过一会，他把叔叔从张家口捎来的日本軍官的黃軍衣穿上，弄一把假盒子擰上，跑到离窑子头很近的山头

上，大模大样地往下了覽。孙全智正往前走，一看山头站着一个当官的，样子滿不在乎，还直回头和下边人說話，手也比比划划的。一想，“哎呀，怪不得回信这么硬，来了大部队啦，八路軍可不好惹，还是回去吧！”然后便帶領人馬退回去了。閻長春本来想打兩枪再吓吓孙全智，又怕惹了禍，拍拍身上的土就回去了。回去一說，把大伙差点笑死。

就这样，上上下下，出出进进，打打跑跑，連扰帶吓唬，把敌人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連鬧了好几个月，一直到大秋以后。

別看区委会暫时不在这兒，可区委的指示扎在了每个人心上，閻久富、閻万寶一伙人在一塊常說：只要有咱們一口气在，护路灣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烏　　云

咱们这塞北地帶，冬天來得特別早，山区里比平川上冷得更早。到陽曆十一月几，护路灣方圓左近就下过兩場雪了。

地里的庄稼沒了，树也干了，这地方就显得又黃又禿，站到山梁上，一眼望得老远老远。打游击的人，都不大喜愛冬天，天冷倒好說，沒有遮头挡头，活動起來不方便，可太敗興了。

且說这一九四七年的冬天，敌人为了牽制我軍在平津綫上的进攻，又在察南地区調兵遣將，張牙舞爪，似乎要进犯涞水和清源，其实，不过是佯攻的虛勢罢了。这时，涿鹿来了暫三軍的兩個师。矾山、臥佛寺駐了一个师，涿鹿城安了兩個团，而且在咱这八区的心臟——保岱村，也駐了一个团。从保岱派出一个营伸进西山，駐在刘家溝。每日价，挖工事，架电线，沿山駐扎，

进山搜索。那些地主、汉奸、还乡团们，借着国民党军主力的威武，又回到本地干起坏事来。护路湾的下边，保岱是敌人的据点，上边孙家溝，如今也駐上了匪軍，护路湾成了他們必經之地。敌人企圖捉到这七个穿着白茬皮襖的八路，好拔掉眼中之釘。那閻富寬、閻富庆也領着一伙特务回到护路湾住下。閻久富等被逼得不敢在村里落脚，吃在山上，睡在山上，白天黑夜都得在山上轉。

賊兵好像要在护路湾安家立業似的，埋电綫桿，拉电綫，按電話。閻富寬、閻富庆成了管事人，挎着枪到处抖威風，每天每夜大吃大喝。村里的老百姓誰也不敢串門走亲，沒事誰也不敢在街上走走，人心里像压了一塊大石头，悶得出不来气。

閻久富一行七人，虽然跑到山里去，村里的情况还是挺熟。貧农刘元，閻万貴的大哥閻万富，閻登云的兄弟閻登雨，閻玉江的娘，都常常偷偷摸摸上山，速送吃喝帶送信。所以，山下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时，閻富寬、閻富庆又要了一个鬼，見人就說：“我閻家兄弟不記前仇，中央軍也看得起几个村干部。只要閻久富一伙人下来投降，保他全家性命。爱为民为民，爱当官当官，屈待不了。”这信傳到山上去以后，把大伙的鼻子都要气歪了。閻久富打趣說：“吓，咱們这几个白茬皮襖倒值錢了，又悬賞、又封官，可真不賴呀！”閻万貴說：“讓他等着吧，咱死也死在这邊；到陰曹地府也要和他干到底。”几个人誰也沒理敌人这套政治把戏。

閻富寬、閻富庆一看政治攻势沒結果，就又訂了一条毒計。一天后晌，閻富寬帶着人走了，說回窑子头去几天，村里人看他們走了，不少人就偷偷下山回家看看，不料想中了賊子詭計。閻富寬半夜偷偷回来，一下子就把閻登云、閻登雨、閻玉江他娘、閻

久富的女人、楊生林的女人、劉元等等八個人抓住了。

這八個人除了閻登雲是個干部，旁的人不是家屬就是近親，只有劉元一個是經常給干部通風報信、送吃送喝的，和干部不沾親，不帶故。閻富慶、閻富寬把這几个人帶到靠山溝的一間窯洞，把閻玉江娘和閻久富女人吊在一起，把閻登雲吊在另一個地方。閻富寬瞪起一双狗眼，指着閻玉江娘和閻久富女人問道：“閻久富他們在哪兒，快說出來。今個你犯到我們手了，要不交出八路，我剝了你們的皮！”閻老太太雖然長这么大也沒碰見過這種事，可她心眼里明白，萬萬不能讓玉江和久富他們落到賊子手里，她就假裝害怕地說：“我五十多歲的人了，孩們成年八輩在外頭跑，我可哪知道他們在哪兒呀！”話還沒說完，閻富慶就打了老太太一個耳光，罵道：“少給爺裝糊塗，誰不知你們家是八路窩？”然後就從腰上解下皮帶，指着閻久富女人的鼻子尖問：“你那八路男人在哪兒？快說！”這婦女早把心橫定了，只說了聲，“我們女人家啥事也不知道。”兩個賊子看審問沒希望，就掄皮帶、皮鞭，沖這兩個婦女，劈頭蓋臉打下去。一陣毒打，把她倆打得死去活來，再問話還是“不知道”。賊子們氣得不知怎麼好，就破口罵道：“八路的娘們也是沒好貨，都是賊骨頭，等爺歇一會再收拾你們。”然後就去拷問閻登雲，讓閻登雲說出他叔叔閻久富在哪兒，閻登雲也說不知道，打了一陣就把這八個人帶到四墳梁去了。

到四墳梁已經是后半夜了。賊子把劉元、閻登雲、閻玉江娘、閻久富女人一人吊在一個地方，誰也見不着誰，然後分別拷問。兩個賊子帶着幾個人先走到劉元跟前，拿一根比大拇指還粗的套繩往地上一扔，對劉元說：“全護路灣的老百姓就是你靠八路！閻久富一伙干部的行動你准知道，說出來放你回去，還有獎，

要是不說，你看見繩子沒有，我要活活勒死你！”劉元扫了繩子一眼，面不改色地說：“我是个窮庄戶，閻久富、閻萬貴和我一無亲二無故，我怎么知道人家的動靜？”閻富寬把他的母狗眼一翻，舉手就打了一陣。劉元咬着牙，閉着眼一聲也沒吭。兩個賊子一看這漢子硬得很，便從地下拾起套繩，挽一個扣套在劉元脖子上，一人拉着一头，把繩扣拉得緊靠脖子。惡狠狠地問劉元是願意死還是願意活？劉元從被抓來的時候就想好了。他想：“自個雖然不是黨員，也不是干部，可總是靠共產黨領導翻身的窮人，和地主、特務是死對頭，哪怕自己死了，也不能讓一伙干部遭災呀！他們活着能干大事，我一個人死活算個啥？”他有了這個想法，就啥也不怕了。雖然繩扣緊勒着脖子，兩個賊子只要一使勁，就會被活活勒死。但他還是面不改色地說：“我不知道！”兩個賊子又把繩子緊了一下，劉元還是沒吭聲。閻富寬一看沒指望了，就放下繩頭說：“再放你活幾分鐘，要是不招出來，就勒死你！”說罷就去收拾閻登云。這回更凶，兩個狗軍抬一把鋤刀放在閻登云跟前，賊子向閻登云問道：“看見沒有？你要招出你叔叔他們在哪兒還罷了，要不說，我就鋤掉你的腦袋！”閻登云一听要挨鋤刀，吓得魂飛魄散，滿臉流汗，渾身發抖，只得哀求着說：“我真不知道呀，饒了我罢！”閻富寬一看閻登云害怕了，知道有門，就更大吼一声，叫兩個兵把閻登云按在鋤刀口上，用腳踩着閻登云的脖子大声問道：“說不說？不招就開鋤！”閻登云這下子連魂都沒了。這人平時雖然也跟着他叔叔和閻萬貴一伙人打游击，可他覺悟不高，又好耍性子，不听命令，所以如今被敵人抓住了，眼看要在鋤刀下做鬼，一害怕就變了節，趕忙說：“別！別！我……招就是了。”賊子一听喜出望外，忙問：“在哪兒？”閻登云說：“我叔叔他們跑哪兒去了，我真不知道，我知道他埋槍的地

方。”賊子一想弄到槍也是好的，就派人押着他起槍去了。過一陣，果然起出來一支槍，還有一些文件，就叫人把閻登云押在一旁，怒氣沖沖來到閻玉江娘和閻久富女人面前。一進門，不由分說，舉手就打，叫罵道：“閻登云招了，你們招不招？”兩個婦女還是一口咬定“俺們不知道”。閻富寬、閻富慶這兩個賊子，簡直恨死了這兩個女人的硬勁，拿起煤剷子放到火爐里燒了一陣，先朝老太太腦門上烙，疼得老太太大叫一声就昏了過去；然后又向閻久富女人的肩頭和乳房烙去。這小房子簡直變成地獄的刑房。……賊子把兩個人折磨得死一陣活一陣，衣服全被撕碎，滿臉滿身流血。可這兩位婦女，自始至終沒在敵人的酷刑面前示弱，任你拿出十八層地獄的刑法，也咬緊了牙關，不說一句軟話，保護了咱們的干部，使兩個凶惡的賊子毫無办法。

賊子們以為靠毒刑就能得到一切，可他們想錯了。咱們這位革命的母亲，革命的妻子，革命的羣众，并沒有被烙、打、勒吓住，賊子也只好暫時罷手。

第二天，他們把閻久富女人的兄弟抓來，要他想法給閻久富送信去，問他們：“要人還是要槍？要人，就投降；要還堅持，就要把女人們拉到宣化去槍斃。”這后生萬般無奈，只好含淚進山，找了半天才找到閻久富，把下邊的情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抓走家里人的消息，山上人已經知道了。如今又聽說敵人對婦女大施毒手，一个个只氣得七竅冒火。有的說：“咱們下山跟賊子拚了罢！”可是人單勢孤，去還不是飛蛾投火嗎？“要人還是要槍？”這可真是一場尖銳的考驗。誰不疼自己的母親、妻子啊！他們彷彿看見了賊子們正在掄着鞭子抽打亲人，鐵齒下血痕累累……。閻久富眼里簡直要冒火，楊生牙咬的嘎叭嘎叭响，堂堂六條硬汉子，也禁不住哭起來了。

可是，“要人还是要枪？”……

閻久富知道這是考驗自己的重要關頭，把腳一跺，大聲說：“要槍！”閻萬貴幾個人向前抱住閻久富，流着淚說：“你作的對！咱們共產黨員就是死了也不能投降，國民黨，閻富寬他又欠下咱們一笔帳，這筆帳早晚他得還！”閻久富對大伙說：“別看區委眼下不在，黨的指示咱不能忘了。槍是黨發的，人也是黨的，活着就革命！”

“對！”大家一齊發出來的宏音，震動了山谷。

夜奔

過兩天，賊子們看村干部還是堅持，便把三個婦女押解到宣化大堡去。一路上，老太太和兩個婦女受盡痛苦折磨暫且不表，單說扎在護路灣的蔣匪軍，眼看干部還不下山，便把村子的條條道口都封鎖住，防備山上山下聯絡，然後就大搜筆架山。一羣蔣軍如臨大敵，擺開陣勢，像一把大木梳似的，要把筆架山從下到上，倒梳一遍，要把每一条山溝，每一個山洞都搜查一番。

頭兩天，閻久富等還摸不清敵人的規律，只好和敵人捉迷藏，你來東，我來西，你來西，我又去東，跑得很緊張，過幾天就看出了敵人是依靠人多勢眾，大白天咋咋唬唬，一到天黑就不敢上山了。打游击的人都有那麼一種心情，摸不清敵人活動規律時，先緊一陣，等一摸透敵人的脾氣，就自由自在了。別看生活很苦，有時候一天也吃不上一頓飯，可大伙誰也沒失掉信心。明看是敵人抓我們幹部，實際上倒是我們監視着敵人的一舉一動。

有一天太陽剛剛落山，他們幾個便從山洞出來，準備夜里摸回村去看看。幾個人剛走到北山梁，一拐灣面對面碰上幾個埋

电线杆的匪军，几个人谁也没带枪，硬碰是不行，只好转身就跑。几个匪军一看，嚇！正好是几个白茬皮袄一塊来了，连武器都没带，抄起家伙就追。眼看只离不几步远，可一拐弯就沒了，爬到高坡上一找又看見了，再追一段又找不着了；有时候看他們是东西南北四面乱跑，拐弯抹角又凑到一塊去了。追来追去，追到笔架山主峯下面的一条大溝里，只見一伙人一起跑进山溝，等他們也追进山溝，几个人踪影全無。一伙匪軍正在納悶，忽然發現靠溝里有一个黑咕窿咚的大山洞，洞口的風砂积雪上有乱七八糟的脚印，就知道村干部准是鑽进洞里去了。

这个洞名叫天桥，原来也是一条露天的山溝，后来頂上由于流水、結冰、积風砂，不知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篷頂。里边又大又深，几十人进去也裝得下。追兵明明知道人在洞里，却是十分为难。要进去吧，怕里头有枪，要不进去吧，眼睁睁是抓入的好机会。这几个家伙这陣子忽然讓讓起来，你讓我，我讓你。“你先进去。”“不，还是你先进去吧！”讓了好一陣，誰也不敢打头。最后往洞口扔了兩個手榴彈，叫喊了一陣，看看還沒动静，就决定回去搬兵。

他們走了一会，閻久富等就悄悄爬出来，赶忙轉出山溝，往山頂上爬去，等他們剛剛爬到山头，就見山下面吵吵嚷嚷，大队人馬打着灯籠火把搜查洞口去了。几个人坐在山崗上直看他們大失所望，罵罵咧咧地回去了以后，才笑嘻嘻地翻山到旁的村去落宿。

敌人本来以为村干部这回一定远走高飞了，所以兩天沒搜山。閻久富、閻万貴几个趁这机会又溜回来。在太陽似落非落的时候，他們来到护路湾村后的一个小土崖上，坐下抽烟，等黑天好往村里摸。常言道，站得高望得远，閻長春瞧見閻富庆女人正在

和一个埋电纜桿的中央軍比比划划往山上指，就对大伙說：“這驕貨不是指咱們吧？”不知誰搭上一句說：“說不定看上你了。”这一句把大伙逗得哄地大笑起來。正在這時，閻萬貴又看見一個姓董的羊倌正往山崗上爬，便對大伙說：“羊倌這小子上來干啥？”楊生說：“沒事，他要敢發壞，咱們用手也把他捏死了。”正說着，閻長春忽然發現羊倌身後跟着兩撥匪軍，眼看就要爬到跟前，只見羊倌往後一揮手，兩撥匪軍蜂湧而上，閻長春大喊一声：“敵人來了。”大伙翻身就跳下一丈多高的土崖，“中央軍”嘩嘩連放了好幾槍，閻萬貴覺得耳朵一熱，摔倒在地，閻長春拉起他來就跑。追兵們圍追了一陣，打了一通槍，可前面的人一轉眼就無影無踪，不知是上天還是入地了。

第二天，筆架山又開始了大搜索。

閻萬貴、閻久富、閻長春、楊生、楊生和等一大伙人，跑到溪源村住了一宿，然後又轉到北黃崖頭村。當時閻萬貴的娘正在這村，他們趁黑天摸進去，一問老太太才知道這村也有兩個諜報，連老太太也不敢久居此地。好在天黑了，外邊又正下着鵝毛大雪，特務早已睡下，老太太就給幾個人做飯吃。茶飯已畢，幾個人一商討，護路灣敵情太緊，眼下是回不去，此地也不能久停，成天价亂轉也干不出什么事來，不如到山里去找县委，請示一下以後的工作。可是，自从区委轉移以後，總也沒聯繫，誰也不知道县委到底在哪兒。商量一陣之後，便決定先到東千兒嶺去找找看。事不宜遲，說走就走。這時，閻登雲叛變之後，楊生林也病死了。但，閻長有却回來了。再加上閻長春，還是七個人。

半夜里，雪下得正緊，地上積了一尺多厚。搜山風把天上的雪刮得直打轉，把地面上的雪刮得直冒煙。真是白霧茫茫罩大地，狂風滾滾遮青天。閻萬貴含淚告別了老娘，和幾個人頂着風

雪朝千兒嶺走去。走一步，一个大深窩，过一陣，風雪又把脚窩填平了。

他們本想先到东千兒嶺找找木村閻廷会的大表哥，打听打听消息，找个吃饭的地方，不料想由于天黑找不准路，錯走到西千兒嶺了。到村边一看，知道錯了，由于不了解村里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去，由閻万貴和閻長有先溜进村里去打探。他俩打听到护路湾刘太貴女婿家，叫开了門，問这兒有八路軍沒有，回答說：“連个毛也沒見過。”他俩就轉身把大伙領來。碰巧刘太貴正在女婿家，他告訴大伙：“這兒不要緊，东千兒嶺有問題。”閻万貴一伸舌头說：“走錯了倒關好了。”刘太貴弄点糠給燒燒炕，又做了点小米飯。一人吃了几口以后就鶴叫兩遍了，几个人就动身上武家貞去。这时候，風雪都小一点了，四里路走了一会就到了村边。这地方狗还不少，看見人就亂咬一陣，他們找到一个墙矮的院子，跳了进去。叫開門一看，这家住着四个老汉。閻万貴告訴老汉說：“我們是村干部，找八路軍，不知他們轉到哪去了。”老汉半信半疑，推說不知道，讓他們上炕，給燒水喝。几个人正在歇着，听老汉們叨咕說：“昨个平方寺好像是有信。”几个人听到这消息，連水也顧不得喝，下炕就走。天亮了。雪也住了。几个人兴冲冲地奔平方寺而去，剛走到馬家溝，忽听得前面山头有人大喊：“站住！”一抬头就看見有兩支枪正对着他們。閻長春听声音有点耳熟，忙說：“我們是护路湾来的，可別打。”山梁上那人忙着飞也似地跑下来，邊說邊喊：“哎呀，長春，你們來啦！”大伙一看原来是区小队的人。哎呀，可找到亲人啦！几个人高兴得連話也顧不得說，只顧握手問候，不由得落下了淚。多少个月以来，这还是头一次看見自己人，每个人心里都有千言万語，想說，又不知从何說起。

他們在馬家溝住了兩天，把護路灣一帶的情況談了又談，區小隊的同志們听了真是又高兴又氣憤。

離開馬家溝，几个人又去到宣化的天橋灣，过了几天又去長嘴，半個月以後在南窪总算找到了縣里的人。縣武工部任部長更親熱，趕緊叫人做了油炸糕，慰勞這伙遠道而來的干部。管理員把僅剩下的一百二十斤糧票都交給閻久富、閻萬貴几人，讓他們先住些日子再說。

閻久富他們緊張慣了，找到了上級之後，哪能閑住下去，趕忙請示一下工作，和區上的人一起返回護路灣，一陣襲擊，把國民黨軍隊擋得永遠也不敢再上來了。

一支神兵

——記八區區小隊

齊蘭貞 謝葆華

八路軍沒有走

黑沉沉的夜。

通往蔚縣的大路，象條被踩死的大黑虫，軟弱無力地躺着。路上連個黑影也沒有。沿公路的下洪寺、茶房、保岱、輝耀這一帶，家家戶戶把門子關得嚴嚴實實，屋裏黑着燈，人們都坐在自家炕頭上，在黑暗中豎起耳朵，瞪大了眼睛聽着外面的动静。外面，不時傳來一兩聲冷槍，夾雜一陣陣慘人的狗吠，不禁毛骨悚然。一個月前的那場歡樂，就象夢影子似的，剛剛浮現，剎時又消失了。那时，共產黨領導着大家斗争了地主。把土地分到手，以後就要耕種自家的地，再不用愁繳租子，再不用挨地主那大管家的苛打了。這難道能成為真的事嗎？不，這究竟是個夢啊！因為反動派又燒起了战火，勝利果实剛分到手，就聽到了隆隆的炮聲，民兵們到青龍橋一帶去修碉堡，壯勞力也派去當民工抬擔架，接着，大路上天天有撤退的擔架、傷員行李大車，最後是大部队順着大路撤到蔚縣、淶源那邊去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國民党的豺狼軍队进了县城。人們就一个个地躲起來，偶然在街上碰到了，贊嘆兩句，打听點消息，就鑽到屋裏去了。地里的庄稼不願去收割。一切都失望了。人們憑着過去的迷信經驗，怕是八路軍不能再回來了！十年前，

宋哲元的军队叫日本鬼子撤走时，就是顺着这条大路走的，从此再没有回来；日本人统治了八年，垮台后，又是顺着这条路走的，也没有回来。现在，八路军又沿着这条大路撤退到大山南边去啦，是不是又回不来了？失望的迷雾笼罩着人们的心，黑暗笼罩着大地。在黑暗中，人们畢竟忘不了帮着他们翻身的人。想到八路军，心里就亮堂些；想到区上的人，就更觉得惦念起来：“老王、老唐他们上哪兒去了？走远了吧！”

这时，八区区委書記王純，并没走远，他正站在水溝村坡上小庙门前，朝下凝望着，望着四野里的火。这儿一堆火，那儿一堆火。听着噼啪的冷枪，他那双有神的眼睛，在黑暗中炯炯地闪着光，愤怒燃烧着他，心头感到一阵阵的绞痛。八区一年多的斗争，清算复仇、减租减息、土改的景象在他心头翻腾着，一个又一个诚挚欢乐的面孔在他心头闪过。他多么希望这些淳朴的人们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啊！他多么希望再不要战争啊！抗战八年，他穿着白溝皮襖打了八年游击。这里的每一个山坡，每一条小路他都摸熟了。他并不害怕打仗。可是他想的是人民，反动派烧起了战火，人民的苦难又来了。八区的人们现在怎样想呢？他们一定以为八路军回不来了，一定以为我们把他们丢下走了。不行！他紧紧捏住拳头：“对，我们回来得对，我要跟八区人民在一起，我要让人们知道八路军没有走！”

王純是今天刚刚回到这里来的。人们沒有看到他不过只有四五天的光景。十月十三日下午，他还在董家房区上筹划公粮和民工的事。那几天，不断传来各种谣言。当天下午，居然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已經进了涿鹿城。他不相信，便捎上大枪，骑上自行车，想进城去看看。到大路上，再也看不到撤退的队伍和大车，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对。走了好一阵，快到高堡时，迎面气喘

吁吁地跑来一人，他煞住車問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八路軍，敵人已經进城了！”

“縣委會到哪去了？”

“聽說轉移到城西石子坡那邊去了！”

情況變化得這麼突然。他不得不當機立斷，先去找他的隊伍。他騎上車一口气來到保岱，找到區小隊。這個小隊是由保岱派出所的兩個班，和一些村干部組成的。在東綫戰爭吃緊時，區委就作了準備。在村里呆不住的村干部，有的就捎上槍，來到了區小隊。區委決定，各區區小隊的任務就是保護土改勝利果實——土地。因此，也叫護地隊。幾天前，張家河開始撤退家屬時，王純就親自和謝成貴趕上四頭毛驥，到青山口去馱回三十多支步槍，一挺機槍，做了些準備。現在，他們正等待着區委書記的命令呢。到保岱，他叫小隊長謝成貴馬上下命令，把兩組人集合起來，跟上他走。隊長謝成貴外號叫“大黑臉”，個子高高瘦瘦的，黑黑的臉膛，忽閃着兩只機靈的大眼睛，打起槍來百發百中。他曾經當過兩天偽軍的班長，可也就是他抱挺機槍逼着他那班人向八路軍投誠了。他的勇敢是人人佩服的，所以參加到小隊來以後，當上了小隊長。副隊長楊有維外號叫“二黑臉”，表面上皮皮楚楚的不愛說話，叫干啥就干啥，行動起來却身輕如燕，敏捷惊人。小隊在他們的督促下，不到分鐘就集合好了。正待出發，恰好區上的青聯會主任王佃林和周興隆從前綫送民工回來，也都到區小隊來了。周興隆是下洪寺村人，減租時，在區委辦的訓練班中受過訓，下洪寺那一串斗争，哪一次他不站在最前面！他生就的一個巧嘴，尤其是斗起地主來，那雙嘴皮比刀刃還鋒利，成句押韻的，句句說到人心里。參加到區小隊以後，由於他機智勇敢，人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二愣”。王純看到這些勇敢

的战士，绷紧的心，才松开了。他把小队拉到白草地，同时命令周兴隆赶毛驴回下洪寺驮来一袋面粉和白糖，准备下干粮。第二天清早，把队伍拉到方家溝，在村后的山坡上散开，架起机枪，等待敌人。

叫区委書記心乱的是，区干部大都失散了，县委也还没联系上。他把队伍布置好以后，就急急忙忙往下葫蘆村去，估計县委書記他們可能从石子坡过河来了。到了下葫蘆村，果然碰上县委書記，县委書記告訴他說，目前的局面是兩軍相峙，敌人进了城按兵未动，我軍也停在大斜陽、桃花堡一帶，可能有一場大战。有战等我們支援战争，没战争就堅持地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区委接受了县委的指示以后，便开始执行任务。敌十六軍占据涿鹿以后，一动不动地駐了十四天。大約在他們住到七、八天的时候，县委通知区委說：“三几日內，准备在桑干河沿岸打大仗，在兩天之内，你区准备担架四百副，馬上行动。”区委接到这个指示，区委干部和区小队分成三路，就全下去了。只有王純去楊木林參加县委的會議。会只开一天半。研究了县区联系方式，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等問題。散会那天，忽然接到情报說：“蔣介石質問他的十六軍軍長李正先，为什么按兵涿鹿迟迟不进？”敌人开始向蔚县进攻了。这时县委讓各区委书记馬上回原地区整顿人馬，对敌展开游击战争。

王純一出石門，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这是保岱、甘庄一帶的我軍，在和敌人战斗着。炮到底从什么地方打来，一时虽然还弄不清，可是这炮声却越听越近了。王純心中思忖：炮火就在我这区，卡住了我的去路。可是我区那二十多个干部和小队的同志，已經分三路准备担架去了。如今又有了变化，他們目前是在一

起，还是分散着呢？他忽然想起区長趙梅林來。这家伙是个極右傾的分子，一向和唐士倫不團結。唐士倫也正是恨他那股怕死鬼的勁头。王純一邊想着，順石門村向北穿去。炮聲又凶又近。機關槍也隨着山中回音，嗒嗒嗒地响个不停。王純一想到隔在炮火那邊的區干部，心中就又急又煩又亂，象刀攬一般。走到岔道，大隊人馬就迎面撤下來了。這時，槍聲、炮聲就在耳边。王純只好仍回石門。一邊走着，一邊想着區干部和區小隊的同志。心里有事，走得就慢。眼看天色已黑，这才邁开大步快走。

快到石門，王純抬頭一看，只見在那乾沙河灘上，有一伙人，背上還都揹着槍。王純想，這是哪單位的便衣偵察，快向前趕兩步看看。距這伙人約百步時，對面忽然喊起“老王”來。王純一怔，又緊走几步，細看，原來是王佃林。王純問：“老唐呢？”唐士倫答聲：“這不是個老唐！”王純問：“咱們人馬齊了嗎？”唐士倫帶着不高兴的語氣說，“人，倒是差不多啦！就是有跑散了羣的，也有想自己去吃草的！”王純聽這話中有話，便問了一聲：“趙梅林呢？”王佃林氣憤地說，“提他干啥！這家伙非要我們和他往蔚縣跑，我們不干。清早起來，他領着小馬和大黑臉走了，誰知道他們到哪去了。”當下，王純和老唐商量了一下，決定先往后撤一下，到高庄去。王純點了一下人馬，這時只剩下二十三、四個人了。

天雖然早已大亮，同志們還是熟睡着。王純的腦袋被唐士倫撥了兩下，說：“快起吧，县委也在這里，他叫咱倆去開會呢。”王純起來，便和唐士倫一道去找縣委書記。恰好十二區的牛順也在。不大一会儿，趙梅林因為別人不跟他去蔚縣，無奈也繞回來了。縣委書記就派通訊員把他找來，一塊兒開個會。縣委書記說：“目前敵人正在向蔚縣進攻，你們兩區被敵人占領。主力兵

团已转移他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你们看，是暂时往后靠一下（指现在的赵家蓬公社地区）呢，还是回区？”

区委书记王纯说：“我们是八区的，决不离开八区！”

区长赵梅林说：“大部队和县委都撤走了，我们留下干甚么？这几个人起了个啥作用？”

王纯说：“我们的作用就是让群众知道八路军没有走！”

组织委员唐士伦说：“对，我们的任务就是让群众知道我们没有走，让地主反革命时刻胆战心惊！”

当天，大部队转移他线作战，县的领导机关也暂时撤到山南去。王纯、唐士伦带着小队往北移动。

在这动荡的时候，动摇的溜走了；叛变的，转向敌人了。区长赵梅林就是这样一个叛徒。不久，他领了一个任务，带着小队里的谢成贵和马振基往山里去。路上，他不去完成任务，却动员这两个战士一齐跟他去投降，他说：

“伙计们，咱们还是到桃花堡找我舅舅閻龙瑞去吧，到他那兒，混碗饭吃还不容易吗！”

马振基一怔，说：“閻龙瑞不是有名的大汉奸吗？找他干吗？”

谢成贵明白了赵梅林的意思，斩钉截铁地说：“要找谁，也得问问王政委，我们不去。”说着，摸摸腰里的手枪。

叛徒赵梅林只好搭讪着一个人走了。可是谢成贵和马振基却被藏在路上暂时回不来，无法找到八区小队了。他们在山里流浪了几天，才碰上了十区的护地队，只好跟着他们打了一阵子游击。到阴历年底，才找到王政委。这是后话。

但是，八区小队的队伍也不断在扩大。他们在山沟里拾了个薛德明。薛德明，陕西洛川人，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的一个战士，因为半路上闪了腰，无法走动才留在区上，现已复原，想赶

回去找大部队，可是大部队已走远，这才加入了八区小队。薛德明是个再好也没有的人，对组织、对同志无限忠诚，从不说一句怪话。打起仗来，混身是胆，一个人能招架一大伙人，队里的同志都喜欢他，叫他“三楞”。不几天，小队又在黄土坡收容了许宽。许宽是张顺屯的农会主任，对党一片赤心。敌人一来，他就呆不住了，走了一村又一村，晃荡着到处找王纯和老唐。碰上以后，可把这个大个子乐坏了，他拉住王政委的手说：“王政委，可把我寻苦了，把我收下吧，我跟你们去陕甘宁！”他的个子比谁都高，腰里掖着两颗手榴弹，一看就是个“大楞”。但他却是个胆大细心的人，以后，在小队里，每次出尖兵少不了他，哪次都能巧妙地完成任务。

就这样，八区小队回到了八区。每天晚上，他们出现在这村那村的屋项上、山梁上，在夜深人静时向村子里喊话。他们给乡亲们报告八路军在前方打胜仗的消息，也向那些地主、特务们提出警告。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心里亮堂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八路军没有走，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一箭双雕

八区小队到处活动。一天，他们来到杨树溝，正好碰到县公安局刚刚和还乡团遭遇上，开了火。他们听到枪声，跑上来助了一臂之力，把还乡团打跑了。两支兄弟队伍遇上了，你抱我，我抬你，格外亲热。县公安局提議，暂时跟八区小队合并起来活动。正要动身，忽然碰上十二分区的小队的牛顺，也带着十几个人要过河北去活动。大家会师在一起，有五十多个人，决定来一次大活动。战士们听了，个个摩拳擦掌，想干个痛快。

目标是茶房。自从国民党来了以后，地主富农的腰板又硬起来。特别是这些靠大路交通方便的村子，还乡团在村里抓干部，抓兵。这还乡团是谁呢？就是日本鬼子的汉奸、特务、土匪、地痞、流氓们。把村子闹得阴森森的，正需要区小队去灭灭他们的威风。

傍晚，一队黑影子从青山沟閃出来，过养田庄，直奔茶房。刚走到村边，只听村里人声嘈杂，嚷嚷得挺凶。王純命令大家爬在河溝里。过了一阵，听不到动静了，王純才开始布置，先分派出两个小组：一组把守去董家房的路口；一组把住去保岱的口子。正面是主力，准备进村。“大楞”許寬先带几个人进村摸一下情况。一会儿，忽听得一阵枪声。王純一听，是自己人的枪响，知道这是和敌人遭遇上了。他便带人冲上去。刚走到村边庙前，自己人早押着几个俘虏过来了。原来許寬他们进村，就看到敌人的一个医官，一个护士，还有一个傳令班長，两个傳令兵，正坐在那兒休息，上去打了一梭子，这五人就乖乖地繳了械。那个医官是湖南人，說話嗓門特大，囁嚅喳喳地走来。他举着双手，嘴里操着湖南口音直嚷嚷：“我就是沒有枪，沒有枪。”王純派了半个组，押上这五个俘虏先走。他又找了几个基本群众，問了些敌人的情况，村里的李正賢反映說，胥家窑的地主折腾得最凶。因为枪打响了，不便在村里久留，就撤出来，直奔胥家窑。胥家窑的地主“二白皮”正在翻倒算，准备去治治他。

这时已是下半夜，寒冷的月牙子，只剩下了半边，天又黑又冷。旗开得胜之后，战士們真想再好好打一仗，活动活动。到了胥家窑，在村头布置好岗哨，就进了村，直闯到保長的家。保長認得王純，一九四五年搞清算复仇时，就是王純在这里领导斗争了村上最大的恶霸地主谷文藻的。他一見王純进来，吓得面色

發青，跪在地上又磕头又作揖，喊着：“王政委饒命，王政委饒命，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听从。”王純把他好好教訓了一頓；最后又說：“你告訴那些地主和狗腿子們，要是動我們一個村干部，要他三個腦袋來償命！”

剛要出村時，站崗的隊員跑上來說：“報告王政委，抓住一個人，他拿着把鐮刀，叫高溫，鬧不清是干啥的。”

王純上去一看，月光之下，清清楚楚，真是冤家路窄，原来是谷家惡霸“二白皮”。这家伙三更半夜拿把鐮刀出來，准沒按什么好心。正好碰到小隊的崗哨，也是他活到了頭。王純看清楚是“二白皮”，一个耳光括上去，

“二白皮，八路軍今天就是来找你！你大概是嫌屋子里太暖和了，要跟我們去兜兜風吧！”

“二白皮”一看是王純，吓得渾身打顫，走也走不动了。五花大綁，把他拉到河溝里，處決掉了。

第二天，“二白皮”的死，和茶房村國民黨醫官被俘的消息，傳遍了桑干河南岸。人們說：“王純回來了！”“捉了五個俘虜，殺了個大地主！”這回影響可大了，吓得地主、保長們的大門加上了大鎖，還鄉團的據點也加添了崗哨，國民黨軍隊的碉堡，修得更加勁兒了。

這次大合作勝利以後，到趙莊休息一夜，牛順同志提出要回河北，縣公安隊也要回去。王純說：“好，我和老唐送你們一程！把你們送過河，我們順便摸摸河边這些村子的情況。”

他們在天色模糊時動身，半夜趕到張順屯。十二區的同志過河，奔石子坡，進武家溝山里去了。王純和唐士倫留在張順屯。住在哪？找誰了解情況？這是个大村，靠敵人據點最近，背後又萬山太遠，非要小心不可。唐士倫記得，在村邊場房住着个

关南逃荒来的“侉子”。涿鹿人把北京人都叫做“侉子”。那个“侉子”，斗争时很积极，分了土地，说：“死了也不忘共产党！”是个挺可靠的群众。他们来到小场房，敲敲那熟悉的小秫秸门，“侉子”把门开开一看，揉了揉眼睛再看看，“呀，这不是亲人回来啦！”拉着唐士倫就哭，一面哭一面说：“自从国民党军队来，逃亡地主、还乡团都跟着来了，他们一下子把村干部都逮住了。咱村干部，除了许宽，一个也没走掉，听说把他们全下了山芋窖，现在生死不明。”

王純說：“不要怕，你告訴穷哥兒們說，八路軍沒有走，一定要回來報仇！”第二天早起，“侉子”特意給做的小米飯。这天白天，他們在“侉子”家悶了一天。到晚上，又回到董家房村去活動。

到董家房，他們翻身跳牆來到曹國凱家。曹國凱是个中农，平时能說會道的。这次找他，是存心想从他那兒打探些情况；也借他的嘴給傳播点八路軍的聲勢。可是今天把曹國凱也吓了一跳，怔了好半天才叨唠起来：“天哪！是你，王政委，他們今天还造謠言，說把你拴走啦，拴着你的鎖子骨，用汽車給拉走的，我就不信嘛，你們打了茶房，挑了‘二白皮’，神出鬼沒的，还能叫他們逮住？”

“是呵，咱們还能叫他們給拴住？不过你还是唸道点咱這村的情况吧。”王純問：“你們村的地主回來沒有？”他說：“回来了，可是還沒有說話呢。”王純說：“好了，你給捎个訊，說八路軍又回來啦。拜托你明天去說給地主們，叫他們老實点，誰要是不老实，誰要是想动一下咱們村干部，有咱八路軍就沒有他！”臨走时，曹國凱給王純裝了四盒烟卷：他問：“王政委，你还缺什么？还是想八路軍呀！”他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王純一定心慌意乱，誰知他發現王純却異常鎮靜，所以最后他說：“我看你的臉

沒变色：“王純哈哈大笑，回小硯山去了。

天亮以后，曹國凱真的挨門串戶地去叨唠昨晚上的奇遇，一开口就說：“哈，八路軍真來啦！那王政委臉面紅紅的，兩眼忽閃忽閃的有神，还穿着他那件白茬皮襖……誰要是動一下村干部，有八路軍就沒有他！”

一傳十，十傳百，地主們又心惊了好些天。

一網打尽。

那天夜里回到小硯山，本来預計到小硯山休息，可是王純和老唐商量，小硯山村不能久住，就動身到青山溝去。剛走到青山溝村邊，抬头看到坡梁上有三個黑影，一閃進了廟里，看行動有點象自己人。他們心一動，赶快追上去，想看看是自己人還是壞人。還沒有走到眼前，县委宣傳部長康杰和韓登科就從廟里跳出來，把王純抱住，后面跟着的是涿鹿城區區長韓清。他們說：

“好哥兒們，你可叫我們找苦了，老跟在你身后追，就是找不見你，到這村說你剛走，到那村又說你剛走，整整追了你三天！”

“聽到我們挑‘二白皮’的消息了嗎？”

“聽到了，全聽到了。八區小隊真厲害！”

“正好，我正想要找縣里匯報這半個月以來的活動，咱們到‘荒地兒’去好好談談，向你們匯報匯報吧！”

說着，他們就親熱地來到那幾間四面不靠人家的房子。几家貧農住在这里，是抗日戰爭時康杰、王純、韓清他們的根據地，行動方便可靠不會走漏風聲。在“荒地兒”開了个小會，康杰他們帶來縣里的指示和鼓勵，王純也向縣里匯報了他所摸到敵人的動向和小隊的活動。最後韓登科拍拍王純肩膀提議

說：

“我說，咱們幾個老同志碰在一塊兒可不容易呀，咱們共同組成一個隊伍，五區八區咱倆都熟。漂漂亮亮地干他幾手，治治還鄉團，也叫咱穿棒子挺挺腰！”

他們議論了半天，共推王純當隊長，確定去上、下洪寺。這是一個交通咽喉，敵人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偷襲一下，還鄉團就會吓破膽。但弄不好，也很容易讓敵人包圍住，必須嚴密布置好。他們和區小隊合在一起，共四十幾個人，分成六個班，大楞、二楞、三楞、大黑臉、二黑臉，他們都分到各班去做骨干。王純親自帶隊。

將要摸到村邊，望見村里冒出來一股子黑煙，接着就是一團子沖天大火。王純派唐士倫和二楞去偵察。他們跳牆找到村邊一個基本羣眾的家去打聽，知道村里在修碉堡，火光和黑煙就是從那里冒出來的，但裡面並沒有什麼大股部隊。他倆回來一說，王純立刻把手一揮，說：“韓清，你帶你這一班，爬到埂邊，準備好手榴彈，不要放一槍。唐士倫，你帶你的班，從底下進去，包圍廟和村公所。我和老韓、老康，帶着其他的人從正面進去。”

進了西街，轉彎往當中一條街走，走過地主李敬明家的大門時，聽見裏面嚷嚷着，好像有人開會。二楞周興隆說：“這回翻好了，保長都在這兒開會，可以一網打盡了！”他們以為大門關着，王純準備蹬上別人肩膀，疊羅漢進去。韓登科最心細，跑過去用膀子把大門一扛，哎一聲大門推開了，真是喜出望外。大家直趨而入。王純帶着二楞和三楞三四個人直奔北房，砰一聲把門踢開，一看原來不是保長，而是敵人的一個保安隊，從石門來的，都是一伙子地主、富農的子弟。王純大吼一聲：

“不要動，都舉起手來！”后面三四支槍都朝着他們對准

咕嚙一下，保安隊員們都跳下炕，趴在地上，你壓我，我壓你地疊成了三四層，一个个象篩糠似地哆嗦起來。這時，保安小隊長韓亮想摸手槍。他剛一伸手，王純的右手就已死死捏住他的手指。同時有兩把手槍頂住他的后心：“動！完了你個孫子！”在南房，韓登科、康杰，也堵了一窩，其中還有個偽縣政府的財政科長。還沒等他倆喊話，二黑臉就從窗眼打進一槍。這些家伙都象被捆起來的豬一樣，炕上地下躺了个滿，一個勁兒地哆嗦，有的還直蹬腿。老唐在院里喊着“捆，都捆起來！”二楞、三楞一邊笑着，一邊在院里找繩子，遍尋不着，忽見院里有盤電線，就用電線把韓亮捆了起來。然后把所有的人召集到院里。康杰問說：“還當狗腿子不？”都一齊說：“不干了！”康杰教訓他們，以后不准再干坏事，讓他們各自散伙。臨走時，只把那個保安隊長韓亮牽着。

區小隊走过养田庄时，才听到敌人的駐軍在后面噼啪的打起枪来，把队员們全逗笑了：“你瞧，敌人給咱們放鞭炮送神呢！”

同志們爬过小矾山，紅紅的太陽就照滿了东邊的天空。到楊樹溝村休息時，大家還在講述着昨晚的勝利。吃飯時，二楞端着飯碗，還模擬着韓亮在路上渾身發抖的樣子。三楞平時不愛在領導面前說話，這時也操着陝西口音說：“吃完飯，我槍斃韓亮！”飯后，將韓亮押进来，由韓清審訊，審訊后，叫他写出名字、年齡、職務。他一邊寫：“姓名韓亮，年三十二歲，高小畢業，職務保安隊長……”一邊汗珠就從臉上流下來了。因為他知道，這是准备槍斃他，要他自己寫布告了。后来，康杰說：“把他交給我們，帶回縣里，說不定還有點用處呢。”

這次，一共打死了六名敵人，其余的解散回家，把这个保安

队全消灭了。这个月，全县消灭四十一个敌人，光八区小队，就歼灭了三十六个敌人。

、 策 藏 山 一 日

陰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入夜，人們按照老習慣，蹲在漚藏坑的沿上，尽管自己的棉衣尚無着落，还是給死人燒紙先把寒衣送了。死人的寒衣比起活人的衣服，畢竟是便宜多了。

过了十月初一，天气漸漸冷了起来。

这时，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郭天民縱队从五旅撥給涿鹿县一个連，建立武工队。县委决定，这个武工队先和八区区小队在一起。县武工队的隊長、指導員參加区委，共同在区委書記领导下进行活动。自赵梅林这个叛徒走了以后，县委又調韓清同志到八区来做区長。韓清是王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这一次他来，王純和唐士倫都很高兴。他們接受了武工队的一个連以后，县委指示，这支人馬要返回西山，以孙家溝为根据地，伺机出击。恰好这时区委得到的情报是：当时很多村里的地主鬧“倒算”，尤以方家溝的“砒霜餅子”为最凶。这次出去，主要是再打击一下地主阶级的猖狂，保护农民的土改胜利果实。具体对象，就是方家溝的“砒霜餅子”和下葫蘆的張大清。除了收拾他俩之外，順便把“砒霜餅子”的驢子牽出来，卖几个錢，好給小队的同志縫縫棉襖；再赶他几只羊，改善改善生活。行軍路綫訂为：从梁庄奔董家房，从董家房的村北繞过辛庄去方家溝，轉下葫蘆，当晚到白家湾休息，第二天再去全家崖、季家梁，然后从护峪湾回来。

下午四点，县武工队和八区区小队就从上井溝村出发了，二

楞周兴隆領着尖兵班在前帶路。王純和县武工队隊長張振华帶前衛。新調來的八区区長韓清和武工队的指导員帶后衛。天气陰沉沉的，飄着稀稀的雪花。还不太冷。象白糖渣子似的雪片，剛下来，就消了。过了樂庄，往保岱一看，火光冲天，再看，从董家房到下洪寺，都有圓圓的火团。王純正有些奇怪，走到董家房东村，忽然發現路上的土是湿的，脚印很多。从村里找个老乡一問，說：“今天下午过了有一万多国民党軍队，是从西山下来的。”

敌人怎会从西山来？而且竟会来了这許多？王純、韓清和武工队的隊長、指导員研究了一下，想不出个道理。既然碰上了，怎办？是回，是进？最后决定，还是往前进，只是暫不去方家溝，直接到白家灣去。原来这是敌人十六軍的一个旅，企圖包圍我們楊士杰同志的独立团，而我們的独立团已經轉移了。敌人扑了个空。这些，他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果然，这一路經過的地方，几乎都是敌人剛剛走过的。走到下葫蘆时，沒有进村子，就直接到白家灣去了。一进村子，老乡分不清是自己的队伍还是国民党，还以为也是“中央軍”哩。河对岸有很多穿灰軍衣的队伍，約有一營敌人。王純同志問一位老乡：“对面駐的是什么人？”老乡說：“还不是你們‘國軍’。”住下吧，怕敌人明天一早过河来，犯不着拿几十个同志碰敌人的大部队；不住吧，同志們已經很疲倦了。考慮了一下，还是走，帶上队伍連夜就走。看了一下地圖，决定翻过山，到全家崖去。出发时，天剛剛放亮，大家沒吃沒睡，又飢又餓，沙河又長，走起来，都有些东倒西歪了。剛到山头，就听见有人打枪。进了村，找个老乡來，問他：

“有队伍沒有？”

“有。”

“誰？”

“你們‘國軍’！”

“在哪？”

“在南黃崖頭修炮樓呢！”

王純一聽，二話沒說，帶領大家又走。過了山，看見有七、八個敵人過來，大家蹲了下來。這時，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邊有敵人；回去，那裡有一個營，下邊是保岱，更去不得，已經是四面楚歌了。沒辦法，只好到筆架山去。

雪很大。人走過之後，路，馬上就被大雪復蓋了。筆架山的三個主峰，本來象個筆架，可是在茫茫的霧靄中，已經辨認不出了。待大家登上山，再往下看時，溪源、上葫蘆、護路灣的后梁，都攏入目中了。大家找个窓風的山坳，蹲了下來。每人捧了一把雪吃，往地下一躺，就睡着了。身底下鋪的是雪，身上蓋的還是雪。睡了一小時，身上的雪就足有一尺多厚。大家太疲倦了，誰和誰也沒說話。就連平常最能講話的王佃林，也用鼾聲代替了象機槍一樣的譴責。只有王純同志和武工隊的指導員睡不着。一會兒，看看枕戈入夢的戰士，他們都是一對一對地躺在那裡；一會兒，指導員又跑到山尖上去望望，因為他穿的是灰軍衣，王純穿的是條黑棉褲，目標太大，不能上去。指導員轉了三遭，忽然發現，有人爬上山來了。先以為是敵人，大家醒來，連眼睛都沒顧得揉，就端上槍，做好了戰鬥準備。走得近了些，才認出，上來的是季家梁、全家崖的村干部。雙方相見，都很高興。這時，上山來的先急着要講講下邊的情況，王純和山上的其他同志，也急着要打聽打聽。這些村干部想不到在這裡見到了親人，要說的話也格外多，你一句、我一句，不等閒，就搶着說起來：

“昨天一天，也不知道從哪裏來那麼多國民黨，西山都駐

滿了。”

“北黃屋头还有一个舊哩。”

“修炮樓呢。”

“他們可連个八路軍的影兒也沒看到。沒想到咱們就在他們的眼前呢！”

天漸漸黑了。雪仍在稀稀拉拉地飄着。天一黑下來，就看不見對面的人了，可是周圍羣山的輪廓，反倒逐漸顯現出來，雖不太清晰，總能看個囫圇的。就是在这天黑看不見人，只見羣山時，王純領着大家下的山，從現在溪源龍門水庫那個地方繞過，到的四頓梁。大家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了，在四頓梁吃了頓飽飯。恰好護路灣的村干部閻久富也在這裡。閻久富聽說王純來了，趕緊找來，兩人坐在炕上，他向王純匯報了工作。他說，國民黨軍隊已經走了。王純給他布置了工作，閻久富同志回到村里，和閻萬貴等同志一起，在區委的領導下，在護路灣一帶也搞起了武裝鬥爭。

王純同志領大家又趕到樊家梁。在樊家梁才正式休息，好好睡了一覺。

區委馬上開會，估計了一下形勢，敵人大部队剛過去，地主們一定意想不到我們還在這裡，如果這時出現，會把地主吓破了膽子，一般老乡們也會信心百倍，覺得八路軍沒走，亲人還在。根據這一情況，決定在第二天下去，分兩批：王純自己帶一個班到上葫蘆；其余的人，到下葫蘆去捉張大清。

果然，王純進了上葫蘆村公所，偽保長一見，大吃一驚，昨天還是滿山遍野的國民黨軍隊，他以為這回天下可是他們的了，不想八路今天就走進了他的村公所。他想跑，也跑不开，想說，又不知說什麼好，遲遲疑疑地立起身來，結結巴巴地說：

“王，王政委……”

王純自己搬過一把椅子坐下，笑着說：

“沒想到，我今天會來吧！”

偽保長鎮靜下來，也很坦率地承認：

“沒想到。八路軍真是神仙……”

他想說几句奉承話，王純打斷了他，說：

“少說廢話！你知道八路軍沒走，八路軍厲害就行。對你，也不要求別的。我提出四個條件，你只要做到，我們就對得起你；你若做不到，我們也對不起你！”

偽保長早吓得魂飛九天，只是一個勁兒地點頭彎腰。王純接着說：

“第一，不許倒算，倒租；第二，不許傷害一個村干部，如有一個干部出了差錯，我就要你們三個腦袋；第三，我們隨時要公糧，你要保證即時送到；第四，你要負責送情報，我們在那裡，送到那裡。”

偽保長連連稱是，滿口答應。王純說：

“你既然答應了，今天先為我們辦一樣事，考驗考驗！你給我們找二十個毡帽頭來！”

“行！行！”偽保長這樣說着，可是不動彈。王純說：

“你倒是去呀！”

“王政委，你們不派個人……”

原來他怕王純不放心，想請王純派個同志跟着他。王純笑了笑道：

“我們信任你！咱們講信用！我們不派人跟你。你自己去，我在此等你。你願意跑，就跑；願意給國民黨送訊去，就去！”

“不敢！不敢！”說着，偽保長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门“吱”的一声，伪保长进来了。只见他怀里抱着一罗毡帽头，走了进来。乖乖地把帽头放下，笑嘻嘻地说：

“王政委，你还有什么吩咐？”

正在这时，到下葫蘆去的人也回来了。

原来下葫蘆的几家地主见国民党军队大批开来，也以为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反革命地主张大清把村干部召集到一起，正在开会，我们的队伍就到了。他正威胁大家，叫人们把地交出来，把村支书郭贏交出来。他看大家都不言语，就指着张守成和张荣庆两个村干部说：“你们还等八路，八路走远了，不会再……”还没等他的话说完，忽然从旁边跳进两个八路来。他见势不妙，刚想跑，三楞薛德明早一个箭步飞上前去，揪住了皮襖。这坏蛋丢下皮襖，逃掉了。事后，把三楞悔的直跺脚。群众一见八路没走，而且说到就到，这些天来悬在心里的乌云，顿时散开；他们见到了亲人，纷纷跑来诉苦。有打听王政委的，也有打听郭贏的。大家听说王政委就在上葫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张荣庆和张守成跟着区小队到上葫蘆来了。

两人见了王纯，可见到了亲人，不知为什么，还抹了两滴眼泪。他俩对王纯说：“刚才地主张大清给我们开会时说：‘你们还没有赵区长心里明白哩！王纯要杀我时，赵区长还写封信先打发人告诉我啦！’”赵区长，指的是叛徒赵梅林。早在敌人占县城；情况有了变化时，区委就决定先枪毙几个最反动的地主，其中包括这个张大清。到今天才明白，原来那时，赵梅林就已经叛变革命了。大家听了，都恨得咬牙切齿，痛骂叛徒赵梅林。

张荣庆、张守成两人，也参加了区小队。

队伍从上葫蘆回到了自家湾。沿着上下葫蘆、自家湾，到护路湾、季家梁、全家崖、北黄崖头等一片，又插上了红旗，成为八

区活动的中心了。一直到阳历年底，才从北黄崖头回到上井溝。

快到上井溝，發現有很多部队，看样子，又象是自己人。尖兵到前边一探听，果然是自己人。刚进村子，說楊政委找王純。王純去了一見，才知道，原来是地委書記楊士杰同志帶領独立团駐在这里。王純將这次出去活动的情况，向楊士杰匯報了。楊士杰同志一听，哈哈大笑，說：“鬧了半天是你們啊！”原来敌人一个旅，从宣化进西山，从涿鹿过桑干河，分兩路出击，就是企圖合圍独立团的。可是，楊士杰同志早就得到了情报，還沒等敌人兵到，就轉移了。敌人正在搜索追击时，忽然在腹背又發現了八路軍，所以也就不敢深入前进了。想不到，武工队和八区小队这趟，竟意外地完成了牽制敌人的任务。

至于方家溝的“砒霜餅子”，这次他虽然倖免了。可是到一九四七年春天，区小队和县护地队合在一起，終于到方家溝，按原計劃收拾了“砒霜餅子”，牽了他兩匹驃子，赶了他几只羊。

奇襲張順屯

一九四七年春，張順屯有个地主易洪，見八路軍走远了，离高堡国民党的据点又近，以为八路軍不会来了，气焰很囂張。一方面，他拚命地巴結国民党，給高堡的国民党送洋爐子什么的；另一方面，对农民又特別凶，手拿个長把鐮刀，站在街上要租子。

王純决定惩罚一下这个老东西，同时也算是給其他村的地主一个警告。

張順屯，靠近高堡，不但高堡本身是敌人在桑干河南岸最大的一个据点，同时距县城最近，到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更能給穷人撐腰。所以这次除了八区区干部和区小队之外，还有十一区的

干部、县警衛班配合，孙家溝民兵和护路湾的村干部也参加了。大約有七十多人。

未出發前，各路人馬聚到一起，相當熱鬧。八区区小队和民兵們，都分散活動惯了，还从来没有象这样大規模地进攻一个地方。这次正規得很，还有口令，叫“康庄”。早起，大家吃的是豆粥。涿鹿人所說的“粥”，指的就是干饭。

打窑子头出来，走辛庄，从張庄、易庄下去。大楞許寬是張順屯人。到張順屯，他开的堡門。大家进了村子，正遇見易洪的小舅子，便將他捉住。这贼孙見到我們，早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求饒，說：“易洪前天還給国民党送爐子去了，你們抓他去吧！”大楞說，“你也跑不了！”說着，將他捆了起来，还捉个地主張方順，可惜沒有捉到易洪。一共捉了四个地主。

出張順屯时，为了壯大声势，放把火，將堡門燒了。那时，派周兴隆到高堡和康庄的道上埋了地雷。牽着这四个地主，又从原路回来了。护路湾的村干部閻万貴帶着易洪的小舅子，“四濺杆”帶着几个老贼。一个老贼走在道上，吓的直拉稀，“四濺杆”气得跳脚罵。

过辛庄时，大家靜悄悄的，鷄沒叫狗沒咬。但，走出一里多地，鷄也叫狗也咬了。估計，这是敌人追上来了。这时，大家快走到窑子头沙河，道难走，再加上春天，一夜未睡，人特別疲倦，走在道上都要打起盹来。前哨忽然發現迎面有兩头毛驥，猛地喊了一声，大家方清醒过来。原来这两头毛驥是給敌人送粉条的。还没說上兩句話，后面的枪就响了。王純往后一看，国民党追上来了，往前一看，保岱的国民党也出来接应了。再一逡巡，水溝前边的庙台是个制高点，王純立刻派一个班去占这个庙台，同时派“大楞”許寬帶着地主先走。

从保岱开来的敌军，也要搶这个庙台，在黑暗中还没有看清楚，先还以为是自己人呢。問了声“口令”，对方答“冀中部队”，一听不对，马上就开了火，說时迟，那时快，嗖的一枪，恰恰打在韓清头頂的一塊土坯上。“三楞”薛德明到底是在大部队干过，战斗經驗丰富，很敏捷地找个地形隐蔽好，一枪，一枪也打了起来。在他的掩护下，队伍很快就安全地轉移了。敌人一个勁兒地冲他轟炮，炮彈落在他身边，把眼都震花了，但他仍严严地封住了敌人，使他們寸步难进。

后来，他追上队伍时說：“今天我可过瘾了！挨了一頓炮！”

敌人見我們走远，也不敢再往山里进，只好滾回去。敌人重傷一个，用担架抬回去就死了。八区小队沒有一点損失，高高兴兴地唱起来了。

从这以后，桑干河南岸的地主都慌了，說八路軍神出鬼沒，不光在山区活动，連河边的高堡、張順屯也都摸进去了。

区小队的日常生活

八区干部和小队的同志們，在战斗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家無話不說，同志之間，有时也展开批評。象赵明英在胥家窑不愿意站崗，还罵人，晚上就开个党小组会，把他狠狠地批評了一頓。有的人也有点怪脾气，象“大黑臉”謝成貴对敌人非常狠，对同志，誰胆大，就和誰好；誰胆小，就不理誰。有这个毛病的，还不只是他一个人，“二黑臉”楊有維也这样，就佩服胆大的人。同志們批評他們，說他們團結同志，有片面性。大家最喜欢的，还是“三楞”薛德明。誰對他也沒意見，这人真是一片忠心，为人再实在也沒有，連一根烟卷的私心都沒有，胆子又大。有个諜报叫季

时孝，是季家梁村的人。在这一带無惡不作，羣众沒一个不恨他的。一天，听说他跑易庄搞破鞋去了，“三楞”馬上赶到易庄，提枪闯进屋里，嘴里操着陝西口音，一边罵一边就把这个諜报打死了。人多了，啥脾气的人都有。就拿說話來說吧，“三黑臉”楊有維不爱說話，可是有人就爱說話。同是爱說話的人，也不一样。

“二楞”周兴隆是巧嘴，能說，机智。有一次，他站崗回来向王純報告說：“报告！村头有个小庙，过来兩個人，穿着大皮襖，戴着狐皮帽；是好人坏人，我不知道，也可能是諜报！”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王佃林也是能說，他的特点是“多”和“快”。一說起話来，就“嗒嗒嗒”地沒完，所以人家給他起个綽号，叫“机枪班長”（現在他是怀来县县委書記处的書記了，說起話来还是那么快）。还有个“疤臉”閻哲，也是爱說話。他这个爱說話，是磨 磨蹭蹭，自己总跟自己說，根本不是講給別人听。他知道的事很多，愛學習，也很幽默，胆子还大。一分配任务，他就說：“我去！”

在咱们中国的傳說里，总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好汉，象“水滸”里的时迁，“大宋八义”里的赵华陽，还有在舞台上三盜九龙杯的楊香武。在咱们区小队里，也有个这样人物，那就是“四濱杆”。他是保岱人，大家都叫他“四濱杆”，連他的真名实性，都失了傳。有人说，他叫溫明礼，也有人说那是他哥哥的名字。“濱”，涿鹿話，是頑皮透頂，頑皮到惹人煩的意思。“四濱杆”，是因为他排行老四；他的愛称又叫做“小四四”，可这只有在他討人喜欢时，人們才这样叫他。

在抗战时，他就是区小队的游击队员，还当过区青联会主任。他扛捆柴，把涿鹿城的南門樓点着过。他哥哥当伪警察，有一天他跑到保岱城堡上發过“濱”，喊他哥哥的名字，罵道：“溫順礼，你个大汉奸，你再扛枪反对八路，我就叫你老婆穿白鞋！”全村

都知道，他和汉奸哥哥断绝了手足之情。这回情况突变时，他在窑洞里住了半个月，失掉了联系。但，这人绝不会去投敌。所以，这次国民党来了以后，他一个人到处转，腰里掖了支枪打国民党，他起先没有参加区小队，是个“單干”的游击队，自由兵。还是在护路湾，赶巧遇上閻久富他们收编了那伙子国民党时，跟閻久富和許寬一道去受的降。事后，他挑了个最漂亮的枪，才算正式参加了区小队。

因为他“濶”，大家都煩他，有时却又喜欢他，而且还离不了他。在战争中，他总是最有办法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东西，总有烟抽，总有饭吃。谁若吃不上饭，找他，有时，谁也找不到饭，他能找来。到哪个村子，不到两分钟，他就落了户，認了亲戚。一天，在果园村，王純上山看了一看，他也在上边。王純問：“你干啥？”他慢声慢气地说：“愿意休息，就休息。”王純一看，他身上背个包，一摸，是热呼呼的莜面山芋餅，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弄的。王純已經好久沒有吃过这莜面山芋餅了，那天可吃个香。有时，不知他从哪抱来个大西瓜。在战争时，誰都沒有手电，他有手电。他这人有个脾气，很講“义气”。他的东西，誰要都給，甚至他的衣服，也可以从他身上扒下来。可是別人的他也不客气。他是“我的給你，你的也得給我”。平日他的自由主义很严重，不愿意站岗，常常挨批評，情况紧急时，警惕性可很高。往往有情况，总是他先發現。

在咱们民間傳說里，还有一些象“水滸”里的魯达，“楊家將”里的孟良一类的英雄。这种人，在咱们这支神兵里也有，那就是区委的組織委員唐士倫同志。

老唐外号叫“羊倌”，人称“牛皮灯籠”。所謂“牛皮灯籠”，就是內亮外不亮。从外表看，他从不修边幅，甚至還用袖子擦鼻

涕。这人身材魁梧，紅臉膛，有大丈夫气概，走起路来八面威風。这一帶，提起老唐，沒人不知，無人不曉。日本鬼子剛一投降，护路湾的算帳，就是他去發动和領導的。他不仅勇敢，还非常机智，粗中有細。他常常化裝成小販，混入敌人占据的村子。而且是扮什么，象什么。有时，挑一担玩具，有时挑一担擀面杖和挫衣板。因为到这一帶來售这些东西的，都是蔚县人，老唐还操着蔚县口音，真象。

甘庄有个最凶的大特务，叫“大山”，民憤最大，老早就想收拾他，沒得机会。一天，老唐和王佃林在下房抓到个小特务。小特务說：“大山在上房吃粥呢！”老唐就直奔上房。那大山果然正坐在炕上吃粥，万万沒有料到，唐士倫这时會出現。当他看到老唐，吓得飯碗啷啷一声，就落在炕上了，一动不动，忘了跑，也忘了……反正是呆在那里了，老唐和王佃林上去就按住他，問道：“你的枪？”大山拉着哭声說：“屁股上呢！”老唐一手就把他的枪拉了出来。就这样，活捉到了这万人恨的“大山”。

下水谷村有个大烟鬼李守功。国民党来之前，咱們區里帮他戒过烟，还叫他到區里当炊事員。誰知这小子恩將仇報，国民党来了以后，当了特务。一天，他对其他特务發了“豪語”，說：“你們都說唐士倫厉害，我就不怕他。”另外一个特务說：“不怕，你碰碰去！”他說：“好，我把老唐活捉来，給你們看看！”恰好，那天老唐到上水谷去了。李守功得到了情报，就掖兩顆手榴彈和手枪，偷着跑到上水谷到下水谷的路上，爬在道旁的埂邊，候着老唐。那时正是夏天，老唐走热了，袒着胸，露出一片黑呼呼的毛，腰带上插个盒子枪，一边唱着，一边过来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大烟鬼在路上准备活捉他呢！那李守功見到老唐，還沒等他近跟前，光听到那洪亮的山西梆子声，就吓得發起抖来。等到老唐走近，

他早就吓傻了，不但忘了去捉老唐，反倒担心被老唐發現自己了。后来，他回去，別的特务問他，方才到哪去了？他余惊未息，結結巴巴地說：“大紅臉，大紅臉，吓死我了！”

到一九四七年，区小队就固定下来了；和区干部有了分工，但有战斗任务，仍湊在一起。小队有三十个人左右，連区干部一共有四十几个人。这时，小队的任务是：打击小股敌人；牽制大部队；打击武装特务，鎮压反革命；堅守地区，保护土地；开展宣傳工作。活动范围也固定了，而且扎下了几个据点。西以护路湾扼住西山咽喉；中以南北水溝、石家嘴掌握川下；东以上、下水谷監視蔚涿公路。活动方式，有时分开，有时集中，沒有一定的規律；想休息就休息，想走就走，常常使敌人感到神出鬼沒，好象到处都有八路，随时都有八路，可就是見不到八路。因为大家都是土生土長的人，几乎每人在每个村里都有亲友，所以都能搞情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区小队的同志們还坚持學習。報紙來了，大家爭着看胜利消息，每人都了解全国的形势。

一个胜利消息接着一个胜利消息，到一九四八年冬，涿鹿县就随着整个华北，都解放了。

反倒算斗争

許顯卿

一九四六年秋天，地里的玉米棒長得滿好，葉莖已經由綠變黃，高粱地一片火紅，谷子象一个个小榔頭似地挂着，把稈都壓弯了腰。人們就等着收割庄稼了。辛庄的祖祖輩輩，誰見過这样丰收的年景！

桑干河一帶的人都說：“今年种地，和往年不同！”

去年秋天，日本鬼子投降了，共产党就領導大伙減租減息；今年春天，接着又翻天复地鬧土改，受苦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們豁出全家老少，發狠搞生產，就盼着开怀地过个翻身年。

十月十三日，烏云忽然遮天蓋地而来，桑干河北傳來了变天的消息：涿鹿城被国民党占領了。从这一天起，人們就不再关心地里的庄稼，誰也沒有心思磨镰刀了；他們天天圍着胥大貴和石庆善这伙貧农團轉，打听消息。胥大貴自己心中也沒有底，他到处找区委組織委員唐士倫，可是老唐在四天前帶着一队担架去青龍橋支援懷來戰役，還沒有回來。

这几天，四外謠言很多，有人說：“美國人扶着蒋介石，把解放军都消灭光了，眼看天下就要太平。”但也有人說：“咱解放军打的是運動戰，愛占哪里就占哪里，不想占就走路，瞅个准神，回过头来就把敵人吃个一干二淨。”胥大貴和辛庄村的三十六名地下黨員和村干部，一天連开好几次会，派人監視地主的活動。村里的十一家地主，都緊閉門戶，很少在街头露面。

十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队过桑干河来了。才晌午，顧一孝以“地方官”的身份，随同国民党十三军三百多人，狐假虎威地回到了辛庄。顧一孝是地主顧二賴的三小子，日伪时，当过汉奸，曾带日本鬼子回辛庄，把馬登科二十三名干部抓到涿鹿城蹲了二十多天大狱。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就收他当特务。这次国民党打进涿鹿城，立刻又委他当还乡团的第三中队队长。

顧一孝带着这三百多名国民党军队满村拆门板，逼老乡腾出正房的热炕。才安好住宿，那些箍着“精神带”的小官，就红脸变白脸到处找老乡拉话，吹他们这支部队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他们在街门口讲得天花乱墜，街门里却人喊猪叫，鸡毛飞锡，他们在外边装做没有那么回事。这第一顿晚饭，辛庄被杀掉六口猪，放倒二只羊，到底宰了多少鸡，辛庄的人到现在都算不清。

顧一孝才到辛庄，就要他哥哥顧本孝带他抓咱的干部。顧本孝说：“那伙穷棒子，刚听说你们过河到高堡，就往村西撤，这会，连毛都没了。先歇歇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天，顧一孝也忙着带蒋匪军挨户倒粮逼腾炕，日头还没落山，就和当官的喝得烂醉，所以没顾得找咱干部的家闹事。

第二天，顧一孝还穿着那套黄军装，挎着盒子枪，新佩上一截刻着“蒋中正赠”的“自杀刀”，找到潘盛奎家来了。潘盛奎现在是咱公社供销社的主任，那时是顧家的佃户，又是咱农会的小组长，威望减息时，他带着一组人向顧一孝家减回五石粮。顧一孝一脚踹开潘盛奎家的门，就直往里屋闯。潘盛奎老婆正在炕上给兒子喂奶，看到顧一孝闯进来了，忙把孩子放到炕里边，自己急急下炕。顧一孝明知潘盛奎不会在家，还装腔作势嚷着：“潘盛奎这小子，有种就别躲着。”说着就掀开舱柜，摔碎台缸盖到处

找人。潘盛奎老婆忍不住气，就出声了：“天塌下来还有地抵挡，有話慢慢說，都是一个村的，誰不知道誰？別在咱娘們跟前逞好漢……”顧一孝听她这么数落，看到圍在窗外的老乡們都笑开了，臉面沒处擋就更發起狠了，他扭住潘盛奎老婆的头髮就打。炕上的孩子哇地大哭起来。顧一孝松开手想扭向孩子，潘盛奎老婆反过来死死把他抓住。这时院子里的人都进来了，他們嘴里客客气气地劝架，却把顧一孝紧紧地擋住，顧一孝看到人多势众，这才翻过身找家具出气，把潘盛奎家里的鐵鍋、碗、盆、台缸，凡是砸得破的东西都給砸碎了，粗野地罵着潘盛奎祖宗三代，临走时还恐吓着：“倒不出去年的帳，你們兩口子就等着吃‘黑棗’！”

顧一孝每天都到佃戶家閹倒算，把刘昌益、刘玉生、唐存科、唐子科家的口糧、家具都搬光，連唐子科醃的一缸蔓菁也叫人抬到他家去。他还帶着蔣匪軍到咱干部家，抓不到干部，就冲着人家的鍋碗瓢盆解恨。

蔣匪軍这三百多人，在辛庄住了十天，除了十一戶地主，全村家家戶戶的大街門都給拆去修了炮樓。这三百多人每天的吃糧朝辛庄出不說，他們还吃掉辛庄四十五口猪，宰了二十一只羊，吃掉多少鷄、兔就沒有數了，走以前，他們挨家搜光麻繩，說是“軍需征用”。列队离开辛庄时，經過漚蔬坑。听到漚蔬坑东院王佐的猪叫喚，走在后头的匪軍就弯进王佐家把猪捆起来扛走。薛天喜的一只母羊拴在路边啃黃草根，这伙匪軍也順手把它牽走。經過“中央軍”駐鎮这么十天，辛庄有好几个月听不到猪叫，街上洒下的谷粒也看不到鷄去啄食。

蔣匪軍离开辛庄时，顧一孝不敢自己在村子里發凶，就在同一天回涿鹿去了。

当顧一孝天天挎着盒子枪搞倒算时，他本家地主顧金孝和馬定旺就也跟着向翻身戶倒算了。孙少亭他們八戶地主和被減过租的几戶富农，却还按兵不动，他們要看看風色再行事。去年斗争石全孝时，羣众的那股威力还压在他們心头，他們怕解放军很快就回来，而且心里明白：“中央軍”駐鎮辛庄的十天当中，翻身戶的粮食都給吃得差不多了，眼看榨不出多少油水，所以，他們要等新庄稼上場再来一網打尽。

自从“中央軍”到辛庄，地主們就天天聚在孙少亭家計謀划策。孙少亭在這一帶地主中間，本來就是說話最受听的人。他最狡猾，計謀也最毒，很会看气候办事。共产党来以前，他会不动声色地把穷人的骨髓都抽干；咱八路軍来了，他又裝得很老实。这次，顧一孝在村里鬧翻天时，他就坐在太师椅上对着其他的地主們說：“咱不用急，八路要真在附近沒走远，你閻御算豈不自找麻煩！蔣委員長这次是决心把共产党除了。不必到那时，只要‘中央軍’把八路趕远了，这伙穷鬼就会双手把租端回来，他磕头都怕咱不应哩。”孙少亭还發过这样的議論：“胥大貴他們跑上西山，是禍根未除。”辛庄的地主都很欽佩孙少亭的“高見”，都看着他行事。

蔣匪軍离开辛庄不久，人們就稀稀拉拉地收割起庄稼。胥大貴、潘盛奎他們也回到辛庄。他們先上孙少亭家，开门見山就吩咐：“村里干部都回來了。王政委叫通知你們，村里的三十六名干部，要是損了一个，就找你們二十六家地主富农償命。咱話說在先，你們爱咋办就自己合計罢。”孙少亭冷冷地答道：“哼，这我咋管得着！”胥大貴点上手里卷好的一根紙烟，說：“管不着也得管，你們二十六家，我們三十六戶，都摆在桌面上，有个闪失，王政委會先上你家拜訪，愛怎么办就請便！”說完，慢悠悠地走了。

孙少亭气得臉發青。等他們走出大門，他才在屋裡跳着腳大罵起來，可是當他罵到胥大貴說的王政委時，就慢慢地安靜下來了。王政委就是王純，他是這八區的區委書記，日本鬼子在時，他就在這一帶打游击。那時，在桑干河南岸老乡們都知道孤山子村以東二區有張雷、宗振邊，以西八區有王純、康杰、韓清，以後又來了个唐士倫，這幾個人經常神出鬼沒，帶着游击队找日本人的麻煩。一九四五年解放時，王純還到辛庄在貧農唐啓文家住了十多天，在辛庄搞過減租、土改。人們說他象放羊的，可真替穷人做主，專跟地主做對。地主們見到他就不自在。孫少亭對胥大貴說的話雖然將信將疑，可是他一家十九口人，全村十一家財主就數他人口最多，最抹不开；所以罵着罵着，就出門找那二十五戶地主富農去了。

莊稼上場時，桑干河一帶已落過頭場雪了。八路軍還沒有訊息。東邊河北的五堡和南邊的矾山一帶，還鄉團和地主向農民倒算的狂潮掀起來了，殘酷地殺了咱不少干部。顧一孝從涿鹿捎話回來，說潘盛奎要不交出去年減的租，就要回來活埋他倆口子。

辛庄的地主再也沉不住氣了，他們不敢傷咱的干部，却瘋狂地向翻身戶倒算。二十六家地主天天上佃戶家逼債。胥大貴他們事先就把全村三百二十二家翻身戶都串聯好了，布置他們採取“軟抗硬磨”的辦法，讓他們把新收的糧食藏起來。這時，連“計謀高”的孫少亭也憋不住了，他到唐啓文家，一字一板地對他父親唐有典說：“去年那筆帳，今年地租，該算清了！”唐有典問：“啥帳？啥租？”孫少亭立刻拉下臉：“唐有典，別假裝瘋魔了，減租減息，分地暢快，八路軍在，讓你樂了一陣，如今是啥光景？不算清帳，有這麼便宜嗎？”唐老漢本來脾氣就夠犟了，解放前，他雖然

种地主的地，就从不对他們点头哈腰，土改以后，更不用說了，他看到孙少亭今天这么蛮横，火也上来了：“你这就倒算了？明說吧，憑你来是要不动的，你去叫国民党来！”孙少亭看硬的不行，口气就轉了：“老唐，咱們的年岁都不小了，把帳算清，免給子孫們留下麻煩。”唐有典答道：“穷哥們敢翻身，就不怕啥麻煩！”說罢，裝着旱烟抽起来，孙少亭看算不动了，就自找台阶下来，說：“你再思考思考吧，以后日子还長呢！”出了老唐家，孙少亭就到貧农刘广助家。老刘听到孙少亭在院子前面叫門，就从后門下地背玉米秆去了。孙少亭拿他老婆没有办法，什么也沒有倒走。

这年冬天，辛庄的十一家地主和几戶富农，吃饱飯，就上佃戶家逼債，过的虽然仍象解放前的日子，光景却大不相同。共产党到这里以前，收秋后，場里都還沒拾掇干淨，佃戶就自己把租送上門，这样还怕地主不高兴，哪里还要地主出声。遇到灾年繳不起租，就赶紧央人求情，怕欠了租，地主夺佃。如今，地主自个找上貧农家催租要債，貧农往往連炕都不下，点个头就算打招呼了，他們都这么回答：“減租減息是国家政策，全民执行，就是国民党來了，也沒訂出个規章說該怎么办。”有的佃戶干脆就說：“你別來，來了也是白搭，糧食是吃进肚里了。”要是地主嚷起来，他們就挺着胸脯說：“要东西我沒有，要命有一条！”

白天，他們頂走地主，夜里，干部們就会找到他家，帮他出主意，訂好下一回的“退兵計。”每隔个三五天，胥大貴就到西山向区委作汇报，总结經驗。

不久，辛庄的地主也有了他們倒算的經驗了。他們“吃軟不吃硬”，專揀軟的吃。就这样，他們倒算走四十三家翻身戶。这些，都是事出有因。

被倒走的人，大多是有底墊的中農戶。他們自己有些地，也

向地主租种几亩地，减租时退回一些租，土改时也分到土地，所以也是翻身户。也有少数贫雇农自以为“识时务”，还有特别胆小怕事的人，他们认为富貴由天不由人，怪自己命薄，留不住地。这些翻身户都有一个想法：“共产党好是好，可是这一走，谁知多会才能回来？”他们怕得罪地主，怕被夺佃，地主上家门一逼，就都给倒走了，有人给倒得连吃的都没有，就这样饿了半年肚子。

他们吃亏可多啦，就说顾勤孝吧：他是中农翻身户，家里有三个劳动力，年年租种溪源地主霍润光四十多亩地，这些地都由辛庄二地主石全孝代经管的。减租减息时，石全孝要鬼，他对辛庄租种霍家地的四十多家佃户说：“霍老财没有粮食给退租，他要写地抵帐。”顾勤孝从小就想置田买地，石全孝的话正合他的意。石全孝还说：“一亩地折九斗粮”，这一下，把老顾急得比石全孝还厉害，他心想：平时二石半粮都典不到一亩地，现在才九斗粮就能置一亩地，而且还是顶在退租的帐上，这便宜不拣来也太冤枉了。当时，农会劝他别上当，劝他向霍家要粮食，他怎么也不听。去年，当人们满头大汗地把减来的租粮挑回家时，老顾却从霍润光那里揣着一纸字据回家，他把应减的租写成三十五亩地，高兴得不行。围在他家里看这契的人问他：“这牢靠吗？”他说：“白纸写黑字，还按上指模，到哪个朝代也变不了。”这次地主倒算了，石全孝上顾勤孝家要帐，老顾提到去年他没减回一粒租，租都写在这纸上了，说：“这些地该怎么办？字上早就写清了……”没等他说完，石全孝就翻脸了，说：“写字契时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天又是谁的天下？你还提那鸟契干啥！”老顾还想说理，石全孝就瞪着三角眼，嚷起来了：“倒不出来，你就当心自己的脑袋！”石全孝就这么找了老顾四五回，不但逼缴了今年的租，另外还要老顾交出三十一石半粮，说：“去年契上写你用三十一石半

糧典霍老財三十五亩地。霍老財把地寫成契給你，可你繳給霍家糧沒有？”老顧說：“地不是交回了？要不我咋交給你今年的地租？”石全孝說：“今天繳租是天經地義，霍家典給你地，向你要典金也是天經地義。”石全孝說的話太蛮橫不講理了，他連賣地也說成典地，老顧要不服他的歪理，他就要老顧“當心腦袋”。顧勤孝被他吓住了，又恨又悔，把家里積攢的一點糧食都給倒光了。才到腊月，他就靠借糧下鍋。

国民党回來不久，就到处安机構。他們在甘庄掛起一塊“乡公所”的牌子，因为甘庄駐着一队还乡团。乡長是保岱大地主陈王亮的兒子陈德全。他們安好乡，接着就在各村大封官职，安下保甲長。

一天，孙少亭上午到刘广助家搞倒算，下午就找全村的地主到他家里开会，筹划辛庄讓誰當保長的事。起先，他們都推崇說：“孙老伯出馬最合适”。孙少亭却出人意料地說他“不能当”，別人还以为他是“謙讓”；直到孙少亭把他的計謀談出來，這些地主們才連連稱道“老伯高見”了。原来那孙少亭說：“諸位都看得清，全村五百來戶窮鬼都變野了，連去年的帳都要不回來，再說，共产党这会还在西山轉悠，‘中央軍’駐在涿鹿城，离这里二十七里地，桑干河要是水漲，就過不了河，求援無及。”他对胥大貴說过的二十六家地主保三十六家干部的事虽然沒有提起，可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孙少亭的看法是：“眼前咱自己用不着出面找敗仗。”他提出“以毒攻毒”的計策，說要讓村干部來給地主“扛木刀”，“比自己出面好多了”，滿屋子的地主对孙少亭的意見都連聲贊道：“果然是錦囊妙計”，就一致同意了。

孙少亭到胥大貴家來，和胥大貴繞了半天弯，老胥还是慢条斯理地抽着烟，对他不火爆，也不亲热，更不自提話头，就單等着

看孙少亭要啥鬼。孙少亭自己倒憋不住了，就單刀直入地說：“老胥，咱都一个村的，早先你也是种咱家的地，咱就关着門說話吧，八路軍已走得連影都沒了，当今政府对你們也很寬容，我对上头也常說你的好話，可这么長久下去也不行，自己也得想条出路。”他頓了頓，想看看胥大貴的心是不是活动了。老胥还是靜靜地听，心里感到很好笑，就更有兴趣地听着，什么話也沒說。孙少亭就接道，“古人云，識时务者为俊杰，行舟看風向。这几天，陈乡長看上你了，我們也推荐过你，想請你当咱辛庄的保長。”老胥裝作很为难地說：“那就得和共产党割断了？”孙少亭說：“这就看你自己了，是識时务，还是要忠心不事二主？”老胥这时忽然笑起来了，笑得声音很响。他笑，是因为前几天他到西山汇报村里地主的活动，王純曾分析最近国民党建立政权，談到辛庄时，就說：“孙猴子很毒，他自己不会出面当保長，一定会想拉咱的人給他扛木刀。”王純还說：“咱得讓他替咱在国民党那里扛木刀才行，一定要讓他当上。”那时，胥大貴感到王純說得太玄了，不太相信这話，今晚，听孙少亭叫他当保長时，就想到王純的判断，所以笑开了。孙少亭看到老胥大笑，很不自在，也很恼火，就說：“你这是咋？鬧着玩嗎？”胥大貴这才說：“我是忠心不事二主！孙少亭，你也太把穷哥們看稀松了。”孙少亭立刻就拉下臉来，他感到胥大貴太不識相，到如今还敢这么对待他孙少亭，所以就下炕来对老胥威胁道：“那就走着瞧吧，青年人，別太逞英雄了。”老胥說：“这还用瞧？咱不都早就摆在桌面上了？你就看着办吧！”

孙少亭回到家里，破口大罵胥大貴，罵了胥大貴又罵共产党，罵够了，就罵家里人沒給他沏上茶，沒等沏上茶，又連忙叫家人找顧金孝、馬定旺几戶地主另訂計策。

第二天黃昏，嶄鹿的還鄉團到辛庄來了。在地里拾柴禾的人跑回村來報訊，老胥他們就躲到村外大渠里，了望村里的動靜。王從居因為沒有被通知到，就在家裡被捕了。半夜，干部都回村睡覺時，孫少亭就找到王從喜家裡。王從喜在解放時當過村長，是王從居的本家，他們二人都是地下黨員。王從喜是這樣一個人：開減租開土改時，他很積極，能說會道，可就是私心太重，咱剛撤退時，他對組織上意見很大，認為是“拍着屁股就走”，不管村干部死活。當時，大貴他們就說：“你是个黨員還是大姑娘？”他們從黨員的責任，參加黨是什麼的，一直談到自覺地堅持鬥爭為止，說得他沒話了。才撤退的那一個月，老胥始終沒和區委聯繫上。敵軍駐辛庄的十天當中，老胥他們在西山邊是東躲一陣，西歇一腳的，直到十一月中旬，區委才派人在半夜敲開胥大貴家的門，接上了關係。可是由於當時情況緊張，區委只准胥大貴一人保持聯繫。他們從西山回到辛庄，到孫少亭家吩咐王純的傳話，也是村干部在西山上自己想出來的主意，那時，他們根本就沒見過王純。王從喜當然知道這內里虛實，最初，他不相信這傳話會有什么作用。後來，看到孫少亭對干部果然惧怕三分，心裏才比較踏實了。他看到村里三十六名干部都抱得很緊，老胥最近又說已經和區委聯繫上了，可是他沒有看到過區委來人；他懷疑是不是老胥為了安定大伙故意放的空氣，雖然如此，他的膽也漸漸壯起來了。

王從居一被捕，王從喜對過去的想法都變了。他感到國民党的力量和天一般大，孫少亭也不是容易用空話斗得過的人。最近五堡和硯山一帶的干部被殺了不少，西邊這一片，方家溝地主“砒霜餅子”串着國民黨到處要抓咱的干部，方家溝離辛庄才三里地。現在，辛庄的地主也向干部下毒手了。王從喜這一夜邊

想边怕，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孙少亭正在这时敲着王从喜家的大门。

王从喜对孙少亭特别客气，就象解放前见到他的东家一样。孙少亭敲到要敲王从喜当保长，王从喜说：“就怕共产党回来时自己倒霉。”孙少亭就告诉他：“你在共产党那里当过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成分又好，共产党不会拿你怎样。”并答应每月给他两石米，王从喜还有点犹豫，孙少亭看到他的弱点，就说：“你自个看看，如今是誰的天下了？”这话，对王从喜的确发生很大作用，王从喜就答应当保长了。

清早，胥大贵听到王从喜当保长的事，就找他谈话。王从喜对老胥的态度全变了。先是爱理不理，后来就干脆说：“这是啥天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唄！”老胥看说不转了，才告诉他：“你要当保长也行，可有一条，要是卖党卖同志，大伙也不会跟你講情面！”

过不了几天，辛庄一带传起了一樁震动人心的事：“共产党有一支独立营过来西山一带活动了，八区的干部和区小队，半夜从董家房、辛庄村横穿直过，往北插到张顺屯活动开了。八区的干部和区小队就住在护路湾、上下水谷、南山一带各村。”又有人说：“孙家溝有个共产党的情报站，驻着十多名武工队。”

辛庄的地主，对这些传言虽半信半疑，但他们既然已经把王从喜逼入笼了，胥大贵早先的“吩咐”，也不能不叫他们悬心，所以，王从居被抓走的第五天，孙少亭又和石全孝进了一趟涿鹿城。王从居就被放回来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保公所忽然来了三个兵，从服装上辨不清是什么军队。他们找到王从喜，劈头就问：“共产党来过没有？”王从喜实以为是国民党军，就一边倒茶一边陪笑地答道：

“这些野猫嘛，咋敢下来？他們都躲在西山鑽草縫，再說這事是虛是實誰也沒見過……”沒等王從喜說完，來人中的兩人就把他捆起來，結结实实地扎了个五花大綁。另一個挎盒子槍的這才說：“我們就是解放軍共產黨，你這不就看到了。”王從喜一下子吓白了臉。“三個同志把王從喜押到戲台跟前，朝天放了兩槍，老乡們都圍過來了。那個挎盒子槍的同志向大伙說：‘鄉親們，咱是八區的區小隊，今天到辛莊來教訓王從喜這個叛徒，你們回去讓地主老實點，再作惡，咱也會到辛莊來請走他們！’說得大伙都樂開了。

王從喜被咱逮捕以後，辛莊的局面就改觀了。地主們這些天都不敢在家里睡覺，可是對翻身戶的倒算還沒有罷手。村里的翻身戶反倒算的鬥爭却更堅決了。

王從喜被咱關在孫家溝教育了二十多天，放回來的當天晚上，區里就來人了。

這是一個月黑夜，孫少亭正要睡下，唐啓文就敲門進來了。孫少亭以為鄉公所又有事找上門來，就開了門。四個持着盒子槍的人隨着唐啓文進來，孫少亭把他們讓進正房，在燈下一看，原來是共產黨的區委唐士倫！孫少亭吓得話都說不上來了。老唐看了看房子，只簡單地說：“孫少亭，今晚要在你這裡開會。”接着，胥大貴、石庆善等七、八個干部，就帶着全村的二十五家地主富農進來了。這些人擠滿了一屋子，個個都想站到背陰的牆角，彼此都不打招呼，渾身顫抖，連氣也不敢出，都看着孫少亭，好象這幾個月來，他們之間根本就沒來往過。前幾天，八區區小隊就是這樣進方家溝村的，他們把“砒霜餅子”處決在他家里，辛莊的地主幾天前才發着顫聽說了這件事。

看看人都到齊了，唐士倫就說：“好幾個月不見面了，你們搞

得这么兇！誰讓你們向翻身戶倒算的？”這話一問，滿屋子的地主富農都急了。原先，誰都不敢說話，這時，倒搶着說起來了，這個說他沒有倒算；那個說是家里老婆看着庄稼眼紅，就向佃戶要租了……。老唐對誰都不回駁，聽他們表白，挨個地盯着他們。被他盯着的人，立刻就噤聲，搭拉下了腦袋。老唐聽了一會，才又說：“別胡說八道了！”這時，屋子里又靜悄悄的了。老唐先向他們談東北戰役，談咱消灭了多少國民黨軍隊，接着才交代政策，最後說：“過去倒算的事可以寬大，除每個倒算戶罰十石米，不作其他處理，今天以後，誰再倒算，按抗拒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論處！自個多留點神！”他還說：“至于顧一孝嘛，我們也自有撥落他的辦法，你們誰要和他搭帮干，也行！”說完，就宣布散會。

第二天清早，地主顧金孝找到佃戶張喜家說：“咱昨天向你要的那筆帳，就別算了，都是一个村的，別把那點事放在心上。”顧金孝走了，張喜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等他到井邊挑水，人們正圍着井台連笑帶嚷地談唐土倫昨天晚上怎麼給地主開會的事，老張才明白過來，說：“這不又是解放了！”

這是解放軍撤退半年來，辛庄村人們最舒坦的一天。他們感覺到：解放軍就在周圍，天並沒有變。辛庄的二十六戶地主富農，果然從這一天起，就停止了對翻身戶的倒算。

關於地主的倒算，以後只發生過這麼一件事。胥大貴的叔伯兄弟胥大富，有一天進涿鹿城，在西樓^①跟前遇到董家房的地主曹克為，胥大富租他靠辛庄的十多畝地種，一九四五年減租減息時，曹克為在涿鹿城作买卖，看風勢不对，就只好回董家房把

① 西樓指涿鹿县城里最大一家飯館。

租減給佃戶。胥大富當然也減到他的租。國民黨占領涿鹿，曹克為就在鎮公所干事，這天他在西樓喝酒，看到了胥大富，就從酒館里跑出來抓住他不放，逼胥大富拿出去年減的租和今年的地租。胥大富說：“這是國家政策，全民執行，減租時你我都同意，現在翻卦，我也不給你！”曹克為要抓胥大富上鎮公所，胥大富反扭住他說：“要去就到民政科去！”原來，國民黨占領涿鹿以後，看到全縣都搞過減租減息，翻身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敢很快就公開貼出告示叫農民交回退去的租息，一則怕攪動了“蜂窩”，二則想充個“好政府”的名声，所以表面上裝做對地主的倒算不聞不問，由還鄉團和地主自己出面搞。全涿鹿沒有人不知道：國民黨就是還鄉團和地主，地主和還鄉團也就是國民黨。可是，他們還要裝成國民黨和地主不是一路貨色。胥大富要和曹克為去民政科就因為咱的干部早就告訴過翻身戶，可以抓住國民黨的這個弱點，胥大富當時是辛莊的地下黨員，當然知道得更清楚。當時兩個人扭起架來，老胥勁大，曹克為敵不過他，看看周圍又沒有鎮公所的人，就順着眾人的勸解，放開了胥大富。胥大富就这么大搖大擺地走過南大街，出了南關回了辛莊。這時，圍在西樓跟前看熱鬧的人還議論個不停。

很快，這件事就飛傳開了。這時全縣的倒算和反倒算鬥爭還在激烈進行，人們聽了這故事以後，得出這樣一條結論：“國民黨還不敢公開攬這活！”

一九四七年夏天，辛莊就變為兩面政權村了。夜里，當四外只有青蛙和蟋蟀的叫鳴時，區委會和區小隊經常來人，登上村中心的屋頂作報告。老乡們都從被窩里坐起來，把耳朵貼在紙窗上，夜深人靜，全村五百多戶都聽得清清楚楚，越聽心里越踏實。逢到咱山上和前線需要糧草，辛莊的老鄉就自動繳公糧，組織牲

口在夜間往山上运。王从喜自从孙家溝放回來后就不敢和咱抗了，他下面的甲長，都是咱们安上的人，这局势和对付日本鬼子时很相象。

当区小队在这一帶活动开时，国民党还乡团就不敢零散出来了，更不敢在外边几个村里过夜。辛庄的顧一孝，連白天都不敢回来了。

过了端午节，辛庄的地主虽然已經不敢倒算了，可他們又来了一个新花招，大量廉价地卖起土地来。一九四六年春鬧土改时，咱沒有来得及把地主的紅契收來，他們就鑽了这个空子。最先搞这活动的，又是那个在減租时被我們斗过的石全孝。他在辛庄替溪源霍家地主經營着三百多亩地，这时就代霍潤光在辛庄卖地，把卖回的粮食套大車拉进涿鹿城，堆进霍家开的点心鋪。村里的其他地主，接着也悄悄地卖地了。咱的区委在夜間報告时，揭穿了地主的陰謀，告訴大伙：“地主眼看国民党要完了，想用这办法向咱进行一次最后的剝削……”村里的貧農听到宣傳，誰也不去上地主的当了，都等着解放軍回来再搞一次土改。

一九四八年在辛庄這一帶，国民党已經站不住脚了。他們把乡公所搬到高堡。高堡离对岸涿鹿城只三里地，中間还有半截日本人修的洋灰桥，他們想，一旦咱找上他們，逃跑或是搬救兵都方便些。

秋天，各个大战場的捷报天天傳來。胥大貴他們在村里号召大伙准备大台缸好生黃豆芽，他們这么布置，目的是讓大伙作思想准备，提高警惕，防着国民党潰敗时搞瘋狂报复。七月以后，夜間广播已經用不到作了，有事干脆就在戏台跟前召开大会。十一月中旬，区委派人来这里开了一次羣众大会，布置迎接

解放军的准备工作。这天以后，贫农团又公开活动了。谢正、王纪成公开负起公安员的责任，把村里十一家地主都监视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区委通知，这一天解放大军要经过蔚涿公路，准备解放涿鹿城。辛庄的人们沸腾起来了。青壮年都扎好担架，装好支前的粮食，大清早就到公路上迎接解放军。孩子们成群结伙满街乱转。

全村的妇女老汉忙着打扫院子，把炕都烧得热呼呼的，每一家都烧了一大锅开水，把全家的碗都放到锅台上，有人还悄悄在上面放上茶叶。区里通知，驻辛庄的解放军下午五点钟到达，可是，才吃过晌午饭，村里的男女老少就都聚集到大路上去了。他们搬出整整二年没有动弹过的锣鼓，用来迎接自己的战士和亲人。

解放新保安的消息传来的当天，辛庄的贫雇农就到董家房的区委会找唐士伦。他们说：“老唐，咱辛庄啥都闹停当了，咱就开始闹土改吧！区委会能同意吗？”老唐说：“快了，等北平解放，咱们就要搞土改了！”他们提出意见：“早几天有啥关系？反正北平早晚都要拿下来了，咱就先改了吧！”老唐笑着跟大伙说：“大功告成，土地还能不回老家！你们先回。大概县里王纯同志和区委还来辛庄搞试点哩！”大贵等人说：“我们可就按从前那样做准备去了！”

不久，果然八区的二次土改会就在辛庄召开了。二次土改，是从辛庄打的第一炮。

辛庄第一社

薛显卿

一九五四年初春，桑干河还没有解冻，离春耕播种的节气还有一个多月。辛庄三十多个互助组，自去年入冬以来，把地里的庄稼一拾掇干净，他们的活动也就无形中停顿了。老乡们除参加会、听听总路线宣传，就蹲上热炕头，围住火盆熬开水沏茶喝，要不，就出去串门闲聊天，只有勤快些的人才到村街大路上拾粪。

一天夜里，党的区委委员胥大贵回辛庄召集党员开会，讨论合作化问题。大贵是辛庄人，解放后才脱产到区里工作的。他问大伙：“要是咱村成立个初级社，闹得起来吗？”话音刚落，在会上最不爱说话的唐有富突然从炕上站起来说：“我早就想入社了。”村党支部书记王纪魁在炕下紧接上茬：“老唐，我帮上你，咱先干。”

会场上，顿时活躍起来了。老唐那大个子把灯给遮住，会场被挡得半边是黑影，人们就争着往炕桌跟前挤，嚷嚷着就准备报名了。大贵看着唐龄等二三个老汉，他们一声不吭地靠在炕角背阴地方抽着烟。他让大家安静下来才说：“这可是一场革命，也不是搭伙作买卖，光嚷嚷还行？”有人对大贵这话不满意，立刻顶过去：“谁不知道！说干就干，净磨蹭大道理有啥用？”大贵解释：“别太大意了，去年办互助组，还有党员被地主攻倒，有的党员就为这不干革命的呢！办社，就算党员都入了，群众呢？互助组放给谁呢？不好好摆布一下力量能行吗？”

胥大貴的話是有根據的。一九五二年辛庄成立了十三個互助組，第二年，發展到三十二個，全村各戶都算加入了。里面有臨時性的，也有長年的。上級号召組織互助組時，是按自找對象，自行組合的原則進行，村里的貧農是最先動起來的，他們串聯不到牲口農具齊全的富裕戶，就窮帮窮地組織起好多貧農互助組。

大部分富裕中農，怕和貧農搭紀吃亏，他們最初並不想入組，但看到這是大勢所趨，搞互助組也有一些好处可沾，特別是貧農都入組了，自己再不能用牲口、大農具和他們換人工，怕春耕時活趕不過來。看了一陣子，也就富裕戶串富裕戶，成立起一批富裕中農互助組。這些組，有樣可就多了，大都是臨時性的不用說，裡面還有摻了假的。去年整黨時被開除黨籍的孫奎元，他和富裕戶馬宗貴、顧遠等等人，就搞過這樣一個假互助組。他們名義上是長年互助組，內里却是變工組。整黨的支部大會上，人們批評老孫一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私心，批評他不該搞假互助組，老孫根本就不接受批評，尋找理由推托：說他和馬、顧是拜把兄弟，要是他們二人不走互助組，也不能擋下他們自己搞。會上，人們總說不轉老孫，再加上他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就一致通過決議開除他出黨了。

那次整黨時，還開除了另一個黨員胥大富。胥大富原先是貧農，土改後才分到土地，他和地主孫少亭的兒子搞一個互助組。孫少亭在解放後表面上擁護共產黨的一切政策，很會隨風轉舵，却暗裡藏刀，他們加入胥大富互助組，三天兩頭對胥大富遞煙卷請吃飯，勸他買田置業。胥大富哪裏有錢呢？孫少亭就借給他錢，買了三十畝地，這樣，胥大富的心就變了。他怨黨怨社會主義不讓他雇工買地，不讓他個人發財，哪裏會好好經營互助組？不到半年，這個互助組的莊稼就都給搞疲了，各戶當然提

出退組。这个互助組就这样給地主孙少亨弄垮了。

胥大貴提醒大家，辛庄的互助組虽然經過头年的整顿，巩固了，但要搞合作社，富裕戶还跟不上来，就是貧农，有一部分人的思想一时也想不通。耳听是虛，眼看才心实。老胥到最后才提出，今年的任务是先搞个小社作样板，讓大家看看，覺得是好，你不讓他入社，他也要讓社的大門进来。

这晚上，支部大会討論的結果，决定先由唐有富、王紀魁，还有張祥三个党员到羣众中串联組社，先办个七、八戶的小社；其他党员还要在互助組起好骨干作用。有些人虽然心中不滿意，也只好按这決議办事。

唐有富本来就是互助組組長，他們組里有三戶富裕中农，秋收后就嘀咕着要退出互助組，理由是：“在这个組里被別人沾了光，还不如轉到家底相当的組里去。”这时，遇到唐有富串联組社，他們就趁机連互助組也退了。唐有富他們串联了全村最穷的薛万才、王成基、張永德和王紀昌四戶貧农。他們也都是土改时才分到土地，而且是黃砂薄地多，每年春起，都得先替別人干活，用人工換牲口耕地，等自己播上种，富裕戶地里的苗已經出齐了。庄稼活年年誤节气，粮食产量很低，到青黃不接月份就得借飢荒，窟窿老是补不齐。五二年搞互助組以来，生产虽然較往年起色多了，但还是缺三拉四，要这样沒那樣的。

三戶党员加上四戶羣众，这七戶貧农合起来連一匹牲口都沒有，大車更不用提了，就連小农具都殘缺不全，要是七戶人家呼啦一起下地，鐵鎌还不够使喚，有兩戶連春播的籽种都還沒着落。

这七戶当中，劳动力也很不整齐。就拿薛万才說，人很穷，解放前他对生活沒有指望，就抽起大烟来，混着过二流子生活，

弄成一副瘦骨伶仃的身架。解放后分到土地，感到生活有指望了，有心發奮圖強，大烟早就戒掉，可是劳动力还是很不强，因此沒有人願意和他搭互助組；是村里富裕戶最瞧不起的人。可是老唐他們並不这样看他，把他也吸收了。

只兩天工夫，小社串联起来了。这时，村子里的富裕戶听说这七戶人家要办个小社，就背地里笑他們說：“看这伙穷棒子，自己那点地都鬧不好，倒想办起合作社了。”

唐有富在自己院子里騰出一間空房，作为社的办公室。老唐家在村南边漚蔬坑北面，这漚蔬坑的东西兩面全是王佐、王佑、張万金等富裕中农戶，他們搞的是富裕中农的互助組。如今老唐他們建立起一个貧农合作社，無形中就在这漚蔬坑周圍唱上对台戏了；北边是全村最穷的七戶貧农小社，东西兩邊是村里实力最雄厚的富裕中农互助組，村子里的人很自然地就叫唐有富小社为“蔬潢后院”，叫王佐、張万金等富裕組是“蔬潢东西院”。

“蔬潢后院”第一天开社員大会时，一致选举唐有富当社長，王紀魁当副社長。通过土地、农具入股的办法以后，他們就討論了全年的生产計劃，筹划来筹划去，感到眼前第一件大事是筹春耕的生产垫本当紧。他們决定趁着地里活还不能动彈的时候，先从积肥和搞副業着手，因此就想要办个豆腐坊，从这里找点生产垫本；有了豆腐坊，还可以喂猪积肥。豆腐坊就設在大伙开会的院子里。这样，“蔬潢后院”白天磨豆腐，收了工就成了小社的办公室和会場。

大清早，天才蒙蒙亮，冷得人伸不开手，“蔬潢东西院”的人們还在热炕上睡大覺，“蔬潢后院”的人們就鬧騰起来了。七戶人家在这里忙着安石磨，修磨柄，回家搬大桶小桶，总共还凑了一石七斗的黃豆。这时，太陽才升上来，“蔬潢东西院”的張万金、

王佐他們也出來了。他們蹲在自家的大門口看熱鬧，這個緊緊胸前皮襖清着嗓子，那個整着煙鍋點上火，這才說道：“嘿，老唐，鬧騰起來了，真紅火！”老唐和王紀魁不理睬這些不善意的招呼，心里想：“這算哪上了，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好看的還在后頭呢！”背后的薛方才則低着腦袋，不好意思地走過去了。小社成立沒到七、八天，村子里一些愛編順口溜的人就給編了個口歌：“穷棒子，富裕組，地主富农不擋股，干部挺着肚皮努。”

豆腐坊出豆腐以后，“蔬漬后院”的社員就開始往地里挑糞，這時才陰曆二月，冰雪未消，“蔬漬東西院”的人都還沒動彈，他們仗着有牲口、大車，肥料又足，并不着急往地里送糞。小社的社員倒已經把七戶的糞坑都刨了，他們搜集破房土，還拆了炕坯砸成炕土，往地里送。天天都是起五更搭黃昏地干。有一天，“蔬漬東西院”王佐他們幾個人，看到薛方才滿頭大汗地挑擔糞要往地里送，老遠就把他叫住，走近才說：“老薛，你可受得够嗆，咋連命也不要？累得連眼窩都塌成酒盅深了。”說完，幾個人就嘻嘻地走開了，鬧得老薛心里很不是滋味。這些諷言冷語，吹得老薛、王成基二三個人有一陣子都不敢在街頭站，要不能下地，就到豆腐坊幫着干活。

小社的七戶社員，自己積的肥料本來並不多，可是他們到處找肥源，越找肥料越多起來，六七个男勞力天天挑還挑不過來。這時，黨也從經濟上支援他們。鄉里批准給他們三百五十元的合作貸款，還貸給二家缺糧戶糧食。他們用這三百五十元買了一頭牛、一輛鐵軛轆車。當老唐把牛車趕進社，“蔬漬后院”的人們這天象过大節日一樣，他們七戶的大人小孩圍住這條新買的大花牛和鐵車轉了半天。晚上，小社就開起社員大會來，這次會連小孩都參加，他們看完牛車就不想回去了。會上，大伙的情緒

挺高。他們心头都感到热烘烘的，就象唐有富說的：“咱背后有党和毛主席撐腰，胆可壯啦！”他們決定繼續大搞肥料。王紀魁就提出挖漚蔬坑的塘泥。這塘泥年年用水漚蔬，可肥啦。討論中間，又感到挖塘泥工程大，勞動力缺，唐有富的女人就提出一個建議；她說豆腐坊燒火的女人不缺，讓王成基的娘和薛万才女人兩個人干就行了，其餘年輕力壯的婦女都參加挖塘泥裝車。

挖塘泥那天，“漚潢東西院”的男男女女都出來看稀罕。王佐說：“嘿嘿，到底是社員，駕起車了。”王紀魁說：“小意思，牛車能對付着也就足了。”

辛庄的婦女往年從不下地干活，更沒有人動過鐵鍬活；農閑季節，她們忙着串鄰居看鞋樣，在熱炕頭衲鞋底，收秋、大忙時，頂多是到場里搓玉米。唐有富女人她們今天動鐵鍬裝糞，還是辛庄婦女開天辟地以來第一遭呢！所以圍着看熱鬧的就有人說：“合作社連婦女也干這活計了，真是新鮮事兒。”有的老漢太看不順眼了，狠狠地咳嗽了几聲就挾着根旱煙杆走開了。小社的七戶人，因為都齊集着一塊干活，村子里來看熱鬧的一些貧農也插手幫他們裝車，人多勢眾，都干得很歡騰。女社員們知道東西院的人是看她們的熱鬧，反而干得更來勁。

“漚潢東西院”對社員的諷言冷語，那明擺在面上的瞧不起的神色，來意雖然不善，在社里却起了督促作用，特別是對唐有富和王紀魁兩個黨員，使他倆更明確了辦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王紀魁說：“自己身為共產黨員，有困難也要干下去，小社要是闖壞了，大伙的臉在村上沒處擋不要緊，反把合作化道路給踩糟了。”但薛万才、王紀昌等另外兩三戶社員，由於“漚潢東西院”的刺激，那股子要爭一口氣的志氣，對他們搞好社的決心雖然起着推動作用，但日子長了，加上辦社誰都缺乏經驗，社里也就免不

了有風霜雨雪的时候。

小社剛成立不久，薛万才的女人就嫌走社不如單干清閑自在。她过去最懶，天天都是日上三竿才睡醒，每天光串門不做事。入社以后，剛分配她到豆腐坊燒火的头几天，兴趣挺高，可是过些日子，她就开始迟到了，耽誤了別人出豆腐，社里批評她，她就感到憋得慌。老薛自己被別人說过“累得眼窩塌进去了”以后，也感到入了社，胡混着日子再也不行了；所以在春耕剛完，他們兩口子就提出要退社。为这事，社里开了三个晚上的会，算了綱帳給他听，也指出不参加劳动一輩子都翻不了身。老薛思想上怕自己劳动力差，年終分紅自己吃了亏。大伙就算帳給他听，看是不是会吃亏？妇女們收了工也到薛万才家串門，和老薛的女人談心，这样，他們这一戶才又决定不退社了。

王紀昌的女人剛死去一年，他只光棍一人，要不是參加了互助組，去年他的地都快荒了。入社以后，他看到妇女都下地干活，心里急得不行，老怕工分給別人掙走了，老埋怨他兄弟王紀魁拉他入社，說这可把他“害了”。別人提出“水漲船高”，多下工夫多打糧每人就都增加收入的道理，他老想不通，直到他兄弟問他：“你一个人种那十亩地种得过来嗎？”“沒劳动力，地里自己能長得出庄稼嗎？”他这才答應在社在到秋收，到时候要是收入真的減少了，他就非退社不可。

他們还因为張祥的劳动态度不好开过不少次会。張祥是黨員，他倒沒有闖过要退社的事，就因为他劳动力比薛万才、王成基都强，对一攬子拉平記分的办法很有意見，所以干起活来总是稀稀拉拉。小社成立初期，老唐因为自己是七戶当中最强的劳动力，又一心想把社搞好，怕評分伤和气，对自己吃点亏倒不在乎，所以沒有提出死分活評的办法，社里也不分離干的活多少，

只要干一样活就划同样的工分。遇到社里誰的劳动态度稀拉了，老唐和王紀魁明明看得很清楚，也很挠头，可是怕把社办垮，什么气都咽下去了。他們領導社的办法只是“以身作則”、“吃苦在先”，加上批評說服，很不会运用必要的制度来巩固社。比如春耕时，他們为了赶耕細作，向別人租来一头牛，加上社里新买来的那头花牛，兩头牛同时耕地。由張祥和張永德耕，他們兩个人扶着兩張犁，一天总共才耕了二亩地。第三天，唐有富看到这太不象話了，就退还那条租来的牛，他自己牽社里的大花牛架上犁，一天就耕了四亩地，还拉了一車柴禾回来。

有一次，全社的人都赶着扣地，張祥看着老薛他們扣到哪里他就停到哪里，扣一陣停一陣，大路上只要过往一个人，他都要挂着鐵鍬看着那人走远了才又动彈。老唐实在看不过去了，才从地头那边大声叫着：“張祥，扣地就好好扣嘛，咋的老是挂着鐵鍬，你还得問它入不入土嗎？”猛一听到老唐这不同尋常的大声喊話，大伙都怔住了，待听到最后一句，都嘩地笑开了，弄得老張臉面直紅到耳根。

春耕剛結束，是社里出事最多的时候。“蕭漢東西院”的冷風还刮个不停，个别胆小怕事的下乡干部，到辛庄时甚至怕上“蕭漢后院”去。他怕社員提出問題自己不能解决，更怕解决错了，把小社搞垮自己担待不起。难怪老唐至今还对人說：“別看那时小社才七戶，事情却比今天上万戶的人民公社还难办。”他說：“人們的思想一走进集体主义，什么事就都好办了。”

小社遇到的問題虽然不少，可是有上級的及时領導、撐腰，比如評工記分問題，区里發現了，区委就下来帮他們解决，打通思想，訂下了死分活評的制度。老唐万沒有想到自己顧慮最大的“死分活評”的制度一定下，社員不但沒鬧不團結，反而干活都

起勁了。

“蔬漬后院”这七戶社員都有個習慣，每天晚上收了工，回家吃罢晚飯就來到豆腐坊，坐在一條炕上抽煙喝茶；遇到社里有大事情要解決，比如入股辦法，決定全年生產計劃，或者有人鬧退社了，要開會討論，決定分紅方案，或者縣里、區里來了下鄉干部，老唐就說：“今晚咱開個社員大會吧！”這就叫作開會。其實，他們每天都在開社員大會。每天夜里，總是七個男社員坐在炕上，婦女是每次在老唐宣布開會時，才到他屋裏搬幾條凳子坐在上面，平時就坐在灶前燒火的地方。他們琢磨生產上的事最多。春起他們租廢渠沿種大蔬的事，春耕結束時他們利用牛車拉煤搞運輸副業的事，也都是這樣琢磨出來的。

“蔬漬后院”的七戶社員，總共有七十畝旱地。這七十畝地上的糞比往年增加三倍，有了人工，政府又貸款給他們買了一頭牛，一掛鐵軸轆車，農具雖然沒有一戶齊全的，可是老唐有一張舊犁，王紀魁有張缺齒的耙，七戶人家一湊起來，也就什麼農具都有了，根本就不要依靠富裕戶的牲口工了。他們地里的肥料比哪一戶都下得多，播種也比哪一個互助組都及時，莊稼的苗就出得最整齊。他們還租來一段十里長的廢渠沿，點上了蓖麻籽，副業除豆腐坊而外，還養着兩口大肥豬，社里的牛車，只要有空，就趕往葫蘆拉煤搞運輸。

三伏天，“蔬漬后院”這小社已透出一片興隆氣象，連老薛也直起腰板走路了。這時，“蔬漬東西院”的冷風再也不往北院刮了，王佐他們的語氣已不那麼尖削了，他們只在背地里悄悄對人說：“想不到小社真的干起來了，看樣子今年莊稼長得不錯。”人們在地頭歇工時，挨着小社的地的人，總要走過去看那長得綠油油的莊稼。每天夜里，“蔬漬后院”經常坐滿了人，連村北頭幾個

貧農互助組的人也常到這裡來坐着抽煙喝茶。社員大會無形中總是社里社外的人一道開，沒入社的人有時也忍不住幫着出點主意，發表點意見。

秋收時，辛莊全村五百多戶人家都關心起“蔬漬后院”的事來，他們每收成一種莊稼，雖沒有往戲台跟前貼出清單，可是消息却傳得特別快，不出兩天工夫，就誰都知道小社的哪一塊地打多少糧了。

這一年，“蔬漬后院”的七十畝薄地打了一百三十多石糧食。和“蔬漬東西院”相比較，小社的四等地多，可是若按每畝產量平均計算，“蔬漬后院”却比他們足足多打了三成糧食。春起時思想問題鬧得最多的張祥，就對別人說：“咋搞的，我大路边那畝地，在我手里年年都只打八斗糧，今年却冒出了二石糧，土地也認社不認人。”小社在廢渠沿點的蓮藕共打了二千多斤蓮藕籽，加上副業收入，他們繳清了公糧，除掉生產基本，完成了糧食的統購任務，每人淨分五石糧食和一些現款。這七戶社員，不但公糧繳得最早，賣給國家的余糧也最多。

一九五四年冬天，辛庄村戲台對面的龍王廟里每天都很熱鬧，人們不是進去燒香供奉龍王爷，那龍王廟早就變成辛庄村的黨支部辦公室了。他們是到那裡找支部書記申請入社，先是貧農去得最多，二、三天後，村子里的富裕中農接着也進去申請了。龍王廟的熱鬧，使人們想起解放那年，減租時吃翻身糕的情景。

“蔬漬東西院”的王佐、張万金他們，春天，還在嘲笑七戶小社；冬天，他們也上村支部申請入社了，而且表示態度很堅決。

不到腊月，辛庄村的貧農、中農都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五百多戶一共成立起三個社。

老唐他們這個“蔬漬后院”的七戶小社，經過一個夏天和秋

天，一下子吸收了將近二十倍的社員，變成一百三十戶的初級社了，叫“辛庄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人們已經不叫他們是“蔬溝后院”或“小社”了。扩社建社時，老唐還當第一社社長，王紀魁被選為第二社的社長了，過去既弱又懶的老薛，這一年也變了一個人，他不但能挑會耕，還被社員選作一個生產隊的隊長。

這一年的春天，辛庄村五百多戶人家只有七戶社員；到冬天，全村只有七戶不是社員，這七戶都是地主，是向互助合作化進攻得最厲害的不法地主。討論是否接受他們的悔過，吸收他們入社時，社員們說：“先把他們放在社外看看再說罷！”

一九五五年冬天，全國合作化高潮到來的時候，辛庄村三個初級社轉為高級社還不到一個月，全村的男女老少就扛着紅旗，敲鑼打鼓上區委所在地董家房開慶祝大會，全村的人都加入了“星火農業生產合作社”。

“星火社”是一九五六年涿鹿縣建立的第一個最大的高級社。

一面合作化的旗帜

齐蘭貞

假若，我們把麥田公社成立以前那些分布在全区的許多小社，比喩為一顆顆明亮的小星星。那么，星火農業社應該是羣星中最明亮的一顆慧星。因为，自从一九五一年楊成林互助組成立，一九五二年由互助組轉為初級農業社，到一九五五年与附近的十七个小社合併轉化的高級社，直到今年公社成立，七年間，它一次又一次的战胜災災，冲破資本主義的風浪，有力地显示着合作化的优越性，特別是大社的优越性，成为涿鹿县一面合作化的旗帜，大民心上的一顆明亮的星星！

星火農業社是在一九五五年冬季合作化高潮中，由三个乡十二个行政村的十七个初級小社合併的联乡高級社。全社共有三〇八九戶，一一〇七六人，男女整半勞力六二九二个。总耕地四五三六八亩，还有果园一〇二九亩，有大小耕畜一〇五八头，大車一百五十輛。这样的大社，当时在涿鹿县并不少，但是，一九五六年底刮來了一陣資本主义的邪風，吹散了許多大社，只有星火社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抓住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关键問題，團結了全体社員，一年比一年提高生产，兩年内使生产和生活水平赶过了当地富裕中农。 ✓

赶过了富裕中农

星火社成立以后，一开始就抓住了增产的两个关键：大量积

肥，兴修水利。白天红旗飘扬鼓舞社员开渠，夜晚灯笼火把引路搞积肥。把多年来从未挖过的沤粪坑里的沤肥都挖出来了，十一个大坑挖出四百五十多万斤肥来，过去从来没有在地里熏过肥，高级化后也展开了熏肥活动，光熏的肥料每亩地就平均一千多斤，忙得社员们连春节大年初一都没有休息。

谁知道这一年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过了清明就阴雨绵地下个不停，社里提出的口号是：“雨天修渠，雨后锄地”，社员们一刻也不停地干，没有误了修渠，也没有荒了一亩地。到了七月十三日，谷子长到二尺高，玉米冒过了人的头，眼看着绿油油的好庄稼，下午一阵狂风骤雨夹来了冰雹，鸡蛋大的冰块砸下来，全社有三万多亩地遭了灾。最严重的是窑子头和保岱一带，七千五百亩地的玉米被打得稀烂，一千七百亩谷黍被打断了苗，四百多亩豆子和倭瓜被砸掉了头，花果也被打落了八万余斤。这场灾害象是当头一棒，把人们砸得灰了心。窑子头三十八队的队长唐国珠躺在炕上大哭；三十九队的队长分配劳力去修渠时，社员们站在街上唉声叹气地不动身，说：“庄稼都打坏了，渠修不修有啥用？”思想很混乱。乡党委和社干部连夜开会讨论紧急措施，分头赶到重灾区，向大家说明人定胜天的道理，动员大家抢救。社员们这才又动起来了，男女老少齐下地，光拾打下来的青玉米和高粱穗，就拣出来二十万多斤，人不能吃的，都喂了牲口，然后把遭灾的庄稼赶紧再施追肥一次，锄松一遍，并在几天之内把打断的谷子苗掐的掐、剪的剪，让新芽长出来。那些实在无法抢救的庄稼，都毁种上高粱，不讓一亩地荒废。

一场灾过去了，到了秋天，因为雨多气候潮湿，太阳闷热，全社四万亩地受了“火噪”（即斑点病），也大大影响了产量。这一年，星火社员虽然遭了七灾八害，但到底是合作社种的地，肥大

水足，受災也有輕有重，秋收后平均亩产量还达到二二三斤，大部分社員都增加了收入。第一年人們就見到了合作化的好处，特別是大社的好处。

一九五七年，又是多灾的一年。風、旱、雹、霜，星火社都遭上了，有二十二个生产队都遭灾減了产，但是却有十九个生产队的兩万多亩地获得了丰收，秋收后，亩产平均达到二五七斤，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十二点四。这一年遭灾最严重的是石家嘴和水溝兩村。就拿石家嘴來說吧，这个村共有五十八戶人家，一个生产队，种着一千多亩地和四百多亩果园，亩产糧平均才九十一斤，連本队人口的吃糧都沒有打够。秋收分配的結果，石家嘴村不但可分回吃糧（由社里調撥三万多斤粮食），全队还拿到劳动分紅和果园股金七千多元。人們說，如果不是大社，石家嘴只有鬧飢荒的份兒，哪会象这样又是糧食又是錢！

在遭灾的情况下，星火社一九五七年共打了糧食一一四二十多斤，实給国家五七〇万斤粮，占全县征購总数二一〇〇万斤粮的百分之二十八。社員除分回吃糧外，每人平均又分回現金二十一塊八角。全社除了九戶懶漢和四十六戶因病不能劳动的，以及三十三戶專搞副業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戶比前一年增加了收入。社員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了，兩年来蓋了新房子七百多間，兩千多間房子新裝上了玻璃，买新被、縫新衣的更是不計其数。社員編了个順口溜歌唱合作社：过去是“高粱掺糠打正粧，大米白面沒盼望，过年碰上莜麦面，信似上了天堂”；如今是“莜麦面家常便飯，大米白面月月能見，要想再改善，只有合作加勁干”。

当社会上刮来了一陣資本主义的邪風时，有些怀着資本主义發財思想的社員，也想兴風作浪，象四队的移民社員張吉祥、

張志文，還有張有順等七戶有膠皮車的中农，鬧起退社來，也有些社員跟着喊糧不够吃，生活沒有提高。這陣邪風很快的就被貧农社員打下去了。秋收後，社里為了做一番確切的比較，把全社有代表性的二十三戶富裕中农做了一次生產調查比較，看看高級化以後，社員的生產和生活水平是不是趕上了富裕中农。這二十三戶富裕中农，共有一一五口人，有勞力三十六個，耕畜十九頭，耕地五二二亩，每人平均四亩半，每個勞力負擔十四亩半，每頭耕畜負擔二十七亩半，水旱地平均施肥十七獸。

合作社每 人平 均耕 地 四 点〇三 亩(不包 括一〇二九 亩果園)，每個勞 力負 擔耕 地 七 点二 六 亩，水旱地 平均 施肥 三十一獸。

糧食總產量：二十三戶富 裕 中农水旱地共產十二方三千多斤，平均亩產糧二三五斤；合作社總產量一一四二萬多斤，平均亩產二五七斤，每亩地 超過富 裕 中农二十二斤。

算了這筆帳，他們最後說：“合作社人多力量大，比我們強多了，我們哪能比得了呢！”茶房村算了十八戶富 裕 中农的收入，各戶比單干時增加收入都在百分之二十一以上。保岱村人所公認的種地能手董應科，一九五五年是丰收年，單干時打糧八千斤，賣糧四千斤，合二四〇元；今年的收入，除了吃糧外，還得到勞動分紅二七〇元，糞肥款三十元，他說：“誰要再說合作化不好，我就找他來和我算算賬。”

鐵的事實證明，星火社的生產和生活水平都已趕過了富 裕 中农水平，星火社的富 裕 中农個個都服了氣。

渠道——星火社的血脉

星火社位於桑干河南董家房村（就是現在公社所在地），距

河身十五华里，地势又高，不能吸取桑干河的長流水澆地。桑干河的支流岔道河，是一道干沙河，每年山洪暴發时，倒有三四百秒立方公尺的流量，坡陡流急，水勢凶猛，冲刷着沿河兩岸的耕地和村庄。星火社正位于这岔道河散水線的屏障上，七十多年前，董家房村曾被洪水淹沒过半个村子。但是这山洪水却夾帶着上游丰富的肥料，引山洪澆地，比亩施几千斤肥都更肥壯。多少年来，农民曾辛辛苦苦的开过一些小渠，引些洪水澆灌土地，既可防旱，又可防水患。

但是，解放前的渠道是由地主掌握，有錢有勢的独霸，貧苦农民地少又分散，就是靠近渠道也灌溉不上，形成埂上丰收，埂下荒歉，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上那时雨水缺少，十年九旱，农民惜水如油，常常为了爭水搶水伤了和气。地主惡霸更是借渠道勒索行凶：农民董二因为爭水被惡霸打瞎了眼睛；甘庄的农民，为了开一道澆地四百亩的水渠，买了地主刘化南三亩半渠口地，被勒索了一万一千吊銅元，折合粮食四八〇石，每亩地就花一石二的投資，只澆了一年，渠口就塌在河里。那时候，渠道就是农民的命脉，每条渠不知道混合着多少农民的血和泪！

星火社建社后，为了扩大水澆地，首先就提出計劃，要挖兩道大渠。一道从甘庄那条四百亩地的旧渠口引水，甘庄的农民送它一个名字叫“万一”大渠，这道渠綫全長八华里。第二道渠从塞子头村引水，經過此起彼伏的丘陵高崗，抬高水位，到易庄村出口流入桑干河，社員們給它命名“北台”渠。这两道渠連接起來全長二十华里，澆灌面积七千多亩。

开渠挖溝、挑梁填塹都不成問題，困难的是要通过丘陵高崗，还要越过二十道大小溝，渠道从这二十道大溝斬断而过，每道溝要筑坝擋水，工程十分艰巨。在计划时，就有干部和社員提

出：“咱們雖然社大人多，可是二十里長二十道溝的工程，不是三年兩載可以搞成的。況且社才初建，搞这么大的工程，社員啥事不干也得五年才能完成！”為了這個問題，乡党委召集各村支部書記討論能不能興建這兩大工程？能不能在一九五八年實現全乡水利化？會上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甚至有人提出天盤渠從一九五二年就動工，到現在也沒有完成（天盤渠也是引岔道河水，長十三華里，工程很艱巨）。於是鄉党委就以天盤渠為例，讓大家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天盤渠就是我們的老師，它大小共有十六道溝，大礮溝的筑堤工程就用了三萬多個工，那還是合作化前個體經濟時代修築的。今天星火社只要勞動力統一調配好，加強渠道的技術指導，準比天盤渠早日完工早得利。干部統一了認識以後，在羣眾中也慢慢地澄清了怕困難的思想。

事實證明，修渠是完全符合社員的願望的，從社員參加勞動的热情就可以看出。“萬一”渠最大的工程是“萬一”壠，斬過一條東西長五里的溝，正碰上渠道輸過地方是寬口，無法繞過，只好就地砸壠筑堤輸水通過。壠長七十二公尺，底寬六十二公尺，壠高十八公尺。這個壠開工後，工地每天投入男女勞動力一千二百多人。許多青年婦女，為了使大伙干的起勁，還把鑼鼓、胡琴搬到工地，一到休息時候就唱起了山西梆子，有時候男女青年比賽唱歌，唱完了由領工的社干部講技術上的問題。每天把工地上弄得熱火朝天的。在砸土壠工程時，青年男女推上八個大礮盤，用四根杠桿架上，八個人抬着打夯。在勞動中，有十對青年男女發生了愛情，其中有四對已經結了婚，有人俏皮地說：“將來你們生了孩子起名叫萬一郎！”由於大家勞動熱情高，政治鼓舞工作也做得好，“萬一”渠只用了四萬二千個工，于一九五六年春天就竣工了。修築“北台”渠時，羣眾熱情始終如一，雖然在寒

冬腊月里，每天天不亮即起，到工地摸着黑干。窑子头的唐九偷老汉，全家五口人，只留一个九岁的女孩看家，其余都报名参加了挖渠，一家四口早出晚归。有一天，老汉夜里醒来，以为天时不旱了，爬起来吃了饭往工地就跑，到工地半天不见一个人影，才知道刚刚是半夜。从秋后到春节，已做到两百个劳动日了。

解放的时候，星火社这一带土地只有一万来亩水浇地，经过解放后几年来的整旧挖新，和合作化以后的大兴水利，星火社这一片土地上已经有纵横九十多道干渠，三万三千多亩山洪地。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到年底，达到四万来亩水浇地，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

目前，全公社正在集中力量突击修建岔道水库，这座水库修竣蓄水以后，首先受益的是原星火社的四万多亩土地。那时候，就可以利用现有的渠道，浇灌水库的清水，改变作物，种上大片大片的麦田，使麦田公社的社员们逐渐走上“白面馒头打正庄”的生活！

社大匠人全 万事都不难

星火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社大匠人全，各种各样的小手工业者都有，社里把他们组织成铁业组、木业组、皮革组、麻繩组、編織组。有了这些专业小组，社内各种问题都能自己解决，生产资料的生产就目前的耕作条件来说基本上是不求人，既做到了勤俭办社，又有力地支持了农業社的生产和建設。

木業組把全社的大車修理和制造都包揽下来了，哪个生产队的大車坏了或需要配制零件，就來木業組修理，哪个队的鐵車破爛不能用了，就到社上來換新車。要是有急需用車的活，木業

組還可以和鐵業組結合起來，木業組製造車轆車架，鐵業組掛瓦打釘，一天就可以打出一輛新的鐵車來。一九五八年全國各地在推廣車子化運動時，木匠師傅們雖然沒有製造過這種車子，却很熱心地去買回樣子來，開始試制。買一輛膠輪手推車本來需要七十元，如果買回車軸和膠輪自己配架，五十元就足夠了。秋收以前，木業組已經配制了一千多輛手推車分給四十三個生產隊。這一帶農民過去不使用這種手推車，完全是用肩挑。這回社員使用上新車子以後，一車能推三百斤，勁氣也用的不大，都歡天喜地地說：“這家伙可解決問題啦！”木業組為了準備秋后的深耕工具，還改裝了雙輪双鋒犁，試制成功了繩索牽引犁，很好的配合了生產。

鐵業組現在已做到供應全社所用的鐮刀、鎬頭、鋤刀、鋤頭、鐵鍊等生產工具，還有全社一千多頭的驥、馬、驢的掛掌，鐵車上的掛瓦打釘也都由鐵業組包下來。兩年來鐵業組已製造了二四三〇多件農具。技術改革運動中，鐵業組大量的承制了滾珠軸承，為農業實現滾珠軸承化，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從市場上如果買一套牲畜和車輛上用的皮套，至少也要花一百二十塊錢，可是星火社不用向外花一塊錢，就可以解決了。因為有了皮革組，這些都可以自己做。所以社主任楊成林曾說，“說句不好聽的話，咱們這社上就是死了頭牲口也不賠錢，計算起來，把皮子加工，還可以賺錢呢！”此外，担土、裝果子用的筐、簍，由編織小組供應，甚至社上用的繩綫、繩套，也都由繩繩組自制，星火社真是名符其實的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了。

星火社從建社以來，就注意了多種經營，從各方面增加收入，這也是小社所不能做到的。現在由社和隊分別經營的大小副業共十三種。社上經營的有磚瓦窯廠、石灰廠、水磨、膠皮車

运输、编席等等，队上经营马拉磨、铁车运输、养蚕、养猪等等，不但解决了自己在基本建设上的用途，还给社上增加了不少的收入。一九五七年全年社和队的副业收入就达到十七万多元，连社员个人经营副业的收入六万元，合计全社每户平均副业收入七十五元五角。

社上利用副业收入解决社员的预支问题，解决了社员许多临时的急需；也解决了社和队生产上和基本建设方面的必要开支，对巩固和发展社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也为发展农村工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今年党号召农社自办工厂时，星火社在几个月内就建起了八百多个小型工厂，与原有的条件是分不开的。

喝上了社会主义的自来水

星火社建社时，十二个村子中，六个村子有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日常饮水问题。这一带地下水位低，井深二十五丈，还有些地方达到三十六丈。这么深的井，老年小孩搅不了，妇女搅不了，只有青壮劳力才能搅。搅一桶水上来，就要花十分钟，挑一担水至少廿分钟。过去，种地回来，还得赶忙去挑水，但井边早就排上了长蛇阵，等呀，等的人心焦。为了争先挑水，也常常发生吵架罵街的纠纷；为了挑水，董家房一个村就有二百多人得了吼症（哮喘病）、肺病和气管炎，一到冬天累的咳嗽发喘。没有劳力的就更困难了，每天光买水吃，也得一斤小米钱，这是难上加难。解放后，就有人说：“如果人民政府给咱们解决了吃水问题，那这地方就太美了。”也有人说：“几时才能喝上自来水，那就等于上了天堂。”

高級化以后，乡党委和社的管理委员会看到这是关系群众

生产、生活的一个迫切問題，决心来解决这問題。他們注意到了，在距此五里地的水溝村里有一条清清的泉水，这泉水流量不大，能不能用自来水管引出来輸送給各村？有人动腦筋，也有人说風涼話：“共产党可能着哩！这么多村的飲水問題，自古以來解决不了，今天想从几十里外用几根鐵管子輸水，比登天还难！这是花錢花工找敗興！”

但是，事情再难也难不倒共产党和觉悟了的农民，有人說：“我为了吃水，肩头磨起了枕头大塊死肉，这吃水的難处我早就受够了，非吃这自来水不可！”社里很快設法买來水管；各村党支部协助社干部领导着羣众干起来，不到兩個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环绕五个村三十里地的水管工程，从山溝里把泉水引出来了。从此，清清的自来水，春夏秋冬环绕着这些沒有水的村庄流起来，社員下地回来，只要擰开水龙头，水立刻嘩嘩地流滿一桶。沒有劳力的，也不用花錢去買水，大家高兴地唱起来：“高級化，力量大，自来水，真不差！”也有些老年人說：“想不到我这辈子也喝上了社会主义的自来水啦！”

飲水問題解决后，連帶着解决了蔬菜問題。高級化以后，各村都有自留地，有了水就可以种菜。各村把自留地統一规划在水管下，有多少自留地就可以种多少青菜，这样一来，家家戶戶都吃上了自种的青菜。往年菜販子經常一担子、一挑子的来販卖青菜。一九五六年以后，这些卖菜的在街上喊叫半天也沒有人来买。菜販奇怪了，抓住人便問：“今年怎么沒有人来买菜呢？高級化把你們化的連青菜也吃不起了嗎？”社員回答說：“不是高級化把我們化的吃不上菜，而是化的我們吃多了，你沒長眼睛，不看見我們自留地都成了青菜园了嗎？你要菜，我們还卖给你呢！”过去，每年冬天，家家戶戶都要买三、五百斤菜来醃咸

菜，如今家家都可以省下这十几塊錢啦！

躍 进

星火社办社兩年多，已显示了大社的优越性，获得連年增产，社員生活提高了，大社完全巩固了。但这不过是实现社員們雄心壯志的开始，才迈上了社会主义大道的第一步，并不是他們最終目的。

一九五八年躍进到什么程度？星火社的规划是：各种庄稼的平均亩产要提前十年实现全国农業發展綱要所规定的亩产四百斤的指标，爭取达到五百五十斤；充分利用街道河山洪灌漑，全部土地实现水利化；把应栽培的土地全部植上果树計三千亩，綠化播种——七平方公里的大山一座以及完成村舍四旁全部綠化任务；牲畜要發展到一三六〇头，鷄五万只，兔二万只；在一九五八年要成为双万猪社，并在保岱、水溝等七个村挖六十亩地的养魚池，發展水产事業。

經過一年的躍进，这一个规划不但充分实现了，而且远远地躍过了这个规划，在制定这些规划时，誰能想到，就在一九五八年內，在保岱村建起了高爐成羣的煉鐵厂，每天能流出十来吨鐵水来；并且，已經开始利用这些鐵水自制机床呢？誰能想到，在一九五八年由星火社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集体——麦田公社，并且在生产、生活上都有了不可想象的改变：象家家戶戶进了食堂吃饭，孩子們进了托兒所、幼兒园，青年們上了紅專学校，特別是要把原有的高粱玉米大田，逐漸改变为麦田的雄偉的願望，即將實現。星火社的社員們，不，麦田公社的社員們，正迈着更雄偉的步子，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躍进！

算一笔大賬

——在辛庄村社会主义辯論大会上的發言的一部分

中共河北省
怀来县县委书记 王純

同志們：今天我要講的是關於糧食的統購統銷、合作化的方向和合作化的優越性、工农聯盟問題。首先講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問題。在座的同志們，應該沉下心去，好好思想思想過去，看看今天，前後回憶、對比一下，就會認識到黨的糧食政策的正確性，它是既管國家又顧農民的。在糧食問題上大家都應該從我國六億人口出發。同志們！我國是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耕地面積少、產量低的國家，這個家是不好當的，我們應該正確地對待糧食問題。有的人對今天國家糧食政策不滿，個別人還說不如過去。同志們！這樣的說法就是要和黨算起老賬來了。要算老賬，那我們說，好得很！我們就算一下吧！這裡咱們先研究一個問題，在舊社會里是谷賤傷農呢？還是谷貴傷農呢？我說谷貴傷農，谷賤也是傷農。

谷賤傷農？谷貴傷農？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封建統治時代的農民生活“盼丰收谷賤傷農”，“渡春荒米貴如油”，種稻谷吃不上大米飯、種小麥吃不上白面饅；借五斗還一石，辛勞一年糠菜度日，肥了地主老財，餓死

穷人。七七事变前我們涿鹿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粮商手里。那时候，涿鹿城有信义隆、宝丰成、永泉恒、广泰長、日升厚、信义永、福成信等八家錢粮庄和五十多家缸房、磨房，矾山也由他們整个操纵着粮食市場。秋天打下新粮，他們就压价收买，春天农民缺粮他們又高价出售。秋天卖一石，春天买五斗。牙行薛繼剛記得很清楚，有一年义和永粮店秋天买了紅粮三千多石，第二年春天卖了三百石就撈回原本，真是一本万利。地主刘二瞎虎，一年收租七百石，借給佃戶半年滚利就是三百五十石。大斗收租一石頂九斗，出借九斗頂一石，里折外扣，穷人八面吃亏。辛劳一年，新粮下来繳了租、还了債，所剩粮食够吃一年的有几户？过年后开春种地要求地主再借粮，大租大利一年不离身。如上太府潘洪义（中农）說：“我过去一年打粮三十石，秋收一完就得出售廿八石多（貿易粮），春起缺粮再到市上买，粮价由奸商訂卖一石买七斗，背皮吃亏沒深淺。”从开春种地到秋收粮食下来这七、八个月中，受苦农民不还是糠菜度日嗎？人們說：穷汉盼来年，盼了一年又一年。住在桑干河沿岸的农民，誰都尝过这个苦头，当过長工跑过口外的，卖兒卖女，都受过这个罪过，想起来誰不伤心掉眼泪！

反动派国民党来了怎么样？有地無人耕，庄稼無人收，粮价一日三漲，粮食恐慌，人民挨餓。一九四六年秋季，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粮食还未入倉，就被地主惡霸和反革命分子倒算了个干淨，跟着就搶糧抓丁倒瓦缸，农民东逃西奔。粮食进不了城，缺粮人民餓的慌。彭貴昌說：“那时候我是斗牙，市上来了一斗粮，总有十人搶，一人买上一升高粱就算不錯。就怕張冠周（伪警察局長）帶上警察来，一下就給搶光了。”城里的小商小販常常是飢一顿飽一顿。粮价一日三漲，一斗小米三万五千元（伪幣），

井溝村一個農民賣了果子換了一口袋票子，一袋票子買了一袋缸爐餅子。缺糧人民受的苦真沒法說。在一九四七年夏天，一塊錢只買三顆蚕豆。

總之，農民在舊社會，有罪受無福享，年年種地天天愁糧，辛酸的日子舉不盡說不完。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對誰有利？

我們看看祖國工業建設的輝煌成就。如果還讓投機商販倒運糧食，能夠保證工業建設嗎？不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廣大工人的吃糧就無法保證。反過來我們農民發展生產的拖拉機、雙鐮犁、滴滴涕、六六六，日常應用的工業品又從何處來呢？工業不發達，我們農業落后面貌就永遠不能改變，更談不上社會主義。所以說農民多打糧食，支持工業建設，也就是支持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工農聯盟的重要意義就在這裡。

我們想想，如果不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缺糧人民特別是災區人民的生活有保證嗎？事實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日本鬼子占領時期，一九四二年房山等縣遭了旱災，災民只好卖兒賣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賣到我們縣的女人有多少？光董家房村就有八十多口，上葫蘆村六十多口。這件事想在座同志們都是耳聞目睹的。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兩年我國災情最大，一九五六年我們河北省一千五百万農民的田園被水沖沒，受災後，他們沒有到外地討吃。他們穩妥的渡過了災荒；這不是得到統購統銷的好處嗎？同志們！你們想想，這樣嚴重的災情要不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要是在舊社會，那得餓死多少人！逃荒的、賣兒賣女的得有多少人！沒有高山就顯不出平地，不想過去的苦，就覺

不出今日的甜。我們县缺糧的有八千多戶，每年需用吃糧五百多萬斤，这么多的糧食，要不是統購統銷，能够得到保証嗎？價格能够这样合理和稳定嗎？不能。過去地主老財們說：“丰收年地里長，遭災年圓里漲”，地里長剝削得多，圓里漲賣錢多，受剝削的又是誰，不是我們穷人嗎？缺糧戶和周轉戶再想想，過去打下糧食就上市，卖了糧還了債，一开春又上市，一卖一买，一石变成五斗，吃亏挨拐。而現在呢？購銷合理，差价很小，哪時缺哪時买，剝削的根子徹底斬斷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嗎？不是，这好的很。

有些人說：“統購統銷光顧國家，不顧老百姓，國家購的多，農民留的少。”这种說法符合實際情況嗎？我們只要翻一翻我县几年來的糧食購銷賬，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县的糧食產量除一九五五年丰收年達到一亿二千万斤外，一般是一亿一千多萬斤，產量基本是平衡的。但从征購數字上看，一九五三年是五七五二萬斤；一九五四年是三八七三萬斤；一九五五年是三六〇〇萬斤；一九五六六年是二七四一萬斤。这能說國家購的過多了嗎？从消費留量上看，一九五四年是七五五五萬斤；一九五五年是七九五四萬斤；一九五六六年是八七四六萬斤。这能說給農民減的少了嗎？原四、五、七區去年遭災全年只征購二五八萬斤，仅占三定的百分之二十，統銷一一八萬斤，比三定增加百分之五点二倍，在這種情況下，消費留量還比三定增了一五六萬斤，这怎能說光顧國家不管老百姓呢？原六區糧食產量仅够七个半月的消費，如果不是國家管，他們的吃糧能保証嗎？去年有些超產社，為支援災區又卖了一些节约糧，但那是必要的、應該的。四川、山西等多少個省的羣眾為支援河北省災區，敲鑼打鼓多卖余糧，難道我們就沒有義務支持嗎？

現在农民对粮食問題的意見集中在：“留量指标低，受不受三百六，干不干五兩三（一頓飯）”，这种說法是沒有根据的。請看一下我县各社的留量数字吧！去年我全县口粮，每人平均是三九九斤十二兩，实际上就是四百斤，具体到各社又各有所差，去年秋季全县是一百三十一个社，每人平均留到四〇〇至四二〇斤的有五十一个社，留到三九〇至四〇〇斤的有三十八个社，留到三八〇至三九〇斤的有二十个社，留到三七〇至三八〇斤的有十一个社，留三六〇斤左右仅十一个社。而且有的余粮社增了产，实分得粮食还要高，比如去年水泉庄社，每人平均分到四五八斤，桃园社每人平均分到四八五斤，胡庄社每人平均分到五一五斤。从各社分粮情况看，也有不少的社員分到五百、六百，还有七百多斤的。这是“受不受三百六”嗎？再从留量标准看，一九五五年全县每人平均留量三六二点二五斤，一九五六六年就是三九九点七五斤，因此，我說留量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这个标准高不高呢？不高，也不低，这个标准是根据生产水平定的，因为目前我們的生产水平还不高，所以生活水平也不能高。这个标准够不够吃呢？只要分配合理，做好以人定量，不浪费，是够吃够用的。原鮑家口乡的四个村去年遭了灾，每人留量三百六十斤，他們把灾年的日子，当成灾年过，勤儉持家，节约用粮。大木厂村安子珍全家七口人，每人平均留量三百三十斤还給国家节约粮食三十五斤，現在仍有二百多斤；大庙乡鷹窩溝村每人平均留量才三百四十六斤，因为开始就注意节约用粮，細水長流，全年够吃够用，类似情况很多，不能一一例举。事實證明留的少的够吃够用啦，而留的多的反而大喊缺粮，这是什么道理？星火社叫喊缺粮的二百五十七戶，經排队只有一百零四戶因为吃的多和吃青玉米实际缺粮外，有四十五戶是自己卖掉了

糧食和用糧食換了東西吃，換烟吸，卖了粉圪渣造成缺糧的，有七十六戶是大喝大吃不節約造成缺糧的，有三十二戶是思想問題不缺喊缺的。

当然不够吃的情况是有的，但是，我們應該分析一下，为什么不够吃，这是有原因的。一、不少戶把糧食浪費了，吃育严重。牛家場社有四、五戶就是拿玉米換白面，卖了糧食吃飯館；二、不少戶有依賴思想，有米一鍋煮，有柴一灶燒，說什么反正不讓餓死一個人；三、有的戶把糧食搞副業，卖豆菜、攤圪渣、磨豆腐等等；四、有的戶為牟取暴利把糧食賣到黑市，一斗米二、三元，而反回头來就大喊缺糧；五、亲戚朋友往來多，吃飯不拿糧票；六、不缺喊缺，想往手中多撈點糧，前邊一人喊，後邊一窩蜂。例如：

沈庄村單貴蓮（黨員）全家四口人，叫喊缺糧并找乡党委書記說，他頂多还能吃兩頓，最后又說，再吃上四頓就揭不開鍋了。結果到他家串門時發現一處就有一石多小米，拿這問題把他揭露後，他才認識了錯誤，承認對黨不忠實，也表示再不要糧了。

譚庄村羣眾白玉，每天叫喊缺糧，并大罵乡、村干部，結果社長到他家發現還有七斗玉米，其他白面、莜麥面、黃米、豆面也都還有不少，后来將他叫到乡里與他講明，他才承認他家現有的糧食足能吃到秋天，叫喊缺糧的原因是因為別人有糧喊缺，他怕暴露自己有糧，也就叫喊起來。

吉慶堡村冀全善找乡干部五、六次叫喊缺糧，他女人哭著說：“从小也沒受過這個治。”結果他姑娘來了偷着推黃米吃，有人問他你不是早就沒的吃了，為什麼又吃起糕來呢？他說：“你別說，這還是好幾年存下的兩石黍子沒有動呢！”

吉慶堡村司洪珍（保管員）也大喊缺糧，結果最近下大雨塌

了窖，挖出三石五斗多小米来。

南榆林社許寬大喊缺糧，兩天找了村干部十回，他說：“四天沒吃飯啦，咋下地劳动。”看他叫的可憐，社里把九月份的供應糧提前給了他。但是羣眾有意見，下乡工作組和村干部調查，結果發現他家還有糧食二五三斤，連供應指標共有四四〇斤糧，全家五口人，吃到大秋下來也吃不完。後來他給干部道了歉，他老婆二年多沒下過地，也下地劳动了。

隆福寺鄉曹官堡富裕中農孫義，今年入夏以來，一直喊缺糧，曾多次向社干部要糧，不給就不下地生產。就在八月十二日的上午，他还找到副主任郭富恒說：“我家一點吃的也沒有，早晨和人家借了幾斤山藥，給我想點辦法吧。”他还几次支使他弟弟孫权（縣公安隊員，已轉業）向縣民政科要求解決吃糧。可是在當天下午，就露出了孫義的真相。前一天，曹官堡村下了瓢潑大雨，因為雨水過多，村子里就有八十多家的房屋被水沖毀，房屋倒塌，羣眾的家具物件都被壓在屋底下。縣人民委員會在十二日下午派了一百多名干部來到曹官堡幫助羣眾搶救物資。孫義的房子也倒塌了，壓在破房堆里的物資，當然也應當搶救出來，於是就來了三十多名干部幫助他挖。孫義一見人來就慌了手腳，老是往沒東西的地方指點。剛挖了幾下就挖出圓席子來了，往下一看，盡是稻子。經過計算，光稻子就有二十三石，還有小米六石六斗，谷子兩石四斗，共四千多斤。羣眾對孫義的行為表示不滿，社員張福說：“糧食原來都讓孫義給糟蹋了。”孫義更錯誤的是在八月十三日的上午，趁着干部們不在，就私下賣糧食，一共賣出一千四百斤稻子，干部發覺後，才制止了他的不法行為。孫義几年來對國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一直有抵觸情緒，一九五五年他個人種了十五亩稻子完全積存下來了，使國家統

購任务不能完成。人民委員會在八月二十六日，按國家牌價全部收買了他的糧食，并當眾給予了批評教育。孫義也表示承認錯誤，今后決心按國家的政策辦事。

因為以上原因缺糧的戶不在少數，這能埋怨國家留糧指標低，不夠吃嗎？這不能叫國家負責，應由個人負責。這是資本主義、個人發財的思想在他腦子里作怪，不管國家不管別人、只管自己的個人主義應給予批判。

另一方面不夠吃的原因和我們糧食工作也有直接關係：

一、糧食調劑不够合理，有的戶寬裕點，有的戶緊點，羣衆有意見。

二、個別社玉米棒折合率高了一些，一百斤不太干的玉米棒折了七十四斤。如臥佛寺輝耀社。

三、在分月供應上不分忙閑季節一律三十一斤不合理。

四、去年在執行多勞多得上夏田作物分的多，而我縣夏田作物大多是商品糧，大豆因天雨多發霉了，生斑點，國家沒有收起來，流入自由市場，秋天頂了吃糧，而今春就喊起缺糧來。

五、為支援災區，把節約糧賣出來，而又是大小人一律每人一兩。這也引起了一陣小風波。

六、不該補的，也補了糧（特別是去年）。

這幾個原因是我們在糧食工作中粗枝大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所造成的，我們應該負責。

總起來看，糧食工作的偉大成績是肯定的，缺点和錯誤畢竟是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只要記取教訓，缺点是能够克服的。目前農村叫喊缺糧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怕露富思想，想盡辦法，多往手裏閑糧食。缺的小喊，不缺的大喊，特別是富裕中農、二流子、懶漢喊的更凶，地主、富農、

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吹風、出壞、歪曲事實、造謠惑眾、混淆觀聽，以致在糧食戰線上顯得特別緊張。

有人說：為什麼我們一天一斤糧，干部下乡一天吃斤半呢？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實際農民也不是一天一斤糧，相反的機關干部才真正是一天一斤糧呢，但這一天一斤糧在機關說來是够吃够用的。只有下鄉干部一天補助半斤糧，這是由於在鄉下工作，流動性大，吃派飯，有時吃的多，有時吃的少，吃多的時候管飯的羣眾就吃了虧，因此，為了照顧羣眾，下鄉干部一天半斤糧也是合情合理的。

還有些人對國家供應的糧食品種不合自己的口味而不滿意，有的人說：“統購統銷以後吃不上小米。”這是可以理解的。我縣的產糧區是一、二、三區，但這三個區又多是產玉米、水稻、小麥、蚕豆，谷子不多；四、五區主產谷子，近幾年來遭災征購無几，六區生產玉米，谷子次之，但系缺糧區，不但不能購，還得調糧供應；七區生產莜麥、谷子，但每年征購的糧食也不多，再加種植谷子產量很低，每年征購時農民又存有願交雜糧多留主食糧的思想。我縣歷年征購入庫的糧食多半是玉米、雜糧，谷子交售的很少，小米少國家供應的也少，在這方面國家還是主要照顧農民，盡量讓農民多吃些小米，讓機關、學校多吃些細糧。我們看幾年來收購和供應小米的情況：一九五三年收購四九九萬斤，一九五四年收購五五二萬斤，一九五五年收購五〇八萬斤，一九五六年收購一四三萬斤。一九五三年供應了三八二萬斤，一九五四年供應了七五三萬斤，一九五五年供應了一八〇萬斤，一九五六年供應了三四〇萬斤。從收購供應上看，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六年，這兩年供應超過了收購數。這說明了我們把收購起的小米供應了人民，而且把庫存的小米也供應了人民。同時我們也

應該想一想，國家從農民手裏收購不上谷子，怎麼能夠供應缺糧人民小米呢？此外，我們還得適當外調一部小米，這也是應該的。如果我們要多吃些，就不能照顧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缺糧人民的糧種調劑。我們光管自己不管國家、不管別處行嗎？不行。

在統購統銷以前，我們縣的矾山川的小米大部是運往沙城出南口（現在矾山川人民也有小米吃）。而涿鹿川以前吃的是桃花（指在涿鹿西南邊境、屬蔚縣的桃花堡）米。統購後我們縣往外調糧大部是粗糧，而國家調進的糧是莜面、白面，兩者一千万斤。近几年來河北省有災，粗糧調出這災區後，細糧調進我們吃，調不進小米我們就多吃了莜面、白面，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千万斤莜面、白面，除去機關學校吃七十四萬斤外，九百多萬斤還是銷售在農村里。

繼續貫徹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為繼續正確地貫徹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必須認真執行中央指示的：堅持糧食“三定”以丰補歉，控制銷量，厉行節約，加強政治工作的方針。

一、堅持按“三定”辦事，其中首先要堅持“三定”留量標準。“三定”的留量是適合目前生產生活水平的，實踐證明，只要分配合理，做好以人定量，并注意節約，是够吃的。再提高一些，當然很好，但是現在還沒有那麼多的糧食，需要再增加生產以後提高。我們要了解再提高糧食消費，就完不成國家征購任務，并且還要增加供應數量，這樣糧食問題就沒法解決，就會破壞糧食統購統銷影響國家建設。

二、必須實行增產增購，以丰補歉。這是處理我國糧食問

題、做好今后糧食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針。特別是我省糧食本來不足，生產不穩定，常常鬧災，不仅要丰收區支援災區，而且要丰收年支援災年。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瞻前顧後，有備無患，從而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因此，凡是丰收增產的鄉、社都必須實行增產增購百分之四十的政策，決不能動搖。

三、在糧食分配的時候，余糧社必須遵守“先國後社”的原則，即在按規定留下所需的口糧、籽種、飼料之後，首先要保證完成國家的征購任務，再有余時由社自由支配。缺糧社必須遵守“先吃自己的，後吃國家的，何時缺何時供”的原則。以上兩條原則是正確執行國家糧食購銷計劃的標準，也是衡量我們每個農業社在糧食問題上是否真正愛國的標準。

四、繼續貫徹節約。几年來的實踐證明節約糧食是緩和糧食緊張和做好糧食工作的一條方針，節約糧食就可常年吃飽飯，對國家對自己都有利，不僅缺糧戶要節約，余糧戶也要節約，不僅災年要節約，丰收年也要節約。我們必須從長期打算，勤儉建國，勤儉辦社，勤儉持家。這樣才能國強民富。城鎮市民和機關干部更要注意糧食節約，以加強工農聯盟，鞏固城乡聯繫，互相支援。全國人民每人每天節約一兩糧食一年就是一百三十五億斤，這是多么可觀的數字啊！

五、關閉糧食市場。糧食市場過去對便利農民的品種調劑和有無相通是有一定用處的，但是也給糧食投機和剝削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機，他們大肆活動，投機販運，哄抬糧價，擾亂市場，以致吸引一些社員不管口糧是否有餘也高價出售，影響了口糧，甚至套購國家糧食牟取暴利。這種情況對糧食統購統銷和農業社合作化十分不利。因此，根據上級黨政指示精神，把糧食市場長年封閉關死，不再開放。今后農民之間的品種調劑，通過農業社和糧食部門解決。

冬去春来

辛庄村社員 顧友漁

鶲剛叫過三遍，天還黑漆漆的，辛庄村的劉正堂就挑着担子，從房門走出來，往西一拐，直奔村西去了。

“今兒個恐怕是第一名了！”他一邊看看天上的星星，一邊自言自語地往前走。一想起這幾天晚上的會，特別是昨晚上那場大辯論，他臉上就露出一種好象有點不好意思似的笑容，加快脚步往前緊趕。

劉正堂是生產小組長。解放前，他可算得上一個窮得叮當响的戶，常年是糠糠菜菜，稀湯寡水，一頓趕不上一頓地混日月。農活忙時，在家里侍弄那二亩漚屎濕地，一有空閑，就到離村三十多里的鴻大煤矿去背煤。他本來想拼出全副力氣把日子過好，但事不如願，不管他成年價怎麼張羅，到頭來還是衣不遮身，食不糊口。

土改以後，生活變了樣；合作化以後，小日子也就算過好了。起初他在勞動上很積極，大伙選他做組長。可這半年，不知為什麼，沒精打采的，還常說個怪話，出勤也不積極了。象今早上這麼早就出來，連他自己都覺得有點新鮮。正走着，忽聽後面有人喊：“正堂哥，慢點，咱們搭個伴。”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外號叫黑脊梁的宋春玉。

老宋這人生就一身結實骨格，十三歲就跟他爹到戶外去割莜麥。他和他爹一樣有一個習慣，只要拿起鎌刀開割，從不直

腰，人們夸他能干，就送了他一个黑脊梁的美名。意思是說，他一开鎌，在密麻麻的莜麦地里，只能看到他的脊梁，在太陽光下發出黑亮亮的光。

他赶到刘正堂前边，笑嘻嘻地問道：

“今兒个你怎么起这么一个大早啊？”

刘正堂听黑脊梁說他早，那口气又象夸他，又象有疑問，就反問了一句說：“你問这做啥？”宋春玉当下沒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兩支烟，自己噙了一支，另一支送給刘正堂說，“先来一根这个吧！”接着他隨手划了火，把兩人的烟都点着。又往前走了几步才說：“我不說你也明白，用不着刨根問。你还記 得吧，收 秋时，活忙得要命，常言說，八月秋忙，秀女出房。可你呢，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不好好出勤还不算，嘴里还常說，这叫啥社会主义，大秋連頓油炸糕都吃不上，干不干就是那么回事。我当时連罵你帶劝你，說好日子在后头，讓你好好干活，可你还是 懒洋洋的。这几天你忽然又来勤了，今兒个你也上渠，比我都早，还得問問嗎？”黑脊梁这一番話，把刘正堂好象又帶回到昨晚的会場上去了，只顧尋思，沒顧得答話。

兩个人的烟加上从嘴里吐出的气，在初冬的早晨显得特別清楚，一团一团的，簡直象小片白雾一样，噴出去，又被風吹到脖子后去。过了一陣，刘正堂才說：“老二，凡事 都有起落，前一阵子怨我不听人言信鬼話，心里結了个疙瘩，昨晚上の大辯論，尤其是听了王純書記的報告，才算把我的病根給除了。”

老宋知道他所說的病疙瘩是糧食問題，就問道：“奇怪呀，往时开会，怎么也說不通你那个够不够三百六的思想，昨晚上为啥開通了？”刘正堂用手指指心窝說：“这回才真算是眼明心亮了。”然后他又拍打拍打腦袋說起來：“以前你大哥也算得上是个積極

分子，队里还选我当組長，我干的也挺起勁。今年春起我听人嚷嚷留糧标准低，不够吃，起初我不大在意。后来薛老五常和我嘀咕，不是說这家揭不开鍋，就是說那家缺几个月吃的，把我弄迷糊了。他还說：‘象正堂你这样的劳力，家里就兩口人，要不搞什么定量，一年吃炸糕也足够啊！如今，你掙多少錢不也还是吃那三百六啊！’这种話听多了，就忘了从前过的啥日子，光想怎么干，还不就是混那点吃糧，眼前闊不好，还管他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因为这个，我才干什么都沒勁气了。”

黑脊梁又問道：“昨晚上，你这思想到底是怎么鬧通的呀？”

刘正堂說：“昨晚胥書記參加了我們隊的辯論會。他帮助大伙算了几笔帳，拿过去比今天，拿今天比过去，左比右比，把我在旧社会的苦处可就勾起来了。我一想起当年数九天穿不上鞋，成年吃野菜喝糊糊的日子，就哭起来了。心里一难受，忽然間就开窍了。長个腦袋就有三百六十斤糧，年年春天还給补一些，再說这三百六又是平均数，我們老兩口总共有九百来斤糧，解放前我做夢也沒夢过这么好的生活呀！心里的疙瘩一解开，勁头就来了，忘本就得回头，昨晚上一宿沒睡好覺，今兒个就起了个大早。”

刘正堂越說越来勁，不等宋春玉問什么，就講起昨晚上的会来了：

“王完成还叫不够吃，大伙給他一算，他一个光棍分了五百斤糧，夏天又买进一百三十斤，总共六百多斤，他还說吃了一个月野菜，这不是怪事嗎？老二，你猜猜，他把糧食弄哪去了？”

“准是卖了。”

“沒卖。他縫新衣服，做新鞋都是拿糧食換的，那还够吃！再給他六百斤也会弄沒了呀！細帳一算出来，他沒得說了，只好承認錯誤。他的問題剛解决，飼養員張喜又提出一个怪事：他住

的屋子只要一沒人，就有人到炕上去撒尿，鬧得沒法睡覺。大伙一听，氣得哭不得笑不得，追了半天，才查出來是薛老五的獨眼老婆打發孩子干的。”

“這為啥？”

“就是對合作化不滿意。飼養員住的那間房，是薛老五他們家的場院房，社里用了，他不滿意。明面不敢說，暗地里發壞。大伙一批評他，這家伙還沒理硬找理，說入社時候，場沒入，這一來大伙的氣更大了。這個揭露他偷生產隊的肥料，那個揭他征新兵時他兒子逃跑，你一言，我一語，整的他再也不敢要賴了。”

這時，宋春玉忽然象想起個什么事似的，緊忙問劉正堂道：“大哥，薛老五平常和你挺好，這回你給他提意見沒有？”

“提啦！我的那個够不够三百六的思想就是打他那兒傳來的，昨晚上我也連窩端了。”

宋春玉一聽就笑了，趕忙說：“連你也發言了，你們隊的會開的可真成功。”劉正堂的話匣子一開就收不住，又接過來說：“胥書記說了，鬧清了大是大非，在生產上就得來個大躍進。要想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咱們莊稼人就得打糧食。眼下要搞一個大積肥、大興水利的高潮。會，咱們慢慢接着開；從明兒個起咱們都上北台渠，大干一冬一春，提前實現四、五、八。沒等胥書記說完話，大伙就嚷嚷，都說沒問題。我也說沒問題。今兒個起大早上渠就因為這個。”

兩人說着走着，不覺已來到西沙河灘。這時天已經蒙蒙亮了，劉正堂抬頭一看，只見小西山的半山腰，有不少人，他趕忙對宋春玉說：“老二，咱們來晚了，你看人家早就干開了。”宋春玉一看，發現自己落後了，只得放下脚步緊趕，回頭對老劉說：“不要緊，明兒個咱倆還搭伴，爭不到第一名，也得爭個第一幫。”說話

时兩人已来到山脚下。爬上山坡，来到大渠沿，只見开山的人，正在打眼。真是鐵錘砸鋼钎，火星四射，鋼钎鑽石头，石末落地。挑土筐的，一行又一行，挑着一副颤悠悠的担子，往返犹如穿梭；打夯的把偌大的石碌碡抬过头頂，一夯下去把地砸一个大窟窿；刨土的，把鋤头举到半空，硬要一鋤劈下半边山；裝土的，恨不得一锹撮走一个山头。人們不光手脚不停，連嘴也閑不住。唱山西梆子的，唱歌的，扯嗓子瞎喊的，此起彼落，好不热闹。刘正堂是头一遭来，簡直有点看呆了，对宋春玉說：“老二，这比四月十八的庙会可热闹多了呀！”宋春玉說：“到休息时候还要唱戏呢，咱们也快干去吧，别在这兒看热闹了。”

兩人挑了八、九担土，刘正堂就气喘吁吁了。他一边小歇一边說：“老了，比不过后生，我得想点法。”宋春玉可兴头正起，脱下小棉襖，往地下一甩說：“我这黑脊梁都是夏天才露，这回冬天露露看。”說着担起满满一大挑，飞也似地往填上跑。刘正堂左轉右轉，發現有一輛小推車閑放着，他弄过来一試挺合手，就推起来了。这时打夯的看見他推車比別人在行，土裝得多，人也省力，立即編了一首夯歌唱起来：“刘正堂哟，真能手哟，推起車子团团轉。人跑車飞賽流星，山神見了把家搬。人人都說車難推，老將手下沒困难。”

中午时，社員們都三人一伙兩人一羣地聚在朝陽弯吃干糧。一堆人前一堆火，連取暖帶烤干糧。業余剧团趁空演戏。刘正堂說：“我今兒个特別高兴，也唱一段。”說着就唱起“打金枝”，別看老汉嗓門不大亮，板眼也不算准，鼓掌欢迎的人可最多。

打这天起，刘正堂每天都頂星星来上大渠，和小伙子們一样干。等到一九五七年最后一天，他打开記分冊一算，秋收以后，已經挣了四五七分。他老伴說：“要这样下去，到来年大秋后，能

掙三千分。”刘正堂瞪了她一眼說：“你就知道工分，修好大渠澆上地才是正理。明兒个你也到北台渠看看去，这一个多月，我們把渠快开完了！冻了三尺来厚的地也架不住我們这伙人治它。山挡道就劈了它，溝攔路就填了它，明年就能澆上水，可你光知道工分。”这一席話把老伴气得臉紅脖子粗，指着刘正堂說：“你別瞧不起妇女，咱們卖给社里的一百八十驮糞是哪来的？那可不是你拉出来的，是我积的肥；八十六斤鷄糞是我养鷄攢的，也不是你拉的。开渠是躍进，积肥就不是躍进啦？村里左一堆右一堆的肥料，有一半是妇女和小孩积的，你敢瞧不起妇女！”这一席話又把刘正堂說得臉紅脖子粗。

老兩口就这么爭吵着，把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天送走了。第二天，他們象往常一样，又和大家一起投入战斗。

他們和星火社的社員們一样，在大辯論以后，用加倍的劳动送走了冬天，又用百倍的热情迎接了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大躍进的春天。

翻了几番

齐 蘭 貞

我們小时候都爱讀神話故事，每讀一篇神話，在幼小的腦海里就增添一些美妙的幻想，什么“点石成金”、“宝葫蘆”、“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都希望能成为现实。慢慢的，幻想隨着年齡消失了，甚至想到这些幻想都覺得可笑。但是在一九五八年，我生活在農村里，眼看着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同时，又掀起了一个声勢浩大的辦工業的高潮，實現了公社化，許多不敢幻想的事情，奇迹似地實現了。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声勢，至今回想起來，都会引起無法形容的兴奋。生活在这“一年等於二十年”的時代，真象生活在神話世界里一般。

董家房鄉星火農業社的工業就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發展起來的。

六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信步來到星火農業社辦公室，社主任楊成林照例坐在炕沿上，隔帘望見我進來，連忙就招呼說：“老齊，快進來上炕坐。”往常，他不是坐在那里凝神想問題，就是跟別人談論什麼，當你走到他跟前時，他都看不見；今天，好象有些什麼特別高兴的事。我剛一跨進門檻，見鄉黨委楊書記也在，他劈口就說：“老齊，這回咱們可鬧好啦，咱們鄉和社馬上就辦它三十幾個工廠！”在座的還有周鄉長（就是原八區區小隊的“二楞”），忽閃着他那双有神的大眼睛，透着兴奋的亮光，臉上也紅乎乎的，簡直象剛喝過了酒一樣。原來他們剛研究好鄉、社开办工厂

的事，每个人臉上都挂着兴奋的顏色。

“怎么，我們能开办三十几个工厂？”听到这消息，我也覺得太意外了，很想問个究竟。

楊書記他們就跟我搬着指头算起来，什么發电厂、农具修配厂、水泥厂、粮食加工厂、制鞋厂、縫紉厂、煤窯……很多都是我原来沒有想到的。又說，發电机已經訂了貨，不久就要运来。王振基师傅虽然是个白鉄匠，可是那双手真能，什么机器也能摆弄，这两天就派他去天津买机床。机械厂和农具修配厂很快也就要建立起来。水泥呢，董長武已經在水溝石灰窯那兒試制成功了，馬上就要动工修蓋水泥厂厂房。窯子头村的粉房早已修理扩大，接受了城里的加工訂貨，拉来几大車高粱做粉条。不仅計劃有了，而且已經行动起来。我越听越高兴，好象恍然大悟似地說：

“对呀，咱們乡是有条件办起这些工厂来，怎么我就沒有从这方面去想呢。唉，思想還沒有解放呢！”

“說得对，咱們鬧躍进，思想可得好好解放解放，明天就要召集各村支部書記和生产隊長來开个会，瞧着吧，都能拿出些好主意来的！”楊書記是党培养出来的基层干部，和羣众的关系極密切，有了什么事，总想到和羣众商量，依靠羣众。

这天晚上，我一直思索着这件事，我想，过去讀社会發展史，从理論上認識了劳动人民創造历史，生产力的發展推動着社会向前發展；現在眼瞅着生产力在一天一天的發展了。原来星火社的副業就組織得比較好，鐵工、木工、編織、皮革四个副業組，輔助社上解决了很多生产上的問題。鐵工組打了不少小农具，給社上的鐵車挂瓦打鐵，給牲口挂掌。木工組包攬了一切木工活，特別是制造大車架，社上买大車，只要买回車軸和膠輪来，木工組給配上架子，一部車节省六十塊錢；星火社的大車越來越

多，一出动就是成溜成行的。夏天，别的社的水果卖不动，爛在果树林里，星火社的鮮货，多噜还不等熟透了，就已包装好，运到张家口或县城里卖光了。秋天，星火社公粮入库比哪个社也繳得早。有些小社的社員們羨慕地說：“看看人家星火社，真是家大業大，車馬成羣！”編織組 編的席子，四面八方都來訂貨；皮革組能自制全套的車套、馬鞍，不仅足够社上自用，还能卖很多錢。社上就用这些錢來开支社員的預支，當時社員們都自豪地說：“我們社大匠人全！”涿鹿县的农民一提起星火社来，也会伸伸大拇指說：“星火社，咱們比不上！”

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躍進時，星火社又感到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太多了。報紙上天天登載着各地搞車子化運動、技術改革運動的消息。這一下可把社主任楊成林急壞了，搞車子化吧；社里太缺木料，而且這一帶過去根本不使喚這種小車，連個樣板都沒有；搞技術改革吧，連台鑽床都沒有，一碰上鐵活就麻煩了。這時候，木工組的王現老師傅向社上要求去買一部手推車回來做樣子，自造手推車；王振基老師傅也來要求去買兩部車床，回來先把機械廠鬧起來。形勢逼着人，非要把鄉、社的小型工業發展起來不可。再說水泥吧，春天修水庫的時候，工料都齊備了，就是缺水泥，要把水庫堤坝底下的下水道修得堅固，非要用水泥不可。水利股的任建春同志，東跑西跑好不容易弄來了一千斤水泥，才把下水道砌起來。天氣又驟然冷了一家伙，下水道凍上了。水泥不怕風雨，就怕上凍，這一下還得返工，一個下水道就把買來的這點水泥用得差不多了。楊書記當時就感嘆地說：“多噃咱們自己能製造水泥的時候，才能真正解決基本建設問題。”當時，我還以為這是個远景，不料，楊書記眼下就認真地進行這件事了。他打聽到水泥是用石灰、紅膠泥、石膏燒制成功的，把任

務交給董長武去試驗，現在水泥已經試制成功，眼看就要蓋厂房了。看來，鄉社自辦工業，既是形勢逼人，也是星火社生產發展的一個必然的規律，黨掌握了這個規律，及時提出號召鄉社要大辦工業。……我就這麼想着，想着，已經到了半夜十一点多鐘了。

當我剛要睡下的時候，忽然電話站的老李喊我：“老齊，陳縣長打電話來了，你去接吧。”我連忙跑去接電話，剛一拿起耳機，陳縣長就問：“老齊，你們鄉辦工廠的事研究過沒有？”

“研究了，我們決定辦三十幾個工廠呢！”說的時候，我的氣兒很粗，這一回沒有被動，也沒讓領導問住。

“三十幾個？不行，太保守了，你們鄉的條件好，要再動動腦筋，挖挖潛力。我剛從省里開會回來，咱們縣報了一千個工廠的計劃，省里還說太保守啦，你們鄉三十幾個廠，怎樣能完成今後的生產任務呢？光是土化肥，也該辦他好幾個廠子呀！”

我的臉刷一下子紅了，一直紅到耳根，心想：“這回思想還是沒跟上！”

第二天下午，各村支書、生產隊長在鄉黨委的院子里，開了好一個下午的會。在討論了生產上的幾個問題以後，楊書記把辦工業的問題也提了出來。也許，再沒有人能比這些直接領導生產的同志更能體會自辦工業對發展農業生產的意義，一提起辦工業，就象開了鍋一樣，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嚷起來，主意倒挺多，就是七嘴八舌的一塊說，誰也聽不清誰的。好不容易把秩序安頓下來，農業社副主任唐啓文才慢吞吞地說：“咱們園里的果子，年年下貨時，落在樹下一層一層的，把它收起來釀成果子酒，開它一個釀酒廠，不是一笔大收入？”

“這一回，咱們可就喝上不要錢的酒了。”有誰在人羣中不緊不慢地开玩笑，惹得大家哄一声笑了。

“你們先別笑，等會兒开完會，有你們笑的。”下洪寺村支書宋繼堂，這是个有名的會說話的人，綽號叫“大力丸”，他一張開嘴說話，大家就豎起耳朵來聽。“我說，咱們真是大傻瓜，山上的藥材遍地都是，咱們婦女們挖出來几分錢一斤賣出去，要是咱們開個藥材加工厂，製造成藥，保險能賣它几分錢一兩。這主意早就該打，太晚了！”他說着，做出非常懊喪的樣子，又惹得大家笑了，有人答腔說：“不晚，不晚，說辦就辦。”

又有人提議說：“兔血可以制‘血清’，咱們養了那麼多兔子，為什麼不開個制‘血清’的廠子？”這話也得到了大家的擁護。

這時候，有個生產隊長站起來說：“我說點，咱們那麼多的水果，何不開個果脯廠，把水果制成果脯，包你賺錢可多啦！”

“那得要多少白糖呀，太浪費啦！”

“誰有那功夫去做蜜餞，有人做也沒人去吃它！”

於是，引起了一陣子吵嚷，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反對的人主張把力量集中在最迫切的為農業服務的生產上去，贊成的人是主張把一切財富都利用起來，既可供給社員消費，也可以當作商品賣出去。我在一旁想，到底是勞動人民的風格，他們的意見雖然不一致，但都很實事求是，熱情和干勁很高。

在這個會上，你一條妙計，我一個主意，整整把昨天的初步計劃翻了一番。

從此以後，楊書記、周鄉長和楊主任他們就大忙起來，今天到山上去看礦苗，明天又扛着水平儀跟水利干部去測量發電站。不到一個星期，縣里召開工業會議，楊書記和各村支書們都到縣里去參加，據說，這次會上要討論大辦工業的問題，會要開十來天。

這幾天，我下鄉到保岱村，一方面進行田間管理的檢查評

比，一方面宣傳總路線。第五天晚上，召開聯隊會議，討論評比的結果，正在討論得熱烈時，忽然門推開，村支部書記李占明進來了，隊長們都很意外，這些急脾气忍不住劈口就問：“不是說開十天會嗎，怎麼今天就回來了？”

“大躍進嘛！開會也得躍進，行動更得躍進點兒唄！”李占明是個年青而又精明的支部書記，就怕工作落在後頭，會一結束，他就摸着二十九里夜路回來了。趁着這機會，他就把在縣里開會的情況，有聲有色地描繪了一番，各鄉的干部怎樣聽了傳達報告，怎樣討論，又怎樣參觀了縣里新舉辦起來的一些工廠，土机器、洋机器一起并用制出來的許多工業品，徹底解放了大家的思想。在這基礎上，各鄉干部算了自己的賬，訂出了辦工廠的計劃，說着說着，他突然問道：“咱們鄉一共訂了九百個工廠的計劃，你們有沒有信心？”這麼一問，隊長們都有點楞住了，許多人心里沒有底，沒有把握，也不吭聲。李占明見大家不吭聲，他笑眯眯地朝大伙看了一圈，眼光停留在三〇隊隊長閻星身上說，“閻星，你說肥田粉那玩意兒上地好不好？”

“好，敢情好，要是一畝地有二百斤肥田粉，那我保證打上千斤糧！”

“那咱們每個生產隊辦他一個固氮菌廠，再辦一個土化肥廠，不就解決了大問題嗎？”

“那敢是好，可誰會造呀？”

“辦法，我教給你！”他打開小本，把從縣里抄來的製造固氮菌的辦法念了一遍。

“那我們一個隊辦他兩個固氮菌廠都行！”隊長們活躍起來了。李占明又把詳細的計劃介紹了一下，鄉、社辦哪些工廠，村辦哪些工廠，各生產隊辦哪些工廠，最後，他說：“同志們，快加油

吧，人家六堡^① 已經点上电灯啦，要是咱们發电厂、机械厂都开办起来了，电灯亮堂堂地照着，馬达嗚嗚地响着，手推車推起来輕生生地，那可就鬧好啦！”說得隊長們眼睛里放亮光。有人腦子里开始盤算厂房；有人合計原料；有人干脆坐不住了，催促着散会：“我看，咱们就散会吧，我回去把小組長們喊起来，商量商量办工業的大計。”生产隊長回去，連夜行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各村支部書記到村上都已做了工作，当乡党委楊書記召集党团员和队长、組長來开会討論办工業的計劃时，不但沒有一人提出困难和疑問，并且都提出一些新的建議，有人提出別人沒有想到的厂子，有人建議發动羣众投資办工業的运动。

其实，羣众听到了要大办工業的消息，紛紛打听，都很关心，也願意支持。有人把家里留着盖新房的木料拿出來投資，有人獻出保存了几年的羊毛，更有不少戶挖出地底下埋藏着的銀元，要把死宝变成活宝，拿来做工業投資。水溝村有个党员名叫郭胜，今年已經五十七岁了还未娶亲，他把信用社主任王怀斌拉到他家里，当面从牆角挖出他那攢了二十七年的四十塊銀元說：“王主任，我这四十塊錢是年青时一塊一塊的攢下来准备結亲的，旧社会咱这穷光棍沒有結成婚，可这几十塊銀元我也不願去动它，留着老了动彈不了时，我再使用它。可是这回大办工業，我可动了心啦！人家六堡都点上电灯了，咱星火社还能落后嗎？我郭胜虽然老了，可是身子骨还壯实，我一定要过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这个羣众运动是这么广泛，这么深刻，約莫一个月样子，我聞信用社的王主任投資多少了，他說：“可不少了，連款帶物怕有

① 这是五堡人民公社的一个村。

十几万了！”說着，他把身上随时攜帶的那个布袋提起来，往桌上一倒，嘩啦啦流出来一大堆白花花的銀元。我看了，眼眶突然涌起了一股子激动的淚花，劳动人民这样坚决，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工業化，支持社会主义的建設，我是永远都不能忘的。

为了办工厂，乡干部、村干部和生产隊長們便沒日沒夜地忙起来。这时期，我到城里去參加了一个會議，七月底，我剛从城里回到乡里，就听见一阵子洋鼓洋号的声音，窑子头村的支部書記唐树紀神采奕奕地領头走进来，身后緊緊跟着全村选派的代表；学生們打着鑼鼓，抬着“喜报”來向乡党委报喜，匯報他們完成了办工厂的計劃。接連兩三天，乡党委的院子里鑼鼓喧天、鞭炮噼啪响，十二个村子陸續都来报喜，全乡开办了几百个工厂，比第一次的計劃，翻了几番。

这都是公社建立以前的事了！公社化以后，生产資料可以在更大範圍內作統一的安排和調度，麦田公社有自己的鐵矿、錳矿、煤矿，有自己的森林木材，更便利于工业的發展了。在全民大煉鋼鐵的时候，麦田公社用自己的鐵矿石煉出了一百二十五吨最好的灰口鐵，从会煉鐵，發展到会翻砂，保岱煉鐵厂扩大成为机械翻砂厂，每天电灯亮着，馬达响着，翻制出各種各樣工具和农具，并且自己制造旋床和車床。

在我一边回忆、一边記述着这动人的事情的时候，麦田公社正掀起了大搞积肥的热潮，社員們便喚着自制的手推車，推着二、三百斤肥料吱吱地跑；当然在今年春耕追肥时，还能大量用自制的土化肥、菌氮菌来上地。

在过春节时候，社員們不仅仅是吃自己养的猪肉，还吃上窑子头制粉厂自制的粉条，董家房制糖厂自制的糖，喝的是保岱酒厂自制的果酒。

这种景象，又不是在七月时候所能想象的了，要是閉上眼睛，把这样的变化回忆一下，真好象有什么看不見的“神仙”的威力，在刹那間給建造了一座座的工厂，給点土成金。事实上，这“神仙”就是劳动人民自己！

公社誕生那天

公社干部 唐盛海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的晚上，各村剛成立的食堂連夜趕做第二天的早飯，各學校的學生忙着寫標語，就連剛進幼兒園的娃娃，也在糊着各種顏色的小旗。從桑干河岸的易庄、張順屯，到南山溝里的高庄、蔴麥川，從西山的屈庄、馬牙水，到汽車路上的茶房、下洪寺，每個村子都沸騰起來了。到后半夜，天比往常亮得慢，好象鶲也懶了，鳴得很遲，好不容易才盼到大天亮。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是麥田人民公社誕生的日子。

這天的天氣，從早晨起就是晴朗朗的；人們的心情比天氣還要晴朗。穿着花花襖的婦女，系着紅領巾的孩子，拄着拐杖的老人，敲鑼打鼓的后生，扛着報喜牌、申請書的隊伍，從四面八方湧向保岱。麥田人民公社成立大會的會場，設在保岱小學的操場。二十年前，蔡委心同志到保岱來成立抗日救國會時，恰恰也在此開過羣眾大會。那時，只是擺上一張小桌子，稀稀拉拉的幾十個人。今天可不同了，操場正南，用幕布搭成的主席台，台口前橫額寫着“慶祝麥田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台中央懸着領袖像和國旗，會場四周到處張貼着五彩繽紛的標語。這個歡樂的場面，逗引得許多人想起了往事。

楊生旺書記的爹楊維老漢，想起了舊社會和地主打了四年官司的事。馬牙水的王喜祿想起了一九三九年正月二十五老墳倉那天，第一次看到紅旗。張家河的張彪想起了赫仁、高率、羅

正祥、赵广欣等同志。赵广欣同志后来牺牲了，可是柳仁、高幸、罗正祥同志都在哪里呢？“柳仁”，是江濤同志的化名，可江濤同志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高幸同志现在鞍山市做粮食局的副局长，已改名高树峰。有人说罗正祥同志在北京中央某部工作。现在他们如果能来参加这个大会，亲眼看看他们曾经开辟过工作的地区，有了多大变化，心里该多高兴呀！辛庄的唐啓文，想起了日本鬼子投降那年，王純書記第一次来辛庄，大家怎样搞减租。在八区小队，被人叫做“二楞”的周兴隆，这两年，人们都把他叫做周乡長了。他不免想起了国民党来的那几年，大家是怎样战斗，怎样生活的。八区区小队的同志們，也都想起了八区区委組織委員唐士倫同志。人们說，老唐在安徽省当茶叶工会的主席呢。他若能和大家一道参加这个大会，该多好呀！护路湾的閻万貴、閻久富、閻長春也难免想起和特务閻來順的斗争，想起笔架山上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位机智勇敢的閻万荣，可惜他在解放前夕牺牲了。参加辛庄第一社的那七户人家更不用說了，就是亲手搞星火社的楊成林等同志也不能不想起这几年所走过来的道路……

人越聚越多。原来只估計能来一万人，开个万人大会，在咱们麦田公社說来，就是空前的了。誰知，这天足足来了兩万五千多人！

十二点整，大会开始了。

公社党委書記兼党委办公室主任張永智同志，宣布“庆祝麦田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正式开会时，說：“麦田人民公社誕生了！”話音未落，喇叭顿时响了起来。伴着洪亮的号声，人羣的欢呼声，鑼鼓声，鞭炮声，学生們的“社会主义好”的歌声，还有那拍得地动山搖的掌声，混杂在一起，同时飞上了九霄。人們手里拿着

的小紙旗，举着的彩旗，也搖动起来。霎时，这保岱村忽然变成了声音和彩色的世界。接着，党委第一書記 侯岐山 同志作了报告。

“麦田人民公社是由董家房、孙家溝、屈庄、上葫蘆、輝耀、岔道、馬家廟七个乡，三十六个高級農業生产合作社合併成的。全社一万二百〇二戶，人口三万六千。社大地寬，南北縱深一百里，东西六十里，肥碩的土地共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亩。北自桑干河，南至高庄澇麦川。有山区有平原，有河流有矿山。南山搞牧業，平原是米粮川。……”

党委書記楊生旺，公社副社長、原星火社主任楊成林也都講了話。

輝耀大队支書石連庆同志，在大会上以大搞积肥和后秋管理，向全社各个生产队提出了紅旗竞赛。成立食堂后剛剛从鍋台边解放出来的妇女也不甘落后，保岱村一位妇女隊長馮翠英站到台上，說出了全社妇女的心里話：“离开鍋头，拿上鋤头，走到地头，和男社員共同劳动。”

正在这时，在人叢中，大家忽然發現一个大牌子，牌上写着十二个大字：

自願申請參加麥田人民公社

大家正在奇怪，这人也跳上了主席台，發了言，原来这人是木匠高瑞。星火社虽然早就有了木工厂，可是他却一直不入社。为了能賺几个現錢，到处做零活。有人劝他入社，他說：“我是手艺人。有手艺走遍天下，掙几个，花几个，高兴还喝它几盅。”但在人民公社运动的鼓舞下，这个單干了几年的木匠，今天也要求入社了。公社党委第二書記兼公社社長吳全瑞同志代表公社当场批准了他。全場掌声雷动，这掌声又激动了另一个單干戶。

提起这个老單干戶，大大有名。麥田公社方圓百里，沒有不知道他的，這人就是茶房村的陳義富。這位老漢已經八十歲了，幾年來一直過着單干生活；他不但自己不入社，還不許他的兒子全寬入社。”會後，他也入了社，說：“初級社，高級社，我都沒入，這次我要加入麥田人民公社。我情願把我那九畝地和兩頭毛驥都入社。”人家問他：“你不是捨不得你那兩頭毛驥么？”他抱着慚愧的心情說：“唉！我以前認為入社不如單干好。這次人家都走公社了，明年要一畝地打千多斤糧。單靠我那小毛驥，拉不动犁，耕不深地，怎能多打糧。我再不跟大家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總也跟不上了。”

大會一直開到下午六點。

會後，開始了大規模遊行。繞着保岱村，到處是人羣，到處是紅旗，到處是歌聲。在廣場上，這邊是辛莊村劇團演出的精彩節目，那邊是民兵的射击表演。一直到深夜，鑼鼓聲、歌聲、歡呼聲，還在整個麥田公社境內繚繞。

八月三十一日，將成為麥田人民公社永久的節日。

拖拉机来了

齐蘭貞

一九五八年九月，是个双喜临門的月份，月初公社成立，月尾来了拖拉机，虽然这是兩件意义不同的事情，赶在這一个月也是偶然的，但对于社員們來說，都同样是激动人心的事情；同样掀起了欢腾的浪濤。

桑干河南岸的秋天，似乎比任何季节都美丽。万里晴空，澄藍的天高上去，高得几乎看不見，显得特別爽朗辽闊；沒有春季那漫天黃橙橙的飞沙，也沒有夏天那熾人的燥热；也許是那茂騰騰的“歪脖紅”高粱和“金皇后”大玉米散發出來的潮氣，潤湿了干燥的空气，也許是那濃綠的果林里挂着滴溜溜的紅果，給大地添染了顏色，一切都令人覺得那麼清新舒暢！

往年，这正是农民挂鋤等待收割的時候，蹲在街头抽几袋旱烟，过兩天清閑的日子。可是今年大躍進就不同囉，春夏間，社員們战胜了一場大旱，使大旱年沒有成灾，庄稼照样長得黑黝黝的。現在眼看着大丰收就要到手，社員們並沒有放棄最後一分鐘的努力，整天鑽进庄稼里去追肥除草，讓每一穗的顆粒結得飽滿。可是在這地廣人稀的偏僻山区，不管把多少勞力投进去，都象投入了深沉無底的海洋里，村舍、田間和大道上老是靜悄悄的。

这天下午，董家房村突然听到了馬达的声音，人們敏感的意識到什么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下地的人們，都从庄稼里探出头来，四处了望。在村里的人，也都从家里跑出来，站在街头等待。

拖拉机开足了马力，一直跑进村来。夹道两旁看热闹的人忽然鼓起掌来。男人和青年妇女都下地去了，站在街头的，不是老太太就是孩子，他们并不习惯拍手鼓掌，可是现在不这样就不能表达心头的欢迎之情似的，一股劲儿地拍个不停。年青的拖拉机手姜貴金、薛登山，唐仲奎、唐高和女拖拉机手唐化梅、董連珍坐在车上，被乡亲们这股子热情臊得满脸通红，向四面八方打着招呼，眼睛也不知道看谁才好。他们在二十天以前还在社上和大伙一起参加劳动呢，月初，乡党委挑选他们到城里去学开拖拉机，现在总算能开着拖拉机跑了，就受到大家这么热烈的欢迎，怎么能不脸红呢！

拖拉机开到村西头，转个身回来停在街中央。拖拉机手们刚跳下来，大家就一下子拥上去，第一个孩子跳上司机台，第二个、第三个都跟着跳上去，老太太也都赶到跟前，摸摸头摸摸尾地唠叨个没完。下地的人们也陆续回来了，兴奋得忘了饥渴疲劳，围在拖拉机身边舍不得走开。

“拖拉机来啦！”

“拖拉机真来啦！”

喜讯就象展翅飞翔着的蝙蝠，紧紧飞绕在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飞绕在歇凉的人群中。

盼望拖拉机已经不是一年的事了。人们早就从苏联电影上、画报上、县乡干部的口头宣传里，看到听到苏联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的情况，也知道中国有些地方已经使唤上拖拉机。可是这里毕竟是个干旱寒冷的地区，加上风、雹、霜、旱灾害，过去，一亩地打一石多粮食，就是好年景了，几时才能买得起拖拉机呢？也正是因为这原因，人们愿意走合作化道路，坚决走合作化道路。星火农业社建社以后，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到一九五七

年年底分紅以後，社上已經積累了十萬多元的公積金，訂購了兩部拖拉機。就象人們越接近幸福的時刻越不敢相信自己似的，社員們聽到這消息，都壓着心头的興奮，半信半疑地說：

“訂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來呢？”

“唉，咱們這坡梁地，坑坑窪窪的，拖拉機能行嗎？”

“咱們這膠泥板土地，小得象一塊一塊的豆腐干，拖拉機連身也轉不開，咋耕呢？”

也有的社員說：“要是買那號玩意兒，我願意把我去年分紅的一半拿出來投資。”

今天，多年的想望，突如其来地實現了，人們禁不住熱情奔放。外村有連夜趕來看拖拉機的，通宵村子里人羣如流水。

第二天，開始耕地了，耕的是董家房和辛莊之間的一塊叢地，生產隊長胥大來一早就起來張羅，參觀拖拉機耕地的人也來得不晚，有公社干部，有社員，也有專愛湊熱鬧的孩子們，密密麻麻地圍了一層又一層。可是拖拉機手們都還不熟練，又被這麼多雙眼睛盯得有些慌，耕出來的龍背彎彎曲曲的，犁鏟入地也沒有個准兒，深一脚淺一脚的不勻淨。第一個上陣的是拖拉機手姜貴金，他急得一把一把地抹着汗水，好心的觀眾也替他着急。可是有些人就忍不住失望，嘀咕地議論起來：

“哈哈，今天拖拉機來給咱畫地圖來啦！”

“原來拖拉機還沒有咱老黃牛耕地平整呢！”

辛庄村支書唐啓明不以為然地插嘴說：“別忙嘛，等駕駛員練熟了，這玩意兒可頂幾十條牛呢！”

耕完了第一天，又累又難受，姜貴金搭拉着腦袋，飯也不想吃了，其他幾個拖拉機手也愁眉苦臉的。辛庄村支書唐啓明和生產隊長們都來安慰他們，叫他們別着急，熟了才能生巧呢。乡

党委侯書記對姜貴金和薛登山說：

“你們兩人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為了這點小事就泄了氣還行嗎？有什麼困難克服就是了！”

這句話，倒象把鑰匙，給青年人打開了腦子里的一把鎖，姜貴金說：“對，薛登山，咱們得拿出在部隊時候的精神來！”

他們倆都是轉業軍人，薛登山一向是個能吃苦耐勞、組織性紀律性很強的好戰士。什麼任務交給他，不完成決不罷休。姜貴金則是個外表看來象大姑娘一樣腼腆，而心裏却很機靈的小伙子。一九五〇年參軍時，他還一個大字也不認識，一九五七年退役回來時，他不但已經有了初中的文化水平，而且學了一身的本領。七年的部隊生活，他當過柴油機手、觀測員、電話員、無線電台台長、探照燈手，當然也是個很好的汽車司機。學習這些技術時，他曾半夜半夜的鑽研過，不讓開電燈，就躺在被窩里默念，所以樣樣學得快，精通得早。這次他們去學拖拉機，與其說他是去學，不如說他去教，因為他會開汽車，只練了兩天，就當上了老師。可是在城里時，還沒有來得及帶上鐸犁實際操作，就趕回來擔負秋耕的任務，一上陣，自然不是那麼熟練。

從這天起，他們就一面耕地，一面學習。晚上六個拖拉機手在一起開會研究，總結一天操作的情況，得出些經驗來。不到五天，不但姜貴金、薛登山耕得很熟練了，而且把他們的徒弟唐化梅、董連珍等九個人也都教得很好，耕出地來，平平整整的，足有一尺二寸深，一天耕一百多畝，抵得上二、三百個青壯勞力深耕一天的活兒。這一下把鄉親們喜歡得心花怒放，簡直不知道說個什麼好。

“姜貴金可比他爹有出息啦，他爹放了一輩子羊，窩窩囊囊的。”

“小后生們赶的时机好唄！在解放軍里長大的人，还能錯了嗎？”

妇女們都把注意力放在兩個女拖拉机手身上：

“唐化梅可真棒，人家才学了二十几天，就开得怪好的！”

“这姑娘在村里就是个好丫头，还是个妇女隊長哩！”

“你們看那董連珍多腼腆，大概年岁还不大吧！”

“和唐化梅一样大，十八啦！”

“看起來，咱們妇女啥活也能干，就怕当懒婆！”

拖拉机在羣众中的威信愈来愈高。拖拉机到哪村耕，哪村的羣众干活兒就更欢，好象是跟拖拉机赛上啦。当拖拉机来到下洪寺村的时候，下洪寺有位多年不出門的瞎子老大爷，也叫人攙上他来摸摸拖拉机，摸完了以后，他說：“得啦，我这辈子算看到社会主义啦，死也心寬了！”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社員們的心目中，把拖拉机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具体象征，只有看到拖拉机才真正看到了社会主义。于是，就更清楚地意識到，今天干勁兒愈大，明天的机器愈多。这第一部拖拉机同时成了鼓动机。

这以后，大煉鋼鐵开始啦。乡党委書記帶着民兵队伍和其他的青壯劳力都集中到保岱鐵厂煉鐵。十月中，拖拉机也按照原来的計劃，开到保岱村来耕地。这正是煉鐵最火热的高潮，工人们日夜三班倒替着，車馬如龙地运矿石运煤，可是那些粗大的高爐，每天要吞进多少料呵，尽管人馬不停的运输，也常常不是缺了煤，就是短了料，党委書記熬得眼珠上挂起血紅絲，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要是有部汽車該多么好啊！

姜貴金看到这情形，就和薛登山商量：

“我看咱們把耕地停下吧！”

“你瘋啦，把耕地停下干什么？”

“現在是需要汽車的時候，咱們的拖拉機應該跑運輸。”

于是他們来找黨委書記說：

“讓我們跑運輸吧，看着那些老牛破車格悠格悠的，叫人着急！”

“主意是好主意，你們可不能三天兩頭的拋鏟在路上，那就可就兩頭誤了大事啦！”書記回答說。

“我們一定加強保養，完成運輸任務！”

任務接下來以後，有幾位拖拉機手又產生了顧慮。

“我們怎末敢開到大路上去呀？”以往都是在田野里橫沖直闖，一听到要上公路，多少还是有点心慌。

“沒啥，有办法。”姜貴金把熟練和不熟練的拖拉機手編好三班，不熟練的先在一边跟班，慢慢的膽子大起來，也就敢開了。他們人停馬不停的三班倒替，一天跑六次下花園，每次拉回兩噸煤來，一天拉回十二噸，抵得上二十四部老牛大車一晝夜運回來的煤。社員唐秀卿寫了一首詩歌：

大黑牛，謝謝你，

你為我們出過力，

現在你該去休息，

我們有了機器代替你。

還有些社員寫了“老牛失業”和“老牛嘆”等詩篇，他們聰敏地預感到老牛失業的機械化時代已經不遠了。

這一天，三號高爐正燒得起勁，突然鍋駕機抽不上水來，再燒下去就有爆炸的危險，司機員只好把馬達停下來修理。超过了十五分鐘，爐子里的料也就会凝住，結了底可怎么办呀？正在

高产周上，哪经得起这么大的损失。在紧急的时候，工人們又想到了拖拉机，来找姜貴金：

“喂，老姜，能不能叫你那拖拉机把咱们这鼓風机帶动起来，別讓咱们停了火。”

“唉，你們真外行，还用問嗎？拖拉机可是頂呱呱的柴油机呀！这部柴油机是三十八馬力，比你們那鍋駝大几倍的力量呢！”

“那可太好啦，快救救咱們的爐子吧！”

从此以后，拖拉机又經常直接担负起煉鐵的任务来，变成了煉鐵厂最大的动力。

煉鐵任务快要完成的时候，社員們又去忙着打場，繳公糧，拖拉机也就成了繳公糧的急先鋒，一車車的公糧送到城里，一天能拉十几趟。运完了一个生产队的公糧，又开到另一个队的場上，生产队长和队员們盼呀盼的。一看到唐化梅那紅圍巾在空中飄着，就乐得合不上嘴了，“來啦，來啦，这回輪上咱們啦！”拖拉机手們跳下車来也不閑着，不是帮着扛糧，就是帮着过磅，工夫不大就裝滿一車，开上走了。末了，麦田公社又是繳公糧最早完成的一个公社。社員們一坐下来吸烟的时候，就把拖拉机当成談話的材料：

“这玩意兒的用处可真大，叫咱这刨地汉的腦瓜子可开开壳啦！”

“开壳，看着这拖拉机，咱們早就該少分点紅，情願少穿兩件新衣裳，也要多买兩部拖拉机！”

“不光少分紅，还該多躍点勁兒，明年來它个亩产千斤，一半拿去买机器！”

剛把公糧繳完，又傳来了好消息。县委打电话來，叫各公社

的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到城里集中，训练第二批拖拉机手，麦田公社还要带回第二部拖拉机来。这天，拖拉机手们又都坐上车准备出发了，这本来是一次很平常的出差，可是人们听到消息，都来送行，一路上追着他们喊：“早点回来，早点回来！”这一群年青的拖拉机手，带着麦田公社社员们的心，去迎接第二部拖拉机去了！

話說麥田水庫

蘇中 張葆華

岔道河的履歷

吃桑干河水長大的人，對桑干河好象都挺熟。老乡們都說上游一帶水流挺納，還沒有脖子的胳膊粗。水是越往下走越多，河面越往下越寬，水勢也越往下越猛。這是因為桑干河從發源地山西馬邑往東流的時候，在它經過的地方，有不少大小河流鑽進它的肚臍里去了。別的地方不說，單是涿鹿境內麥田公社一片，就有孫家溝河和岔道河，流進桑干河內。

岔道河是桑干河最大的支流之一。你要爬到黃陽山頂往南一看，只見一條萬丈銀龍般的大沙河，纏山繞嶺，穿洞刺坡，自南向北，自高而低，蜿蜒而下，那就是岔道河了。

岔道河是經岔道村流下來的，可不是在岔道村發源的。岔道村原是古時候涿鹿縣南的交通要道，縣南大道就在岔道村南口分岔。一條往西，過下關，進蔚縣，可達山西境內；另一條往南，越石門，過十八盤嶺，能到涿水縣。岔道村因路而得名，岔道河也是因東來的石門河和西來的關溝河，在岔道村南口相匯而成，才有了這個名字。

這條河在秋後夏前的季節，是干涸的沙河灘。一里來寬的河槽，滿鋪着鵝卵石和大石塊，那股長流水總共還沒有二尺半寬，連三指深都沒有。要是到了汛期，山洪水一下來，那水就象張牙舞爪的怪物，嗚嗚叫着往下猛冲，房子大的石头也能冲

跑。它全長一百多里，流域面積大約有六百四十平方公里。上游是大山套小山，一山接一山，高低起伏，連綿不斷，溝谷縱橫交錯，十六條大溝、一百六十三條小溝的山洪水，流進岔道河身，往下游滾去。

這水為過害。早先淹過董家房，沖過保岱，刮壞了兩岸不少土地。那時候人們怕它也治它，治不住就只好求神保佑。每年陰曆六月六，沿河村莊都得殺一只羊，在河邊祭祀，算是給河神爺的生日送禮。河神爺雖然年年收亂，可岔道河還照樣搗蛋，年年這樣，舉輩如此。老人們說，到清朝末年，有人開過渠澆地，可誰也沒看見渠到底在哪儿；記事的人光知道民國初年，孫家溝的地主劉繼緒，在茶房村東的上下房那塊地上，開了一條小渠，把岔道河的洪水引來澆地。

從前這些荒坡地又瘦又干，好年成才能打上百十斤糧，要碰上旱年，連地都種不上，所以沿河黃土坡的老鄉說：“黃土坡，黃土坡，打糧一雀窩；冬天打柴十里外，一年四季扛長活。”董家房的老鄉又說：“地薄山陡，打糧數斗，稅大租重，難以糊口。”民謠雖然說的是黃土坡、董家房，旁的村其實也完全一樣。如今人家用山洪水把地澆一下，不但抗住了夏季干旱，那猶得象稀粥一樣的洪水，水面上漂着厚厚一層從山上沖下來的爛樹葉、牛馬驥羊的糞蛋蛋，澆一次就能淤半尺多肥泥，淤到地里真比什麼都肥，一下子就把收成增加一倍。因此，人們都把山洪水叫做“自來油”。

旁庄戶人誰都懂得澆地這個理，誰都看出了澆地的好處。不過這就好象畫上的金銀財寶，看得見，拿不着。渠是地主開的，雖然他劉繼緒沒到地里挖過一锹土，但地是人家的；渠也是人家的，從開天辟地以來也沒有過主人的河水，也就成了人家的私有財產了。哪怕這水從你的地邊淌過去，哪怕你寧可出錢買，哪怕

你的地旱得冒了烟，水，还是一滴也不能动。財主們倒是又从开渠这件事上，找到一个剥削人的新門路。

穷人們自己修不起渠就得凑一伙人合干。一九二七年茶房村修众益渠，为买一亩二分渠口地，地主看出了非用他的地不可，一亩地竟敲了六百塊現大洋，少一个子兒也不行。有什么办法，要开渠就得把能买六七十亩地的錢，买他一亩地。一九二九年茶房又开了一条渠，渠口要用刘繼緒的一亩河灘荒地。这地，本来是兔子不拉糞的荒灘，这家伙却非給八百二十塊現大洋不卖。不，光給八百多塊还不行，他自己还有九十五亩旱地也得不出一个工、不花一文錢常年白澆。光这个还不行，他亲戚的六十亩地也得跟他一样的白澆。这明明是欺負人，可在旧社会沒人替老百姓作主，为了能讓土地吃上水，大家伙也只得忍受这种剥削以外的剥削。不管怎么样，老乡們到底是靠自己力量把渠修起来了，而且領头动工的人，就是給刘繼緒当过長工的袁恒。

澆地的好处越明显，开渠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此以后，沿河兩岸的村庄，什么石凳、甘庄、茶房、保岱、董家房、張順屯、黃土坡、藥庄、胥家窯、养田庄；差不多年年都有动工开渠的，大大小小的渠道，一天天多起来。有渠啦，紧接着就接二連三鬧起爭水、搶水的事来了。別看修渠引水的好处都被有錢有勢的人占去了，糾紛、打架、伤人、送命这些苦事，却都落到庄戶人头上。河东和河西，上游和下游，这条渠和那条渠，这片地和那片地，年年有打不完的官司，月月有斗不完的架。只要河水一下来，不管老天下多大的雨，人們也都从屋里往屋外跑，扛着鐵锨，披着牛毛毯子，站在河边，一等就要等到半夜，好搶那点水。上游要截下游，下游要往回搶，河东的要拆河西的渠，河西的要截河东的水，你爭我搶，水比命貴，真成了大伙說的：“三寸水二寸泥，鬼子老子誰也

不認誰。”为什么？只为“洪水養飯鍋，澆地賽如油”，誰都想搶；誰也不愿眼睜睜讓費挺大勁开出的渠里流不进肥水。

搶水給老乡們帶來的苦害，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那时候，有錢有勢的地主掌管渠道的命运，象穆家溝的賈明全，甘庄的劉化南，保岱的張万順，胥家窰的谷文藻等等，都是獨霸渠道，一个比一个不講理。下来水他們先搶个光，剩下的給你放下去，剩不下就活該。老乡們要和他爭水，他敢把你打死。董家房的董二就因为和谷文藻爭水，被这个惡霸打瞎了眼睛；一个叫董玉順的农民，为修渠占地事服毒自杀了，所以那条渠得了个外号叫“人命渠”。为搶水，樂庄出了一個專門靠給渠道打官司吃飯的大眼蠻鬼，哪年要沒官司可打，他就吃不上飯；为搶水，有的村甚至花錢买一个快死的老汉，讓他在打架时上前陣，然后好拿人命訟官司；为搶水，好乡亲化作陌路人，亲戚朋友成仇人，鄰村变为疏远村。鬧一回事，羣众受一次伤害，地主可越来越發財。

老乡們本来是想靠修渠得水利，結果是利得的不多，气受的却不少。岔道河水給土地鋪上一層肥泥，庄戶人却往岔道河里撒下了千万滴眼淚。一來二去，人們对修渠的勁头就越来越小了，特別是下游一帶，更不愿意再修那种“上游澆个死，下游死澆不着”的干渠了，再加上那年月人單力薄，实在也动不起大工程，政府又根本不关心老百姓治水的事，所以解放前的几十年里，总共也不过修了几十条小渠，合起来也就只能澆上一万五千多亩地而已。又因为沒有一个合理的用水制度，你搶我奪，每年实际上連一万亩地都澆不上。

解放后，受苦的穷人翻身了；岔道河的渠道才回到农民手里。沿河一帶的农民羣众，到底是和山洪水做过斗争的，在斗争中也訓練出了一大批有經驗征山治河的人，到了自己当家做主

的时代，可就大显其身手来了。这阵儿修渠，有政府的組織和領導，遇到难题，政府派人来帮助。沒錢，政府借給。一不用私人聯合，二不用为买渠口地費唇舌，更不会象从前那样白白被人勒索了。合作化以后，人多力量大，不开渠便罢，一动工就講修大渠。羣众性的修渠一年比一年規模大，水澆地也一年比一年多。村村修，社社修，联村修，联社修，那勁头真足得很，遇山劈山，遇溝填溝，在岔道河兩旁，滿布下密密麻麻的水渠網，鬧騰得在全县、全專区都出了名。一九五七年，全省各專区都派人到岔道河來參觀和學習利用山洪水澆地的經驗。快收秋时，譚震林同志派了一位水利工程师来这里了解情况。他对利用山洪的經驗很稱贊，說它是“無形水庫”。

渠道面貌变化的大，渠道管理的变化更大。解放前根本沒有一个合理的用水制度，訂出的規約是專門对付老庄稼汉的，爭水、搶水、偷水倒好象成了制度了。解放初期，旧社会留下来的那种偷水、爭水、打架斗毆的坏習慣，虽然比从前少多了，但还常常發生。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一九五〇年，岔道河沿岸設立了八个渠道水利管理委員會，專門領導和管理用水問題，还訂出以河道为阶段，实行分段、分期輪流排灌的制度。到一九五二年，又成立了一个統一的岔道河管理委員會，政府派來專門干部到岔道河当主任，很快就把岔道河管理得井井有条。

現在的岔道河，再也不是为害四方的河了，兩岸的土地再也不是“打糧一雀窩”的旱地了，再也沒有一村人和另一村人掄棍要扁担、亲戚变仇人的事情發生了。

現在的岔道河兩岸，也不是只有能澆万多亩的几十条零零碎碎的小渠，而是有一百九十三条大渠、支渠縱橫交錯布成的水網，仅仅十年工夫，把灌溉面积从一万五千亩扩大到六万五千

亩，比解放前几十年間所發展的水澆地多三倍以上。沿河土地，大部分都受到了岔道河水的滋養，糧食產量增加了一倍有餘。老鄉們好說“天地之別”這句話，這可是真的。

岔道河還沒有治完。眼前雖然很好，可它還不能滿足咱們的要求。比方說：山洪不能隨人的心願支配，你得等它來。春天正用水的時候，單靠那半點流量的清水，不能解決抗旱播種問題；秋天不用水的時候，偏偏要發大水，你就得眼睜睜看着它白白跑進桑干河里去。涝年頭水多用不了，旱年頭又根本沒水用。兩岸土地每年只能澆上一水，不能種麥子，更不能種稻子。這些問題要不從根解決，就沒法實現高產化，也難以進一步改善羣眾生活。因此县委就下定決心，領導羣眾繼續征山治水，決定在岔道村修一個大水庫，把岔道河裝進岔道村里，讓它聽人擺布。

訪 水

在岔道修水庫，不是一下決定下來的，還有一段複雜的過程。先前只是想修一條遍走桑干河南的大渠，要從宣化把水引到涿鹿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在县委王純書記領導下，一支訪水的隊伍出發了。參加訪水工作的，除了王純同志之外，還有水利電力部的下放干部郭耀華和潘之迪同志，董家房鄉水委會的任建春同志，中國作家協會下放干部烏登云同志。

他們從孙家溝出發，直奔西山去了。進過西山的人都知道，不要說往里，就是從孙家溝到屈莊這八里路，也不像在平川那樣好走。兩邊的山梁不說，那沙河床上的路，石头砂子，砂子石头，確實是難走，何況他們每人還背着行李，更不要說其中的

几位下放干部，从来没有走过山路了。

到了屈庄，王純書記找到了鄉長秦德時同志。秦鄉長的年紀不小了，留有一撮小胡子，從外表看，象個和善的小老头，其實，當年打游击時，對敵人可一點也不“和善”。秦鄉長一聽要為修南大渠去找水，心中十分高興。因為這一帶是他從前打游击常走的熟地方，就由他做向導。當晚宿在屈庄，一夜無話。

第二天，他們從屈庄出發了。這正是陰曆的正月末梢，寒風吹來，臉上還象刀扎一樣。可是，背着行李；穿着棉衣，走起路來，不一會就汗流浹背了。王純書記卻不理會這冷、這熱，只是回憶着往事。這條山溝，恰是游击戰爭時，他經常活動的地方。每條山溝，都有他的足跡；每個山村，都有留宿過他的老大娘。正在思念之間，忽見郭耀華同志因身體太胖，又沒走過長路，早已氣喘吁吁了。王純書記指着前面的山頭；說道：“前面的山上有麩子。咱們再來，拿槍打兩只，吃麩肉餃子。”接着，王純書記講起了當年的革命鬥爭故事。大家聽着，也就不覺得累了。一邊走，一邊說，很快就來到了千兒嶺。這裡的山坡被水沖得亂七八糟，條條水溝，斑斑點點，就象有無數條的巨蟒，臥在山坡。遠看，所有的山都是花的。黃昏時分，走到了胡莊，進村時才發現郭耀華同志早摔倒得滿屁股泥。

胡莊當時屬於宣化縣，可是過去王純書記和秦鄉長打游击時常到這裡，和這一帶的老鄉很熟。老鄉一見當年打游击的老同志又來了，就象見到久不登門的至親一樣，喜出望外。羊油、豆腐，什麼好吃的東西都拿出來招待客人。晚飯後，擁來一屋子老鄉。王純書記坐在炕上，問道：“這邊的桑干河水，往下邊引，能過去不能？”老鄉們說：“不行，山太多，嶺太高啊！”王純同志回头問了一下郭耀華同志：“嶺有多高？”郭耀華同志心細，早在

山头就用表試过了，順口答出：“九十里。”大伙坐在一塊商量了多半夜，还是找不出一条能够过去水的地方。

第二天，經過傅家堡。这傅家堡是抗战时期蔚、涿、宣县办事处的所在地。从前人們都知道：“东西澗、傅家堡，八路軍的县政府。”在这里，王純書記打了半斤酒，买了几个鷄蛋，大家休息一下。看来，想从这儿往下引水，是不可能了。大家一边休息，一边研究。研究的結果，修个水庫比开南大渠好的多。可是，在什么地方修呢？王純書記一边走，一边想着。走着想着，想着走着，說話之間，来到了翟家溝。他們本来沒打算在这里休息，但一进村，就遇到一位老大娘。她一瞧，这几个背着行李的干部，个个累得呼哧呼哧喘，就赶忙攔住，說道：“同志們，休息一会儿吧！”王純書記說：“不，謝謝！我們还要赶路呢！”这位老大娘一听口音很熟，便又瞧个仔細，說：“你不是王純同志么？總沒到我們这边来了，来了，連村都不进？”原来这位老大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主任。那时，王純同志常到这边来，和她挺熟，全国解放后，总也沒来过，今日相見，怎会不亲！那老大娘生怕王純書記走了，就喊来許多人，你拉我推，硬把这几个人都拉到屋里，休息了一陣子。临走，一位老乡一直把大家送到千兒嶺。爬山路可真累人，累得大伙都有点一拐一拐的。回到屈庄时，天早就黑了。

十六日，又从屈庄回到了孙家溝。

这天，下着大雪，大家走累了，起得都很迟。只有王純書記老早就起来，和孙家溝乡的党委書記張永智同志，冒着雪，到上边找水源去了。这边也沒有找到合适的水源，就只好考慮修水庫。当时考慮的地方，一个是孙家溝，另一个就是岔道。当天，郭耀华等同志就在孙家溝看了看地形。

四月十三日，郭耀华同志來到了岔道，恰好岔道乡的党委書

記吳全瑞同志在。他們看了看岔道的自然形勢，覺得很有希望，就回縣委匯報了情況。四月二十四日郭耀華、潘之迪同志，和岔道河渠會主任牛永山同志拿着經緯儀，又來到岔道，開始測量工作。

五月四日，郭耀華同志在董家房向王純書記匯報了測量的結果。王純書記初步決定了修建岔道水庫。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涿鹿縣委員會正式開會決定修水庫。第一書記王子翔同志在縣委會上說：“從現在起，就做準備工作，並且要搞好宣傳工作，使羣眾有思想準備。還要動員商業部門做好準備工作。”當時準備把这个水庫當做全縣的重點工程，全縣支援，縣里出錢，農業社出工，要求在五九年五月竣工。縣委除了委任王純書記做水庫施工指揮部主任，縣監委書記關永政同志、岔道鄉黨委書記吳全瑞同志、郭耀華工程師做副主任外，為便於施工，並決定把岔道和輝耀兩鄉合併。

七月四日，郭耀華又上岔道來了，這回他已經帶來立即施工的任務。他和到指揮部來工作的另外兩位同志，騎着自行車往前緊趕，沒想到石凳時忽然天降大雨，躲沒躲處，藏沒藏處，只好在雨中推着車子，踏着一步一滑的泥路慢慢往前走。等他們來到岔道，一個個都澆得象水鴨子一般，腳上和褲腿都粘滿了稀泥。

第二天，他們就代表指揮部正式開始領導施工了。

至于這個水庫的規模和作用到底怎樣？那就聽聽郭工程師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吧：

郭工程師的發言

“咱們這水庫的名字，是王純書記取的。從前這一帶沒種過

麦子，不是老乡不想吃白面，是因为没水不能种。修上水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把它叫‘麦田水库’，就是县委要把群众的愿望变成现实。

“这个水库，从全国范围看，是中型的，要在张家口地区说，也就算数一数二的大水库了。别看蓄水能力不算太大——这怨库址两边的山太窄，工程可实在不简单。

“拦河坝四十米高，比官厅水库的大坝才低五米，比十三陵水库的大坝还高十一米。坝顶有五米宽，坝长三百十米，光修这个坝，就得八十三万多土方工程。你想想：取下这八十三万多方土来，就得砍掉几座山的脑袋，等把这些土一点一点迭起来，垛成一个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大坝，没一点机器，全凭人力，这可真得点功夫啊！”

“输水洞的工程也不简单。硬要把东山腰穿个三百五十米长的大山洞，咱们主要靠人工打眼，一炮一炮往下崩，这工程也很艰巨。溢洪道也是石方工程，就连修公路填山沟，也要土石齐动。还要修一个发电站。民办水库胳膊这么大，从前我还真没见过。”

“有什么好处？别忙，听我往下说：

“有这么一笔帐。水库修好后，能蓄一三三〇万方水，用这股水能把原来岔道河两岸的六万五千亩山洪地改为清水地，那时用水哪时浇，根治了旱灾；还能增加一万亩的新灌区，还能淤河滩地六千亩。光这几项，每年就能增产粮食一七八〇万斤。麦田、果林两个公社，光靠它，一个人一年就能增加三百多斤粮。

“发电站一修起来，公社的电气化就有基础了。工厂、矿山能用上电；农用机器也能用上电；学校啊，食堂啊，俱乐部啊，也都能点上头朝下的灯啦！从前老乡光听说过电灯，这回咱们公

社也要用用电气了。

“水庫里还能养魚。照規矩一平方米水面能养四条魚，咱們就算它兩条吧，二三五万平米的水面，还能养四七〇万条魚呢，一条魚一年給咱們長一斤，一年就出产四七〇万斤魚。要吃，每人一年能有八、九十斤；要卖，能值一百万塊錢。咱們这祖祖輩輩沒吃过魚的地方，吃自己养的魚，这也算是新鮮事吧！哈哈！……”

“再說，有水就能种麦子了。过兩年，玉米、小米、黍子都得讓位給白面，这叫‘麦田水庫’名符其实。”

“从前要修这么一个水庫，非得由国家投資，国家承办不可。县委老早就想修，可就是不敢下手，今年这么一躍进，原来計劃由县投資，羣众出工修，后来就干脆改为麦田、果林兩個公社加上九堡果树場协作自办的了。从前要修好这么一个水庫，至少也得三四年，現在咱們讓它一年就完工；从前要动这么大的工程，总得有好几位工程师、技术員，一大批技术工人，現在咱們完全靠农民、土專家硬干穷琢磨；从前动这样工程也总得有一批机器，可咱們主要的是靠兩只手自造土机器。一句話，咱們是穷家底，土办法，修一个洋水庫，这叫‘土能生洋’。”

“要說工程速度，称得起又快又好。你看：四月廿四日我和潘之迪来岔道勘測，廿七日测量完了，同时把水庫初步設計也做出来了。五月廿八县委通过決議，成立了机构，王純書記挂帅，筹备了一个月，七月四日开始調人鋪工，七月五日牛永山帶來雷管、炸药，九日民工到齐开始动工，十一日我們指揮都還沒找到办公的地方，晚七点半，第一声开山炮就响了。地动山搖一声响，算是庆祝礼炮。”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一天沒停过，就连大搞鋼鐵的时候，咱

們也还是五百多人堅持修水庫。現在溢洪道已經完工，輸水洞的前后洞臉已經開好，施工公路正在鋪填。技術連已經做出高空空纜運土器三十盤，輕便鐵輪運土車二百輛，轆轤運土器二十盤，杠杆夯八十台，單人夯一百個，各種工具都準備齊全。

“眼下問題是‘萬事俱備，只等大施工’。等到明年開春，上它個萬兒八千的人馬，晝夜猛攻它兩個月，到下大雨季節以前，大壩有了攔洪能力，這水庫基本上就算大功告成。”

工場（一）

岔道村外南北山口兩頭的大道旁邊，都立着一塊木牌。上面寫：“行人注意，本工地每天十二時至二時，下午七時至八時開山放炮，請行人、車馬繞行，注意安全。”到了這地方，就到了“麥田水庫”工地了。

岔道村東西兩面的山，又高又陡，怪石叢生，懸崖壁立，一條大溝從山上直达山下，山脚下就是岔道河灘。兩山之間，南段有二、三里寬，到了緊北頭，距離又突然縮短，成為一個酒瓶子嘴形。水庫的壩址就在这兒，真是個天然的好庫址。“察哈爾省通志”的涿鹿“關隘”篇里，有一段記載岔道溝的話，“距县城四十五里，為縣南交通要道，兩山壁立，形勢險惡，乃軍事上重地也。”

現在，這裡還是戰場。不過它不是兵家的戰場了，而是咱們向大自然開火的戰場。東山頂上寫的“人作自然主”五大紅字，就是羣眾對打這個仗的表示。

在岔道村屯營扎寨的人，不是那些騎着戰馬、持着刀、扛着槍、滿身黃土的大兵，而是一羣扛鐵鍬、掄大錘的民工。這裡倒是還有炮聲，不過這也不是兩軍對陣的大炮，而是開山炮。炮聲

一响，真个是山谷齐鸣，回音震荡，响声传到几十里以外。

工地上現在還沒到最熱鬧的時候。要等到一九五九年春季动工修起大壩來，上万的人馬擁到這地方，晝夜不停地輪班苦戰，要不把岱道附近幾個村子，都鬧騰成人山人海，晝夜不分，車馬不息，吵聲不絕才怪！

別看現在只有五百來人干活，只要走進工地，誰也得站在路上往兩旁山上看一陣。往西看，溢洪道早修好了。山腰上露出的一條几百米長的溢洪道渠幫，整整齐齊，好象用刀把山給切了一下似的。將來大壩一動工，沙河灘上公路被封住，通往蔚縣、寇家溝鐵礦的公路，就要從這個山腰上繞過去。往東看，只見南北兩個山頭之間，半空中拉著好幾道鐵絲，自動空纜運土車就在上面來回跑。只要聽到唰啦啦一響，你抬頭一看，准碰到它正好在中間那塊地方自己張開嘴往外吐土。這東西又快又輕便，一盤空纜運土器抵得上二三十人挑一天。有了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工效，省了許多工，人也用不着挑百十多斤的擔子，山上山下地來回受累了。東山北面，石工和炮手們正在打輸水洞，里邊有用風鑽打眼的，也有用手工打眼的，外面只有清碴工推著車子一個接一個順山坡往下倒石碴。這百十個人，是現在工地最硬的一羣好漢，專門和石头作對，要在一個冬天就把這座山打通。現在是山前山後齊动手，兩伙人摽着勁兒干，誰也不肯讓誰拉下一寸。到會師時候，究竟誰能占上風，只好等着瞧了。

闊競賽可不光是這一伙人。不論是倒土的、裝土的、篩沙的，各營、各連、各排，沒有哪一伙人不想爭紅旗，指揮部收到的挑戰、應戰書足有厚厚一大堆。

在工地上，有這樣一個老漢，他六十七歲了，土工以來，沒休息一天，刨起土來，比青年人還能干。這人就是輝耀村的高全。

在工地上，还有一个五十七岁的張庫，甘庄人，他本来腿有病，可是筛沙时，一般后生只能筛一方半，他却能筛四方半；结果，老汉带动了后生，都筛到了四方半。象高全和張庫这样的人，如果只他一两个，也就不算奇了。奇的是：山上山下，工地内外，连连排排，男女老少，真个是各路英雄齐集水库显神通。

这里的老乡都嚐过沒有水的苦。每年夏天，山洪水来时，那些扛着锨、披着牛毛毯，到地里等半夜水的人们，听说修水库，怎能不把半夜搶水的勁头拿出来。那些在旧社会为搶水打过架，械斗过的人，来到水库，顏相見紧紧地握着手。他們現在不是冤家对头，而是竞赛的对手了。凡是来的人，和水都有过关系。他們都清楚地知道，这样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只有共产党来了之后才能办到。只有党领导人民成立了公社，才有能力搞这样大的工程；也只有早日把水库修好，才能进一步提高产量，改善生活。所以热情高、勁头大，就是因为大伙都懂得了这个道理。

工 地 (二)

到过工地的人，哪怕只住过几天，都会感到这个工地上有兩個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巧干，一个大协作。

前面說过，修这样的水库，要按老一套常规得三、四年才能完工，如今一年就要干完它，可不是靠人多，也不是靠傻干。而是凭干勁，更凭巧干。干勁足，自然能大大提高工效；計謀高，就能給干勁加上翅膀，飞得更高、更快。

这水库，从設計的时候起，郭工程师就和县委書記們一次又一次地商量，参考各地經驗，想尽一切办法要省工、省料出大活，

还要保证最好的质量，开工动手，就强调技术革命，不能单凭力气。

原来工地一台机器都没有，后来把木匠、铁匠师傅编在一块，成立了一个技术连，建立了木工厂、铁工厂、修理厂、水泥厂，就自己动手做起机器来。象高空运土器、辘轳运土器这些东西，虽然都是土机器，可是农村的铁匠、木匠师傅们从来没见过的，又怎么下手做呢？有图片，只能看见它的外形；有图纸，大伙谁也不认得。怎么办？就只好找人先做出一个模型来，然后照着它放大尺寸做。试验了几回，到底是成功了。

几个月的工夫，这些师傅们成天价造机器，做完这样想那样，想好了就动手，在木厂和铁厂那兒，已经做好了足够几千人施工时用的各种土机器。别看这土机器其貌不扬，斗车的车轨都是木头的，但这些东西比光凭人工强十几倍。凭这些千方百计，就能省十来万个工。

不光技术连是钻研技术的地方，打眼的、放炮的、装土的、刨土的，谁也不是傻子，工效比刚开工时提高了一倍多，就是凭钻研技术得来的。这技术革命还是刚刚闹起来，等将来人一多，诸葛亮们一多，谁知道还会出什么新名堂啊！

要说起协作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有人说，咱们水库是个“协作”水库，这话一点不差。前边已经提过，修这个水库的“户头”，除了麦田公社之外，还有果林公社和九堡果树场，这是协作。如果从工程上来看，协作的关系就更多了。

混凝土，是水利科学院材料结构研究所给试验的；大坝的土壤，是土木研究所给化验的。闸门启闭器是水利部设计院金属结构研究所承做的，人家任务太紧，结果是由共青团员们义务劳

动給做出来的。風鑽是門頭溝的；空氣壓縮機是水利勘測总队寄存在官厅水庫的，也被我們借來了。高壓管子是从官厅水庫借來的。沒有二吋的鐵管子，怎么办？恰好官厅水庫在施工時還遺留下一百多米，但都埋起來了。為了支援咱們，官厅水庫所有的干部，用業余時間義務勞動，從山里給刨了出來。空心鋼的鑽頭是从龍煙礦弄來的。五吋的鋼管子，是東北大伙房水庫工程局的。土壤壓縮器，是黃河水利委員會~~還~~科學院做鑑定的樣品，現在也來為麥田水庫服務了。

空氣壓縮機沒有動力，就從縣里搞來一部汽油機。來了汽油機又沒人會安裝、發動，結果從官厅水庫來了一位技工同志支援我們。這人姓唱，叫做唱景明。他到岔道來，只有一個月，不但把汽油機、空壓機的問題解決了，還培養了幾個徒弟，從此工地也有了自己的技工。到岔道來的人，還不止是唱景明同志一個。比方說水泥，整個工程需要四百噸。從哪裏來？一個方法是伸手向上級要，另一個方法就是從本縣搜集。但搜來搜去，只能湊六萬斤，離四百噸還相差太遠。後來就決定自己燒。這裡又碰到一個問題，我們從來沒有燒過，怎辦？不要緊，到北京去請。

果然，十月十五日，在從涿鹿到岔道的公路上出現三個穿藍棉襪的人，其中還有一個圍着綠色圍巾的女同志。他們是水利科學研究院材料結構研究所的朱寶石、蔡真咏、甄永濱同志。到岔道之後，除了幫助我們分析、化驗水泥材料之外，還成立一個水泥訓練班，傳播了燒水泥的技術，培養了徒弟。甄永濱同志，以後又來過兩次岔道，幫助找石头，試燒。他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小后生，又白又瘦，個兒也不高，完全象個娃娃，剛從南京工學院畢業，從來沒有到過北方，十二月的數九寒天，漫山冰雪時，他只

穿件薄薄的棉大衣，在塞外的山溝里寻找能燒水泥的石头。

这些支援咱們的單位，哪家也沒和咱們訂過什么合同，誰家也沒有送咱們東西、借咱們東西、試驗这化驗那的義務。但他們都象做自己分內事情一样来支援咱們。那些來的人，誰也不掙水庫一文錢，誰也不白吃水庫一頓飯，但他們也象水庫自己人一样那么晝夜苦干。这是为什么？都是为了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設，为了早日修好这个麦田水庫。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大协作么？这不就是“全国一盤棋”的思想么？

为水庫絞腦汁、跑腿、出力的人，不仅在这工地上，就是这工地之外，全公社的社員，哪个又不期待着水庫的建成，哪个又沒有直接或間接地为水庫做过事呢！

工 地 之 外

水庫的指揮部，設在岔道村的北口。从指揮部順着街往南再走几步，临街有所路东朝西的院子，指揮部的施工組，就住在这所院子里。除了工地上的一般工程之外，施工組还常常接受一些奇怪的任务。在这所院子里，也就常常随着这些奇怪的任务，出現些奇怪的东西。施工組的成員，主要是过去岔道河各渠管委會的同志。一进院，在头一間东房里，一条炕上住着兩位老人。一位是天盤渠的杜世昌，一位是方溢渠的張經連。

杜世昌，看样子，五十岁才出头，修了一輩子渠，看了一輩子渠；他这一輩子都和岔道河有关系，岔道河每条渠是哪年开的，誰开的，花多少錢，誰和誰打过官司，他都記得一清二楚。

一天，郭耀华工程师把老杜找去，交給他一个任务，叫他做一个水庫模型。这老杜可沒上过学念过書，他沒画过画，更沒搞

过工艺美术，怎会做模型？可是在这工地，谁又做过模型呢？老杜唯一比别人强的地方，就是过去到张家口参观时，曾在一个展览会上，见过一次沙盘模型。如今，他就要动手，将这麦田水库，按着竣工后的面貌捏出来。老杜也不知道人家张家口那里的沙盘模型，是用什么做的，自己就找来些黄胶泥。院子里找了个小房间，权做他的“美工室”。这位老“美工师”，就整天捏山捏水，栽树盖房，做起模型来。这山，是岔道山；这水，是岔道河。他一边捏着一边高兴，就好象这山是他亲手捏的，这河是他亲手开的。虽然岔道山有几条沟、有多少个山头，岔道河拐几道弯，他心中早就有数，可是为了做好这个模型，老杜一天不知要跑出多少遍，来而复去，研究真山、真水的位置。不几天，他果然捏了个麦田水库。后来，有个石瓮来的老社员，年轻时候学过几天画匠，因为师娘发现他比师傅画得好，就把他赶走了。多少年来，他还爱画。到工地后，他听说业余剧团要演戏，就主动给剧团画布景。没有布，就用纸来糊制景片子。他听说老杜搞水库模型，又跑来帮他画模型。两个老人在一起，那老杜对水库的全面工程更熟一些，就一一地介绍给他：这是溢洪道，这是供水渠，这是发电站……。等石瓮这位老画匠用笔往上涂色时，嘴里也念叨着：这是溢洪道，这是供水渠，这是发电站……。

老杜不光会做个青山绿水的模型，他还是烧水泥的专家。

走进这个院子，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的土烟囱，旁边还有个大风箱。看起来好象烧铁土高爐，可是它的火，却不在爐膛里，而是在地上。火上铺着一块铁板，铁板上烤着一排一排的白色泥蛋蛋，就象烤饺子一样。这是试烧水泥的地方。

杜世昌只跟水利科学研究院来的几位同志学过几天，他用有限的一点文化，每天钻研几本关于水泥的小册子，就试着干起

来。修水库需要高标号的水泥。这里不但要解决技术問題，首先还要找到原材料。老杜就每天背着筐，到山里去刨石头。差不多岔道附近的山溝，他都跑遍了。他先后找了十七种石头，然后装成了木箱計重三十二公斤，带到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分析化驗去了。旁人进京都帶点好吃的、好看的土特产，他却背着几十斤石头，来到北京。一路上为它受了不少累，可是一化驗，沒一样能用的。回来后，老杜每天还是坚持不懈地进山，刨回石头，碾成粉末，捏成泥蛋蛋，再放在火上燒。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試驗，老杜差不多都变成專家了。他不但学会了土法造水泥的全部过程，还知道如果一块石头里含的氧化鎂太多，就燒不成高标号水泥。所以他說：“这老美（鎂）在哪也不是好东西！”他究竟試燒了多少次水泥，連他自己也記不清。郭工程师屋里窗台上放着十几种大大小小的水泥餅，就是他試燒的一部分样品。

党叫杜世昌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做得很好。水库施工虽然只是几个月，憑着敢想敢干和苦鑽，老杜已經成为一个美术家、一个水泥專家了。大模樣施工還沒开始，等麦田水库建成，誰知道杜世昌会再成为什么家？历史作証，他不会再是一个只会看渠的娘夫了。

再說施工組的另一位老人張經連。張經連的年紀比老杜稍長一些。虽然沒留胡須，可是头发早已花白了。指揮部交給他一項任务，也是到工地的外边去跑，不是找石头，而是找木头。

这偌大工程，不但需要大量水泥，也需要大量木材。当指揮部把木材的任务交给張經連的时候，老張还以为是叫他去采購哩！他心想，这个任务可不簡單，什么都好买，就是木料不好买；后来，他才知道，若是买，还算容易的，而是叫他去“找”。所謂“找”，就是不用錢，得把木料弄来。不用錢，用什么呢？用“共产

主义”

張經連就帶着共产主义，进了山溝。从石門到楊木林，从馬家廟到蕎麦川、高庄、鳳凰庄，还有下邊的輝耀、上下水谷、石窯，都跑遍了。山里真冷，十月二十一日就下雪了。这时，張經連恰恰在山里，他披着一件老羊皮，穿着一双他兒子復員時帶回來的軍用膠鞋，从這個村子走到那個村子；每進一個村子，他就用眼睛到处搜尋，先看看，估計一下這個村子有多少木料。

有次，他到了一個村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一進村子，我象個賊似的，每個院子都看遍了，到处找木料。”然後，他找到了支部書記，說明是水庫的，也提出了木料問題。支部書記先說，這木料是準備過年蓋房子用的，現在很難買。老張又講了很多應當從集體出發，為整個公社着想，如何如何。那支部書記一听，狠狠心，說：“好！我不鬧本位主義，把木料讓出來！”老張也高興了，說：“好！”支部書記接着說：“這木料，就按着市價算吧。”原來這位書記還以為水庫是派人來買木料哩。他本不願賣，經過老張打通思想，才肯賣給水庫。可是老張却為難了。費了半天勁，好不容易說服了他，誰知他還是以為來花錢買呢？不給錢，這話怎麼開口？他只好暫時避開這個問題不談，而談起水庫來了。先講過去沒水如何苦，哪年哪月旱災如何；然後又把水庫建成後的前景說得天花亂墜，直說得支書恨不得馬上到水庫工地去參加勞動，老張看看火候已到，這才提出“不花錢”的問題。果然，支部書記到底還是無代價地把木料交給了水庫。

老張遇到過非常好說話的村干部，也遇到過不好說話的人，但他總是想盡了辦法，說服了他們。他把水庫的前景和收益，背得滾瓜熟，他把破本位主義的道理準備得非常充分。他到處游說，人們稱他為“共产主義的說客”。

煞 尾

在一次会上，有人提出过这么一个問題：

“咱們麥田人民公社現在沒有麥子，叫‘麥田’，指的是前景，得等水庫修好之後才有麥子。因此說，沒有麥田水庫，就沒有麥田人民公社。可是，水庫以前並不叫‘麥田水庫’，只是公社成立以後，因為叫做‘麥田人民公社’，才叫做‘麥田水庫’。你們說，到底是先有麥田水庫，還是先有麥田人民公社呢？”

半天也沒人答。最後，吳全瑞書記說：

“反正這水庫和公社是分不開的。沒有麥田水庫，就沒有麥田人民公社；沒有麥田人民公社，也就沒有麥田水庫。”

摩天嶺南北

張葆華

天真的孩子常常會發問：“天上有多少星星？”他雖然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反正總會有個“多”的概念。也許他用的第一個形容詞，就是用天空的繁星來比喩“多”。孩子接觸的生活逐漸廣泛了，思考的問題也多起來時，又會發問：“為什麼一個人一樣，所有的人的長相都不重複呢？”

可愛的孩子如果能把祖國走遍了，一定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在我們祖國到底有多少村庄啊？”或問：“怎麼這許多村庄的面貌都不相同？”其實不用走遍全國，就是把麥田人民公社的七十四個村子走完，你就会發現：七十四個村子七十四樣，每個村子都美，每個村子都好；山村跟平川的村庄不同，同是山村，也各有千秋。不信，你就從岔道往東南走，經過羅晏溝，再盤山而上，過連山堡，就是摩天嶺了。站在摩天嶺的頂端，雖然不能伸手摩天，確有凌駕于空的感覺，俯視羣山，果如杜甫所說的“一覽眾山小”了，在這環山之中，你會發現，南邊有個村子；北邊也有個村子；就在这摩天嶺的南北，相距只有五里，有着兩個外貌迥然不同的山村。

摩天嶺之南，有座鳳凰山，山上有一村庄，叫做鳳凰庄。

摩天嶺之北，有條山溝，在這溝里，偎着北山，也有個村庄，叫做穆家溝。

珍宝和神仙

鳳凰庄有个方圆六步、一人多高的土台，叫做鳳凰台。相傳，这里落过鳳凰。據說，鳳凰是不落無宝之地的。这鳳凰庄有什么珍宝呢？

鳳凰庄村現有九十九戶，三百二十九口人，土地三千亩。若論这土地，不能算宝，大部都是梁上的梯田，不但引不上水，而且瘠薄得很，更主要的是地勢太高，气候冷，每年無霜期只有一百一十天，产量之低，是可以想象的。这还不說，这里連水都沒有。村里的人，想尽了办法，鑿过井，找过泉，結果还是得用驢从四里外的地方送水。

这大概不能算做珍宝。

你若能把这里种的田都看看，首先感到惊讶的不会是瘠薄，而是这田呀，怎会长了翅膀？山坡山梁，就连那峭立千仞的危崖巉岩上，也都垦成了梯田，真个是把地都种到云彩里去了。

你若走进鳳凰庄村的办公室，头一眼看到的，准是墙上那張獎狀，那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县里獎給鳳凰庄村楊永互助組的。

你知道，从五年以来，他們連遭三次饑災，去年亩产只是十一斤，光吃国家的供应糧就是十二万斤，而一九五八年不但沒有吃供应，反能向国家卖出余糧了。

这些，都說明什么呢？

这里有宝。这宝，就是鳳凰庄人。这些把地种到云里去的勤劳的人，这些听党的話、从合作化道路走过来、战胜了自然灾害的人，就是世界上最貴重的珍宝。

在鳳凰山山麓，有座名叫翠峰寺的古刹。据山门前的碑文記

載，這廟是明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修建的，距今已經四百六十多年了。關於這古老的廟宇，流傳這樣一個傳說。這廟最初虽然是僧人主持的，但不知在哪一年，從哪一方，來了個姓韓的云游道人，這人不是一般指着香錢和布施度日的老道，而是一個勞動者。他給別人當長工，有時也做短工，而且勞動得還非常好。人們都喜歡雇他。經過了多年的勞動，一天，他正在鋤地，一家來雇他，要他明天去干活，他答應了；一會兒，又來一家，他也答應了；再來一家，他又答應了。三家雇，他全答應了。第二天中午，吃過晌，這三家的婦女到一起，閒談起來。這個說：“我們今天可雇個好短工，是韓老道。”那個說：“我家雇的也是韓老道。”另外一個說：“我家雇的才是韓老道呢！”原來這三家雇的都是韓老道，韓老道都去了。人們說，因為他勞動得好，從此韓老道就成了仙，改稱為韓老祖。現在，翠峰寺的正殿還有韓老祖的塑像哩！你看，鳳凰庄這裡，連成仙的標準都是勞動，這裡的神仙都熱愛勞動。從這個傳說，也可以看出鳳凰庄人是多麼熱愛勞動了。

這裡的人，自古以來就是勤勞的，而且很早就有換工的習慣。所以，土改以後，黨給農民指出合作化的道路時，他們馬上就響應了黨的號召，成立了互助組。第一個互助組是一九五二年成立的，開始時只是換工，參加的有王進、楊緒、楊連景、楊德、楊信、楚國寶等人。到五三年，又增加了楊永、魏記書、張琛。由於人畜力互助，比單干力量大，能解決困難，產量就比單干增多了。這九戶嘗到了組織起來的甜頭，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五四年，他們在地里就念叨着轉社。恰好這時，趙縣長和鄉里的王恩飛同志來了，住在楊永家里，他們又提出了這個要求，趙縣長說：“能搞就搞！”後來又到縣里開了七天會，縣委講了怎樣辦農業社。

回来后，大家更坚决要搞了。于是，在鳳凰庄就出現了第一个十五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这个社共有土地四百七十多亩。这时还是初級社，分紅时，土地三成，勞力七成。人們都被喜悅和希望所激动着，几乎每天都开会，而且每次会都沒有缺席的。那时还没有社办公室，只是在豆腐坊里碰头。每天都为社張罗着，奔忙着。不但开了豆腐坊，养猪，还貸了四百六十元，买了二十六只羊，連戶里投資的，光羊一共就是五十多只。不仅鳳凰庄如此，就是摩天嶺北邊的穆家溝，也是这样。这时，穆家溝的十七戶的常順互助組，也轉了初級社。牲口沒草，就組織青年到寇家溝去打，沒得燒，又打了三万多斤柴。單干戶看了，都說：“还是人多力量大，几天就弄到这么多的柴！”常進亮把在信用社里存的一百万塊錢（旧幣），也拿出来給社上买了煤；沒有牲口料，他就从家里拿出来六石料；什么篩籬、篩子、鋤刀、叉，社里用什么工具，都是回家去拿。四十多岁的陈曹氏，入社后，社办公室就設在她的院里。过去，她的房，別人想住，她都不租，現在为了社，把房拆了，做了牲口圈，她都毫無怨言，反而欢天喜地。天一黑，大伙就到一塊，也不用去找开金。情緒高極了。果然，头一年，初級社就显出了它的优越性。鳳凰庄的楊永社秋收时吃了兩天糕，人們都兴高采烈的。那年平均亩产八十二斤，單干时亩产只是六十斤。穆家溝的初級社也热闹非凡。賈勛單干时，只打兩口袋糧，这年打了八袋，是社里派八个人，一人扛一口袋給他送的。每个社員家里的人，都換了新衣服。陳亮一直夢想着三件大事：做床花繡被，裝上四塊玻璃窗，縫上一件老羊皮襖。这年，他的願望實現了兩件，只是皮襖是在第二年縫上的。

丰收的欢乐，激起了合作化高潮。这高潮，席卷了摩天嶺南北。到五五年，鳳凰庄以这个小社为基础，把另外兩個互助組也

并了进来，这社一共是四十七户了。除了成分較差的二十一戶沒有吸收之外，全村基本上都入了社。穆家溝除了原有社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社。第一社也扩大了，增到七十九戶；第二社是三十七戶。等到五五年底，党一提出高級化，这两个村子又馬上轉成了高級社。

这一年雨水多，涝了，減了产。但这些勤劳的鳳凰庄人，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大搞副業，秋后分紅还是不低，一个劳动日拿了八毛多。穆家溝的第二社，有二十多戶在銀行存了共六百多元。穆家溝的兩個社，共耀余糧三万多斤。五六年，又遭了雹灾，用了国家的供应粮三万斤。五七年，又遭了雹灾。初秋，早起还是晴朗的天气，空中連根云彩毛都沒有，后晌忽然湧来一片烏云。只是細長的一条。刷的一声，随着这長片烏云便飞下一場雹子来。这雹子有核头大小，难怪老乡称它为“彈子”了。这彈子所經之处，地面上的庄稼，除了地里边的山芋之外，都打个淨光。树变了禿树，山变了荒山。树上沒了叶，山上沒了草，山区的羊，反要到平川去放。多亏地下还倖存点山芋，这年鳳凰庄平均亩产才达到十一斤。秋后鳳凰庄要了十二万斤供应粮，穆家溝也是十二万斤。如果在旧社会，这得有多少人被活活餓死，多少人出去逃荒呀！但这兩個村的人們，并沒有被灾害吓倒，光这十二万斤粮，就需款一万元。两个村支部领导社員們，在这摩天嶺南北，和自然灾害搏斗起来。

鳳凰庄一方面搞副業，做木箱，另一方面派出了二十个人去天津参加修建海河工程。这二十个人發揮了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們去做工，不是为了逃荒，而是为了家乡，为了农業社。他們除了吃飯之外，把工資全部交给社里。临走时，社里还开了个欢送会，互相挑战，在家的保証他們走后不影响生产，实现五八

年大躍進；走的人也保證積極參加海河建設工程，并把工資寄回來，支援社里度災。光是這二十人交回來的工資，就有兩千元。

穆家溝村支部為了救災，也想出了很多辦法。支部書記陳連孝在報上看到了四川挖金砂，並提倡農業社開采小礦的消息之後，就在礦上打了主意。這一帶是出錳的，而且過去國營胥家窯錳礦也到這一帶來勘探過。他就和常順、常進清到北小溝去勘查，找到了幾塊礦石，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有了錳，賣給誰呢？有人說宣化鋼鐵廠要。陳連孝就帶著這幾塊礦石到宣化去了。經過鋼鐵廠的化驗，最高的含錳量是百分之四十三，最低的是百分之三十四。可是陳連孝更關心的是他們要不要。他們的回答是：“你們先去開吧！等我們研究一下，再通知你們。”等了二十多天，可收到信了，却是不要。後來在縣里開會，偶然遇到宣化機械廠的一位任同志。他來看了一下，說可以，要訂合同。而且一張口就要訂三百噸。陳連孝一聽，吓了一跳，社上不但沒人力、物力，而且技術也不行，怎能采出那麼多呀！“訂七十噸吧！”後來，縣委會工業部的周部長批評陳連孝保守，才壯着胆，訂了一百五十噸。可是，沒有工具，怎辦？從胥家窯錳礦借來三套工具，從鐵匠爐那裡借來鉗子、錘子。社里一共抽出十二個人，由陳連孝同志領着，開起礦來了。這十二位采錳英雄，除了陳連孝之外，還有陳海清、陳海玉、陳海生、陳寶、常林、李玉、常進瑞、尤萬林、常生、常杰、常進良。常進瑞是個六十八岁的老漢，也參加了。這礦一天能采出一噸，到五八年三月，就出了三百六十噸。

五八年这一年，由於黨提出了生產大躍進，這兩個村不但把十二萬斤糧買了回來，社員的生活得到了保證，而且在生產上打了勝仗。去年畝產十一斤的鳳凰莊，不但沒有做供應，除了繳納

公粮和五九年的口粮之外，还卖給国家六千斤余粮。穆家溝村，不但在农業上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还白手起家办起工業来了。这就給公社办工業打下了基础，后来和相广的八个人合起来，就成为公社的八一鑑矿了。而且陈連孝也就变成了咱們公社第一批轉到工業战綫去的干部，当了麦田人民公社八一鑑矿的矿長。

五八年年底，参加海河工程的人也陸續归来了。他們离家不到一年，这里就变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吃饭不要錢。这鳳凰庄人，不但頓頓吃饱，还能經常改善生活吃糕吃莜面。过去，只是年节喜庆才吃的糕，現在每月也可以吃兩次了。可是人們还忘不了那艰苦的日子，人們对公共食堂也有个意見，說：“公共食堂成立以后，連糊糊也喝不上了。”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有个从天津海河工地回来的人，早晨到了涿鹿，一刻未停，就一直赶回来了。当他翻过摩天嶺时，日已西斜。严寒的冬天，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解开前襟，由于長途跋涉，行李早已散开，一条被子橫披在肩头，急煎煎地走来，恨不得一步迈入家門。他怎不急呢！这一年，他在外边的劳动，支援了海河工程，也支援了家乡的度灾。这一年，家乡不但度了灾，而且还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錢了，这变化有多大！他多想到公共食堂吃一口噴香的油炸糕呀！

在历史上，这一帶是屢見饑灾的。打开“保安州志”，从“祥異”篇可以看到，几乎每隔一、二年就發生一次。象康熙六年（一六六七）的陰历八月四日就是“大雨雹。起上葫蘆，至硯山，东西百里，死禾万頃。山如积雪，野若鋪霜，三日不消。杀男女三人，羊驥無算，破头者甚众”。而每次饑灾，都要“大飢餓，死者無算”，严重者是“人相食”。可是今天呢，今天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但战胜了它，而且还要消灭它。成立了人民公社，这山区就不一定种粮食作物了。以后，远地、高地，他們都不准备

种了，近处种果树，种杏核，大搞副業；远处植楊柳，發展林木；多种苜蓿，發展畜牧業。那时，就是再下雹，也不会成灾了。

韓老祖如果活着的話，不知他面对这連遭三年灾害的局面，有何办法。过去神仙办不到的事，現在我們都办到了。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一条紅綫走过来的人們，又怎能不胜过神仙呢！

鳳凰不落無宝之地。果然，这麼天嶺南北确有珍宝。勤劳的人民，用他們的劳动，創造了战胜灾害的奇迹。这，怎能不引得鳳凰来呢！

誰說人間無鳳凰

鳳凰台上落过鳳凰，沒人見过。但是，一九五八年，在这麼天嶺南北，却出現了一只鳳凰。

五八年春的一天，一位老大娘走进了原岔道乡党委的办公室。从前是岔道乡党委的院子，現在是麦田水庫的指揮部，等到水庫建成之后，这所院子就是水晶宮了。这位老大娘是个軍屬，因兒子有信寄到乡里，她是来取信的。乡里的文教干部赵潤福把信交給她之后，看了看信封，對她說：

“你兒子駐在北京市昌平区×××村，軍邮第七二五部队三分队七小队，你走回信不？”接着，就代筆为她写起回信来。

“兒，你走后，乡里村里的干部，对咱都好。你在那里安心工作，不要惦記家……”她口述着。

“还有什么写的沒有？”

她沉吟一下，說道：

第一当兵目的要达到，

不要叫首長为你把心操；

第二要和班內同志團結好，

千万不要把小脾气鬧！

这几句詩，恰恰被吳全瑞書記在屋裡聽見，便趕緊出來，問道：

“你是哪村的？”

“魏家庄。”

原来那魏家庄也是山村，只有十二戶人家。这时，正在大搞文化革命，可这魏家庄过去沒有學校，就連識字的人，也星星點點沒有幾個。吳書記正為這事發愁，一聽她是這村的，就說：

“請坐吧，這是你的家！”

“全中國都是我的家！”

“方才你念的那兩句詩，是誰教給你的？”

“我自己編的。”

吳書記覺得有些出奇，又問：

“你念過書沒有？”

“沒有，我是个大文盲！”

“你是哪里的娘家？”

“保岱。”

這位老大娘叫做張玉衡，自稱文盲是虛，她是保岱的娘家，倒是真的。抗戰前，十二歲時曾入保岱小學讀書。那時，女子進洋学堂，還是件新鮮事，全校只有四名女生。念到五年級，十七歲，因家庭困難，要筆沒筆，要紙沒紙，再加上父親封建，就中途輟學了。張玉衡的爹，貪圖八十塊現洋和八石谷子，不顧女兒的幸福，把她賣給荒山小村魏家庄的賈明禮了。這賈明禮也不是富家，只是為了娶女人，不得不傾家蕩產，借了一屁股債。張玉衡過得門來，最初雖有尋死的心，但還是生活下來了。一輩子受

尽了辛酸。五八年在县城开文教工作躍进大会时，她忆起往事，曾写过这样一首詩：

我父亲，老封建，
将我卖了八十元。
山连山来山靠山，
树木草叶遮满天；
多见石头少见日头，
苦日子熬了几十年。

其实，她的年紀并不算太大，剛剛四十四岁。但是，苦难的岁月，早已把她折磨老了，牙齿都脱光了。只是解放后，她們的生活才有好轉。她一共有二子二女。長子賈林，是个共青团員，五七年，应征入了伍。做娘的記得非常清楚，兒子走的那天是腊月初九，她給兒子燒了一盆洗臉水，对兒子說：

“快洗洗臉好走，和鳳凰庄人一同走，不要叫別人等咱們。”

然后，把兒子送到坡上，兒子說：

“娘不要送我了。到部队可以繼續学文化，您放心吧！”

“你等等，我还有几句話囑咐你。”

稍頓一下，她隨口念出首詩来：

兒你做事要勇敢，
不怕困难和危險；
認准目标就苦干，
爭取立功把家返。

兒子沒有辜負母亲的心，到部队就当了模范，練兵中，在全連得了第一名，戴上了紅花，还得了支金星笔。

母亲呢，也沒落后。

一天，賈明礼家来了位不速之客，那就是吳全瑞書記。經過

了解，吳書記這時已經知道了張玉衡的身世。他是來動員張玉衡的，要她在魏家庄把文化革命鬧起來。开头，張玉衡的信心还不足。吳書記說：“有什么困難，你就找我。”張玉衡說：“有困難，我克服；克服不了时，我才找你呢！”吳書記走后还叫穆家溝小學的教員王春林同志去協助張玉衡。這已經不为人知的高小生，在她兒女成行时，忽然又办起教育来了。沒有教室，教室就設在她家的外屋；操場就設在她的院子里。用黑烟墨刷刷牆，算是黑板；找塊破毡头，就當板擦；用高粱稈做了筆杆。什麼都有了，沒有學生。老乡們雖然都願意讓自己的子女讀書，可是對這個“豁牙子”老太婆却信不着。她能辦出什麼名堂來？後來有人想，管她能教好不能教好，就算給看看孩子吧！這樣，勉強，送來十名學生：四个女孩、六个男孩。孩子們來了，都不管她叫老師，不是叫嬪嬪，就是叫大娘。不管叫什麼，只要來了，她就高興。學校有了，學生也有了，就是沒有書，孩子們念几天也就不來了。恰好，王春林同志送來了一塊小黑板和一批課本。這些課本都是穆家溝小學校同學們已經用過，捐出來的。這些書都旧了，她怕孩子們不感興趣，夜里，就在燈下重新裱糊一番，有的還畫上了花，涂上了各式各樣的顏色。第二天，這些舊書都變成花花綠綠的新書了。她把孩子們又找了回來，“有書啦！”孩子們見到這些花花綠綠的書，覺得很新鮮，也就歡天喜地地願意來了。

魏家庄民办小學成立了。

吳書記知道了這個情況，鄉里批下了一百元，叫他們蓋校舍。村里沒有木匠，張玉衡也捨不得花，就分文沒動，給國家省下了。為了學以致用，她教的都是農村應用文，就連算術也結合日常生活。為了培养孩子們的勞動習慣，每天早晨，她領着孩子們把街都給扫了。最初，家長不信任她，過了三個月，孩子們回家居

然能算工分了，都特別高兴，逐漸改变了過去的看法。有人說：“想不到，这老‘豁牙子’还真有一套。”

过了三个多月，到五八年十月，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个学校，公社文教部决定把魏家庄小学和穆家溝小学合併。魏家庄的学生都要搬到穆家溝去住。張玉衡去征求家長的意見，都同意，說：“跟你去，我們就放心了！”人們也有意見，有人說：“这回‘豁牙子’也不扫街了。”

如果不知底細的人來到穆家溝小学，初次見到她，一定会覺得这位老大娘非常奇怪。她瘦弱的身材，連牙齿都沒有了，看上去怎么还不有五十多。可是她的精神，却又和她的外貌，甚至于年龄，也極不相符。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只要一进院子，就可以听到她那朗朗的声音。她好象什么都关心，对什么都有兴趣。赶巧了，你若遇着她担着兩桶水，迎面敏捷地走来，簡直不象是位老大娘，活象是位年輕的大姑娘。事实上，自从她來到穆家溝小学，不但院內院外的清扫，几乎所有的活，她都包了。秋收时，上完課，她还跑到場里去打撻枷。几个小学在石登聯合开过一次运动会，她居然也出了場，参加了賽跑。不仅有很多事情，和她自己的年龄不相称。不知底細的人，对她的身份也会弄不清。如果正赶上开飯，你走进食堂，看到一位老大娘在那里扶着孩子上炕，可能会以为她是炊事員，再不，就是学生的家長。穆家溝村的幼兒园也設在小学校院里。她在工作之余，还經常主动去帮助兩位在那里工作的姑娘。如果遇到她和幼兒园的小孩子們在一起，又会以为她是个保育員。当你知道她原来是位老教師时，最初也可能以为她是位“老”教員，对新的东西不大熟悉；可是你走进教室，听到她在教新拼音字母时，看到她在黑板上写的拉丁字母，你能相信她是只在抗战前念过五年書，而且有几十年都沒

有摸过書本的人么？

敬老院有位老人叫楊生，当張玉衡剛來穆家溝时，对她也不太信任，曾找她談过，当他对她有所了解之后，曾經对她有过这样一句評語，說：“赶到好时候啦！老啦老啦的，还要露一手！”

敬 老 院

在这摩天嶺南北的兩個村子，还有一个显著不同之处。鳳凰庄瓦房多，站在高崗向下望，随着山坡高低，翻滾着一片一片的屋脊瓦浪。據說，从前这鳳凰庄曾来过一个燒瓦的工人，后来这人死了，手艺沒留下来，却留下很多瓦房。穆家溝的瓦房不多。有，也只是过去地主的房子，这些房子現在不是食堂，就是村支部办公室或供銷社門市部。这穆家溝是个临溝依山的村子。房子是一層比層高。最高的一層就連上了山。人們就在房屋的后墙开鑿个窑洞。这窑洞有个好处，就是冬暖夏涼。主要是存放东西，有的也住人。在穆家溝，又是瓦房、又帶窑洞的院落，一共沒有几所。其中有一所，就是敬老院。

敬老院的房都是朝陽的正房，几扇大玻璃窗把陽光引到屋里。窗下有鋪又長又寬的暖炕。冬天，外边一共有兩重門，把風阻在外边，屋里除了溫暖，就是幸福了。怪不得老乡还叫不慣“敬老院”，而把它叫做“幸福院”。

在这幸福院里，一共有七位老大爷，四位老大娘。都是老五保戶和無人奉养的老人。七位老大爷，住在正屋的东屋，他們的年齡是：

常天勝 八十六岁

賈富全 八十三岁

王文章	八十二岁
常进考	七十五岁
楊 生	七十三岁
陈 重	七十岁
常 照	六十四岁

所有的人，都是七十岁以上，只有常照最年轻，今年才六十四岁。他是常天胜的儿子，因为常天胜下身患有瘫症，不能下地大小解。常照一来是侍候他，同时又是敬老院里的炊事员、服务员。严格说来，他还不是敬老院的老人，只是工作人员。除了他和楊生之外，其余的几位老人，耳朵都有些聋了。楊生的耳音虽然还好，可是眼神不济，什么也看不見了。楊生的眼睛是怎么坏的呢？这里边还有段故事哩！

現在，村里的年輕人很少有人知道，楊生还是咱们的老干部，做过村長哩！

究竟是哪年哪月，他也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抗日战争以前日本人还没来呢！楊生到南山去卖牲口。那里驻有一伙子穿灰色衣服的队伍，见着楊生就叫老大爷，待人又和气，还关心地问，有买牲口不给钱的没有？和楊生所见过的军队都不同。人们说，这是贺龙的队伍，叫红军。去了几趟，慢慢熟了，他们也就知道楊生的情况了。一次，红军对楊生说：“你就当你们那里的村长吧！”楊生后来说：“我就这样给共产党当上了村长，还是个大村长，管这一带好几个村子，包括史家溝、岔道、罗晏溝、鳳凰庄、穆家溝呢！”有一次，他又到南山去，红军告诉他，要他在一天到高庄去，县长给开会。楊生高兴死了，要见县长了，他一辈子也没见过县长。回到村里又不敢对人讲，就跟弟弟说了。弟弟说：“说不定上级会叫你干什么，你回来，财主们要不服从你这个村

長怎办？”楊生一想也对，就决定把那个村長也帶去。当时有兩套村政权，一个是敌人的村長，一个是我们村的村長。当时給敌人当村長的是常进世。楊生跟他一說，他不敢去，可是又不敢不去，就叫他孙子常玉亮和楊生一同去了。

到高庄之后，楊生就等着看縣長。他还是按着早年的眼光，把当“官”的都叫“大人”，連賀龍同志，他都叫做“賀龍大人”。正在屋里坐着，外边喊：“縣長来了！”楊生出去一看，并沒有馬，也沒有轎。他想，縣長大人，怎么还不得騎馬坐轎的。誰知这位縣長，身穿和普通百姓一样的毛藍衣服，头上罩塊羊肚手巾，手里拿着一根小棍，随同九个伙伴，一面走，一边說笑，就那么隨随便便从山上走下来了。楊生仔細一看，只見隨同的几个人，腰里还系着一个小藍布包袱。后来他才知道，县政府就在腰中的藍布包里，連官印都在里边呢。

以后，楊生曾經給我們军队籌集过兩次糧餉，每次都是五百塊現洋，一次是給賀龍將軍的队伍，一次是給閻玉祥同志，还給平西九团政治处蔡委心同志送过五石米、五百斤莜面。

他这个老村長，一直当到抗战后期，后来他兒子又接着給我們做了村長。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进攻时，楊生因为掩护咱們的糧点，他們父子都被敵人逮捕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摧殘，他的双目就是在獄中瞎的。

有一天，他坐在敬老院的暖炕上，向人們講起了这段一去不返的苦难岁月。

“我在监狱整整蹲了四个半月。他們管我叫老八路。我不是八路是什么，一臣不保二主，我就是个老八路！他們說，我們村的保長要能保我，就放我，他这才叫廢話！我們村的保長賈存

長和我是冤家对头，他是国民党，我是八路，他会保我！一天，忽然誤傳，說我兒子在另个獄里死了，我一急，火就涌上眼睛，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見了。

“出獄以后，我的家就沒有了。这叫戶灭九族，鷄犬不留。猪杀了，鷄吃了，狗死了，猶也扒了皮，烟囱有一年多沒冒烟……”

解放后，楊生一家的生活虽然好多了，可是兒子的家口太多，分居另过，顧不上照拂他，再加上双目失明，老人就一个人住在窯洞里，顧了上工，顧不了做飯。公社成立后，村里有了敬老院，他才搬到敬老院来。往敬老院搬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就搬了来的。說什么，他也不肯搬。他担心，担心自己头髮太長了，會給党給社会主义帶來敗興。怕別人看到他的長头髮，說敬老院的坏話，說毛主席办的敬老院，里边的人竟連头髮都不理。所以他坚持要把头髮理了再搬。公社成立，他太高兴了，恰好这时有汽車来运錳矿矿石。汽車駛进这荒山僻溝，还是第一次。他非要用手摸摸汽車不可。摸到了还不够，还要到里边坐坐。司机說：“別人不成，你这位老大爷成！”他就坐在司机身旁，乘着汽車，兜了一圈。好心的司机見他头髮長，一定要把他拉到涿鹿县城去理理髮。老汉不肯，还是在村里理的髮。搬进敬老院之前，还特意洗了臉洗了手，准备到敬老院之后劳动。他說，即使重劳动做不了，帮助炊事員做做飯总是可以的。可是，做飯就得講衛生，所以他才洗了手。搬进敬老院之后，他是不甘心光吃飯不劳动的。他跑到村支部說：“給我点活吧！”他一看当时秋收，村里每天要往大队（管理区）送匯报。他一定要把这个送匯报的工作攬下来。人家說，你眼睛看不着，又是山路，不行。他說：“我是老八路，从前都給共产党送情报，老了就不能了？”別人拗不过

只好讓他送。他每天跑一趟岔道，風雨無阻。他仍然像當年給八路軍送軍事情報那樣，將秋收報表奉之為神聖不可侵犯，當做機要文件來跑“交通”。他拄個拐杖，每天行走十幾里路。途中，經過菜地，他就用手撫摸一下白菜，遇到玉米，就用手摸摸玉米。當他發現今年是大丰收之後，就像當年聽到前方傳來捷報一樣高興。到岔道時，總要坐在大隊部听听有線廣播的喇叭，逢人就問詢，別的地方庄稼怎樣。當大隊干部告訴他，全國各地都放高產衛星時，他回到村里，到處不住地宣傳。他雖然只是敬老院的一個普通老人，誰也沒有指派他做什么工作。但他覺得自己是“老八路”，應當是個干部，還主動地做工作。在敬老院里，他自覺地向其他老人做政治工作，沒事就給大家講政治，講今昔對比。無論講什麼，他總忘不了這一句：“你們看看，咱們現在頭頂的是棚，腳踩的是磚地，四扇玻璃大窗戶，吃飯不要錢，有人把飯給你端上……”老人滿意極了，他是從心眼里往外滿意。他親身感受到了社會主義，他所感受的社會主義是那麼具體，好像他過去跟敵人鬥爭，坐監牢，瞎了眼，這一切都是有了代價，換取了今天的幸福。人們說，楊生到敬老院年輕了二十年。其實，豈止年輕了，他還主動地復了原職，彷彿又做了村長。他對村里的一切都關心，都負責。他聽說學校來個新教員，也要去看看，怕他教不好。張玉衡剛來時，他也曾怕她教不好孩子，還找她來談過，用他的話說，是“我給她開個會”。他對第二代特別關心，常跑到學校去問，現在還缺什麼，有鼓有號沒有？需要什麼，他跟鄉里說去。後來果然有了鼓有了號時，他特意跑去看。聽說，村小學有了高小班，特別高興，逢人便講：“咱們也有了‘高等’啦！”

他對社會主義，對黨愛得太強烈了，也常常發脾氣，他說，“我的脾氣不好，愛罵人。誰說八路不好，我就罵誰！”

別人对他怎样看法呢？張玉衡有句話說得好：“楊生的思想最結合今天的社會了。”村里的老乡，無論是誰，一提起楊生，都用尊敬和驕傲的口氣談論他。彷彿他是穆家溝的寶。就連公社領導上都知道他。

穆家溝的詩人賈善有首詩，是專門寫他的，曾經在咱們公社的“麥田快報”上發表過：

七十三岁老楊生，
工作積極真熱情，
風吹雨打全不怕，
手拿匯報送大營。
老漢送信勁氣大，
楊生倒比青年行，
楊生時刻想念黨，
生活愉快永年輕。

銀砂洞今昔

——八一礦小記

苏中

山醒了

沉睡着的荒山又醒了。

幽百年前，明朝，它曾經从几万年的沉睡中醒过来一次。那时候，它亲眼看見有成千上万的人馬，揜着笨重的鐵鎗，打开它的胸膛，取出宝物。然后又在它的長長的身軀上，燃起上千座火爐，把从它胸膛里掏出的宝物，裝进爐膛，煉成另一种宝物。

那时候，这座山可真不平靜啊！

* 有多少人在它身上跑来跑去？

有多少汗珠浸潤着它的衣衫？

有多少車馬在它脚下如穿梭般地往返奔馳？

有多少聲音震動着它的耳鼓？

它曾經隨着劳动者的愉快而合唱过，它也曾隨着劳动者的痛苦和悲哀而嗚咽过——但沒多久，这一切都停止了。

人們只在它的身上丢下几片殘磚碎瓦，几件不能再用了的破家具。再有，就是那些直入它的胸膛的深洞，和那些受不起殘暴折磨而長眠在洞里的若干具尸骨了。

在这以后，它又象先前一样地沉睡起来，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春末，它才突然又被惊起。这是被八个开山的勇士，手揜鐵鎗，暴打銅鈸震醒的。

从这天起，它又每天都能听到鐵鎗冲击岩石的声音，震蕩山

谷的火药爆炸声。它的胸膛又被打开，宝物又被取出。

它睡着的时候，人們叫它荒山；醒来，它又以宝山的身分，随着开山勇士的歌声合唱起来。

傳　　說

相广村背靠黃土高崖，面迎層層峻嶺。二道河从它脚底下急湍而过，南北兩山的果林，又密密麻麻地遮住了它的头頂。西去五里，直通蔚、涿大道，由东往南，步步不离山。

这村子，由南往北，房子一層比一層高，从东到西，長達三里多。赫赫有名的永福寺早已塌敗了，可是那在瓦礫堆中的碑文，却能清清楚楚向人們証明：一千多年以前，相广——那时它叫相官，早就是一座龐大的城池了。

辽統和十六年（公元九九八）重修永福寺的碑文上写着：

“保安（即涿鹿）郡治西南隅，距城五十里許，地名相官村，有古城焉。城之陽二三里，环以羣山，延以林麓，其中所創者永福寺也。寺之得名，始于應歷十九年（公元九六九年）。”

九百多年以前，說它有“古城”，那么这古老的城池（現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誰知道它到底度过了多少岁月？而今，“环以羣山”的山，依然健在，“延以林麓”的林，早不知哪里去了。至于永福寺的塌敗，到底是遭天火燒了，还是被包文正領兵剿了？这完全是世世代代农民流傳下来的傳說，我們就不去管它吧！

古老的地方多傳說，相广的傳說多如河。相广的老人講起傳說來，象是对人們叙述他自己的一次最美的經歷一样，連他自己也象听众似地那么入迷。

永福寺和尚的追魂故事不必說了。

明朝在相廣練兵的故事也不必說了。

讓我們請一位老人講講我們說的寶山吧：

“聽老人們說，相廣東南的山上，有一只神羊，它出沒無常，不知住在哪兒。只有羊倌看見過它在山梁上吃草。後來，這只羊不知在什么地方吃下了數不清的銀子，然後它就化成一座山，匍匐在相廣東南。這山就叫羊坡山了。

“人們都說羊坡山里有銀子，都想進去掏銀子。可是山那麼大，石頭那麼硬。又沒有開山鑿匙，誰能進得去呢？

“大明萬曆十三年，皇上派天官楊波帶人到相廣，他們把種地的，當兵的，做工的都拉到山上去挖銀子。他們一鎬一鎬地刨，一鍬一鍬地挖，不知費了多大勁，累死了多少人，才在羊坡山，石佛爺洼挖開幾個洞，取出白亮亮的銀砂。打那以後，羊坡洞就叫銀砂洞了。

“石佛爺洼往西一里地，有個地方叫千道溝。他們在那兒安了一千座清銀爐，日夜燒煉，銀子成車往下拉，千道溝也改名叫千金地。

“光聽說銀子出的沒數。不知道他們煉了多少年。楊大人高興了，皇上也高興了，賞下來大戲到山上唱。山上的人日夜受苦，看上了戲都喜歡得笑了；山，從來也沒有看過戲，它也喜歡得咧開嘴笑了——洞里邊全都塌了下來。

“從此以後，銀砂一粒都沒了。皇上發下封條，貼住洞口，不讓人進去。不知道過了多少年，大膽漢子進過銀砂洞，都說洞太深，走不到底。進去過的人還說：洞里有一尺多長的蝙蝠，有全身紅色的大鳥，洞中間有一條白亮亮的地河，河上有一座松木獨橋。站在河這邊能看見對岸有成堆的銀砂和銀猴，亮的耀眼，

但是誰也不敢過橋，怕掉到地河里淹死。

“後來又有人進去過，剛走到半路就碰見里头出來一個又高又大的人，見人就蹲下屙屎，把他吓得魂不附體，趕快跑將出來。以後就沒人敢再進去了。……”

這是傳說，一半也是真事。

羊坡洞還在山頂，石佛爺洼洞口的石佛也還在那裡一絲未動，就連當年清銀爐燒出的矿碴，也遍地皆是。我們的開山勇士，就是在銀砂洞旁敲打着這座山的。但取出來的不是銀砂，而是錳。

八勇士

八個年青人都來自相廣村。

他們不是聽信了傳說，為着尋找發財之路而來；他們也不是出于好奇，為着解開銀砂之謎而來。他們是接受了相廣村党支部交給他們的任務，做開采錳礦的開路先鋒來了。

相廣人早就知道這山上有錳。這條北從胥家窯后山起，南至靈山腳下的百里山脈，凡是它經過的穆家溝、史家溝、北小溝、小道溝、石棚溝、老黃溝、左衛、小斜陽、楊木林等等一帶，都發現過錳，難道矿苗還會越相廣而過嗎？更何況，早些年就有個坐小汽車而來的日本人，以行家的口氣肯定過这里有錳，我們胥家窯的國營錳礦也會勘測過這座山的埋藏量。

有錳，它就瞞不過這八位勇士的眼睛。

八個年青人名叫：王健信、王健美、王健忠、王玉山、王資福、宋來明、史宗福、范玉堂。當支部把開錳礦的任務交給這八個青年人的時候，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說：“有困難”，也沒有一個人退

疑不前。他們几乎是象得了光榮獎賞那样高兴，第二天便帶着鐵錘、鋼鉤去叩寶山的大門。

最艱苦的鬥爭，往往會給人留下最甜美、最幸福的記憶，而這差不多又是永遠都忘不掉的。八個年青人，都享受到了這種幸福。

五月，是塞外寒熱變化不定的季節。早晚要忍受著奇寒，中午却又要忍受短暫的暴熱。狂風一起，天昏地暗，令人睜不開眼也站不住腳；飛砂打在手和臉上，疼得象換了針扎。這一切，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常常是在同一天里都要經歷一番。

早晨，他們披著晨霧，走向五里以外的山崖，用敲打岩石的声响迎接朝陽；晚上，借著星月的光輝走回家去。

他們的手中沒有任何科學儀器，只能憑借有限的經驗用肉眼來搜索矿苗。而這樣，就常常不得不付出許多一無所得的勞動。他們曾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开出一條二十一米深的窯洞，但這個洞卻沒向他們繳納一噸錳。面對著這個用一個多月心血开出的深洞，他們發過呆，有過由失望而帶來的痛苦。但他們立即又拋掉這一切，轉到另一個地方，開始新的戰鬥。再一錘一錘地打，一炮一炮地崩。

夏天來了！

強烈的陽光輻射，能使人頭暈眼黑；暴熱，簡直比受到大火襲擊更難熬。岩石好象更硬了，鐵錘也好象增加了分量，但勇士們治服這種困難的辦法却是：站在發燙的岩石上，赤著背膀，猛掄鐵錘，以心中燃起的熱情之火，抗拒太陽的毒火。

在八副青銅般的臂膀上，滿布著閃著晶光的汗珠；從八付火紅的面孔上，不知滴下了多少汗雨；陽光從每個人身上揭去表層薄皮；陽光又給每個人的眼珠上加上几道血絲。

休息时候，如果能躺在树蔭下，讓山風給擦擦汗，喝上几口凉生生的泉水，或者再把腦袋冲一下，那該多美呀！但这种享受，却只能是中午吃干巴菜餵时的幻想。他們能喝到的水，不过是跪在什么地方，用嘴去吸吮存在山窪間的雨水；最好的歇涼的地方，那就是他們自己开出的洞口了。

人們倘若亲眼看看他們的劳动条件，誰也不能不欽佩他們那种少有的頑強。

有时候，他們要躺在地面、仰面朝天打眼；有时候又要爬在空气窒悶、仅仅能容納一个人轉身的地方，举鎗刨石。八个人簡直成了八个土行孙，在地腹中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有什么办法呢？鎳，它不同于別的矿，从岩石中打开的坑道，并不是四面八方都有矿層，它生存在別的岩石的夾縫里，忽断忽續，忽寬忽窄，忽上忽下，忽隐忽現。要想采到它，就得随着矿層的移动，緊紧跟着它走。

一百天的时光，从他們身边悄悄过去了。每天都是这八个人打眼，放炮；每天都是这八个人把石碴从洞里背到洞外。他們从劳动中体验到了什么叫艰苦，而从艰苦中却又享受到了一种沒尝过艰苦的人所得不到的快乐。眼看着窑洞一天天深下去，鎳層一天天多起来，那种胜利者的喜悦，使他們的兩臂又增加了千斤之力；爱唱的喉嚨，即使在炮声过后的烟雾里，也要放出声音。

支部書記曾几經向他們問候过，他們的回答都只是：“没什么”、“就要找到鎳了”这样簡單的話語；但当支書告訴他們“国家等待咱們給鋼鐵戰線增加原料，羣众期待你們早日成功”的时候，他們却把这当作最大的鼓舞，最亲切的問候，增加力量和勇气的源泉。

特殊的艰巨劳动，缺少起碼技术設備所造成的种种困难，都

被他們用頑強和智巧战胜了。山，頑強的山，被頑強的勇士打敗；鑑，最難开采的鑑，到底讓他們從三十米深的坑道里背出來。在明代，需要千軍萬馬做到的事，被我們的八個青年做到了。

成 長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鑑礦走上了新的路徑。

從這天起，相廣村的八人鑑礦和穆家溝的十二人鑑礦合而為一，改為鄉辦工業，定名“八一鑑礦”。

八個人開礦的歷史結束了。這段歷史為生活增加了一項奇聞，為相廣村羣眾增加了驕傲的話題——在世界上誰看見過八個人不花一文錢开办采礦工業的？但這段歷史也的確到了必須結束的時刻。大躍進的形勢促使了鑑礦的誕生——從無到有；大躍進的形勢還要促使它成長——从小到大。

鄉黨委指派了礦長，這擔子落在原來領一伙人在穆家溝采礦的陳連孝身上。隨後，黨支部書記也派來了，這擔子落在一個從沒見過鑑，却勇于向深山奪鑑的唐讓頭上。緊接着，新任命的副礦長史振興帶著一伙人馬來了，新任命的會計也來了，指揮部就在相廣村扎下了營盤。

還是白手起家。這個堂堂的“八一鑑礦”的開辦費只有二十塊錢，除了用它買幾個帳本，兩瓶墨水和幾張紙以外，就再也沒有别的什麼。

辦公桌是供奉神佛的香案；凳子，一條沒有，算算寫寫只好爬伏在桌子上。工地上所需要的鍋、碗、瓢、盆是工人從家里背來的，工具是工人從家里扛來的，就連為了計算時間的馬蹄表，

也是工人从家里拿来的。本来是要什么没什么，但又好象要什么有什么。

相广山上，不再是只有八个人的脚步了。从八月到十月，每天都有新的人馬投入战斗，一直發展到三百名雄兵在这里和荒山作战。

这座山，再也用不着象明朝那样，随着劳动者的痛苦而嘆息或嗚咽。無論是清晨或夜晚，你总能听到笑声和歌声。这座山上，又增加了許多頑強的人，哪怕他們有生以来連下窑洞的夢都沒做过，但很快就和那一座又一座的坑道狹窄、空气窒悶的錳窑交上了朋友。那些最爱用各种顏色的头巾裝飾自己的姑娘們，为景色單調的相广山增加了彩色，無論是風天还是雪天，你都会看見她們一羣羣的圍坐在洞口的山坡上，迎着寒風选矿。

山脚下，又有数不清的車馬来回奔跑，大汽車揚起丈把高的灰塵，拉着矿石从相广村前飞馳而过。这声音，这情景，不知吸引了多少老人和孩子，微笑着向汽車招手。

“蒸蒸日上”，这样的形容詞在这里最适用了。算算看：

由八个人的小窑發展到几百人的大錳矿；由只有銀砂洞作伴的單个洞口，發展到散布于相广山前前后后的窑羣；几百个沒見过錳的农民变成采錳能手，产量由一吨、五吨、十吨一直增長到每天向国家繳納五十吨。这，豈不是奇迹般的飞躍！

緊張、沸騰的氣氛包圍了相广山。在鋼鐵任务最緊張的那段时刻，“八一錳矿”的三百雄兵，簡直变成了三百山神，恨不得一錘把山砸碎，把所有的錳都掏出来，送到钢厂。十一月十四日，党支部發出支援鋼帥升帳，产量加番的号令，这号令象一把火，一下子就点燃了三百雄兵的奋战激情。第二天日产由十四吨增加到二十吨，第三天增加到三十八吨，第四天增加到四十

六吨，第五天他們竟然采出了五十六吨，恰恰比五天前增長了四倍，比乡党委交給他們的八月份全月任务，还多出六吨。誰能說這數字不比豪放的詩篇更震撼人們的心靈呢？

八勇士比以前更勇猛了。單是王健信率領的一個排，支部就要求他們日产二十吨，可他們偏偏自認了二十五吨，結果竟采出了四十吨。

一个锰矿干部写了一首小詩：

小鎬不大亮晶晶，

工人刨鑿賽武松，

过去日产四十吨，

如今三番一二〇，

要問這是咋回事，

党的教导記心中。

一九五八年的一千六百吨任务，早被他們超額完成了；一九五九年的任务也必然会被他們超額完成。

相广山再也不会沉睡了，它的真正的繁盛时代才刚刚开始。从今后，它將要听到多少在明朝根本听不到的开山机的轟鳴，馬达的声音，广播喇叭里所發出的清脆的歌声啊！

董長武

齊蘭貞

太陽慢悠悠地落下去了。保岱村背后的南山和西山，由青綠色漸漸發暗，在朦朧中連成一片，變成了一幅迷人的絳紫色大飄帶，圍繞在村后。這時候，保岱鐵廠的高爐羣就越發顯得活躍起來，火舌跳躍着，頑皮地舐着夜空。過一會兒，新安裝的電燈，也要刷一下子一齊亮起來，在寒夜中眨着眼睛，好象給這山村平添了許多亮晶晶的小星星。

每到這時候，鐵廠副廠長董長武就開始在廠子里巡視得更頻繁了，他不停地在每一座燃燒着的高爐前繞來繞去，發現了有人打盹兒，或是有人干的不帶勁，他也許急躁地嚷嚷一陣，把人們惊醒；也許跑去說几句笑話，逗得人們哈哈大笑，精神振作起來；若不然，他就一把奪過爐前工的鐵鉗子，站在爐前干一陣，干完了，就消失在黑暗中去了；過一會兒，又出現在另一座高爐前。但是，不管怎樣，爐前工都喜歡他，人人稱他是老師傅，保岱煉鐵廠的幾十個高爐的爐前工，沒有一個不是他的學徒。

不了解的人，以為董長武一定是在外面鐵廠干過活兒的熟練工人，不，就是在幾個月之前，他還不知道煉鐵是怎麼一回事！就像他在夏天用土法制成了高標號水泥以前，連水泥的原料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一樣。可是這有什么奇怪呢？董長武今年剛剛三十歲，既沒有念過幾年書，又沒有出門學過藝，他不懂的東西可多着呢，可是他有敢想敢干的精神，黨給他什麼任務，他就鑽什

么，干出出色的成绩来。因为这，董長武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表扬：

有人说，董長武是在大躍进这一年“躍”出来的敢想敢干的人物，其实董家房村的乡亲们早就知道，董長武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从小，董長武就被人叫做“愣貨”。那年头，爷爷、爹、大哥都给地主家当長工，董長武给人家放毛驥，生活挺艰难，大人們都只想忍气吞声地掙碗飯吃，只有董長武却常在外面“闖禍”：財主人家的孩子，威風凜凜地欺侮穷孩子，他看不惯，就領着一伙穷孩子，專找有錢人家的孩子打架。打了本村的还到外村去打，惹得天天有人找上他家来罵，爹娘只好低声下气地給人家赔不是，說好話。有一年过大年，有个財主人家的孩子从头到脚穿着一身新衣裳；大模大样地站在門口，恰好三毛且从他家門口路过，穿着一件四处露着棉花的破襖；那孩子得意洋洋地說：“穷鬼，过年都穿不起一件新衣裳。”惹得三毛且哭哭啼啼地来找董長武。董長武一听，一句話也沒說，就跑到一輛大車軸上摳了一手油泥，冷不防地朝那闊少爷身上一抹，一身新衣服弄得爛髒。这一下惹惱了地主老爷，硬逼着董長武的爹賠衣裳。爹气得渾身發抖，拿着大棒子把他赶出家門来，娘急得直哭，董長武却滿不在乎地找了个敞門洞住了兩宿。后来还是街坊鄰里来替他央求，爹才叫他回了家。

十五岁上娘死了，十六岁上爹又死了。爹娘受了一輩子苦，沒有吃过一口好东西，沒有穿戴一件好衣裳。这就更激發了董長武的反抗性格。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又回来蹕害这个地区的时候，董長武已經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村上的王佃才当上了还乡团自衛队的班長，三天兩头回到村上抓兵，董長武就成了他抓兵的对象。董長武想：“我什么活兒都可以干，餓死也不能給反动派当狗腿子。”整天价东躲西藏地避着王佃才，过不了一

天安宁日子，董長武气得直想抓住王佃才揍他一顿。

有一天，王佃才和保長董洪明又到村上来抓兵，王佃才背着刺刀，董洪明挎着盒子枪，威风凛凛地来了。这回一下把董長武和楊成兴抓住了，得意洋洋地拉着他們往高堡^①走。董長武笑眯眯地先朝楊成兴挤了挤眼睛，然后对王佃才說：

“王佃才，你放了我們吧，都是街坊鄰里的，何必呢？”

“放你們，誰去当兵呢？”

“王佃才，你不放我就要跑啦！”

“你跑吧，看你有多大胆子敢跑？”

“那我可真要跑啦！”

說着，董長武和楊成兴兩人猛一撞，王佃才一松手，他俩翻身就跑，董洪明和王佃才領着一伙人在后面就追，董長武撒着兩条長腿，比誰都跑得快，一跑到前面一个大溝里，他喘了口气对楊成兴說：“来，咱們吓一吓这狗腿子！”他掏出一条紅包袱皮，拴在高粱稈上，挑在半空中一搖一晃的，董洪明和王佃才猛然看見紅旗，吓得愣住了，“咋，碰上八路軍游击队了，活撞鬼！”撒腿便往村子跑。

沒过几天，董長武又溜回村来了。他把紅包袱皮吓坏了董洪明和王佃才的故事道叙給村上人听，人人笑得肚子疼。話傳到董洪明耳朵里，董洪明又帶上人來抓他，这回还帶着一挺机枪，戒备森严，逮住董長武要把他押着走。走到拐弯人靜處，董長武又开口了：

“保長，你放了我吧！”

“你給抓五个青年人來，我就把你放了！”

“你要不放我，我还是要跑。”

① 这是桑干河岸上的一个村子，敌人把这村当做据点。

“你跑吧，拿枪毙了你！”

“我跑啦！”一面說着，一个飞腿把那还乡团踢了个趔趄。董長武跑回家，抓了件衣服，就跳后墙逃走了。董洪明朝他呼呼放了兩枪，沒有打中，董長武已鑽进黍子地里。董洪明叫自衛队架起机枪，哇哇地向黍子地扫射了一阵，就开始圍着这塊庄稼搜查起来。这时董長武已經躡进另一塊高粱地，沒想到在高粱地里还蹲着好几个人，村上的楊世忠、楊万昌、董文义、楊成滿、楊成林等，不知道从哪兒弄来个手榴彈，正在研究擲不擲出去呢，董長武胆子大，拿起来就甩出去，轟隆一声，把保長和自衛隊們吓得面色如土，連跌帶爬地回高堡去了。第二天，又帶了大队兵駐扎在董家房村。

董長武他們在高粱地鑽了兩天，餓了就打烏梅^①充飢，村里人給他們送信，叫他們再不要回去，村上駐滿了兵，他們只好逃到孙家溝去編席度日。編了四十天席，解放軍打回來解放了涿鹿县，董長武回到村里，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民乐队。董長武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变成了一个机智勇敢的战士，当上了民乐队長。一九五〇年，当社会上掀起了鎮压反革命运动以后，董家房村民乐队十二个人十二支枪，在二区片协助区上逮捕惡霸，抓特务，非常活躍；哪怕反革命分子躲在地窖、山洞里，他們也能把他抓回来。特别是在抓住了越獄逃亡大特务翟万德以后，二区片的老乡都称赞說：“董家房的民兵真厉害！”

从民乐队出来，董長武在村子里做支部工作，在政治上鍛煉得更成熟更坚强了，他把全村的几个生产队长團結在支部周围，生产一年比一年强。这时候，星火社要發展副業，社主任楊成林一定要把董長武調去搞副業，村上的同志都不願意他走，于是董

① 烏梅是長在玉米上的黑道，吃起來有滋味，解飢。

長武白天搞副業，指揮大車隊運輸，晚上仍在村里做工作。慢慢的，社上把董長武派到各地去買貨賣貨，辦外交，一出門幾個月，完全脫離了村子。村上人有了意見，引起了糾紛，碰上縣委會王子翔書記下鄉來，大家要求把董長武要回來，王子翔書記考慮了村子的工作也很重要，和楊成林主任談好，叫他回到村子來搞工作。可是回到村上沒有幾個月，副業那邊又出了問題，星火社九十輛膠輪大車天天跑張家口，跑縣城，沒有一個胆大機智的人怎麼行呢！楊成林主任又把董長武調去搞副業，車倌們都高興地說：“董長武來了，咱們這大車隊又要鬧好啦！”可是村上的人都囁着嘴說：“把我們那麼好的一個支部書記給調走啦，拆我們的台！”

今年春天，星火農業社在董家房村西二道溝修建水庫，工料都齊備了，就是缺水泥，雖然用量不多，却很難买到。鄉黨委楊書記說：“咱們要想發展基本建設，非要自己辦水泥廠才能解決問題！”話畢如此說，可是水泥，怎麼個制法，原料是什么，誰也弄不清。五月間，楊書記聽說上葫蘆用石灰、紅膠泥、石膏三種原料燒製成低標號水泥，便決定星火社也來試制水泥；可是把這任務給誰？想來想去還是把董長武找來了：

“董長武，叫你去開水泥廠敢不敢？”楊書記開門見山地說。

“咋不敢，黨交給這任務，我就敢闖！”

“我已看好了地點，就在水溝村旁的石灰窯旁邊，用料也方便，你們要是開成功了，馬上就動工蓋厂房。”

“我說，要蓋就蓋吧，水泥是一定要開成功！”

車倌們聽說董長武又要調，都圍上來不讓走，一定要問出道理，董長武瞇着眼只是笑，說不出理由來，只說：“黨給的任務嘛，叫開什麼就開什麼唄！”

“董長武，要是你嫌社上給的工分太小，把我們掙的工分撥給你都行，你千万別走！”有个老年車倌懇求着說。

董長武見大伙把他纏住了，只好轉個彎說：“開水泥廠，將來給你們蓋洋房子呀，你們不願意住新房子嗎？”大家这才放他走了。

董長武來到水溝村，把蘭海旺和閻九五找來，这三个伙伴就在这四野無人的石灰窯旁邊折騰起來。在炎夏的烈日下，他們不是脫光脊梁，打着光腳板合泥弄水，就是守着滾熱的煤窯看“火候”，甭看董長武干活兒時有說有笑的，逗得大家樂得忘了疲乏，可是他腦子里還一刻也不停地轉着新主意，燒了幾窯以後，他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語地說：

“水泥，水泥，什么叫水泥？”

旁邊的人哄一聲笑了：“看你這問題怪不怪，開了半天水泥廠，還不知道什么叫水泥！”

“叫我看，無非是燒得透，凝得緊，蓋上房子結實，經得起風雨，越見水越結實，那能不能到山里采些更結實的原料來燒水泥呢？”

伙伴們明白了他的意思，都很同意。三個人挑起土筐，今天到山里刨點“白土子”配料燒一窯，明天又到山里刨几擔“面漿石”燒一窯，后天又挑几擔“矸子土”回來燒。燒好以後，董長武把它拿到碾子上去碾成粉末，放在模子里鑄成水管，水管晒干後，浸在水里泡起來，越泡越硬。泡了幾天以後，撈起來試驗硬度，怎樣試驗呢？董長武想了个土办法：“壓石头”。搬一塊大石头壓上去，壓不碎，加一塊，再加一塊還是不碎。試完了不放心，又拿起鐵錘子敲砸。鐵錘也砸不爛時，再拿起來往地上摔，當當地發出金屬的聲音。董長武累得渾身大汗，象個瘋子似的，

敲打着这塊水管，越敲不碎越高兴，最后，他把锤子猛然一丢，提起水泥管就往乡党委跑去，嘴里嚷嚷着：“成功啦，成功啦！”

不到兩个月時間，董長武和伙伴們試制成功了四种不同配料的水泥，一种比一种坚固，其中“筋子土”的配料，据说可达到四百号以上，已經是高标号了。八月中，十三間厂房也蓋起来了，压料的大碾子和罗粉子用的大銅絲羅都安装好，水泥厂叮叮当当地开工了。人們再路过这里时，頓然感到变了样，一个寂寞的石灰窑，頃刻間变成了一座喧囂的小市場，大車咕轆咕轆地运料，董長武笑嘻嘻地应付着各地来訂貨的客人，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一个因陋就簡初具規模的水泥厂建成了！

水泥厂开工不到一个月，董長武在乡党委听了号召全面煉鐵的报告，到厂子里跟伙伴們說：“咱們这水泥厂也應該配合中心任务呀！以后咱們就白天制水泥，晚上少睡一会儿就來煉鐵吧！”

当晚，等同志們都睡下以后，他就一个人合泥壘坯，折腾了半夜，壘起了一座土高爐。第二天傍晚，就点爐煉鐵了。怎么个煉法呢？董長武一点也摸不透，他只听说从上面裝料，下面出鐵口掘鐵水出来。他把車倌樊有喊来帮他填料，他在下面掘鐵水。上面填得欢，他下面掘得也欢，上面裝的是矿石，下面掘出来还是矿石，看着这些矿石，他噗哧一声笑了，也不管五更半夜的，扔下鐵鉤子一口气跑了五里地，到保岱小学去學習。这时候，保岱小学也正在操場上煉鐵，老师学生們忙成了一团，砸矿石的砸矿石，煉焦的煉焦。高爐兩旁，一边是脚踏鼓風机，一边是風箱，虽然还没有炼出铁来，确已摆开了“陣勢”。董長武一把拉住張老師就問，張老师說：

“不行啊，我們忙了兩天，光出釉子，不出鐵水，窮門兒還沒

有摸着呐！”

董長武虽然沒有学到什么經驗；却給了他一个啓發，煉鐵这活兒可不簡單，其中有个“技术关”，要不突破，就煉不成！

回到水泥厂，天已放亮。董長武把大伙喊起來說：“咱們水泥厂的同志們，冲破了水泥关，還沒有冲破煉鐵的技术关，从今天起，咱們全厂都下手煉鐵，一定要冲破这一关！”这一天，砸矿石的、运煤的都动起来，董長武跑了二十里地进城买了一本“土法煉鐵”，翻看了一下午，別人看着奇怪，多會兒也沒有見董長武看書，这么忙碌的当兒，他却抱起書本来了，有人忍不住問：“董廠長，你能看懂嗎？”

“看不懂也要看，就象咱不会煉鐵非学会不可！”

傍晚又点起了爐子，高爐兩旁安上了兩個風箱，嗚嗚地拉个不停，燒得爐火冲天，看看大有希望了，董長武扒开出渣口，一股勁地捅，恨不得馬上捅出点鐵水来。捅了好一陣，越捅越硬，糟糕，結底了！

拆爐子时，在爐底上凝結着一片灰溜溜的硬片，拿手掂一掂，沉甸甸的，放在秤上称一称，不多不少整一斤。董長武翻来复去地观瞧这玩意兒，是鐵呢，还是釉子？一面又琢磨昨晚上煉鐵的情况：是風箱的風力太小，还是扒渣的时间太長，爐子降低了溫度？董長武手里弄着那塊鐵渣，臉上抹得黑一塊白一塊的，想不通是什么道理。忽然間，他腦子里又轉出个新念头，說：

“不行，还得去‘取經’！”

“到哪兒去‘取經’？”青年工人王連青在一旁答腔說。

“上口前。”①

① 目前是瓦山公社的一个村，那里煉鐵出名，他們用的那种式样的爐子称为“口前式”。

“听说口前也只炼出了五斤铁呢！”

“咱们要能炼出五斤铁来，得开个庆祝会呐！”

“那我跟上你去吧！”

“走！你把王纪林也叫上，咱们说走就走！”

董长武他们出发时，已是后半晌了，为了赶路，他们抄小道走。走到黄土坡村，天已黑下来，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了一把手电筒，吃了顿饭，又继续上路。半夜赶到山顶上迷了路，东西南北四面无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坐在山顶上等天亮吧，又冷又饿，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才会亮？走吧，找不到路。董长武知道两个小伙子要泄气了，不由得又说起笑话来。

“大概当年唐僧取经上西天，就象咱们一样困难吧？”

这一下，把两个青年人逗乐了，王连青说：“他们比咱们困难多了，要过火焰山、盘丝洞、流沙河，还要拿下好多妖精！”

“要是咱们碰上个逃亡的特务，从山洞里鑽出来，可就真遇上妖精啦！”王纪林说。

“那正好，我就逮住他，拿下个妖精来！”三个人格格地笑个不止，抖擞起精神来又上路。他们拿着电筒象探照灯一样四面搜索，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条牲口驮锰的小道儿，顺着走去，却走进了山沟的锰矿里，他们又只好顺着原路返回来，走到河边才找到路，又走了一程，天亮时来到一个村边，一打听，原来已经到了口前村。

说巧也巧，正赶上口前大修炉子，他们三个人上去动手帮人家修炉子，董长武一面帮忙，一面仔细观察，掌握了“口前式”炉子的特点，晚上又跟着炼了一夜铁，学到了些操作方法，天一亮，就登程往回走。傍晚时分，回到水泥厂，一分鐘也没有休息，就点起了爐子。这一回，董长武真的收回了炼铁的“經”，操作熟练

多了，再加以学会了用無烟煤泥堵口，插起来快，出渣时间縮短，爐子溫度保住了，这一晚出了四十斤鐵。

这时候，麦田公社各路煉鐵大軍的胜利消息，紛紛傳來，輝耀一晚煉出了七十斤鐵，孙家溝一晚流出了一百斤鐵水，这些好消息鼓舞着董長武，还要繼續猛攻这一关不可。当別人休息时，董長武还休息不下来，思想一股勁地鑽进了爐子里去。一个問題一個問題在董長武腦子里盤旋着：要是三角井池改成圓的，不是流鐵水更暢快些？要是出渣口和出鐵口合併成一个，是不是更能保持爐溫？兩個進風口錯开，改成傾斜的，使風在爐子里旋轉，風力是不是会更大些？董長武苦思苦想了兩天，得出了个結論：非改爐子不可！这却遭到了很多同志的反对，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

“改爐子干嗎，不是剛提高了产量？”

“还是等过了高产周再說吧！”

不管多少人反对，董長武挽起袖口就搬坯，动手修起他想象的爐子来。修好了以后，拿風箱吹一吹，果然風在爐膛里旋轉。点这座新爐子时；恰好是国庆节前夕，这一夜新爐子流出了一百七十斤鐵水，打破了全县土高爐的紀錄。第二天董長武瞓着他那一双有神的小眼睛，笑嘻嘻地抬到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去献礼，乐得煉鐵工人們把他抬起来，人羣里喊着：“董長武是煉鐵模範啦！”

第二天，乡党委派来一个民兵連帮水泥厂煉鐵。公社党委第一書記侯岐山同志也来水泥厂亲自帮助董長武总结經驗，支持他大胆地改进。秋天雨季来了，侯書記一到水泥厂，就遇上大雨，他連忙动手給爐子搭棚，宁讓自己淋湿，也不讓雨打湿董長武和工人們，董長武趁勢就喊，“同志們，党委侯書記亲自給咱們

搭棚，咱們还能不好好干嗎？”

“加油干，冲破技术关！”工人們的情緒，象爐子里的火焰一样燃燒起来。董長武也更鼓起了干勁，每砌一座爐子，都要做一些改进，使水泥厂保持住每夜一爐流出二百斤鐵水的紀錄。

煉鐵大軍的脚步，迅速前进着，一座規模較大的保岱煉鐵厂建立起来了，高爐羣矗立着，远看去象待令出發的坦克部队。各路煉鐵的大軍，也都調动下来。水泥厂的董長武和王連青等也都調到保岱來煉鐵，董長武被委任为保岱煉鐵厂的副厂長。

董長武一到保岱鐵厂就提出要点大爐子。原來在这以前，虽然高爐都建起來了，但都还是用土爐煉鐵，工人們怕技术掌握不好，結了底爐子就毀了！特別是那座又高又大的“陽城式”磚爐，四、五个泥水匠，連干了七天時間才砌起来，要是燒壞了这个大爐子，不仅損失了二千五百塊錢，在時間上也是很大的損失！因此，還沒有人願意做这冒險的嘗試。董長武提出来以后，侯書記說：“对，董長武你大胆地試一試一號高爐吧，突破大爐子的技术关，反正咱們現在有了鼓風机啦！”

董長武圍繞着一號爐打量了好半天，这座爐子有四米多高，兩米半的直徑，該添多少料才够呢？他盤算了一陣子，指揮着爐前工裝好了料，开始点火。燒起来以后，爐火死快快發着紅光，鐵水也不肯出来，董長武納起悶来，好半天捉摸不出原因来，侯書記在一旁啓發他說：

“爐子也象人一样，吃少了精神不足，吃多了，也会撐着，你看这勁头是撐着了，还是吃得不够？”

這句話，在董長武腦子里一亮，憑着他煉鐵的經驗，得出結論說：“对，这回是撐死了！”

下一爐，他把煤和料都減少了，熊熊的爐火，冒出雪白的火

光，鐵水嘍一下沖出來，流成一條小溪，這一爐，一夜出了一千斤，又創出了新的紀錄。董長武從此把裝料的經驗編成一句順口溜，教給別人：“別看這家伙大，要少吃，勤吃，吃細糧。”

有一天，爐子燒得正旺，一切都進行得很正常，突然鼓風機壞了，停止了鼓風，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過去了，鼓風機還沒有希望修好。董長武和爐前工急得在爐前打轉，每一分鐘都比一年還長。董長武臉上收起了那經常掛着的笑容，突然間大聲一喊：“同志們，咱們不能再等，把火掏出來，搶救爐子！”他抓起一把火鉤子，冲到爐前去掏火。王連青、石太三、李滿金三個小伙子也跟上去，另外兩個爐前工却吓得躲得遠遠的。剎時間，火花四濺，董長武他們的眼眉、頭髮燒焦了，衣服燒破了，腳上燙起了燎泡，但他們忍受着火的熾熱，一心要把火渣掏淨，在他們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搶救爐子！搶救時間！搶救鐵水！整整掏了三十五分鐘，才把一爐鐵渣子都掏光了。爐子安然度過了一場災難，幾個鐘頭後，鼓風機修好了，照常進行生產。

董長武突破了最後一道技術關：從此，保岱鐵廠的高爐，一個又一個地點起來，董長武一批又一批地訓練着爐前工：看火色、裝料、爐前操作；爐子結了底，就掏火搶救爐子，再沒有拆爐子的事情發生。保岱鐵廠的生產指標飛躍地上升着，三噸、五噸、七噸、十噸……。

在大煉鋼鐵的任務結束後剛剛一個月的今天，保岱煉鐵廠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煉鐵翻砂機械工廠，他們用自己的鐵水翻制了犁、鋒、車鍵、爐條、鍋等各種用器，并且自制成功了麥田公社的第一部旋床。董長武的笑聲，時時回蕩在鐵廠的上空；這個放毛驥出身的窮孩子，出色地執行着黨交給他的每一項新任務，他那敢想敢干的精神，在生活中將不斷地放射出燦爛的火花！

山村一医院

張 蓉 莘

如果有机会到孙家溝，請你千万不要忘了去門診部看看。这是一所刷得白生生的磨磚对縫瓦房，一排正房又高又大，朝陽的玻璃窗亮堂堂的。它和另外相通的三套四合院，原先同是大地主劉繼緒的房。如今这四所院落，除了医院，还有大队部、供销社、食堂。我叫你去看看医院，不只是为了看这些。磨磚对縫的瓦房，哪兒沒有啊！主要的是認識一下这里的四位医生。也許他們都出診了，沒有見到。不要紧，你可以先認識一位叫做支紹梅的姑娘，她总会在家的。

走进正房的外間，中間有条長案，靠墙有个高大的立櫃。这是药房。凭着長案为患者抓药的，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这就是支紹梅了。冬天，她上身穿了一件粉紅印花布棉襖，藍布棉褲，相貌端庄瑩靜，明媚嫋雅，面膚白里透紅，兩条辮子黑得發光。她是溪源村人。溪源村是涿鹿少有的美丽的村子；支紹梅又是涿鹿罕見的漂亮姑娘。她的美，透出了一派只有劳动妇女才有的健壯。她很爱說話，但說起来并不嘵嘵不休，也不是逢什么都插言，只是談到这医院，她才显得兴致勃勃，話也多起来。关于这医院，她会講很多故事給你听。

她会講个一九五八年九月間的故事。

那时，全民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大搞鋼鐵运动。孙家溝里人羣車队，上張家河拉矿的大軍，真个是“車轔轔，馬蕭蕭”，熙熙

攘攘，日夜不停。不但麦田公社的运矿大军来了，就是果林公社的采矿、运矿大军也来了。运矿石的人，把孙家溝的沙河床踏平了，也染紅了。門診部主任曹世秀大夫，挎着衛生包也隨同采矿、运矿大军上張家河去了。他不但主动地去医疗，还兼做矿区的环境衛生工作。不但給麦田公社的工人医病，就是果林社的鐵矿，他也去。这还不算，他看見当时拉矿的車成羣結队地赶进来，滿山遍溝是牲口粪，因为大搞鋼鐵，沒人顧得拾，既不衛生，又把肥料糟蹋了，就主动提出，会同果林社兩個医生拾粪。

你听到这里，一定感到，这曹世秀真是个細心的人兒。你一定还想問問，关于他还有什么故事，可惜支紹梅不会有那么多時間和你談。这时，不是來个抓药的，就是來人請大夫。反正总会有人打断她的談話。

这个門診部的全名應該是：麦田人民公社医院孙家溝門診部。解放前，在这山区，根本就沒有什么医疗机构，只是每村有几个治死治不活的巫婆和大仙。解放后，为了滿足羣众的需要，解决山区人民的疾苦，做到有人就有医，有医就有药，这里和屈庄，才成立了联診所。公社成立以后，党提出了扩大衛生医疗机构，在董家房成立了医院，各大队都有門診部。这个門診部不算小，共有四位大夫，还附个五張病床的病房。为什么我說你到医院，不一定会看到大夫呢？因為他們太忙。过去接先生，得用驢来駕，請到家里，先烟后茶，还得吃上一頓。現在，不用請，医生主动上門。他們每人分工包片，一个人包兩、三个山村，整天在那几个山村轉，就连支紹梅还出过診哩！不过只有一次。她自从高小畢業以后，就到上葫蘆联診所学司药，后来又調到孙家溝来。她学了好几年，虽然也跟医生們学了針灸，可就是胆怯，不敢动手。一天，侯方寺一个人来請医，偏偏四位医生都不在，又

是急診，她只好帶着銀針去了。出乎她自己意料之外的是，竟將病人醫好了，按說，自此以後，她應該胆壯一些吧！誰知這位姑娘並沒有闖出來。單獨行醫，還只是這一次。當然，她的主要工作，並不是醫療，而是司藥。我相信，她將來一定會成為這山區里的第一個女醫生的。這個門診部的四位醫生，都是中醫，所以藥也是以中藥為主。她不僅司藥，有時還代客煎藥，還兼這個門診部的會計。如果有住院的病人，她又是護士。這裡的護士，不只是護理工作，還要給病人做飯。

對了，趁醫生沒回來，支紹梅又沒時間談話，你就自己到病房看看去吧！

剛才說病房擁有五張病床，當然不會真的有床。因為這裡的老鄉不習慣睡床，如果真的是床，說不定沒有病的也會睡出病來。這裡的五張病床，實際上是能收五個患者的兩舖炕。這裡不但病床照顧老鄉習慣，就是吃的用的也是這樣。吃的是小米飯和面條，有時是支紹梅做，有時是大夫給做。從這個醫院走出去的健康的患者很多。曹世秀大夫最拿手的是治肺結核。他試用中醫結合西醫的療法，醫好了好幾個肺結核患者。有個叫做陳玉蘭的婦女，今年三十一歲，患的是肺結核兼肋膜炎，八月二十二日入院，九月四日就痊癒出院了。一共才花了十元錢左右。我不知道，你去時會遇到哪個患者在住院，他得的是什麼病？你如果翻閱一下病歷，會找到一個叫做常振權的患者。

常振權是一個剛剛二十歲的後生，季家梁人。他生活得很愉快，而且公社成立以後，孫家溝有了農業中學，他還成了中學生。在這山區來說，真不是件易事！可也有一件事使他苦惱：身體不好，有病。頭發沉，腰痠，後胸部痛，咳嗽，咽部不利，吐黃臭痰，吃不下飯，四肢困倦無力，發燒，尤其是每天下午，燒得更厉害，

更疲倦。一切現象，都說明這是痨病。他也隱約地聽到人們說：“不到二十歲，就得這病，活不長！”說這話的人，雖然都是好心，只是背地裡懷着惋惜的心情說。可是常振权却非常敏感。他並沒有“聽”到，不知怎的，從別人的神情，却“悟”出了這番意思。後來病越來越嚴重了，一勞動，他就氣喘，心悸。人們都說，若在大城市里，這病還能有治，可在这山區呀……往下就不說了，只是搖搖頭。常振权就是在別人都搖頭時，走進了孫家溝門診部。主治醫師恰恰是曹世秀。根據印象診斷，是肺癆。過去曹世秀雖然也治過這病，但沒有什麼把握。他看着眼前這個後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青春。自己並沒有面前這個青年幸福。他，就是這個病人，是這山區的第一代中學生呀！恰好曹世秀在研究以中藥為主，輔以西藥的辦法來醫肺病。這時，他決心通過常振权，找到医治肺病的鑰匙。

常振权搬進了孫家溝門診部，住了院。

第一天，給他注射了二十單位的青黴素、一支可拉明，同時內服一劑中藥清燥救肺湯。第二天，西藥還是注射青黴素，內服的中藥改為滋陰降火加味。這樣，到了第五天，一看不行，體溫還是三十九度，仍然盜汗。曹大夫研究一下，覺得患者不受，西藥未改，中藥除了清燥救肺湯之外，又加了黃茂、鼈、天、梅、骨、丹、蒿等涼藥。果然，服了這劑，第二天就減了熱，汗也少了。他就又處以泰艽、鱉甲、外加桑葉、石膏。患者的病一天比一天輕，到入院的第十天，脈象已轉為弦數，痰已無味，而且不見黃色，咳嗽轉輕，左側睡臥就不咳了，夜汗發熱也較少。曹大夫除了處以前方，又加了黃嶺竹茹。說來也怪，到第十二天，病人不但胸部不痛了，汗也不盜了，飲食也增加了，只是咽部仍然不快，走路時头部還有些暈重。到第十三天，體溫降為三十七度二，曹世秀

大夫叫他出院慢慢治疗、休养。出院后，常振权每隔一、两天门诊一次，又经过一个月，六脉转为和缓，别人说他活不长，见面就摇头的不治之症，终告痊愈了。现在，常振权吃得胖胖的，满面红光，在学校跟同学门一道学习，一道劳动，见了他，谁也看不出这是个刚刚得过严重痨病的人。知道的人，见到他还是连连摇头。不过，这次摇头的意思却是：“真想不到！”

看了这个病历，你大概更想见见曹世秀大夫了吧！这时，大夫是都该回来了。从药房往里，有两间相通的房间。四位大夫就住在这两间房里。大夫们虽然逐渐都回来了，但头一个回来的，却不一定就是曹世秀。不要紧，随便哪一位，都值得你去认识认识。也许先回来的是杨万珠大夫。那你就先和他认识一下吧！

这是一个胖呼呼的小老头儿，看年纪约有五十来岁。脸圆圆的，还留一撮小胡须，总笑眯眯的。他可不怎么爱说话。你若和他聊，聊不出什么来。我告诉你个秘密：他酷爱象棋，是个棋迷。如果提議和他“杀”两盘，不管谁胜谁负，一逗引，说不定马上会和你熟了。关于他也有个小故事。往年秋天正是上山采药的季节，可是五八年秋季，大家正忙炼钢铁，忙收秋，顾不上采药材。杨万珠大夫到柴家林出诊时，就带上一个小篮，每次采回一篮金樱子。果然，现在买不到金樱子了，幸亏那时他采得多，现在用的还是他采的呢！

正当你們下棋，难分胜负时，可能又回来一位大夫——是郭宪隆同志吧！

他的年纪不算太大，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论医道，可能不算太精，因为他是“半路出家”，不像曹世秀大夫那样，科班出身，受过名师的教益。这人也不怎么爱说话。看外表，不一定像杨大夫那样容易接近，他可不是笑脸，总像生气似的。当然，有

時可能也發个牢騷，不太痛快。可是他若干起来，却也是只顧病人；忘掉自己的人。五八年冬，連續几天出診，夜里剛剛躺下，又被人請走，最遠跑到常家梁。常家梁在梁上，地勢非常高。三更半夜，爬梁時，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汗流浹背，一登上去，又勁風刺骨，就是穿着老羊皮襖，也會穿透。就這樣，他跑上跑下，整整七天七夜沒有閑眼。到第八天，他自己病倒了。他臥在炕上，一邊哎喨，一邊說：“這回我可知道得病的滋味了，真難受！不怪患者那樣痛苦！”

你不是想見曹世秀大夫么？這回他該回來了。

曹世秀在四個醫生中，是最年輕的一個，頂多也不過四十來歲。雖然在這條件較差的山區，他仍然堅持學習。前邊已經講過，他鑽研医治肺病，還給張家口的醫藥衛生報刊寫過稿，他的桌上放着很多各式各樣的醫書。不但鑽業務，做為這個門診部的主任，對政治理論，他抓得也非常緊。每個人都訂有縣報、“紅旗”以及張家口地區的理論刊物“大海陀”。這人很細心，他什麼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哪天做了什麼，他都記在本上。

等到馬維輔大夫一回來，整個屋子頓時就會熱鬧起來。

和曹世秀相反，他在四位醫生中，是年紀最大的一個，有六十出頭了。他又黑又瘦，鼻子下邊翹着兩撇胡鬚。他在这門診部里，是最愛講話的一個人，善講“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他常常在那裡推算，唐僧取經是哪年，他並且有真憑實據，可以證明“西遊記”把年代寫錯了。當然，講的最多的，还不是“西遊記”和“三國”，而是他自己的當年。人大概一到老年，總念念不忘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而且會一遍又一遍地對人講。他的光榮史，是曾經當過“清算委員長”。

馬維輔是保岱村人，很早以前就在保岱行醫。他趕上過“抗

自救国会”的事。蔡委心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到保岱組織抗日救国会时，他还听过蔡委心同志关于抗日的报告。保岱第一次解放后，搞清算复仇和土改，他被群众选为清算委员。用他自己的話說：

“全村选出二十多个清算委员。这二十多个清算委员到一块，看谁最聪明，再选他当清算委员長。”

听慣了这个故事的人，就会故意問他：

“那么，谁最聪明呢？”

馬維輔老汉就会認真而严肃，一本正經地答道：

“我呀！二十多个人就数我最聪明，就推我作了清算委员長！”

后来，在向地主要紅契时，他带头，所以敌人一来，他在村里呆不住，就跑到张家口去了兩年。講到这里，別人总会故意恍然大悟地說：

“我說那兩年沒見你，原来就因为这个，到张家口去了。”

这种談話，多半是在临睡覺之前，馬維輔和楊万珠“杀”完一盤之后。如果是馬維輔胜了，話就会更多一些。这时，支紹梅的工作差不多告一段落，帳結完了，也会凑过来閒談。当然，講起“西遊記”、“三国演义”，她沒詞。如果講起这医院，她会接着給你講。

开头，她不是給你講了大搞鋼鐵时曹世秀到張家河去的故事么？这时，她还会接着对你講，大搞鋼鐵的高潮时，几位医生和她也砌了土爐煉过鐵，还到張家河去搬运过矿石。最后，她还会告訴你，秋收时，他們全体医生还下地去搶过收割……講到这，馬維輔难免要插間一句：“什么时候运过矿石？”因为他年紀大，运矿石时沒讓他参加。支紹梅回答得妙：

“反正不是唐僧取經那年！”

公社的一天

齐蘭貞 張葆華

早 晨

数九寒天，太阳也迟迟懒得起床了，已是五点多钟，天还黑漆漆的。近些天来，在麦田人民公社，冲破夜幕的不再是阳光，而是新安装的广播喇叭。当太阳还在酣睡，忽拉一声，它就响开了，奏起“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的曲调，这雄壮的声音，一下子就划破了黑夜，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快乐而清醒的早晨。然后，一个姑娘的银铃般的声音，在家家户户的窗前说话了：“同志們，祝你們早安，現在是怀来县有线广播站第一次播音时间……”

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的一天，就这样在麦田人民公社开始了。

辛庄村的孩子们，一听到喇叭声，不管天色多黑，从炕上爬起来就奔榆蕭坑沿跑去，围住那棵拴着喇叭的大树，听着那来自空中的歌声。小脸蛋在晨风中露出悠然神往的样子，可也冻得通红，还绷着裂纹。

在村里，还有比孩子们起得更早的老大爷们。他们一觉醒来，也说不上是几点钟，心里光惦记着积肥，爬起来就去拾粪。待小喇叭唱起来，他们有的已经拾两筐粪回来了。今天，不到五点钟，王成基老汉就悄悄地坐起来摸索衣服，怕把老伴惊醒。不提防，偏偏把昨夜预备好的粪又撞倒，还是把她惊醒了。自从成立

人民公社，这对老夫妻更加恩爱了。可是王大娘嘴里却总叨念着：“这回可好了，有了敬老院，吃饭也不要钱了。等有一天，我就搬进敬老院去！”王成基老汉知道她是不会离开他的，这只是她心里高兴，才故意吓唬他的。

“孩他爹，天这么黑就急着起来干嘛？路上就是有一堆金元宝，你也看不着呀！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躺着吧！”

“还躺着！人家大车队早就出发，昨天我起迟了，茶房村的顾老汉搶个先，把大车队的牲口粪都搶走了。”

說着，他担上粪筐就走了。王大娘嘴里一边咕噜着：“早，早，我看你明天干脆别睡，就早了！”也急急地披上棉袄，拿起土筐，垫猪圈去了。公社化以后，她当上队上猪场的饲养员。她一面打扫猪圈，一面寻思：“就你能早，就你能积肥！我也能多积点。”她今天打扫完猪圈，回家捎了两筐坷垃，烧炕时烧上这些坷垃，不是又增了两筐熏肥吗？原来她这是悄悄和老伴赛上了。

在辛庄村，比拾粪老汉起得更早的，是食堂的炊事员。五更半夜就动弹，点灶的点灶，烧炕的烧炕，把这个大院子照得亮堂堂，象从前财主家办喜事似的。全村六个队的食堂一个赛一个好。六个食堂的十二扇大门都漆得光采夺目，再配上新贴的朱红春联，更显得满堂欢乐，喜气洋洋。院子也都粉刷得白生生的，还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饭厅里也一色是新砌的丈八的长炕，炕上摆着十几张小饭桌，吃饭时，一家围着一桌，坐在烧得热乎乎的炕上，吃一碗，炊事员给添一碗，那个自在呀，真个是说也说不完。特别是在天冷以后，炊事员在每条炕头上又新砌了两个小灶台，专门煮稀粥。吃完了干粮，顺手再盛碗稀粥喝，就更觉得美了。今天，炊事员们起得更早，是因为眼看春节要到了，还要准备下过年的東西，挫点萝卜丝，炸点豆腐条儿，预备下饺子馅。

在这同时，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还有党支部办公的龙王堂那院子。自从党中央号召今年冬天要整顿人民公社，辛庄村支部决定全村的生产队长、组长和党团员们，每天早起来学习。党支部书记唐启明老早就跑来升着炉子，点好灯，还烧上两大壶开水，准备学员们泡茶喝，他知道乡亲们都爱喝茶，一喝上茶水那精神就足了。说实话，从前老唐也最怕学习，当了好几年干部，扫了好几年盲，自己可还是个老文盲。这回却大不相同，不但自己积极，还想法子叫大伙也都愿意来。因为这是学习六中全会的文件，为了整顿和巩固公社。这里还有一个秘密：他最近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信贷社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席。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毛主席说什么，他做什么。现在既然毛主席号召要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当然要好好学文件了。其实，这早就不是秘密了。每天，当学员还没到齐，总有青年人要求他讲讲在北京怎样见到毛主席。今天，他刚讲到开大会、毛主席还没出场的时候，县文教局下乡干部老靳就宣布学习开始了，接着便念道：“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时，刚刚破晓，一线阳光射在窗纸上，太阳起身了，可是太阳已经成了懒汉，它比社员们都起得迟了。

書記訪寒問暖

在村干部读文件时，公社党委书记们也正坐在爐边讨论这文件的精神。为了做好整社的准备工作，吃过早饭，他们就分头下乡去了。

杨生旺书记照例提着他那毛巾口袋，噔噔地走得飞快，不到

一个小时，就来到了方家溝。中队长吳周正在房頂上拴广播电线，远远望見楊書記，連忙下房迎上去，說：“楊書記，咱村這兩天可是不妙，鬧起流行性感冒來，哪个生產隊都有請病假的，連支書唐玉山都病倒啦！”楊書記本来想先檢查一下搞副業和積肥的情況，一聽疫情鬧得厲害，就立刻叫人把馬登山大夫請來，兩人去挨戶訪問。往天，這時候家家戶戶都干活去了，今天可十有六七戶在家，有的是老人躺在炕上，有的是孩子病倒了，把許多勞力都牽扯住了。每進一家，見到病人，醫生就摸脈，書記看體溫表，該打針的打針，該吃藥的吃藥。

楊書記从小就跟爹學了一身本事，這爹倆都是非常巧的人。對什麼都有興趣，對什麼都能鑽鏽，所以什麼都懂，什麼都會。那楊書記的爹楊維老漢雖然已經六十多歲了，還在保岱搞酒廠、火藥廠哩！楊生旺也一樣，什麼兽醫呀，扎針看病，他都有研究。在他那毛巾口袋里，經常裝有針藥、注射器，還有針灸用的銀針，碰見急病，他就動手。一九五八年春天，保岱水磨會計孫正明得了个急症。兩眼翻白，不省人事，臉都憋紫了，把一家人全吓傻了。醫生打了針，不对症。楊書記想，這恐怕就是常說的“羊毛翻”。他上去將孫正明的衣裳解開，在脊梁上挑了幾針。挑出些細長的“羊毛”以後，病人安睡了，過了一個小時，就醒了過來。那幾天，方家溝、石家嘴都有人患了這種急症；几乎每天都有人請楊書記去挑“羊毛翻”。今天，他毛巾口袋里的醫具又用上了。他幫着醫生打針拿藥，詢塞問暖。遇到頑固點的老漢，不願打西藥針，他就給針灸。還有些長期患氣管炎的老人，憋悶得慌，喜歡叫人給“刮痧”，楊書記就下手在前后心處刮一陣，老人登時就覺得身上輕松了。

不過一鍋烟的工夫，全村就傳遍了楊書記來探病的消息。

这可把食堂管理員董象南急坏了。这两天他帮着炊事員給病人送飯，不等送到就涼了。今天正在琢磨一个好家具，還沒寻思好，楊書記倒先探病来了。“連黨委書記都亲自下乡看病，我連飯都送不好，咋办！”他急中生智，忽然想起在城里看到的卖豆腐腦兒的担子，上面是瓦缸，下面架上火，走遍全村也不会涼。对，就是这个主意。想罢，他就去找来两个瓦缸，一头裝稀粥，一头盛鷄蛋湯，热乎乎的，挑起来就挨戶給病人送飯去了。

在楊書記探病时，盧佃仁書記正在董家坊西村。他先来到六十多岁的常貴家。常貴是个單身汉，生活挺孤独，想去敬老院，可又不去。他猛抬头，見書記来了，先是想不到，怔了一下，等盧書記掏出茶叶，泡上喝上又聊上时，漸漸就忘了他是書記，就象眼前坐个老朋友似的，越聊話越多，也越欢喜。談着談着，嘆了口气：“哎！我連个說話的人都沒有！”盧書記說：“那你怎不到敬老院去？”老汉說：“村干部們可也劝我去……”这时他也忘了盧書記也是干部，就悄悄指了棚頂，小声說：“我是舍不得这間房子呀！”說完之后，好象才發現对面坐的是書記，又有些后悔起来，誰知盧書記却笑了。老汉把秘密說了出来，心里就痛快了，不知为什么也和盧書記一同笑了起来。兩个人就談論起公社的生产来，越說越有勁，常貴把心里的不痛快都忘光了。

盧書記又到了谷万金家。进得門来，他一眼就看出这一家不会安排生活，就帮他們逐条地算帳，把夫妇兩人說得心服口服。然后他就奔茶坊村去了。他到茶坊村還說服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汉——就是“公社誕生那天”那篇里提到的陈义富。听说是为他兒子訂婚又退婚的事，究竟是什么事，怎么說服的，咱就不一一細表了。

單說侯岐山書記騎着自行車，一口气就进了孙家溝。他先到

大队部去了解打黄草的情况，会計說总共打了六千多斤。他感到不对，兩天以前这个大队就报了一万四，今天反减少了，追問下去，才知道是副大队长閻長春虛报了成績。侯書記氣得臉通紅，把閻長春找来狠狠批評了他的水上漂作風。閻長春，就是“护路湾红旗不倒”表过的那个后生，現在是咱公社中較年輕的副大队长。年轻就免不了有些急躁，再加上要强心胜，这次怕完不成任务，就犯了这个錯誤，恰恰侯書記來，及时發現了。虽然当时他鬧个面紅耳赤，好些时抬不起头来，可对他以后，却大有好处。

侯書記騎上車又到張家河去。沒进村，就留心觀察了积肥的情况：場上、道旁、宅旁，东一堆西一堆的，一看就知道这村积肥勁头足。进村，訪問了几家，大都鎖上門全家干活去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汉，聊了聊，摸到了底。正想再談談，忽然有个后生过来，認出了侯書記，說：“快到食堂去吧！可真是大喜！張彪正在那里呢！”侯書記問：“什么喜？”那人說：“您到了食堂就知道了。”侯書記也正好要找張彪，就跟他到食堂去了。

活了十二个猪宝宝

讀者总还记得“西山扎根記”里写的第一个見到八路軍的那个張彪吧！自从一九四二年見到柳仁，入党以后，在兩次战争和解放后，他一直是張家河的村支書。剛成立公社，虽然也調到公社几天，但在充实基層时，他又回到了張家河。

前边講的，侯書記要到食堂去看的那个張彪，就是这个張彪。

根据侯書記进村一路來見到的和听到的，張彪是及时而又正确地傳達了党委的決議，認真貫徹集體积肥与个人积肥相結

合，多劳多得的原则，群众发动得好。虽然这是个山村，积肥条件较差，可是群众已找到了十几种肥源。全村五十二户，只有三十二个男女劳力，却闹得遍地冒烟，热热闹闹，已经积了五万多驮的肥。张彪不仅是积肥抓得紧，副业搞得好，就是群众生活，他也非常重视，总之，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做得比别人出色。今年元旦时，为了使全村社员过好新年，他亲自到食堂去给社员端菜。一边端着，嘴里还喊着：“同志们都辛苦了，跨进了一年，吃顿热乎的，今年好再跨进！”大家也说：“支书更辛苦，忙了一年，还不坐下来好好吃一顿！”

方才有人跑来告诉侯书记说，张彪在食堂，今天倒不是端菜，而是给刚下生的小猪洗澡呢！所说的“喜”，指的就是这事。

原来昨天晚上，张彪来到食堂一看，老母猪正在唧草，知道它是要分娩了，就告诉管猪的閻玉鳳，今晚一定要留神。晚上，他放心不下，又回到食堂，和閻玉鳳一道守着，那閻玉鳳见支书都亲自跑来，更不敢大意，预备盆，准备柴，掌上灯。十一岁的赵贵子也跟着忙活。张彪说：“天气虽然冷，这胎不管生下几个，咱们都要保活。”说来也怪，这母猪虽然唧了草，哼哼唧唧的，生得却不痛快。一直到后半夜，才生了下来。一共生了十二个。这可忙坏了张彪，他亲手给接生，怕冻坏了，就叫赵贵子抱柴烧火。那小仔猪刚出娘胎时，冷得发抖，烤了一会之后，暖了，就好些了。待侯书记赶来，这些娇嫩的小猪，正伏在母亲的怀里吮奶呢！那张彪虽然一夜未眠，看到这幅母子平安图，也忘了疲倦。侯书记看了，更为高兴，便在小本上写了首诗，准备给“麦田快报”发表：

有个支书叫张彪，
工作带头干劲高。

食堂养个肥母猪，
半夜天寒分娩了。
支書亲手来接生，
感动社員照样学。
四十五岁閻玉鳳，
一夜看猪不睡觉。
十一岁的趙費子，
抱柴燒火把猪烤。
三人为公不怕苦，
活了一打猪宝宝。

在南山溝里

麦田公社一共有兩条大山溝。侯書記去的是孙家溝那条西山溝。到南山溝的是吳書記。他也是騎着車子。路过麦田水庫工地时，看到那些工人們，正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的工地上緊張地劳动。他跳下車子，看了看工程进度，找两个工人談了談，就进岔道村了。到大队部，走进北房，干部們正在議論紛紛，也不知在講什么。他們見吳書記来了，便把話煞住。吳書記問道：“你們在講什么，这样高兴？”大家說：“我們正在講，这岔道村出了个积肥模范。”吳書記問：“是誰？”“王福堂。”“哪个王福堂？”“就是那个五保戶！”吳書記帶信不信地說：“他成了积肥模范？”

原来那王福堂是岔道村有名的“老落后”，是个救济戶，光講怪話，不爱干活的光棍汉。他常說：“咱受苦一輩子，老了也是受罪。干一天，算一天，輕閑一天，是一天的福。”什么事情不順心，就吵起来，成天价嘰个嘴，就像誰欠他二百吊似的。但在公社化以

后，誰也沒有注意，他却默默地有了很大變化。先是成立了食堂，不用他自己做飯了，心情舒暢些，怪話就少了些；再過些天，吃飯不要錢了，他更高兴了，就很少聽到他說怪話了；村里成立了敬老院，他就天天出勤，再不歇工了。一天，在地里干活，他還對別人說：“還是社會主義好，象我這光棍到頭來也能進敬老院。趁現在還沒進敬老院，得多干點！”別人說：“你不是說，老了也受罪，輕閑一天是一天嘛！”他憨笑一下，說：“你小時候還往褲襠里拉屎呢！提過去干啥！”這些天，大搞積肥，他也不怠慢，每天早早就起來，干勁很大。大隊的干部們覺得是件新鮮事，所以就議論起來。恰巧被吳書記聽到，也覺得這事透着新鮮，就走出大隊的院子，穿過一道小巷，來到村支部辦公室，問明王福堂在什麼地方，便徑奔他勞動的現場去了。遠遠見到王福堂，果然擔着糞挑，顛悠的，甚是卖勁。王福堂見到吳書記，也有些不好意思。往日能吵能鬧的漢子，忽然象個大姑娘般腼腆起來，激動地說：“以前我太不對了。對不起黨，也對不起干部，不勞動，是我的大錯……”吳書記當下表揚了他几句，他更是歡喜。

這南山溝，岔道村只是個口子，再往里走，是石門、楊木林、馬家店、蕎麥川、高莊等地。當然，今天在這些地方也有許多事情值得寫。不過，離岔道最近的，還是穆家溝。讀者看了“摩天嶺南北”，對這個村子比較熟悉，還是先說說這個村子吧。在“摩天嶺南北”里，只提到了穆家溝的敬老院和楊生。其實，穆家溝的老漢，何止敬老院那幾個人！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個山村的老漢們，在這數九寒天的日子里，干些什么？

穆家溝有個六十多歲的老漢陳守亮。自从公社党委号召大搞副業，他也積極地參加了割黃草。第一天，他冒着大風大雪，割了一百多斤。第二天，更冷，他還是打了那麼多。分支部表揚了

他以后，全村打黃草的人，一下子就增到四十多人。有个尤富老汉和王美老汉也参加了，每人每天能打一百八十斤。这几个老汉一出征不打紧，弄得老羊倌陈占功在家也呆不住了，拿起镰刀也跑上了山坡。每天，不赶上那三个老汉，他就不回家。結果，他每天也能打一百八十斤了。今天，这伙老汉是第四天出馬。雪后的山，分外好看：石是青的，雪是白的，一叢一叢的草，却是黃的；远远望去，割黃草的老汉，又是黑的。

到今天收工时，加上前几天割的，这伙老汉总共已經打了九千多斤。

奇怪的獎品

擇下山区，咱再說說平川。光是从高堡到董家房的大道上，就运了一天面粉，这都是准备給社員过春节用的。等最后一輛車过董家房，天已經黑了。这时，董家房的公社干部剛剛收工。因为大搞积肥，公社的全体干部都参加了董家房村第六队的积肥劳动。这支四十多人組成的压肥大军，一天工夫，共压肥十六万斤。在压肥时，还有个意外战果，消灭了五只老鼠。

还在大家干活时，就听到了隆隆响声。原来是公社購置的第二台拖拉机开到了。就在今天，还有一件事，就是县文教局撥給麦田公社的电影机，隨同下放来的三位放映員到了。大家收工后，也顧不得吃飯，都拥到文教部办公室，爭着要看这放映机。最忙的还是文教部的几位干部。他們忙着招呼这三位新来的同志，还要赶紧編下一期的“麦田快报”。今天，邮遞員楊世忠从孙家溝捎回来了侯書記兩篇稿，都是詩，一个是表揚張彪的那首，一首是批評閻長春的。文教部干部赵潤福，到处拉人为明天

出版的報紙寫稿。他想找黨委秘書唐盛海給“對付”一篇。唐盛海是公社里的寫將之一，這部公社史里的“公社誕生那天”，就是他寫的。可惜，他正忙，顧不過來。胖呼呼的趙潤福，臉紅着臉，又找別人去“吵”了。

唐盛海正忙着擬“捷報”和“賀信”呢！原來保岱鋼鐵翻砂機械廠的工人們，經過十晝夜的大戰，用舊鐵制成了一台車床。這是件大事。他趕緊往孫家溝打電話請示侯書記，恰好侯書記已從張家河回到了孫家溝大隊部。侯書記叫他寫份“捷報”給县委，寫份“賀信”給保岱鐵廠，還獎給他們一口豬。所以，“賀信”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

“……為此，黨委代表公社全體社員，獎給你們大豬一口。”

夜 晚

公社的緊西院，南房是文教部，西房是公安部，北面的正房是會議室。公社的電話會議和大大小小的會，都在這裡開。等趙潤福等人把“麥田快報”編好，天就黑了。麥田公社的早晨，是廣播喇叭揭開的；這晚上，也是它來給報的信。當太陽逐漸被西邊的高山吞下時，會議室屋檐底下的喇叭就開始響了。喇叭一響，就該掌燈了。——這一天，又過去了。

這時，全公社的各個村子，什麼食堂啊，村支部辦公室、小學校、供銷社，凡是拴着喇叭的地方，都擁滿了人。一直聽到播出“終了曲”的最後一声，人們才散去。

就在这“終了曲”的最後一声播完後，再過一會兒，勞動了一天的社員們，都入了夢鄉。這時，在董家房村，還有兩所院子燈火通明：一是公社會議室，正在收聽县委的電話會議；一是公社

西边只隔一条巷子的院子，不但射出灯光，还传出优美的山西梆子声。

这里是公社业余文工团。

文公团的演员们，正在赶排春节晚会的节目——“白毛女”。在东房里，外场的老师傅们坐在炕上，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地下的演员，一边还要时刻注意打鼓佬张文元的暗示。屋子的正中央，是临时的舞台。舞台上正是年三十夜，杨白劳刚从黄世仁家按了手印回来。天真的喜儿还蒙在鼓里。她睡着了。心事重重的杨白劳抚摸着女儿的头髮，在做着最后的忏悔。他本来劳动了一辈子，只做错过一件事，那就是在出卖女儿的文书上按了手印。按照舞台上的习惯，一个人临死时，总要说很多话的。可是这时，杨白劳却没有那么多话，只是重复地唱着“对不起”，对不起喜儿，对不起王大娘，对不起老赵兄弟，甚至也想起了死人，对不起喜儿他娘。扮演杨白劳的是业余文工团的导演王佩基。老王是这一带有名的农村民间艺人，他有多年不唱戏了；今年成立了公社，他心里一高兴，居然也主动提出要演这个杨白劳。他一边唱着，一边滚着泪珠。他的老伴也是早就死了，只是自己领女儿过活。但，现在他的境遇比杨白劳不知好上多少倍。他不再愁吃愁穿，自己是个好劳力，挣的是最高的七级工资，爱抽个烟，烟总也不断；早年爱唱戏，现在又当了业余文工团的导演。女儿也上了学校念书。也许是因为他一边演着杨白劳，一边感到了自己的幸福，也就更体会那杨白劳生活在那万恶的社会里，真是苦命的。全屋静悄悄的，暂时没戏的人都呆立在四周，完全忘了自己的角色，被戏里的杨白劳吸引住了。连来辅导的李作先——她是涿鹿文化馆的干部——也忘了纠正喜儿睡觉的姿势了。喜儿，是由樊玉兰扮演的。这个戏，她演得非常出色。当她一

出場，唱起“北風吹”時，用嘴呵着手，兩腳退遲地向前移，眉梢微鎖，舞台上雖然沒有布景和風的效果，只是这几个小動作，冰天雪地的氣氛立刻就出來了。尤其是當她和躲賬七天回來的父親對唱時，扎着紅頭繩，貼着門神，整個屋裡都洋溢着歡樂氣氛。這時，打鼓佬張文元也格外賣力氣，鼓聲、弦聲，顯得特別和諧。尤其是今天，還多了把小提琴。提起這小提琴手，更有個意思。坐在牆角拉小提琴的，是個胖呼呼的女孩子，長的白嫩白嫩的。她叫郭秀英，還是個初中畢業生哩！从小就愛拉愛唱，專唱須生，演老漢。她本來是小學教師，教的是五年級，凡是能够响的乐器，她都會。不但會拉小提琴，還會拉大弦哩！

麥田公社的這一天，是從音樂開始的，也伴隨着音樂聲結束，——大家都睡了。親愛的社員們，好好休息吧，養足了精神，再迎接新的一天。明天，還要從歌聲開始……

后　　記

这部公社史，是我們下放在河北省怀来县麦田人民公社劳动鍛煉的末期編寫的。

下放期間，我們的主要任务是劳动鍛煉。經過一年來的鍛煉，我們對我們的公社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們稱它為第二故乡。當我們放下行裝，第一天晚上，房东給我們上的第一課，就是乡土教育。村支書將我們領到社管會的會議上，介紹情況時，也總是先從這個村子的歷史談起。劳动之余，在田頭或樹下歇歇時，和社員們難免要談起我們的村支書、房东、隊長，有時也談到從前村里的几戶財主。談的時候，總要牽涉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合作化，一直到去年的生產大躍進。當時，我們住得很分散，一個人在一個村。每人對他所在的村子的歷史，隨着他對本村的感情的增深，也逐漸熟悉起來。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寫什麼“史”，因為那時我們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劳动鍛煉和改造自己的方面，只是由於職業上的習慣，有的人在日記本上記些生活札記和感想甚麼的。

公社成立以後，我們也集中了。大家到一起，茶余飯後還是津津有味地談論自己的“村史”。恰好這時，在“作家通訊”上看到了中國作家協會關於寫工廠史和公社史的号召，我們想，何不就麥田公社人民所走過的道路，所經歷的艱苦鬥爭編寫一部“公社史”。想搞了，可是信心却不足。一方面這公社史怎樣寫法，沒有前鑑可循，而我們能力有限，自起爐灶，能行麼？更主要的是，有這個想法時，已經是十一月，距我們下放期滿回京，只有一個

多月的時間了。但，當我們把这个想法向公社黨委提出時，立即得到了黨委的支持，取得了黨的領導。雖然正趕上收秋、大煉鋼鐵，黨委還抽出一位書記親自掛帥，并正式由宣傳部行文給各支部，佈置了這一工作。全公社幾乎都知道了下放干部要編寫這部公社史。同時，縣委會分工負責文教的書記王純同志，知道這件事以後，也很關心，這就大大鼓勵和支持了我們。

在下放的最後三個月里，除了勞動鍛煉之外，我們作協下放鍛煉小組的二十來個人，除了參加當時沸騰的大煉鋼鐵，秋收等勞動外，還辦着紅專學校和農業中學兩所學校，同時，還在編一本詩集“麥田詩海”，每個人都有很重的任務，所以只能抽出三個人多花一點時間來負責這個工作。

開始動手編寫公社史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確定內容和體例。我們研究了當時散見各報刊的工廠史。一般說來，當時的工廠史有兩種：一種是生活小故事性的一些散文，不一定有連續性；另一種是有首有尾的名符其實的史。我們覺得，既然稱為“史”，總應當有條理貫串下來，不應只是一些生活小故事的組合。高爾基在談到工廠史時，也曾着重指出，敘述歷史事件必須首尾一貫，有密切的聯繫。我們甚至想過，干脆用中國歷朝野史通俗演義的寫法，按章回體，編年地寫下來。後來又考慮到這就只能由一、兩個人執筆，而我們却要發動很多人動筆，也要花很多時間調查研究，在當時也有很大困難，但要有連續性，按編年順序這一點是確定了。可是公社不像工廠或一個村子集中，整個公社有七十四個自然村，各個地方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情況並不是一樣，如果只以公社所在地的董家房一帶為主，那就不能表現出整個公社的面貌了。所以我們就決定從兩方面下手：縱的方面，要有條理，按編年順序寫下來；橫的方面，要有個面，不能

以一个村一个片为重点，要求能反映公社的全貌。

在确定内容和体例的同时，我們也明确了：写公社史也要有个很強的目的性——也可以說是主题，不是客觀地为写史而写史，單純地記錄过去的史实，而必須通过公社史告訴讀者一个道理。我們写这部公社史的目的，就是想透过这一地区农民近二十年所走过来的道路，看出一条紅綫，說明农民和中国共产党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农民才能徹底翻身，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同时，也說明农村經過土改、合作化，走向人民公社是必然的，并用生活本身來證明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

目的明确了，还有第二步工作要做，这就是选題，也就是編輯計劃。沒有选題計劃，有甚么写甚么，很可能成为主次不分的历史材料的堆积，或是各种生活片断的組合。未拟选題之前，我們先訪問了兩位在这一地区工作較久的同志，包括一位公社党委書記在內，請他們談这一地区的歷史。我們先确定了从什么时期写起的問題。只有在党来了之后，把农民發动和組織起来，才一步一步走向今天，所以决定从共产党来开辟这一地区做为公社史的开端。为了說明农民一直是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所以在共产党来之前，也拟了兩個反映农民自發斗争的选題：一个是“打了四年官司”，另一个是一个綽号叫做二泥匠的农民，用鐵鎚砍伤地主孙少亭的故事。然后根据这一地区的具体历史情况，拟定了几个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即：(一)，抗日战争时期，党来开辟根据地；(二)，抗战胜利后的清算复仇和減租減息斗争；(三)，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护地斗争和游击战争；(四)，土地改革；(五)，合作化时期(包括最初的初級社和合作化高潮时的

高級社)的兩條路綫鬥爭;(六),五八年的生產大躍進;(七),公社成立和公社化以後的新氣象。這是一條“縱”的線。為了照顧“橫”的方面,反映公社的全貌,我們決定哪個歷史時期哪個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影響較大,又較為生動,就以哪個地區為主。寫的時候,又要透過那一個地區,反映出整個公社當時的全貌。如抗日戰爭時期,黨最先開辟的地區,主要是西山一帶,就寫了“西山扎根記”;又如整個地區的減租減息鬥爭,辛莊搞得較好,我們就寫辛莊,而又要透過辛莊看出全公社境內當時鬥爭的情況。根據這樣一個原則,既照顧“橫”的“面”,又按照“縱”的“線”,擬出了一些具體選題。在擬題時,一方面征求了老同志的意見,更主要的,曾是這個地區的區委書記的王純同志給了很寶貴的指示;另一方面,我們也親自跑下去摸了一下。

我們具體着手搞的時候,在客觀上遇到了兩大困難:(一)當時正在收秋,大煉鋼鐵,一切工作都要給鋼鐵元帥讓路,社干部和社員都很忙,連談話的時間都沒有,更沒有時間寫稿;(二)我們的時間有限,想在下放期間(只剩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了)完成這一工作。所以,大部分選題就必須自己动手。我們三個人就分了工:公社所在地董家房一帶的選題,除了辛莊的兩個題目由下放在辛庄村的許顯卿同志寫之外(後來社員顧友漁還寫了一篇),其他的就全由齊蘭貢包干,蘇中和張葆華則挎上背包,進了西山溝。

原來擬好的題目,經過具體採訪,又有了變故。如原來想寫的兩篇農民自發鬥爭的故事,只完成了一篇“打了四年官司”。本來特意去孫家溝想了解王泥匠斂砍孫少亭的事,因為不具體,材料不足,只好放棄了。但,我們却意外地遇到了孫家溝的大隊長王喜祿同志。他本來是到護路灣下鄉的,聽到我們是為寫公

社史來的，引起了他莫大興趣。為了搜集“護路灣紅旗不倒”的材料，他成宿地陪我們在閻萬貴家炕頭聽故事。對編寫公社史這一工作，他比我們体会得更深。他熱情地為我們提供線索，找当事人，還為我們宣傳。他逢人便說：“現在孩們享福了，他們長大之後，可不知道這福是怎么來的。所以咱們編本歷史，把他們父兄怎樣鬥爭的事記下來，好向他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我們恰好睡在一個窑洞的一鋪炕上。晚上隨便閒談時，他談到了他結婚那年（一九三九年）老墳蒼時過紅軍的事。我們意外地知道了，原來在正式開辟這個地區之前，紅軍從這裡過過，給羣眾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才有了“一九三九年的一個夜晚”那篇文章。再如，最初也沒有想到寫醫院。恰好到孫家溝，王喜祿同志把我們安排在醫院里住（第二次去孫家溝時，又住了一夜）。這兩夜，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覺得公社史如果不反映公社化以後在醫藥衛生工作上的新氣象，簡直是一個缺陷，所以才補上一篇“山村一醫院”。

無論是在公社中心的董家房一帶，還是山區，我們遇到很多像王喜祿這樣熱心人。几乎每個人都關心這個工作。後來我們認為，由於客觀上的困難，沒能使更多的人動筆來寫，固然是這部公社史的缺點之一。但，通過我們採訪、搜集材料，幾乎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了這事。雖然沒有更多的羣眾直接動筆，但是確有很多人都借這個機會，重溫了一下過去的鬥爭生活。這些回憶和講述，對我們做這個工作的幾個人來說，是很好的教育。其實，對講述者本人，那些因為公社史的編寫工作，触动了他們又回想一下往昔的生活和鬥爭經歷的人，也受到了一定的教育。

第一次進山回來以後，三個人分頭動手寫了幾篇。這時，侯金鏡同志為了我們的公社史，特意從北京趕了來。看了我們的

整個擬題和已經完成的幾篇初稿，他給我們提了很多寶貴意見。除了要我們再明確思想性和注意不要脫離整個歷史情況，不要把公社孤立起來之外，還提出了要注意文章的文學性，要求生動、通俗、明快，同時還提出一個我們一直沒有想到的問題，就是一定要有地方特色。因為是公社史，一定要使這部公社史具有這一地區的特點。這個特點不僅表現在歷史地理方面，也表現在風俗人情，甚至是人的性格上。後來，我們寫的時候，雖然注意到了這點，但因水平所限，完成得並不滿意。地方特色不強，恐怕也是這部公社史的缺點之一。

在回北京前的一個星期，蘇中和張葆華又到南山溝去了一趟。這趟去，沒有什麼具體目標，事先也沒有拟好具體的題目，只是去了解一下公社成立以後的新事物。因為是公社史，不能完全和一般的革命回憶錄等同，除了說明中國農村走向公社化的必然性之外，還要通過公社化前後的生活對比，來說明人民公社這一制度的優越性，所以我們決定要用較多的篇幅反映今天。高爾基在談到工廠史時，也一再談到過去的歷史的知識，是為理解今天發生的種種事件的意義，認清一直走向未來的道路所必須的。他認為作工廠史的基礎的，應該是工人階級在革命前和革命後的生活和勞動的對照。雖然，已經脫稿的這部“麥田人民公社史”，未能更好地用今天農民的生活和勞動，跟過去的生活和勞動作較鮮明的對比，從而說明人民公社這一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但，我們在編寫時，在主觀上倒是朝這個方向努力過的。其實，就是這次採訪，也給了我們很大教育，證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事先，我們並沒有固定的選題。到岔道之後，麥田水庫就有好些事值得寫。像那個“共產主義的說客”張經連、水泥專家杜世昌，都是我們無意中遇到的；攀上摩天嶺，也只是知道鳳凰

庄五七年亩产十一斤，五八年改变了面貌，原来甚至没打算去穆家溝，还是从鳳凰庄到东相广錳矿去，路过穆家溝，順便訪問一下，就遇到了敬老院的老楊生和小学校的張玉衡。可見，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新人新事 新气象，真是到处都是，只看是不是深入生活。

关于写历史題材的篇章，我們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很多当事人不在了。別人只是傳說或侧面了解的。每逢这时，我們都尽量做到符合事实，多方面查对。有时，同一事件，我們找許多人談，然后再把这些材料往一起碰。像“西山扎根記”中，我們的干部在土匪中做政治工作的具体經過，因为当时的干部早已調离本县，甚至本省，土匪也被剿光，而一般人只从侧面知道一些。根据情况，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出很生动的情节，但因要符合史实，我們只好放棄，知道多少写多少，未敢妄加蛇足。我們开玩笑說，如果写小說的話，可以構思出很多精采的情节，但这是公社史，明明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可就是不敢写。幸好我們后来打听到当时的高幸(高树峯)同志現在鞍山市粮食局工作，就將初稿寄給他，請他过目核对。感謝他在百忙之中，為我們看了这篇稿子，还提出了补充意見和一些具体情况。同样，在写今天的现实生活时，也遇到了怎样写真人真事的問題。我們觉得，公社史既然称为“史”，在真实性上，就应当比一般报告文学有着更严格的要求，重要的斗争以及它的發展过程都應該有根有据，不能虛構；但这又不是一般科学性的“史”，还要有文学性。这就产生了矛盾。我們在写的时候，一般說來，对文章內容，無論主要部分或是細节，都尽量做到准确和忠实，有时为查明一件事实，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甚至有时听到一个很好的小故事，如果單从文学的角度看，穿插到文章中是个很好的細节，

会使文章更生动些，但經過查对，沒有足够的根据証明它的真实性，就只好忍痛放棄了。同时，我們在写的时候，根据已經掌握的材料，也力求写得通俗些，活潑些。甚至我們根据素材的情况，采用了不同的写法。如同反映公社成立以后各方面新气象的“話說麥田水庫”、“董長武”、“銀砂洞今昔”三篇。关于大煉鋼鐵，在这一运动中，我們公社湧現了一面紅旗——董長武，我們就通过“董長武”这篇人物特写的形式来反映全民煉鐵；对八一鑿矿，我們只去过一次，材料也不尽充分，更多的是感受，就用抒情散文的形式写了“銀砂洞今昔”；而麥田水庫，我們最初想写几个人物，但我們动笔之前却尚未正式大規模动工，因之，材料較多較杂，有岔道河的历史，有水庫工程的規模和水庫建成后的前景，也有几个人物，还有工地的气氛，所以只好“話說”了。

由于我們水平有限，這兩方面都沒有掌握好。在真實性上，因为時間倉促，不仅來不及更多地去核对事实，难免个别地方还有差錯。更主要的是我們思想水平低，不但对过去几个历史时期的政策不熟悉，就是全国解放后，党在农村的政策，我們學習得也不好，所以在文章中所表現的，思想性、政策性都不高。更因为我們沒有亲身参加过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在生活氣氛和生活場景的真實性上，也必然会受到局限。我們虽然是做文字工作的，但都是新兵，虽然尽了我們自己的努力，也不免受到能力和經驗的限制，所以在文学性方面也就不强。如果还能順暢地讀下去，不那么枯燥無味，我們也就可以告慰于讀者了。

由于我們的編写時間有限，要在很短期間內脫稿，所以是一面拟題一面采訪、核对，一面編写的。当編写工作已經快結束时，我們發現，如果能够事先掌握全部材料，进行較細致的研究，然后再拟題和編写，效果可能会比現在更好一些。我們覺得，公

社史的文学性不应当仅仅表现在写得形式活泼、生动 和文字优劣上，更主要的还是看内容。所谓文学性，应当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如果有 人物出場，就应当更注意写人，写人的生活、思想和性格的变化，通过这一地区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斗争，展示出人的精神面貌来；如果没有 人物出場，也要形象地写出生 活气氛和生活场景来，感染力强些，把读者引到所写的环境 中去。文学领域的“史”应当是人的命运。如果可能的话，公社史应当写人的命运，写出这一地区的农民在新旧社会中不同的命运，写出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怎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快脱稿时，我们发现，我们如果有意识地写出一个农村干部（或一般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遭遇和表现，哪怕是写一个家庭呢，把它当做一条线，贯下来，就有人的命运了。这样做，就我们这部公社史的材料说来，是有这个条件的。读者也会看到，有的人的名字在好多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 文章中都出现过。可是当初，我们未能有意识地在这方面努力，始终是件憾事。

我们虽然把土地改革当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题。但因这个地区经过两次土地改革（解放战争以前一次，解放战争胜利后又一次），而在土改以前又经过减租减息、清算复仇斗争，在选择较典型的具体斗争时，很难将土改和双减清算复仇分开。所以几次更动选题，到最后，这一重大的阶级斗争，在这部公社史中还是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反映，这是个很大的遗憾。

从怀来县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又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上的支持，给了我们一个多月的假期，来继续未了的编写工作。作协所领导的几个刊物和出版社，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关怀：“文艺报”编辑部派了两位同志专为我们联系打印原稿；“新观察”编

輯部給我們安排了寫作環境，解決了許多物資上的困難，“收穫”編輯部拿出篇幅先發表公社史的主要篇章；作家出版社給我們出版。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我們的編寫工作，一直在公社党委、县委以及县委王純書記的領導下進行的，侯金鏡同志也非常關心公社史的寫作，拿出許多時間參與了我們的編輯工作。他們兩位在百忙中始終為我們的公社史抓思想，出主意。甚至每篇文章，他們都看過，提過意見，有的還幫助修改過。

公社史編完了，不管好壞，總算將心願了結了。這是我們第二家乡的歷史，通過它可以使我們永遠記住麥田人民公社在我們下放期間所給我們的教育。

“麥田人民公社史”編撰小組

